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

(下册)

仁慧草堂编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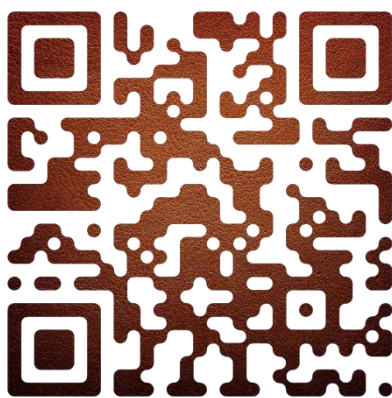
说 明

根据弘化社 2014 年 3 月完成的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三校版编订，校订了标点，并对每一篇文钞划分了段落，更方便阅读。特此说明。

本电子书是免费结缘品。特此说明。

仁慧草堂

二〇二二年五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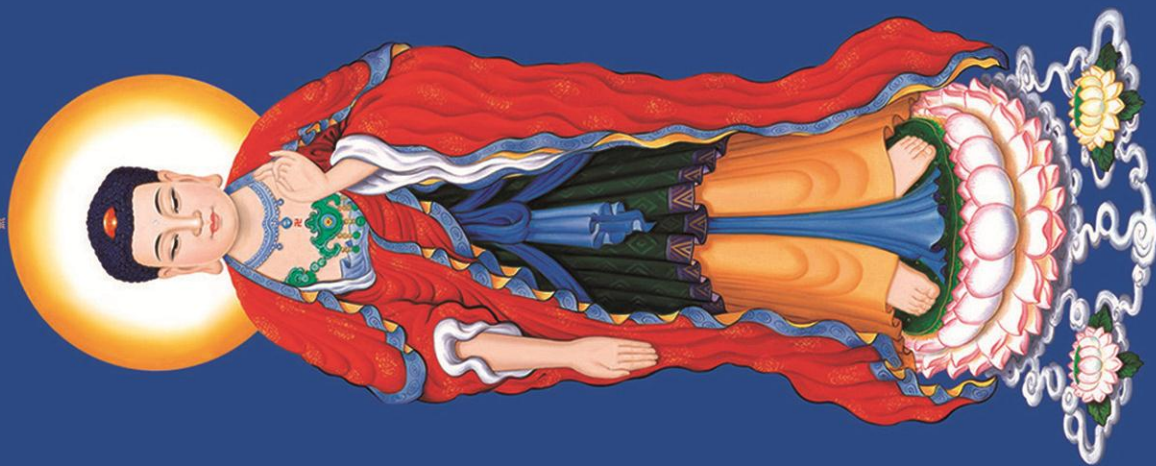
扫码关注仁慧草堂微信公众号

念佛方能消宿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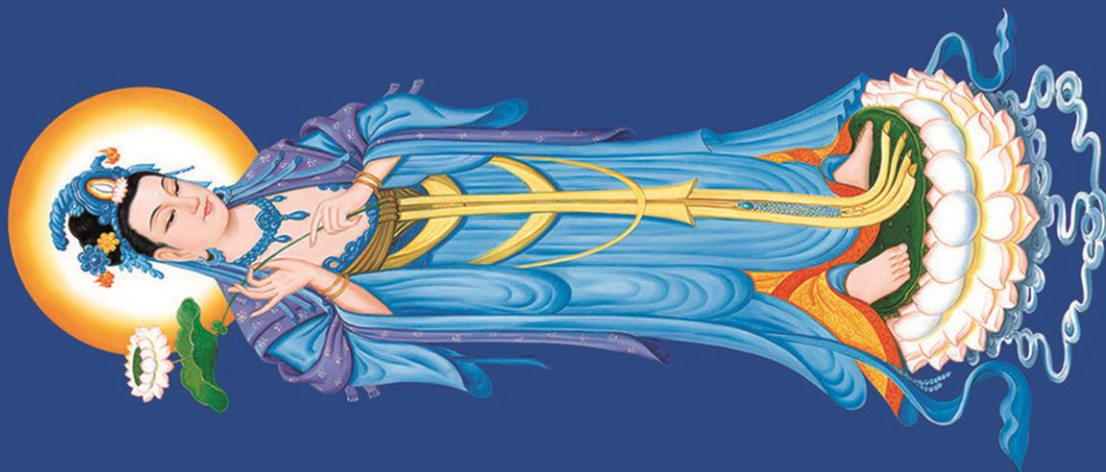
南無觀世音菩薩



南無阿彌陀佛



南無大势至菩薩



心凡轉自可誠竭

釋印光書 十八年

目 录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三 - 1 -

序 - 1 -

 印施极乐图序 - 1 -

 重刻佛说阿弥陀经序 - 3 -

 重刻弥陀略解圆中钞劝持序 - 4 -

 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 - 6 -

 石印普陀山志序 - 9 -

 绍兴何阆仙家庆图序 - 12 -

 募设千僧斋序 - 15 -

 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 - 16 -

 重刻龙舒净土文题词并序 - 20 -

 佛学指南，佛学起信编，六道轮回录总序 - 23 -

 重刻安士全书序一 - 28 -

 重刻安士全书序二 - 31 -

 袁了凡四训铸板流通序 - 34 -

 四书蕩益解重刻序 - 38 -

 法华入疏序 - 41 -

 普贤行愿品疏钞撷序 - 43 -

 金刚经次诂序 - 46 -

 金刚经线说铸板流通序 - 48 -

 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重刻序 - 51 -

 拣魔辨异录重刻序 - 52 -

 拣魔辨异录石印序 - 55 -

 三十二祖传赞序 - 57 -

 净业良导序 - 59 -

 佛学初阶序 - 60 -

 释教三字经序 - 61 -

 刘圆照居士摸象诗序 - 62 -

 佛学述要铸板流通序 - 64 -

 格言联璧重刻序 - 65 -

 不可录重刻序 - 67 -

 不可录敦伦理序 - 69 -

 普济禅寺打交盘万年簿序 - 72 -

 别庵统祖新公堂序 - 74 -

 眠云公堂序 - 75 -

 通智法师公堂序 - 76 -

 立山老人派下子孙公堂序 - 81 -

 募建药王篷序 - 82 -

 法雨寺万年簿序 - 83 -

 化闻老人公堂序 - 85 -

 白华庵法谱序 - 86 -

香积会斋僧规约序	- 87 -
圆通庵万年簿序	- 89 -
永悟和尚公堂序	- 91 -
初机净业指南序	- 93 -
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	- 96 -
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并护教文稿序	- 97 -
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序	- 101 -
厦门流通佛经缘起序	- 105 -
法如庵万年簿序	- 108 -
傅大士传录序	- 109 -
观河集重刻序	- 111 -
观无量寿佛经石印流通序	- 113 -
佛光月报序	- 115 -
募修云谷禅师塔院序	- 119 -
西方公据重刻序	- 120 -
乐清虹桥净土堂序	- 122 -
阿弥陀经直解序	- 125 -
十三经读本序	- 126 -
以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诫神勿享肉食序	- 130 -
扬州普照寺同戒录序	- 131 -
重刻水陆仪轨序	- 133 -
新昌大佛寺修筑放生池募缘序	- 134 -
金山江天禅寺传戒序	- 136 -
鄞县至邱隘镇修诸桥梁征信录序	- 139 -
净土释疑序	- 141 -
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重刻序	- 143 -
京师第一监狱于甲子元旦普说三归五戒序	- 145 -
金刚经石刻序	- 147 -
佛遗教经解刊布流通序	- 149 -
心经浅解序	- 154 -
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缘起序	- 155 -
教观纲宗释义纪重刻序	- 158 -
上海世界居士林佛学研究丛书序	- 159 -
金刚经功德颂序	- 160 -
儒释一贯序	- 162 -
近代往生传序	- 166 -
慈悲道场忏法随闻录序	- 168 -
因果录序	- 170 -
生西金鉴序	- 172 -
栖真常住长年念佛序	- 173 -
归宗精舍同修净业序	- 175 -
台湾佛教会缘起序	- 177 -
吴淞佛教居士林发隐序	- 180 -
佛化随刊序	- 182 -

佛川敦本学校缘起序	- 184 -
千佛图颂并序	- 187 -
佛法要论序	- 188 -
普陀体仁施棺会缘起序	- 190 -
三圣堂万年簿序	- 192 -
蔡伯伦居士嚶鸣集序	- 193 -
教诲浅说序	- 194 -
横超莲社缘起序	- 196 -
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重刻木板序	- 197 -
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序	- 199 -
欲海回狂普劝受持流通序	- 201 -
寿康宝鉴序	- 204 -
辟自由结婚邪说文序	- 208 -
跋	- 210 -
归心堂跋	- 210 -
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疏注节要跋	- 212 -
石印异僧守松草书心经跋	- 214 -
清世宗御制普陀法雨寺碑文跋	- 215 -
六度室跋	- 216 -
心归净处跋	- 216 -
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参观记跋	- 217 -
往生论注跋	- 219 -
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	- 220 -
药师如来本愿经重刻跋	- 223 -
闻经室跋	- 225 -
信愿念佛决定往生浅说跋	- 225 -
莲荣堂跋	- 226 -
邓璞君义庄跋	- 227 -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四	- 228 -
记	- 228 -
释迦如来真身舍利来仪记	- 228 -
释迦如来玉像来仪峨嵋山万年寺毗卢殿记	- 230 -
陕西南五台山大觉岩西林茅篷专修净业缘起记	- 232 -
书华严经讼过记	- 236 -
重修普陀太子塔兼造荷华池栏杆碑记	- 238 -
普陀海岸道头创建水泥牌坊重修回澜亭碑记	- 240 -
无著老人创建常明庵缘起碑记	- 242 -
砌普陀山仙人井功德碑记	- 244 -
江苏兴化刘庄场贞节净土院碑记	- 245 -
陈圣性贞女贞孝净业记	- 248 -
乌程周梦坡居士夫人诞期放生碑记	- 252 -
循陔小筑发隐记	- 254 -
佛顶山路旁造铁栏杆碑记	- 256 -
济南净居寺重兴碑记	- 257 -

常明庵万年念佛会碑记	- 261 -
普陀普济寺化身塔记	- 262 -
普陀法雨寺化身塔记	- 264 -
镇海李太夫人燃灯照海记	- 265 -
重修百丈大智怀海禅师塔院记	- 267 -
重造小白岭五佛镇蟒塔功德碑记	- 270 -
甲寿径缘起碑记	- 277 -
九江居士念佛林莲社缘起碑记	- 279 -
五台山秘魔岩中庵石窟接引佛装金记	- 281 -
岳运生居士往生记	- 283 -
汪含章夫人往生记	- 284 -
徐母杨太夫人生西记	- 288 -
陆西林居士感应记	- 291 -
乌尤山寺新建藏经阁记	- 293 -
乌尤山普同塔记	- 295 -
创建菩提精舍缘起碑记	- 296 -
创建西方三圣殿功德碑记	- 300 -
螺头庙东照寺重修地母庙碑记	- 301 -
今彩大师往生记	- 302 -
赵尊仁居士往生记	- 304 -
沙健庵居士往生记	- 305 -
沈翊仙居士脱难记	- 307 -
永春重修东关桥观音灵感记	- 309 -
杂著	- 312 -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一	- 312 -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二	- 316 -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三	- 318 -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四	- 320 -
味精能挽劫运说	- 321 -
岳步云为亲所设佛堂说	- 323 -
普劝爱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皂以减杀业说	- 324 -
息灾卫生豫说	- 327 -
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	- 331 -
普劝戒杀吃素挽回劫运说	- 334 -
冯平斋宜人事实发隐	- 340 -
康母往生纪念册发隐	- 343 -
江母郭太夫人西归事略发隐	- 345 -
陈了常优婆夷往生事迹兼佛性发隐	- 346 -
大慈悲室发隐	- 351 -
马母姚夫人往生事实发隐	- 355 -
曹云荪了义居士舍宅为念佛林发隐	- 358 -
裘焯庭先生与其夫人双寿序发隐	- 360 -
孙母林夫人事实发隐	- 362 -
崔母孙夫人往生传发隐	- 365 -

慈悲镜发隐	- 367 -
唐氏先莹附青莲尼塔发隐	- 368 -
唐孝子祠校发隐	- 371 -
广东高州佛学会缘起	- 373 -
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	- 376 -
常斋会题词并缘起	- 380 -
乐清柳市募建净土堂缘起	- 382 -
请净权法师讲法华经启	- 384 -
请净权法师讲弥陀疏钞启	- 385 -
宁波功德林蔬食处开办广告	- 385 -
启建水陆寿筵小参	- 387 -
对灵小参	- 388 -
启建水陆对灵小参	- 390 -
定海张总戎荐亲对灵小参	- 391 -
祭盛寅怀文	- 392 -
祭韩山曦居士文	- 392 -
胡嘉科祭祖母文	- 393 -
阿弥陀佛像赞	- 394 -
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卷首像赞	- 395 -
疯僧像赞	- 396 -
净土问答并序	- 396 -
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	- 399 -
示某比丘尼	- 405 -
戒堂小食榜	- 407 -
幽冥戒牒	- 407 -
示陈生	- 409 -
示净土法门及对治瞋恚等义	- 410 -
昭文古会杀生致祭辩讹	- 416 -
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颂	- 418 -
募刻华严经普回向颂	- 419 -
题憨山大师六咏手卷	- 420 -
题心佛阁	- 420 -
题明心见性之斋	- 421 -
题仙佛合宗处	- 421 -
为梨园会首某上堂	- 422 -
大云月刊出版祝词	- 423 -
东瀛佛教会来山欢迎词	- 424 -
李母黄太夫人墓志铭	- 425 -
潘对鳧居士望七大庆颂	- 429 -
王欣甫居士懿行颂	- 429 -
王母蒋太夫人西归颂	- 430 -
蕴空张夫人西归颂	- 430 -
王母杨太夫人懿行颂	- 430 -
龚圆常夫人写经瑞应颂	- 431 -

金刚经劝持发隐	- 432 -
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发隐	- 434 -
嘉言录题词	- 436 -
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集解题词	- 437 -
泥金绘像普门品颂	- 439 -
附录	- 440 -
南五台山圆光寺观音菩萨示迹之记	- 440 -
明管东溟先生劝人积阴德文	- 444 -
观世音菩萨灵感记	- 447 -
念佛三昧摸象记	- 447 -
劝毁淫书说	- 450 -
戒烟神方	- 451 -
解砒毒方	- 452 -
原跋	- 453 -
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	- 454 -
阅览佛学经书翻动时减少罪过之注意	- 470 -
唐义净三藏法师西域取经诗	- 471 -
普为现在印送受持以及永远展转流布增广文钞者回向颂曰	- 472 -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三

序

印施极乐图序

（代撰）

大矣哉，净土法门之为教也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直指人心者，犹当逊其奇特。即念念佛，即念成佛，历劫修证者，益宜挹其高风。普被上中下根，统摄律教禅宗。如时雨之润物，如大海之纳川。偏圆顿渐一切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大小权实一切行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不断惑业，得预补处。即此一生，圆满菩提。九界众生离是门，上不能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萌。是以华严海众，尽遵十大愿王。法华一称，悉证诸法实相。最胜方便之行，马鸣示于起信。易行疾至之道，龙树阐于婆沙。释迦后身之智者，说十疑论而专志西方。弥陀示现之永明，著四料简而终身念佛。汇三乘五性，总证真常。导上圣下凡，同登彼岸。故得九界咸归，十方共赞，千经并阐，万论均宣。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谈，一

乘无上之大教也。不植德本，历劫难逢。既获见闻，当勤修习。

（不慧）生值末世，幸遇斯门。愧无自利利他之力，颇有己立立人之心。欲令贵贱智愚，僧俗男女，回客途以归本国，舍秽土而生莲邦。因绘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，明示净境，用生信向。傍书念佛起止仪，及十念法门，令随分随力，逐日修持。明初鄞江有大禅师，厥名妙叶，彻悟禅宗，深通教理，自行化他，专主净宗。所著宝王三昧念佛直指，文理兼畅，今古绝伦。其极乐依正篇，揭示乐邦妙境，包括净土诸经，与上图像，交光相映，一际无痕。遂依原本，录于其下。庶见闻礼诵者，知出苦之要道，修成佛之真因。信愿任运发生，佛号执持不已。从兹同离秽土，同生净邦，同侍弥陀于九莲，同圆种智于一念。如斯利益，何可名言？良由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也。石印万张，用结净缘。又祈善信展转流通，俾十方方法界一切有情，齐还本有之家乡，常住寂光之净土云尔。

重刻佛说阿弥陀经序

（代撰）

窃惟净土之为教也，肇始于弥陀导师，演畅于释迦世尊。十方诸佛，出广长舌以赞扬。两土圣贤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总而论之，一代时教，百千法门，无非令人由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，由观照般若而证实相般若。既证实相般若，则心净土净，情空境空。如一月普印于千江，若万籁咸鸣于一风。光明寿命，横遍竖穷。直与弥陀世尊，同一广大悠久。如是则何经非净土之经？何行非净土之行？约而言之，唯净土三经，专明其致。大启愿轮，深明缘起，其唯无量寿经。专阐观法，兼示生因，其唯十六观经。如上二经，法门广大，谛理精微。末世钝根，诚难得益。求其文简义丰，词约理富，三根普被，九界同遵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笃修一行，圆成万德，顿令因心，即契果觉者，其唯佛说阿弥陀经欤。良由一闻依正庄严，上善俱会，则真信生而切愿发，有若决江河而莫御之势焉。从兹拳拳服膺，执持万德洪名，念兹在兹，以至一心不乱。能如是，则现生已预圣流，临终随佛往生，

开佛知见，同佛受用。是知持名一法，括囊万行。全事即理，全妄即真。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诚可谓归元之捷径，入道之要门。古德谓余门学道，如蚁子上于高山。念佛往生，似风帆扬于顺水。良有以也。（某）宿业深重，罔谙净宗。实无自利利他之力，颇有己立立人之心。重刊此经，广为流通。俾读者各各执持名号，咸归一心。迥出尘世，倏登极乐。以法藏之愿轮，摄取众生。仗净土之境缘，直趋佛果。庶无问自说，不付空谈。而有闻斯行，方为实行。遂稽首谨劝而说颂曰。见闻随喜者，悉发菩提心。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

重刻弥陀略解圆中钞劝持序

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乃十方诸佛普度众生之要道，九界众生速证佛果之妙门。诸大乘经，皆启斯要。净土三经，专明其致。世多习矣不察，视为浅近，谓不若教海之宏深，禅宗之直捷。每扬宗教而抑净土，尚自力而恶佛加。当仁固让，见义不为。致如来彻底悲心，郁而不畅。众生出苦捷径，塞而罔通。今不避罪责，略引证据。冀见闻随喜，同生莲邦。如来初成正觉，为四十一

位法身大士，演大华严。及至入法界品，善财以十信满心，受文殊教，遍参知识。初见德云，一闻念佛法门，即证初住。从兹随参随证。及五十三至普贤所，普贤以威神加被，即时善财所证，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。普贤乃为说十大愿王，劝进善财，并华藏海众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而观经五逆十恶，地狱相现，十称佛名，即得往生。夫法身大士，悉愿往生。阿鼻罪人，尚预末品。法门之宏深直捷，孰有过于此者？诚可谓教海之南针，禅宗之北极。一切诸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河沙妙义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以故西天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，东土远公、智者、善导、永明，或发愿而说经（文殊有发愿经，普贤说行愿品），或注经而造论，莫不以此法门自行化他，普利含识。而古人欲令举世咸修，故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，以其言约而义丰，行简而效速。宏法大士，注疏赞扬。自古及今，多不胜数。于中求其至广大精微者，莫过于莲池之疏钞。极直捷要妙者，莫过于蕅益之要解。幽溪法师，握台宗谛观不二之印，著略解圆融中道之钞。理高深而初机可入，文畅达而久修咸钦。奈流通既久，错讹甚多。因校订重刻，俾复旧观。弥陀一经，得此

三疏，法无不备，机无不收。随研一种，亦可知其指归。遍阅三书，方堪彻其阃奥。自此圆发三心，执持圣号。期出五浊之恶世，冀证四德之玄猷。如是则临命终时，定蒙弥陀接引，圣众偕迎。托质莲胎，离险道以安居宝所。闻法受记，由同居而顿证寂光。撩起便行，阿谁无分。书此愚忱，敢告同人。

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

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欲修习者不得其要，必致望洋兴叹，生退屈想。若得其要，则虽有无量法门，无边行相，一以贯之，愈博而愈见其约，愈繁而愈见其简。虽其理性广大高深，如天如地，如山如海，而博地凡夫，亦可坐进此道，由兹断烦惑以获三昧，圆福慧以证四德，直趣果觉，成无上道，况登住行向地之圣人哉？其要唯何？曰根尘识等一切诸法，其实体实性，悉皆空无所有。了此则四相原无，三轮体空。万法森罗，一道清静。凡夫迷之，故法法头头，皆成障碍。于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各起烦惑，造生死业。圣人悟之，故法法头头，总是真如。于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

大，各证圆通，成菩提道。迷悟虽异，性本无二。性虽无二，苦乐迥殊。南岳大师悯之，因著随自意三昧，于行、住、坐、卧、食、语六威仪中，处处点示诸法实相。所谓根尘识性，空无所有，及三轮体空，四相叵得等。令人于一机一境，各得亲见实相，咸了自心。处处点示六波罗蜜殊胜妙行，令人于一动一静，皆能上求下化，自利利他。其所点示，与楞严阴入界大，皆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法华治世语言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金刚无所住而生心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度脱一切众生，而不见能度所度之义，悉皆吻合。乃将自己所悟所证之法，彻底掀翻，和盘托出，普施后世。俾得依此而修，以期同悟同证而已。

又所言初发心菩萨者，具有二义：一即博地凡夫发大心者，一即圆教初发心住，初破无明见法性者。其所谓根尘识性，空无所有等，在凡夫地，欲趣佛果，必须先悟此理，方有实证。否则纵有修持，皆属有漏，不成菩提。其所谓于一念中，遍于十方佛前，普兴供养，受佛法化；遍于十方众生前，随类现身，应机说法，普令三根，咸得利益，此则唯圆教初住菩萨乃能为之。若不

知其理其修，通于凡夫，必有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之过。若不知大体大用，初住方得，必有未得谓得，以凡滥圣之愆。了此则上慕诸圣，下重己灵。既无安愚之失，又无滥圣之咎。其直趣觉路，速到宝所，若操左券而取故物，夫何难之有？因此流通遍于中外。其后之得失因缘，具于初刻序跋中，兹不复赘。

蔚如徐君浙西世家，十世奉佛。君于幼时，即禀庭训，兼学佛乘，近于公暇，遍阅内典，得东瀛此书流通本，息心研究，见其错讹甚多，因取日藏校对，改正者有数十处，随即刻板，以期普利。以（量）属同志，遂赠数本，因焚香敬阅，见其文义，多有不妥，如云笼月，不见真相，窃念此书流传至今，经千三百余年，安得无讹？乃按文按义，略事修治，则直同云开月露，光体具呈，文理俱畅，悦人心目，随以其本寄与徐君，深蒙赞许，即事重刻，又令作序以述缘起，（量）虽固陋，义不容辞。须知此刻，虽有修治，实无更改，不过正其传写之讹，俾还南岳本来面目而已。世有病人，医为诊脉，脏腑之虚实，尚能知之。况此文义显露，的的可据，岂不能知其赘脱错讹者乎？其大方家，必不以（量）之修治为失

慎，而深见罪责也已。

石印普陀山志序

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，久成佛道，号正法明。但以度生念切，救苦心殷，不离寂光，垂形六道，遍于十方微尘佛国，普现色身，度脱众生。非独止现菩萨之身，而二乘六道，无身不现。法华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虽则遍入十方佛国，而于娑婆因缘，甚深甚深。虽则普现十法界身，而世人据迹而论，止云菩萨而已。以其彻证唯心，圆彰自性，故得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由本高而体大，故迹广而用宏。其随类逐形，寻声救苦，有感即应，无愿不从之迹，喻如月丽中天，影现众水。不但江湖河海，各现全月。即小而一勺一滴，无不各各皆现全月。又江湖河海中月，一人观之，则其月与己相对。即百千万人于百千万处观之，亦皆各各与己相对。人若东行，月则随之而东。人若西行，月则随之而西。人若安住不动，月则不离当处。一人乃至百千万人，悉皆如是。菩萨于一念中，遍法界感，遍法界应。感应道交，无少差殊。与此一月普现众水，随人随地各见全月，了无有异。良由菩萨

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以众生之心为心，以众生之境为境。故得不谋而合，无缘而应。岂世智凡情所能测度者哉？至若水昏而目盲，则不能见。非月不现，是昏盲咎。其感应之迹，有显感显应，冥感冥应，冥感显应，显感冥应，亦冥亦显感而显应，亦冥亦显感而冥应之不同（显感显应者，现生竭诚尽敬礼念供养，即蒙加被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及业消障尽，福增慧朗等。冥感冥应者，过去生中曾修竭诚礼念等行，今生虽未修习，由宿善根，得蒙加被，不知不觉，祸灭福臻，业消障尽等。冥感显应者，宿生曾种善根，今生得蒙加被。显感冥应者，现生竭诚礼念，不见加被之迹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凶退吉临，业消障尽等。亦冥亦显感而显应者，宿世曾种善根，今生竭诚礼念，显蒙加被，转祸为福等。亦冥亦显感而冥应者，宿世曾种善根，今生竭诚礼念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获种种益也。了此则知功不虚弃，果无浪得，纵令毕生不见加被之迹，亦不至心生怨望，半途而废。感应之道，微妙难思。略书梗概，以勸来哲）。其应之大小优劣，在其诚之至与未至而已。纵令心不谛信，致诚未极，但能一念投诚，亦必皆蒙利益。但随己一念之诚，

而分优劣，不能如竭诚尽敬者蒙益之殊胜超绝耳。如昏水中，亦有月影，但晦而不显。盲人虽不能亲见月光，又何尝不蒙其照烛也。

菩萨大慈大悲，普为法界众生恃怙。由兹举国人民，各皆信奉，故有家家观世音之常谈。其应化道场，固非一处。如陕西南五台山、大香山、浙江天竺山等。其感应昭著，香火胙蚤，唯南海普陀山最为第一。以其名载华严，昔年善财亲参；恩周庶类，历代皇帝敕建，故致举世钦崇，各国景仰。缅维菩萨应化三乘天仙一类大机，固于此山经劫常住，何止天长地久。至于凡夫所见之迹，乃于五代朱梁贞明二年，慧锷大师由五台请铜观音像，欲归日本，至此舟胶不动，方始开山，迄今千有余年，其事迹诗文，录之成帙，名曰普陀山志。

余尝病其于菩萨不思议感应事理，殊欠发挥。拟欲遍阅大藏，博览群书，凡属菩萨随机赴感之迹，悉备录之，刊板流通。一以阐菩萨度生之妙道，一以启众生出苦之良缘。但以目疾未愈，未能如愿。会稽何廉臣居士者，儒得圣心，医称国手，志行高洁，信心纯真，曾邀同人结桑榆社，以其暮景无多，拟作归计，同修净业，企生安养。

又以一切众生久沉苦海，不仗法力，莫由得出。拟将菩萨应化事迹，为救生船，泛于其中，振臂疾呼，俾诸溺者，相引登舟，庶可同登彼岸，直达家乡，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因石印山志以广其传，用酬大士度生之恩，用开众生投诚之路。令余作序，遂不胜欢喜，顿忘固陋，乃将菩萨感应之妙，略为发挥。其余事迹，固有全书在也。何须多赘。

绍兴何阆仙家庆图序

详夫春回大地，百卉各遂其生成。风起长空，万籁咸为之鸣啸。世无无因之果，亦无无果之因。喻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声和则响顺，形直则影端。此举世亲知亲见，谛信无疑者也。因果二字，遍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罄无不尽。世间圣人，非不明示因果。以其专主经世，欲其可继可传。因只局在现生，及先代后代。而不详其生之以前，死之以后，及前自无始，后尽未来。后之学者不能深体圣人之意，遂谓人物之生，特天地之气，偶尔凑泊其形骸而已。其至于死，则形既朽灭，魂亦飘散。无因无果，成断灭见。其负圣教而昧己灵也甚矣。孔子之赞周易也。最初即曰

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箕子之陈洪范也。末后方明向用五福，威用六极。二者若不并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论，则上天之畀与，圣人之言论，明王之政令，诸多矛盾（如奸党荣贵，忠荅诛戮，颜渊短命，盗跖长寿等）。若知前后因果，则穷通得丧，皆我自取。纵遇逆境，不怨不尤。只惭己德之未孚，不见人天之或失。乐天知命，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。人徒见何君之一门慈孝，四世同堂为庆。而不知其致此者，由多生之培植来也。须知娑婆世界，寿命短促，百年即为上寿，而能得者有几。今何君幸慈亲之寿，已满六旬。特启华筵，承欢上寿。广征诗文，用佐寿觞。可谓笃于事亲，以身设教者也。又须知其穷三际而不迁不变，历万古而无减无增者，方是老夫人即心本具之真实寿量也。

盖吾人现前一念，本自灵明洞彻，湛寂常恒。直下与三世诸佛，无二无别。但以背觉合尘，迷心取境之故。致令原无迁变增减者，常受迁变增减之厄。了无一念常住不动之时矣。我大觉世尊愍之，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。随顺机宜，广垂言教。普令一切众生，背尘合觉，复本心性。灭元无之幻业，了本有之真心。故华严经云，奇哉奇

哉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即得现前。须知智慧德相，与妄想执著，唯是一心，原非二物。迷之则全智慧德相，便成妄想执著。悟之则全妄想执著，即为智慧德相。喻如水结成冰，冰融成水。亦如醉见屋转，屋实不转。迷谓方移，方实不移。所谓万境本闲，唯心自闹，一心不生，万法俱息者。此之谓也。然此理悟之虽易，证之实难。若非宿根成熟，孰能亲证亲到。故我世尊，特垂方便，立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。无论若圣若凡，或愚或智，与夫天仙修罗之辈，地狱鬼畜之俦。但能至诚发愿，持佛名号。圣则顿成佛道，余则带业往生。既得往生，则惑不期断而自断，德不期证而自证。譬如洪炉片雪，未至而化。德人覩面，鄙念全消。

夫孝子之于亲，宜先乎本而次乎末，养其体而导其神。倘唯知服劳奉养以安之，立身行道以荣之，而不知以常住无生之道，念佛往生之法，谕令修持。使其生念佛号，死生佛国。辞生死之幻苦，享常住之真乐。承事弥陀，参随海众。闻圆音而三惑净尽，睹妙境而四智圆明。不违安养，遍入十方。上求下化，广作佛事。彻证即心本具

之佛性，普作苦海度人之慈航。是所谓见小而忘大，得近而遗远。乃中人之局见，非达士之大观也。若能令慈亲与己，并及家眷，同出娑婆，同生安养，同证无量光寿，同享寂灭法乐，同作弥陀法王子，同为人天大导师。方可尽其孝慈之心，与夫教育之谊。其所谓孝慈教育，非世之所谓孝慈教育也。此家庆图原始要终之极致。倘不以予言为非，待至同生净土之后，用大圆智镜，摄彼莲池海会之影，普赠沉溺苦海之同胞。予亦当竭其愚诚，序而赞之。

募设千僧斋序

（代在家善人作）

泥龙虽不能致雨，祷雨者必祭泥龙。凡僧虽不能降福，求福者须供凡僧。而况观音大士现身尘刹，寻声救苦，其应化之迹，在乎普陀。是以历朝钦敬，举世尊崇。其山僧众及十方来者，皆属如来弟子，大士子孙。当香会时，几满二千。其中凡圣交参，行位难辨。可不念大士恩，培出世因，以至诚心，平等供养乎？心若真切，不但住世大阿罗汉如宾头卢尊者等，定来应供。即大士或亦现凡僧身，俯临法会。其功德利益，何可

名言？某拟于来年二月间，于法雨禅寺虔设千僧大斋，广结良缘。非但自力微弱，实欲与人为善。因募善信，随心乐助。入宝山者切勿空手，沐法泽者各报佛恩。

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

岁在己未，奉化玉仙孙君，刻宋文宪公全集成。又将专阐佛学诸作，依莲池牧斋所订之护法录，于全集中挑印之。有不相接续者，则另刻之。以二集各送观宗谛闲法师一部。（光）往观宗见之，不胜欢喜，祈为代请护法录一部。初孙君拟另刻护法录板，祈谛师作序。师以日与学徒讲演台教，不暇命笔。孙君因（光）之请，遂托谛师命（光）勉作。（光）心被茅塞，见等面墙。何能发挥乘愿再来，现文雄宰官之身，即身口意三业，写华严大经，以宏佛祖心要之道乎？然既蒙见委，敢以陋辞。因略论其举世疑议之大关节而已。至于其文之雄浑辨博，圆融直捷，发明儒佛之心宗，永为人天之眼目处。直同杲日当空，有目咸睹。正不须（光）之管窥預告也。序曰，阿弥陀佛，久证菩提，安住常寂光土，常享寂灭法乐。但以众生无尽，我愿无尽之故，不离寂光自

受用土，遍入十方无尽世界。普现色身，度脱众生。或显或密，或折或摄，必期于究竟出离二种生死而后已。所谓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，令其即种即熟即脱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其道大事广，罄海墨而莫书。姑以文宪公一事，以明其概。按文宪与释幻灭作血书华严经赞序，末后自叙宿因曰，无相居士（文宪道号），未出母胎。母梦异僧，手写是经，来谓母曰，吾乃永明延寿，宜假一室，以终此卷。母梦觉已，居士即生。今逢胜因，顿忆前事。余诸著作，亦辄叙述。而世之拘墟者多疑之，谓永明乃弥陀化身，岂弥陀化身者，生死犹未了耶。既以写经借室，考之文集，未有题跋，得无虚受此身，莫偿宿愿耶。予谓此正所谓以凡情测圣智，不但不知文宪，又何尝知永明与弥陀哉。极欲发挥，愧无妙笔。然词取达意，何妨直谈。夫弥陀既已证穷法界，举凡法界中事，无不随意化现。正报则佛身，菩萨身，二乘身，六道身，随类备现，以行教化。依报则楼台殿阁，饮食衣服，但有利益，无不化现。怡山所谓疾疫世而现为药草，饥馑时而化作稻粱。以常寂光土，身土不二，理智一如。身能现土，土能现身。身复现身，土复现土。弥

陀经云，是诸众鸟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维摩诘云，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夫弥陀身土交现，何妨现永明而复现文宪。且永明之现文宪者，乃乘悲愿以示生。将谓永明生死未了，复随业力以受生乎。众生病故，菩萨亦病。欲度众生，若不俯顺机宜，示生世间，和光同事，以行教化。则凡圣异趣，教莫由施。白鹤孔雀等奇妙杂色之鸟，尚肯变化。岂雅思渊才文中王，制礼作乐辅圣主之纯儒，便有所妨乎。永明乃弥陀所现，文宪乃永明所现，即身复现身之竖证。其无量寿经等，谓光中化佛及诸菩萨，无量无边，乃遍该横竖二义。以佛光横遍竖穷，无时无处不周遍也。永明之假室以写华严者，乃以身写，以义写，非拘拘然按文字语言论也。凡文宪毕世所作所为，并所撰述，皆所写之华严经也。其至德懿行，虽载明史，然亦略示一二而已。其遗轶者固多。其文之传于世者，唯全集，及此集耳。阅之，则其道德操持，可想见矣。全集虽不专说佛法，即世谛文字，未尝不含佛法宗要，如小儿有病，不肯服药，涂药于乳，则不服而服，病即痊愈矣。彼不知佛法者，读文宪公集，既钦其文之洪阔，又服其理之高深。能不断疑生信，愈入愈深，大明

儒佛之心法，企出生死之樊笼乎。况其中发挥佛法者，有一百七十余篇之多乎。华严所谓或边咒语说四谛，或善密语说四谛，或人直语说四谛，或天密语说四谛，是其证也。或曰，楞严戒泄佛密因。文宪自说永明后身，得无违佛清净明诲，而启后世狂妄之徒，以凡滥圣之端乎。予曰，出格之人，不可以常格律之。君岂不见傅大士之自称弥勒现身乎。彼既不以为非，此何独以为非乎。且狂妄滥圣，适足取辱。如刻人粪为梅檀形，岂能与梅檀相混哉。或曰，如来智断究竟，其功德智慧，神通道力，不可思议。永明虽高，去佛甚远，况文宪乎。予曰，君亦知皇帝微行之事乎。智者知是皇帝，愚人视作平民，更有疑其为细作，为盗贼者。何独于如来内秘外现而疑之。须知此正如来权巧设化，密示即生即佛，即权即实，即生灭而寂灭，即同居而寂光，治世语言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之微旨也。上根之士，目击道存。中下之流，因言解了。以大慈悲，偶一现此即迹显本之事。俾浅见之人，备知法身大士，普现色身之不思議事。如阴间之事，阳间不知。然上帝亟欲世人改恶迁善，亦尝摄阳人以入阴，示阴狱于阳世。上帝教人之权巧方便，尚

非凡夫情见所能测度，况菩萨神变无方者乎。予故表而出之，企人各遵行，同出娑婆，同生净土，以慰弥陀展转现身之大慈悲心，亦不孤负文宪写经，孙君刻板之一番至意。夫希骥之马，亦骥之乘。希颜之人，亦颜之徒。孙君之面，予初未识。若非宿承佛嘱，便是深沐宋恩。以故乘愿再来，极力流通，使现未有情，同沾法利于无既也。猗欤懿哉。

重刻龙舒净土文题词并序

（代王弘愿作）

众生心性，与佛同俦。由迷背故，轮回不休。如来慈愍，随机说法。普令含识，就路还家。无奈根性，万有不齐。非出格人，决难出离。因兹特开，净土一门。普摄一切，上中下根。五逆十恶，地狱相现。一念投诚，即登彼岸。等觉菩萨，德与佛齐。尚须往生，方证菩提。博地凡夫，具足烦恼。不肯念佛，如何是好？寄语世人，同生信愿。执持佛号，始终莫变。待至临终，蒙佛接引。顿出五浊，直登九品。见佛闻法，亲证无生。乘大愿轮，普度有情。

净土法门者，如来彻底悲心，普度众生之法

门也。令彼无力断惑，具缚凡夫，信愿持名，现生了脱，与观音、势至同为伴侣。上而至于等觉菩萨，位邻佛果，尚须往生，方成正觉。至顿至圆，彻上彻下，超越一代时教所说一切法门，以故当佛说弥陀经时，六方诸佛出广长舌，一音赞叹，称为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又谓我释迦世尊，能为甚难稀有之事。而我世尊，自叙宿因，谓“我于五浊恶世，行此难事，得证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”令其闻者，信受奉行，以究竟畅己出世之本怀而已。然此法门，甚深难测。虽经诸佛本师交相劝信，而世之疑者，犹复甚多。不但世智凡情不信，即深通宗教之知识，犹或疑之。不但知识不信，即已证真谛，业尽情空之声闻、缘觉，犹或疑之。不但小圣不信，即权位菩萨，犹或疑之。即法身大士，虽能谛信，尚不能穷源彻底。良以此之法门，以果觉为因心，全体是佛境界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，非彼诸人智所能知故也。我辈凡夫，仰信佛言，依教奉行，自获实益。若得闻此不思議法门，便是多劫深种善根，况信受奉行乎哉？

溯自大教东来，远公创开莲社。嗣后宗教高人，无不弘赞。如智者、慈恩、清凉、永明等，

以其为初机入道之第一要门，华严成佛之末后一著也，由是具缚凡夫，仗佛力以了生死者，非算数譬喻所能知也。当南宋时，吾宗先德，有龙舒居士，名日休，字虚中者，乘愿再来，以身说法，虽在尘俗，不纳妻室；虽入国学，不履仕途。发挥儒佛之心宗，教授具信之子弟。又欲同人，咸生净土，作为此书，普遍倡导，言浅而典，理深而著，俯顺劣机，循循善诱，曲尽婆心，无所不至，恐其畏难不入，故以晨朝十念，作普摄群机之最胜方便，待其渐入渐深，如得嘉肴，既知其味，则日用云为，自能拳拳服膺，唯佛是念，非限于一茶之顷，以为定章也。倘能具真信愿，毕生坚持十念，决定往生，况更能加功用行者乎？不但此也，即绝无信愿，绝不修持，知有弥陀圣号，亦为不可思议善根。何以故，以由知故，遇境逢缘，便能提起。如陈企被所杀之怨鬼见逼，由念佛而鬼遂不现，因兹毕世念佛，临终往生。且能归而叙述前因，亲现生西本身妙相，使先未预闻，则便被鬼夺命，永劫沉沦矣。所以观经三福，初则世善皆堪回向，及至九品，末则狱现尚获往生。至于一心不乱，妙观圆成，证三昧而往生者，更不须言矣。是知净土法门，普摄群机，

了无弃物，猗欤大哉。其书以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即生决定往生为宗，详观断疑生信，普劝修持；往生事迹，特为劝谕等，以及居士一生所行，末后所现，则上、中、下三根，无根不被；信愿行三法，无法不彰矣。

爰付剞劂，普遍流通，企酬释迦说法，诸佛证明，列祖传灯，居士著书之大慈悲心于刹尘海滴云耳。

佛学指南，佛学起信编，六道轮回录总序

一切众生，一念心性，直下与三世诸佛，无二无别。但以从未悟故，不得受用。故华严经如来出现品云，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须知智慧与妄想执著，原非二物。迷之，则全智慧，以成妄想执著。悟之，则全妄想执著，以成智慧。喻如握拳舒掌，原是一手。结冰融泮，原是一水。良由心体不变，用常随缘。体不变故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居尘不染，离垢不净，在生死而不受轮回，证涅槃而不属寂灭，无象而为万象之主，非法而为诸法之宗，从本以来，常自如如，了无凡圣生佛之异。

悟之名贤，证之名圣，若但具而未悟，则虽有性德，了无修德，只为六道轮回之凡夫而已。用随缘故，则有四圣六凡，苦乐升沉之殊。而缘有染净，必随其一。随染缘，则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。随净缘，则断惑证真，常住涅槃。由惑业有轻重，故有人天善道，及阿修罗之善恶夹杂道，并畜生饿鬼地狱之三恶道。而由惑起惑，由业造业，或善或恶，了无定相。致所受生处，展转迁移，如轮无端，忽上忽下。以既具烦惑，皆被业缚，随业受生，不能自主故也。由断证有浅深，故断见思者，证声闻果。侵习气者，证缘觉果。破无明者，证菩萨果。若无明净尽，福慧圆满，修德功极，性德全彰者，则证佛果。证佛果者，亦不过彻底究竟证其在凡夫地本具心性功德力用，亲得全体受用而已，实未加一丝毫于其初也。若声闻缘觉菩萨，虽则所证高下不同，然皆未能全体受用性具功德。而一切凡夫，反承此不思議心性之力，于六尘境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以致堕三恶道，永劫沉沦者，比比皆是，可不哀哉。纵令恪修五戒十善，得人天身。然人间福乐，乃堕落之根本。天上虽不比人间烦惑猛利，然天福一尽，决定下生。由宿福未尽，故享福。由享福，故造

业。既造业已，则堕落恶道，直在瞬息间耳。况有由天命终，承宿世恶业已熟之力，直堕恶道者乎。故古德以修行之人，若无正念修持净业，唯得人天福报者，名为第三世怨。法华经云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知好歹者，当以急求出离，企得安隐，为上计也。大丈夫生于世间，既知自己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。又知十法界因果修证，不出自心。固当发大菩提，力修定慧，以期断惑证真，直成佛道。普令法界众生，同出迷途，共登觉岸，毕竟亲证本具心性而后已。如或根机陋劣，未能如是。必须以深信愿，笃修净业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迨至证无生忍，再乘愿来，度脱众生。然于未生以前，尤宜发菩提心，自行化他。纵不能出广长舌，震海潮音。亦当于佛祖经论，先贤遗书中，采其契理契机，易于领会者，编辑成书，垂示将来。举凡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，及三宝功德，佛法利益，与夫三根普被之道，凡圣共修之法，分门别类，缕析条陈。俾阅者一目了然，自知取舍。从兹断疑生信，归心大觉。或于现生即了生死，或作未来得度因缘。如其无此手眼，不可冒昧从事。当取古人契理契机之书，刊印流布，俾展转传扬，

永用舟航，实属莫大功德。如上所说，虽则志在利人，而化功实归自己。由是现生福慧增崇，临终直登上品，岂不堂堂丈夫，表表懿范者哉。若不知此义，唯依世谛而为操修。纵此生意诚心正，有大把持。恐一经转世，便致迷惑。则被业所缚，随业受报。如风飘叶，不能自主。或堕茵褥之上，或堕溷厕之中。思之诚可畏也。福保丁居士，专精医学，历有年所。继思病从身生，身从业生，业从心生，但只治身，实非拔本塞源究竟之道。于是研究佛学，笺注各经。欲令初机易入，故用汉儒训诂之法，俾若文若义，悉皆了了。良以佛经深奥，意义无穷。古德注疏，多重提纲阐妙。字句之间，不甚详释。致令初机，殊难领会。若由训诂入门，自可登堂入室。然后进而研究古德之注疏，则如日当空，无微不照。正不必守此以为究竟也。又以世儒狃于见闻，不信人死神明不灭，及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之事。上焉者，只可作自了汉。断不能移风易俗，觉世牖民。下焉者，则谓既无因果，一死永灭，何不随意所作，以取此生快乐乎。从兹肆无忌惮，安于为恶。致世道人心，日趋日下。因将佛祖经论，及古今缙素群贤遗书中，所有因果报应显著事迹，录成三

册。一曰六道轮回录。盖以发明六道升沉之若理若事，与夫幽冥之景象，鬼神之情状。兼显欲脱冥途之苦，舍如来大法，则绝无依怙。实为改恶修善，舍迷归悟，钦崇佛法，企慕真乘之初步。次则名为佛学起信编。次则名为佛学指南。二书大旨相同。初说因果报应，次说佛法功德。但起信初义居多，指南次义居多为异耳。所说佛法功德，亦皆抄录高人轶士成言。但以限于篇幅，不免疏漏。然信根既生，则具有大藏经论及群贤诸书在。此不过为引入佛法之前导，岂宜以此自限，止而不进哉。其事虽述，其心诚溥，其利益实非思议所能及。（光）宿业深重，有目如盲。滥厕僧伦，虚消信施。愧不能力修定慧，断惑证真。唯期以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叨蒙丁君不以无状见弃，凡所著述，皆为邮寄。然字小目昏，亦不过略加翻阅，以结随喜之缘而已。近得见此三册，不禁有感于中，拟欲广为流布，无奈贫无卓锥，因不揣固陋，序其大略。企在在处处，有心世道之人，为之展转流通，多方传播。如是，则岂但慰丁君纂辑之心，实为代佛祖群贤，出广长舌，震海潮音于无既也。将见风移俗易，遄臻大同之治。民和时雍，共享无为之乐。其功德利

益，当与十方虚空同其寿量，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。倘不以人微而竟废其言，则幸甚幸甚。

重刻安士全书序一

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，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。寂照不二，真俗圆融。离念离情，不生不灭。谓之为有而不有，不有而有。谓之为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。生佛皆由此出，圣凡俱莫能名。类明镜之了无一物，而复胡来汉现。犹太虚之远离诸相，不妨日照云屯。正所谓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。本觉心中，圆具诸法。乃如来所证之无上觉道，亦众生所迷之常住真心。三教圣人，依此心性，各垂教迹，广导群萌。由是尼山挾诚明之奥，作修齐治平之轨。柱史说道德之经，陈长生久视之术。大觉世尊，称法界性，示真如心，演背尘合觉之道，立不生不灭之宗。虽浅深大小不同，世出世间有异。要皆不外即吾心本具之理，以发挥演畅之。普令含识，称性起修，即修显性。消原无之幻妄，复本有之天真。永出迷途，诞登觉岸而后已也。文昌帝君，于宿世中，心敦五常，躬奉三教。自行化他，惟欲止于至善。功高德著，遂得职掌文衡。恐末学无知，昧己永劫常住之性。因

作文广训，示吾一十七世之言。妙义无尽，谁测渊源。注解纵多，莫窥堂奥。致令上下千古，垂训受训，皆有遗憾，不能释然。安士先生，宿植德本，乘愿再来。博极群书，深入经藏。觉世牖民，引为己任。淑身变俗，用示嘉谟。以奇才妙悟之学识，取灵山泗水之心法，就帝君随机说法之文，著斯民雅俗同观之注。理本于心，词得其要。征引事实，祛迷云于意地。阐扬义旨，揭慧日于性天。使阅者法法头头，有所仿效。心心念念，有所警惩。直将帝君一片婆心，彻底掀翻，和盘托出。俾千古之上，千古之下，垂训受训，悉皆释然，毫无遗憾。而又悲心无既，慈愿莫穷。欲使斯民推忠恕以笃胞与，息刀兵而享天年。守礼义以叙彝伦，好令德而远美色。因著戒杀之书，曰万善先资。戒淫之书，曰欲海回狂。良由世人杀业最多，淫业易犯。以故不惮烦劳，谆谆告诫。又以泛修世善，止获人天之福，福尽堕落，苦毒何所底极。乃宗净土经论，采其逗机语言，集为一书，名曰西归直指。普使富贵贫贱，老幼男女，或智或愚，若缁若素，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迥出轮回，直登不退。谢妄业所感之苦，享吾心固有之乐。前三种虽明修行世善，而亦具

了生死法。后一种虽明了生死法，而亦须修行世善。至于惠吉逆凶，缕析条陈。决疑辨难，理圆词妙。其震聳发瞶之情，有更切于拯溺救焚之势。诚可以建天地，质鬼神，羽翼六经，扶持名教。允为善世第一奇书，与寻常善书不可同日而语。不谓之菩萨乘本愿轮，现居士身，说法度生者，吾不信也。（不慧）少读儒书，罔知孔孟之心传。长学佛乘，未悟如来之性体。迄今年临知命，见等面墙。徒有乐善之心，毫无利人之力。欲将此书，刊刻流布。无奈贫无卓锥，兼以懒于募缘。因是多年，未偿所愿。西蜀居士李天桂，夙具灵根，笃修善行。企得无上佛法，朝礼普陀名山。于法雨禅寺，偶然会遇。若非宿缘有在，何以邂逅如斯。乃屈膝问法，询求出要。余因示以力敦伦常，精修净业，自利利他，唯此为要。若能躬行无玷，方可感化同人。倘所行不符所言，乃奉法反以坏法。彼世之德不加修，而善不力迁者，非无修德迁善之资，乃无良师益友以身率之故也。即赠以此书，令详悉披阅。务使己之动作云为，与书之指示训诲，相契相合，无少参差，庶几可耳。彼遂若获至宝，庆幸无已，发愿刊板，用广流通。又祈作序，普告同人。因不揣固陋，略述

颠末。其有欲致君泽民，修身齐家，教子孙以希圣贤，悟心性以了生死者。请熟读而力行之，当不以吾言为谬妄也。

重刻安士全书序二

淫杀二业，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。最难断者唯淫，最易犯者唯杀。二者之中，淫则稍知自爱者犹能制而不犯。然欲其心地清净，了无丝毫蒂芥者，唯断惑证真之阿罗汉方能之耳。余则爱染习气，虽有厚薄不同。要皆缠绵固结于心识之中，从劫至劫，莫能解脱。杀则世皆视为固然。以我之强，陵彼之弱。以彼之肉，充我之腹。只顾一时适口，谁信历劫酬偿。楞严经云，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啖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。古德云，欲得天下无兵劫，除非众生不食肉。又云，欲知世间刀兵劫，须听屠门半夜声。既有其因，必招其果。不思则已，思之大可畏也。安士先生恭禀佛敕，特垂哀愍。因著欲海回狂以戒淫，万善先资以戒杀。征引事实，详示因果。切企举世之人，同怀乾父坤母，民胞物与之真心。永断伤风乱伦，以强陵弱之恶念。又欲同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

因将文昌帝君阴骘文详加注释。俾日用云为，居心行事，大而治国安民，小而一言一念，咸备法戒，悉存龟鉴。由兹古圣先贤之主敬慎独，正心诚意，不至徒存空谈而已。如上三种，文词理致，莫不冠古超今，翼经辅治。以其以奇才妙悟，取佛祖圣贤之心法，而以雅俗同观之笔墨发挥之故也。虽然已能戒淫戒杀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若不了生脱死，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操持。则恒生善道，广修福慧，不堕恶趣，彼此酬偿者，有几人哉。而了生脱死，岂易言乎。唯力修定慧，断惑证真者，方能究竟自由。余则纵令尊为天帝，上而至于非非想天，福寿八万大劫。皆属被善恶业力之所缚著，随善恶业力之所轮转耳。因是特依如来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之法，荟萃净土经论要义，辑为一书，名曰西归直指。若能一阅是书，谛信不疑，生信发愿，求生西方。无论根机之利钝，罪业之轻重，与夫工夫之浅深，但能信愿真切，持佛名号，无不临命终时，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悟自心于当念，证觉道于将来，其义理利益，唯证方知，固非笔舌所能形容也。此系以己信愿，感佛慈悲，感应道交，获斯巨益。较仗自力断惑证真，

了生脱死者，其难易奚啻天地悬隔而已。现今外洋各国大战数年，我国始因意见不同，竟成南北相攻。加以数年以来，水风旱潦，地震土匪瘟疫等灾，频迭见告。统计中外所伤亡者，不下万万。痛心疾首，惨不忍闻。（不慧）滥厕僧伦，未证道果。徒存伤世之心，毫无济人之力。有同乡芹浦刘在霄先生者，清介之士也。世德相承，笃信佛法。今夏来山见访，谈及近来中外情景。戚然曰，有何妙法，能为救护。余曰，此是苦果，果必有因。若欲救苦，须令断因。因断则果无从生矣。故经云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遂将安士全书示之，企其刊板广传，普令见闻，同登觉岸。先生不胜欢喜，即令其甥赵步云出资七百元，祈余代任刊事。忆昔戊申，曾劝李天桂刊板于蜀，彼即祈余作序。后以因缘不具，事竟未行。今蒙刘公毅然赞成，殆非小缘。窃以袁了凡四训，为改过迁善之嘉言。俞净意一记，为至诚格天之懿行。其发挥事理，操持工夫，最为严厉纯笃，精详曲尽。因分附于阴鹭文广义三卷之后。莲池戒杀放生文，为灭残忍魔军之慈悲主帅。省庵不净观等颂，为灭贪欲魔军之净行猛将。省庵劝发菩提心文，为沉沦苦海众生之普度慈航。爰附于三

种法门之后。譬如添花锦上，置灯镜旁，光华灿烂，悦人心目。果能读之，则不忠不恕之念，忽尔冰消。自利利他之心，油然云起。从兹步步入胜，渐入渐深。不知不觉，即凡情而成圣智矣。庶可了生脱死，永出轮回。面礼弥陀，亲蒙授记。谨为阅此书者贺曰，久沉业海，忽遇慈航。遵行忠恕，归命觉皇。信真愿切，执谢情亡。感应道交，觐无量光。余详戊申序中，兹不复赘。

袁了凡四训铸板流通序

圣贤之道，唯诚与明。圣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。圣罔念则作狂，狂克念则作圣。其操纵得失之象，喻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不可不勉力操持，而稍生纵任也。须知诚之一字，乃圣凡同具，一如不二之真心。明之一字，乃存养省察，从凡至圣之达道。然在凡夫地，日用之间，万境交集。一不觉察，难免种种违理情想，瞥尔而生。此想既生，则真心遂受锢蔽。而凡所作为，咸失其中正矣。若不加一番切实工夫，克除净尽。则愈趋愈下，莫知底极。徒具作圣之心，永沦下愚之队。可不哀哉。然作圣不难，在自明其明德。欲明其明德，须从格物致知下手。倘人欲之物，不能极

力格除。则本有真知，决难彻底显现。欲令真知显现，当于日用云为，常起觉照。不使一切违理情想，暂萌于心。常使其心，虚明洞彻。如镜当台，随境映现。但照前境，不随境转。妍媸自彼，于我何干。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。若或违理情想，稍有萌动。即当严以攻治，剿除令尽。如与贼军对敌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，尚须斩将搴旗，剿灭余党。其制军之法，必须严以自治，毋怠毋忽。克己复礼，主敬存诚，其器仗须用颜子之四勿，曾子之三省，蘧伯玉之寡过知非。加以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与之相对。则军威远振，贼党寒心。惧罹灭种之极戮，冀沾安抚之洪恩。从兹相率投降，归顺至化。尽革先心，聿修后德。将不出户，兵不血刃。举寇仇皆为赤子，即叛逆悉作良民。上行下效，率土清宁。不动干戈，坐致太平矣。如上所说，则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克明明德。诚明一致，即凡成圣矣。其或根器陋劣，未能收效。当效赵阅道日之所为，夜必焚香告帝，不敢告者，即不敢为。袁了凡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自我求，俾造物不能独擅其权。受持功过格，凡举心动念，及所言所行，善恶纤悉皆记，以期善日增而恶日减。初则善恶

参杂，久则唯善无恶。故能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为长寿，转无子孙为多子孙。现生优入圣贤之域，报尽高登极乐之乡。行为世则，言为世法。彼既丈夫我亦尔，何可自轻而退屈。或问，格物，乃穷尽天下事物之理。致知，乃推极吾之知识，必使一一晓了也。何得以人欲为物，真知为知，克治显现为格致乎。答曰，诚与明德，皆约自心之本体而言。名虽有二，体本唯一也。知与意心，兼约自心之体用而言。实则即三而一也。格致诚正明（此指明明德之明，与诚明之明），五者皆约闲邪存诚返妄归真而言。其检点省察造詣工夫，明为总纲，格致诚正乃别目耳。修身正心诚意致知，皆所以明明德也。倘自心本有之真知为物欲所蔽，则意不诚而心不正矣。若能格而除之，则是慧风扫荡障云尽，心月孤圆朗中天矣。此圣人示人从泛至切从疏至亲之决定次序也。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俾吾心知识悉皆明了，方能诚意者。则唯博览群书遍游天下之人，方能诚意正心以明其明德。未能博览阅历者，纵有纯厚天姿，于诚意正心，皆无其分，况其下焉哉。有是理乎。然一切不深穷理之士，与无知无识之人，若闻理性，多皆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。不肯奋发勉励，遵循

从事。若告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，或善或恶，各有其报。则必畏恶果而断恶因，修善因而冀善果。善恶不出身口意三。既知因果，自可防护身口，洗心涤虑。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帝天，不敢稍萌匪鄙之心，以自干罪戾也已。此大觉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，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。然狂者畏其拘束，谓为著相。愚者防己愧怍，谓为渺茫。除此二种人，有谁不信受。故梦东云，善谈心性者，必不弃离于因果。而深信因果者，终必大明夫心性。此理势所必然也。须知从凡夫地乃至圆证佛果，悉不出因果之外。有不信因果者，皆自弃其善因善果。而常造恶因，常受恶果，经尘点劫，轮转恶道，末由出离之流也。哀哉。圣贤千言万语，无非欲人反省克念，俾吾心本具之明德，不致埋没，亲得受用耳。但人由不知因果，每每肆意纵情。纵毕生读之，亦只学其词章，不以希圣希贤为事，因兹当面错过。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，文理俱畅，豁人心目。读之自有欣欣向荣，亟欲取法之势。洵淑世良谟也。永嘉周群铮居士，感佩之极。祈上海商务印书馆铸铅为板，以公同志，又印送若干，以结法缘。祈予为序。因撮取圣贤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之意，

以塞其责云。

四书蕩益解重刻序

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。虽高原平地，了不见水。苟穴土而求之，无不得者。水喻吾心固有之明德，土喻吾心幻现之物欲。果能格物致知，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。然穴土取水，人无不施工求之，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。而道本心具，人多不肯施工。致物欲锢蔽真知，不知希圣希贤，甘心自暴自弃。由兹丧法身以失慧命，生作走肉行尸，死与草木同腐，可不哀哉。四书者，孔门上继往圣，下开来学，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，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，俾家国天下之人，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经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虽其说之详略不同，而其旨同。后乎此者，虽其机之利钝有异，而其效无异。诚可谓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万世师表，百代儒宗也。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。其下手最亲切处，在于格物慎独，克己复礼，主敬存诚。学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。虽一介匹夫，其经天纬地参赞化育之道，何难得自本心。俾圣贤垂训一番苦心，不成徒设，而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，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。

可不自勉乎哉。如来大法，自汉东传。至唐而各宗悉备，禅道大兴。高人林立，随机接物。由是濂洛关闽以迄元明诸儒，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儒宗，俾孔颜心法，绝而复续。其用静坐参究，以期开悟者，莫不以佛法是则是效。故有功深力极，临终预知时至，谈笑坐逝者甚多。其诚意正心，固足为儒门师表。但欲自护门庭，于所取法者，不唯不加表彰，或反故为辟驳，以企后学尊己之道，不入佛法。然亦徒为是举。不思己既阴取阳排，后学岂无见过于师之人。适见其心量狭小，而诚意正心之不无罅漏也。深可痛惜。明末蕅益大师，系法身大士，乘愿示生。初读儒书，即效先儒辟佛，而实未知佛之所以为佛。后读佛经，始悔前愆，随即殫精研究，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。其有辟驳者，非掩耳盗铃，即未见颜色之瞽论也。遂发心出家，弘扬法化。一生注述经论四十余种，卷盈数百。莫不言言见谛，语语超宗，如走盘珠，利益无尽。又念儒宗，上焉者取佛法以自益，终难究竟贯通。下焉者习词章以自足，多造谤法恶业。中心痛伤，欲为救援。因取四书周易，以佛法释之。解论语孟子，则略示大义。解中庸大学，则直指心源。盖以秉法华开权显实

之义，以圆顿教理，释治世语言。俾灵山泗水之心法，彻底显露，了无余蕴。其取佛法以自益者，即得究竟实益。即专习词章之流，由兹知佛法广大，不易测度。亦当顿息邪见，渐生正信。知格除物欲，自能明其明德。由是而力求之，当直接孔颜心传。其利益岂能让宋元明诸儒独得也已。近来各界，眼界大开。天姿高者，无不研究佛法。一唱百和，靡然风从。既知即心本具佛性，无始无终，具足常乐我净真实功德。岂肯当仁固让，见义不为，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乎哉。以故伟人名士，率多吃素念佛，笃修净业。企其生见佛性，死生佛国而已。郁九龄施调梅二居士，宿具灵根，笃信佛法。一见四书蕩益解，不胜欢喜。谓此书直指当人一念，大明儒释心法。于世出世法，融通贯彻。俾上中下根，随机受益。深则见深，不妨直契菩提。浅则见浅，亦可渐种善根。即欲刊板，用广流通。以此功德，恭祝现在椿萱，寿登期颐，百年报尽，神归安养。过去父母，宿业消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净土。祈序于（光），企告来哲。（光）自愧昔作阐提，毁谤佛法。以致业障覆心，悟证无由。喜彼之请，企一切人，于佛法中，咸生正信。庶可业障同消，而心光俱皆发

现矣。周易禅解，金陵已刻。孟子择乳，兵燹后失传。杨仁山居士求之东瀛，亦不可得，惜哉。

法华入疏序

如来一代所说大小权实，偏圆顿渐，种种法门，无非随机施教，对病发药。及至法华会上，开权显实，会三归一。开迹显本，示本寿量。举手低头，皆成佛道。治世语言，皆顺正法。即一切法，显示实相。即所迷心，示觉道体。凡一代时教之所以然，皆悉显阐赞导，彻了无疑。普令上中下根，悉得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究竟畅佛出世本怀。猗欤妙哉。故其义理深固幽远，不易测度。传至震旦，千余年来，注者虽多，唯天台智者为得其宗。故以五重玄义，总释经题。以因缘，约教，本迹，观心，消释经文，名为文句。可谓无义不显，无机不被矣。又以止观，发明行相。俾法华教行理三，彻底圆彰，了无余蕴。以故在昔依之而修者，得道如林。至唐而荆溪尊者，以三大部文理深邃，不便初机。乃于玄义，文句，止观，各撰注释。注文句者，名文句记。昔者经疏记三，悉皆各行。初学阅之，颇费心力。宋四明道威法师，撮取文句及记，揉而录于经文之下，

名为入疏。俾学者不劳遍翻，即得明了，其利大矣。因兹流通中外。元明以来，中国失传。清光绪末，式定大师，请得东洋宏教书院新印藏经，内有此书。因交金陵净戒寺灭尽师洋数百圆，令其刻板。灭师分作二十卷，样本通皆写完校讫。只刻成六卷，而灭师谢世，因搁置数年。（光）于民国八年，因刻安士全书等，自普陀来维扬，方知其事。意欲续成，苦无财力。有张瑞曾居士者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。颇伤世道人心，日趋日下。谓非如来大法，莫能挽回。故于戒杀放生之事，则实力奉行。于戒杀放生之文，则多方流通。以及种种劝善格言，皆不惜巨资，刊刻传布。唯欲同人，共推乾父坤母之心，各怀民胞物与之念。必期于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，同登寿域，咸沐佛恩而后已。闻（光）至扬，频来见访。因以此告，企其成就。彼欣然允许，令（光）任其校对。奈其书传久，错讹甚多。初未详视，意谓灭师校过，当无大讹。及刻出再校，方知遗漏甚多。因按文句及记，为之改正。其中每有字句不甚圆润，似欠似赘，而于大意无所妨碍者任之。以板已刻成，不便修治耳。所愿阅是书者，各于自己一念心中，直下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则不负自己

本具佛性。亦不负如来说经，智者造疏，荆溪述记，威师汇入，以及式定大师，瑞曾居士等流通也。刻既竣，遂叙其缘起云。

普贤行愿品疏钞撷序

净土法门，其大无外。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出；一切菩萨及菩萨上求下化称性所修之道，皆从此入。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也。夫如来为一大事因缘，出现于世。虽随机设教，种种不一，求其若圣若凡，上中下根，乃至逆恶之流，同于现生了生脱死，俯谢三界，高登九品者，唯净土一门为然也。噫！如来大慈，普度众生，唯此一法，堪畅本怀；众生修行，冀出生死，唯此一法，决遂所愿。法门广大，利益宏深，固宜一切佛子悉皆奉行。何近见愚夫愚妇，率多竭诚归命；而通宗通教之士，反漠然置之，若不闻知者然。其故何在？以研教者按常途教理以论断证，不信有带业往生之事，矜常处生死以度众生，不愿为速出生死之人。不知坯器未烧，经雨即化，烦惑未断，转生即迷。自利尚难，焉能利他？此皆不谅己德，以博地凡夫，稍具慧性，便以法身大士之作略自

拟，以致一误永误也。参宗者专主参究，以期明心见性，不知其机稍劣，不能明心见性者多多也。即使已得明心见性，而惑业未断，仍旧轮回生死，不能出离者，又多多也。五祖戒、草堂清、海印信、真如喆等，乃其确证。噫！死生亦大矣，何可以专仗自力而不仗佛力耶？抑或自力果愈于佛力耶？夫人之处世，大而创业垂统，小如一衣一食，莫不仗众人之力，以成自事。至于了生死大事，乃虽有佛力而不肯倚仗，欲显出格之作略，恐堕愚夫之窠臼，其志可谓大矣！惜乎不知其所谓大也！

不观华严一经，王于三藏，乃如来初成正觉，为界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所说一生成佛之法。其一生成佛之归宗结顶究竟实义，在于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夫善财所证，已得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，所谓等觉菩萨也。等觉去佛，特一间耳，尚须回向往生；举华藏世界海诸菩萨，同禀此教，同修此法，岂今之通宗通教者，其根性之利，证入之深，悉能超过此等菩萨乎？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；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岂此诸经论，皆不足遵依？此诸圣贤，皆愚夫愚妇耶？一言以蔽之，曰：业深障

重，未应解脱，故致日用不知，习矣不察而已。

普贤行愿品者，即八十卷华严经末后之入法界品，善财遍参五十三员知识，至普贤所，承普贤开示及威神之力，即证等觉，普贤乃为说偈，称赞如来胜妙功德。以文来未尽，故未结而终。清凉国师特著疏钞，以大宏其道。至德宗贞元间，南印度乌荼国王，方贡普贤行愿品之梵本全文，译成四十卷。前之三十九卷，即八十华严经之入法界品，而文义加详。第四十一卷，乃现所流通之普贤行愿品也。时，清凉亦预译场，极为赞扬，奉命撰疏。四十卷之全疏，中国久已失传。幸东洋藏中，尚有其书。北京刻经处，专刻古德佚书，不久当可流通也。此一卷经，又复重为别行疏，以备乐简略及修净土者之研穷。其徒圭峰，为之造钞，固已中外流通矣。但以文富义繁，不便初机，范古农居士，以世以净土三经并行愿品一卷，为净土四经。三经注者颇多，不妨随机取阅。此经唯有疏钞，虽发挥尽致，而初机每多茫然。遂即疏钞，撷其要义，刊板流通，文虽简略，义仍具足，可谓观机逗教，有益法门，殊非浅鲜。学者果能先阅撷本，后读全文，不但清凉宏赞之心，可以悉知；而普贤劝发，如来出世之心，亦可以

悉知矣。敢请通宗通教之士，共随华藏海会诸菩萨及诸愚夫愚妇之班，一致进行，同往西方。庶可不孤佛化，不负己灵也已。

金刚经次诂序

金刚经者，即有谈空，不堕空边；即空论有，不堕有边；空有两泯，真俗不二，生佛一致，事理圆融，行起解绝，直趣觉海。一切菩萨，依此而修因；三世诸佛，依此而证果。乃如来一代时教之纲要，实菩萨上宏下化之准绳。示如如之本体，机理双契；证空空之三昧，解行俱圆。妙而又妙，玄之又玄，猗欤懿哉，何可得而思议也已？世多不察，谓为空宗，其孤负佛恩也甚矣。

夫度尽一切众生，不见能度所度之相；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而行布施，以至六度及与万行；以无我人众生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；无所住而生心，虽说法而无法可说，虽成佛而无菩提可得，是则云腾行海，波涌度门，乃称性缘起之道，行所无事。以故内不见有能度之我，外不见有所度之人与众生，中不见有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。自他见亡，凡圣情尽，三轮体空，一道清静，如如不动实相妙理，彻底圆彰，故得福德等彼十方虚

空也。至于受持此经，为他人说，虽四句、三句、二句、一句，其福胜彼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宝布施，及无量百千万亿劫，日日三时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之福。

良以一切诸佛及诸佛无上觉道之法，皆从此经出故。故说法者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，并以庄严一切众生。此其自行化他真实功德，名之为空，岂有当哉？是故随说此经，虽止四、三、二、一句等，而一切天人，皆应如佛塔庙而供养之。以持经之人，心与道合，心与佛合，故能转最重之后报，作最轻之现报，而复当得菩提也。以自行化他，心不住相，则以如如智，契如如理。直下与菩提涅槃，混而为一，如水投水，似空合空。虽有圣智，莫能分别也。如来一代所说法门，悉以此智照了而修，则水到渠成，云开月露，一尘不立，万德圆彰矣。

马通白居易者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，品行清高，著述宏富，实当代之文宗，具超格之学识。然以志树儒宗，未暇殚精内典，迨岁周华甲，以沧桑迭迁，悟身世无常，遂屏除一切，专阅佛经，始知如来所说，皆示吾心，而本有衣珠，几致忘却，庆幸之极，转为悲感。后阅此经，心华顿发，

因随所见，注为次诂。浑融之文，以章段显之；玄妙之义，以平实明之。契理契机，彻上彻下。固初机之良导，实入佛之要门。诸门人欲为刊板，永用流通，庶通方儒士，悉皆景仰而效法焉。其为利益，唯佛能知，勉抒愚怀，用为序引。

金刚经线说铸板流通序

此一卷经。人人具足，个个不无。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不知返观内照，致使不能亲得受用耳。故华严如来出现品云，如来成正觉时，叹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此经由须菩提见佛威仪，叹为稀有世尊，善护念付嘱诸菩萨。欲令护念付嘱之法，大明于世。故问菩萨发无上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此二句，乃护念付嘱之要旨也。而如来以所有一切九类众生，悉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不见众生得灭度相，答其降伏。以菩萨于法，应无所住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答其应住。又谓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且深叹其不住相布施之福德，与十方虚空，同一不

可思量。何以度尽一切众生，而曰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以无余涅槃，即众生本具性体。由迷背不知，初非有失。菩萨为指示之，令其了知衣里之珠，项上之头。既了知己，岂复有得。不过众生自性自度，岂有能度之我，所度之人与众生，并所入无余涅槃之寿者相哉。四相既无，则三轮体空，一道清净矣。由其三轮体空一道清净。故万行云兴，心无所住。虽复万行云兴，实则一法不立。凡所见情与无情，同一实相。故得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而楞严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，皆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即是其证。是知如来智慧德相，本自具足，无欠无余。但以迷背之故，无端幻起妄想执著，致智慧德相隐而不现。若肯穷究此妄想执著之所从来处，则弥空云雾，彻底消灭。本有天日，全体显现矣。云雾封时，天日亦不曾失。云雾散时，天日又岂是得。度尽一切众生，不见一众生得度者，此之谓也。其能见此理以行此行者，以无所住而生心，悉见诸相非相也。如是之人，受持此经，乃至四句三句二句一句，为人演说。其福德虽满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尚不能及。以一句染神，永为道种。住相布施，报在人天故也。以故说是经处，即为塔庙。

经所在处，即三宝具足。故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也。以说者能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以如如智，契如如理。佛如众生如，一如无二如。终日说而实未尝说，即杜默不说亦未尝不说。以其人行住坐卧，周旋俯仰。著衣吃饭，扬拳竖指。无不是不生不灭无余涅槃，无住心之全体大用。劫外田地，故乡风月。任人自得，有谁阻止。以故卖柴翁闻一句，即得嗣祖传灯，腾辉宇宙。彼既丈夫我亦尔，不应自轻而退屈。则受持之人，宜何如发大菩提心，宜何如生无所住心也。清道光末，有无住老人陈柱者。宿有慧根，弱冠即诵此经。至七旬外，广阅诸注。折衷其义而为线说。以不住相一线，直贯到底。其语句颇平实显豁，有益初机。倘由是而得其旨归，则古德之注，如来之经，如开宝藏，随意受用矣。粤东简照南玉阶二昆弟。以母氏逝世，诸亲友吊奠者，各送诔词挽联。汇而刻之，名哀思录。又欲藉母氏之故，普利一切。因铸金刚经线说板，印数千卷。与哀思录同赠吊奠亲友，以酬嘉觐。一以冀母氏莲品高升，一以冀亲友善根增长。诚所谓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者矣。或疑金刚无相，净土有相，二法如何相融。予曰，金刚经令度尽一切众生，而不

见度相。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。布施乃六度万行之首。既令不住相布施，则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以及万行，莫不皆然。然则金刚经乃令人遍行六度万行，普度一切众生之规矩准绳也。遍与一代时教一切法门而为纲要。盖是即相离相，何得谓与净土不相融通乎。夫度生之法，唯净土最为第一。欲生净土，当净其心。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以不住相之清净心念佛，则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其往生西方，证无生忍，乃决定不易之理事也，又何疑乎。

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重刻序

心体本净，因根尘而浊念斯兴。佛性常存，由迷背而凡情孔炽。于是承寂照之力，反作昏动之缘。于常住之中，妄受生死之苦。执著五阴，不知毕竟皆空。障蔽一心，曷了本不可得。耽染六尘之幻境，坠堕三恶之苦途。纵经微尘劫数，莫出六道轮回。故我世尊，特垂哀愍。因地藏菩萨之问，说十力佛法之轮。摧碾烦惑，成就道器。由兹弃舍恶法，断除一切无依行。修持善法，具足一切有依行。然欲得无生法忍，须忏宿世愆尤。若能不著五阴，自可圆证三身。外承佛力法力菩

萨誓愿力，内仗诚力悔力自性功德力。故得弥空罪雾，彻底消灭。本有性天，全体显现。是知十轮、本愿、占察三经，同由地藏大悲愿力，令末世孤露无依众生，悉皆得大恃怙也。

藕益大师，已证法身，乘愿再来，初现阐提之迹，后为如来之使，一生行解，事理圆融，毕世著述，性修双备，欲令浊智成净智，依三经而制忏仪，冀使凡心作佛心，即十轮而明赞悔。宝镜既磨，光明自发。摩尼既濯，珍宝斯雨。诚可谓反本还元之妙法，即心作佛之达道也。弘一上人，宿钦大师著述。特为刻板，用广流通。俾有志于灭幻妄之惑业，证本有之真心，上续如来之慧命，下作末世之典型者，咸得受持云。

拣魔辨异录重刻序

学道之人，居心立行，必须质直中正，不可有丝毫偏私委曲之相。倘稍有偏曲，则如秤之定盘不准，称诸物而轻重咸差。如镜之体质不净，照诸像而妍媸莫辨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展转淆讹，莫之能止。故楞严经云，十方如来，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皆以直心。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委曲相。书曰，人心惟

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法藏宿世，固有灵根。即现生之悟与见地，亦非卑浅。但以我慢根深，欲为千古第一高人。特意妄立种种宗旨名相，著五宗原。以企后学推尊于己，竟成魔外知见。使当日直心直行，允执厥中。将见密云会下，无人能敌。道风之振，何难超越诸方。惜乎不以实悟实证为事，而预先设法，以为超越一切之计。遂致密云七辟三辟，以正其非。然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果是英烈汉子，自当惭愧忏悔，知非改过，以期实悟实证。则临济法脉，如来慧命，岂不直接其传。何得慢幢高竖，护短饰非。引起其徒宏忍等，更加狂妄。逞己臆见，著五宗救。挽正作邪，以邪为正。谤法谤僧，自误误人。较之法藏，更深十倍。盲引盲众，相牵入火。噫。可哀也已。藏忍平生，刻意文饰。致令门庭甚盛，士大夫多为外护。故彼父子之语录，并五宗原，五宗救之僻谬邪说，悉皆续入大藏。至雍正十一年，世宗欲选语录。遍阅彼等著作，知其意见僻谬，必至瞎人正眼。著令尽毁其板。又敕天下丛林，凡有此书及板，尽行毁除。倘有私藏者，发觉以违律论。又恐或有深受其毒，莫能尽吐。因将五宗救中狂悖甚者，摘录八十余条，逐条驳正。

命续入大藏，以企开人正眼，报佛祖恩。但以万几无暇，至十三年春，方始脱稿。未及誊清，龙驭上宾。高宗继立，方始刊板。只因未委通人，凡草书替代之字，许多竟作本字。如以谓作为，多至百余。世宗所刻书册经板，悉皆校对精严。唯此一书，错讹甚多。故知的系宾天之后所刻。又雍正十三年春，开工刊大藏板。此书上谕，命入藏流通。而竟未入者，以高宗御极未久，殫精政治，无暇提倡。其余缁素，以法藏徒党甚盛。恐其一经提倡，或致招祸，因皆置之不论，以故未入。书册殿板，存于大内。除皇帝有敕，无由刷印，因兹不传于世。然此法宝，必有神物守护。令其久秘复出，得广流通。其因缘具于石印序中。兹拟重刻木板，因息心校阅，俾还世宗本来面目。应季中居士，愿任刻资。遂序其颠末，以告来哲。夫欲了生死，必须实证。若唯悟而未证，则烦惑尚在，大须努力。倘能兢兢业业，历缘锻炼。则觉照存心，冥符圣智。人我是非之凡情，无由而起。若不加觉照，依旧凡情炽然。功行愈高，情见愈重。由悟入迷，在所难免。如人睡惺不起。久复睡著。古人谓大事已明，如丧考妣。正以烦惑未断，或恐复迷。须知断惑之人，便无凡情。

既无凡情，何有生死。大悟之人，其悟纵与佛同，其惑犹未断除。必须念念觉照，庶免凡情用事。藏忍父子，虽则悟处高深。只因我慢过甚，全体埋没于人我情见之中。而犹欲为续佛慧命之第一高人。以致一错永错，而莫之能反。尽其智力，只做得个平侍者之身分。可不哀哉。如来深知末世众生，烦惑难断。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法门。令其于临终时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承侍弥陀，追随海众。从兹圆破无明，彻证自心。直至成佛而后已。使藏忍知此，当即上品往生，证无生忍。普现色身，广度群迷。又何至妆点文饰，欲得超师越祖之虚名，企其流芳百世。一经明眼人看破，竟落得个邪魔外道之实号，而遗臭万年。呜呼哀哉。

拣魔辨异录石印序

（代企觉居士赵希伊作）

自佛法入中国，历代皇帝，无不崇奉。其唯结缘种，与有所悟证者，种种不一。求其深入经藏，直达禅源。证涅槃之妙心，具金刚之正眼。于修齐治平之暇，阐拈华直指之宗者，其唯清世

宗皇帝为第一也。若非法身大士，乘愿再来。握权实不二之道柄，度轮回无依之众生者。其能如是也耶。其所著述，藏内有圆明居士语录三卷（圆明居士世宗道号）。其他序跋传记，散见于经论语录中。悉皆妙契佛心，冥符祖意。言言见谛，语语归宗。如走盘珠，似摩尼宝。凡具眼者，无不佩服。当明季时，密云悟会下，有法藏字汉月者。天姿聪敏，我慢根深。大悟之后，欲为千古独一无二之高入。从兹妄立主见，著五宗原，拟己超迈一切。不知如来心印，如清凉月。慢云一起，便掩月光。真如妙性，犹太虚空。慢尘既飏，即污空体。种种涂饰，翻形狂悖。求升反坠，弄巧成拙。密云则辟而又辟，彼与其徒弘忍，执迷不返，则救而又救。反欲陵驾密云，谓己无师自悟，密云强以源流敷衍之。所有言说，类多妄造，少有实情。当时知识，虽知其非，以其师尚不奈何，兼彼门庭甚盛，士大夫多为外护。恐其一经辟驳，难免招祸，故皆不敢置论。至雍正十一年，世宗遍阅密云，法藏，弘忍等录。见彼知见纰谬，录其臆见邪说数十条，逐一辨正。通计十万余言，名曰御制拣魔辨异录。即刊书册殿板，又令续入大藏。企其除邪说以正人心，振宗风而明祖道耳。

至十三年，开工刊藏，而龙驭旋即宾天。高宗继立，以日亲万几，不暇提倡，遂致竟未入藏。而书册殿板，存于大内，不易流通。故今之博学多闻缁素大家，皆不知其名。吾友子任，光绪甲辰，于京师书肆中得二部。以一送谛闲法师，企彼倡募流通。以一托杨仁山寄东洋，入于弘教书院新印藏中。今春余欲朝海至沪上，遇楚青狄居士。余曰，公好流通古迹，何不取弘教藏中拣魔辨异录，刊板印行。此世宗以灵山泗水之心法，为儒释两教，作开金刚正眼之大光明藏也。若得流通，不但参禅者直下知归。即宗孔孟而探诚明之极赜者，亦如乘轮遇顺风，速得到彼岸也。居士曰，余昔于京师烂货摊得一部，藏书笥有年矣。不因子说，几致错过。即付印刷所，俾照式石印一干部。命余作序。余喜极，遂忘其固陋，为序其隐显机缘如此。

三十二祖传赞序

粤自世尊拈华，迦叶微笑。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遂得普播寰区。及至大教东布，达磨西来。其圆悟佛性，彻证自心。续如来之慧命，作人天之导师者，实繁有徒。若传灯录，高僧传所载，

乃存十一于千百耳。其隐而弗彰，秘而不显者，又何可胜数耶。清世宗宪皇帝，久证法身，乘愿再来。若宗若教，无不穷源彻底。御极以来，十年之内，专理政治，不提佛法。以期天下太平，俗美风醇。然后宣布法化，则易得其益。如器除毒，堪贮甘露。至十一年，则以人王身，行法王事。佛法世法，一肩担荷。儒教释教，一道齐行。取灵山洒水之心法，述传薪续焰之纶音。空有不二，真俗圆融。直欲普天人民，同为如来真子。现未有情，共获本地风光。每于朔望，及佛菩萨诞辰。或面训廷臣，或传谕疆臣，以迄士庶。令其咸了自心，悉趣背尘合觉之道。不至徒具佛性，枉受生死轮回之悲。或敕天下丛林，一切僧众。令其恪守清规，精修梵行。真参实悟，明心见性。以期光扬法道，翼赞皇猷。又于朔望，必亲运睿笔，恭绘一古德道像。取彼本传，提纲摘要，作一小传。又作一赞，以发其奥义。亲笔书于像首。刻石大内，以备摹拓而企流布。自十一年二月起，至十三年三月止。共绘三十二尊。至四月中，龙驭上宾，致无量古德，未蒙一发幽光，为可惜耳。至乾隆九年，高宗以装潢所拓祖像三十二轴赐武林理安寺。后修寺志，即以此传赞，载于首册，

以志恩宠。然此传赞，未刻书板，故世不获见闻。窃念古德道风，人天景仰。如皓月当空，万川俱现，其光明皎洁，豁人心目。自可顿开心地，彻见性天。又得世宗睿笔发挥，与古德交光相映，一际无痕。若得一览，当即达本逢源，获衣里之明珠。破尘离著，出大千之经卷。从兹心心相印，灯灯相传。俾自他以共证真常，令凡圣以同登觉岸。庶不负世宗述传一番至意矣。因募应季中居士，出资刻板，以公同志。于每传前，列其题目，以期一目了然。并书缘起，以告来哲。

净业良导序

娑婆，生死险道也；极乐，常住家乡也。众生由一念不觉，入此险道，莫之能出。纵欲出此险道，归彼家乡，而生无慧目，不知所趣。若无良导，不但误入歧途，竟成背驰，且有堕坑落堑，丧身失命之忧。净土三经一论，以及一切大乘经论，皆导师也。但以文深义奥，初机不易领会。虽则无边妙义，具足无遗，而以暗钝心识当之，每致有疑而不能决，有信而不能生。因兹历代古德各垂言教，以逗时机。由是法流无壅，而群机悉蒙其利济矣。

无名居士，自虽未度，志切度人。因将乐邦文类及莲池、紫柏、憨山、藕益各集中之合时机者，录数十篇，以应初入法门之士，待其门径已得，然后遍阅全书，则知一滴之味，与大海之味，无二无别。而如来出世一大事因缘，唯净土一法，方能究竟畅佛本怀也。无名居士，拗谦不敢自专，命（光）鉴定。因题之曰净业良导云。

佛学初阶序

佛法广大，不易窥测。欲使同人尽沐法泽，必由耳目见闻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浅近事迹，启迪而引诱之，令其舍拘墟之固执，见天地之广大，庶可断疑生信，愈入愈深，必期于彻悟自心，复还本有，及与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而又以化诸人人，决不肯上孤佛化，下负己灵，长劫甘受生死轮回之苦毒也已。

福保丁居士，誓愿宏深，慈悲广大，欲令斯民同登觉岸，因将缙素名贤遗集，及佛祖经论中，因果轮回之事，及三宝功德，净土利益，辑之成帙，名为佛学初阶。企阅者因是而求，举凡断惑证真，即凡成圣之不思议大法，皆可亲得而实有诸己矣。又伊先所辑佛学指南、佛学起信编、六

道轮回录。虽繁简不同，要皆为初机学佛之阶梯而已。若是决烈丈夫，当必登峰造极，决不至画地自限，以卑自安而不复上进耳。

释教三字经序

（代明天启时，蜀东忠州聚云寺，吹万老人释广真作）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凡圣不二，生佛一如。由迷悟之或殊，致升沉之迥别。大觉世尊，愍而哀之。示成正觉，转大法轮。本一心以建立，作迷津之宝筏。普欲未来，咸登道岸。故以五时所说，及教外别传之旨，付诸弟子，命广流通。由是列宗诸祖，相继而兴。宏宗演教，代佛扬化。迄今世远年深，事多义广。若非读破大藏，妙悟自心。无以测其端倪，得其纲要。每欲撮略梗概，开示后进。因念宋儒王伯厚先生，作三字经。以纪夫伦常日用之道，与历朝治乱之迹。使学者先知其约，后涉其博。幼而学之，壮而行之，立身行道，致君泽民，以复其人性本有之善。遂仿其意，略叙如来降生成道，说法度生。列祖续佛慧命，随机施教。及与古德自利利他，嘉言懿行。题曰释教三字经。俾为沙弥时，诵而习之。知佛

经之要义，明祖道之纲宗。及其壮而遍阅三藏，历参五宗。妙悟自心，冥符佛意。方知山色溪声，咸示第一义谛。鸦鸣鹊噪，共谈无上心宗。非同非异，非有非空，即权即实，即俗即真。博之则尽十虚而莫容，约之则觅一字不可得。然后乘大愿轮，阐扬法化。普令法界众生，归依一体三宝。复本来之面目，传无尽之心灯。是在后进之发心造修焉，予日望之。

刘圆照居士摸象诗序

（以彼作○图章故开端画一圆相）

○此一段光明，非因非果，非圣非凡，非断非常，非生非灭，亘古亘今，照天照地。佛未出世，祖未西来。人人具足，无余无欠。无奈众生在迷，怀宝受困。反承此照天照地之光，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。于是世尊欲施济度，示成正觉。当其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时。乃浩然叹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于是随机施化，对病发药。由众生根器不等，故其所说，或渐或顿，或实或权，种种不同。虽则设诸方便，无非曲诱众生，

令其各各彻证此之心光，究竟成佛而已。所谓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。始则千机并育，终则一道同归也。又以钝根众生，现生不能了脱。则轮回生死，了无底止。以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，俾未断惑者，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已断惑者，仗佛慈力，速证法身。普使上中下根，若圣若凡，同证真常，诞登彼岸。极畅如来出世之本怀，彻获众生本具之佛性。猗欤佛恩，穷劫莫赞。及至大教东流，遂以此法，目为莲宗。以其念佛求生西方，莲华化生，得预莲池海会，亲炙弥陀世尊，及观音势至，诸上善人故也。自后达摩西来，传佛心印。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然此所见所成，乃指吾人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而言。令人先识其本，则一切修证等法，自可依之进趣，以至于修无可修，证无可证而后已。非谓一悟即成福慧两足，圆满菩提之究竟佛道也。喻如画龙点睛，令其亲得受用耳。由是腾辉震旦，炳焕赫奕。即心即佛之道，非心非佛之法，遍布寰区。天机深者，于一机一境，识其端倪。则出词吐语，自离窠臼。入死入生，了无挂碍。得大解脱，得大自在矣。倘根机稍劣，纵得大悟，而烦恼习气未能净尽，依然还是生死中人。出胎隔阴，多致迷失。大悟

者尚如是，况未悟乎。固宜专心致志于仗佛慈力之净土法门，方为千稳万当之计也。圆照刘居士，宿根深厚，现行精纯。于禅净两宗，各得其旨。而尤以念佛法门，为究竟自利利人之道。每有所感，辄形诸诗歌。笔而录之，得一百零八首。题其名曰摸象。盖以道大无方，岂凡庸一言可以道尽。不过取其意之所适而已。其子及族人，欲后世咸所禀承，拟列诸家谱。令（光）叙其大旨，用告来者云。

佛学述要铸板流通序

自佛法入中国，千八百余年来。若缁若素，若男若女，深入经藏，彻悟心源者，何可胜数。良以真如佛性，人人本具，但以迷而不觉，初非有失。及闻如来言教，知识指示。则知珠在衣里，佛性恒存。不离当处，得大自在。自利利他，受用无尽矣。天台陈勤先女士，宿有慧根。于台禅性相净土诸宗，悉知壶奥。而且偏赞净土，冀一切不能彻悟自心，断惑证真者，即生便登阿鞞跋致。亦可谓于博得约，宏法知要矣。其所发挥，机理双契。虽则多录成文，然如一屋散钱，一一上串，俾用者现成持取。三叉歧路，条条标示，

令行者勇往直前，亦不可谓无功也。惜其子袁授荀，根性弗类。于其母所述，了无所知。抄录而欲流通，其注概节略之。不知有宜节者，有不宜节者。不宜节者而妄节之，则有意义不明，文法不合之弊。而且错讹满纸，致有许多词不达意之处。足见此道，须自有善根，方可优入。否则虽母子至亲，亦不能传。奉化孙玉仙居士，欲铸板流通。冀须眉丈夫，闺阁英贤，同发思齐之心，共证本具佛性。委（光）鉴订。因正其错讹，离其句读。遂题之为佛学述要云。

格言联璧重刻序

人之所以与天地并名三才者，以其能格物致知，克己复礼，以明其明德，而止于至善也。去此，则但一血气之伦而已，何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而称之乎。孟子以夜气不足以存者，为违禽兽不远。又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是知任心纵意，胡作非为者，不过名之为人，实则与禽兽或相埒，或不如矣。格物致知，乃群圣传授之心法。以人欲之物，乃由外境而生。必须格除净尽，而吾心固有之良知，自可全体显现矣。固有之良知，即明德也。格之与致，

皆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明德既明，则意诚心正而身修矣。此匹夫匹妇皆能为之事也。若以推极吾之知识，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为格物致知者。乃枝末，非根本也。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能明其明德，则独善其身矣。若得位行道，以先觉觉后觉，则兼善天下矣。吾人未能人欲净尽，天理流行。必须多识前言往行，以为前途导师，日读诵而绎思之，必期于过日寡而德日崇，以至于德纯过无而后已。然曾子临终，尚曰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。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孔子以德不修，学不讲。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为忧。行年七十，尚欲天假数年，以期学易而免大过。虽曰以身说法，勉励后进。实属圣贤格致工夫，自强不息，了无已时也。山阴金兰生先生，辑先贤警策身心语句，为格言联璧。令学者如入宝山，随取而得。其功诚非浅鲜。维扬张瑞曾居士，少即奉为圭臬。继欲普饷同伦，乃详为校订。兼用褒贬圈法，标示其当法当戒者。俾阅者省心力而知去取，其用志可谓诚且挚矣。刻成，问序于余。因略述三才名义，与圣贤格致工夫，以期与本集所说，互相发明。令学者得亲切下手之工夫，而进德不息，

以至与天地参而后已也。其具眼者，当不以余言为背谬也。

不可录重刻序

女色之祸，极其酷烈。自古至今，由兹亡国败家，殒身绝嗣者，何可胜数？即未至此，其间颓其刚健之躯，昏其清明之志。以顶天履地，希圣希贤之姿，致成碌碌庸人，无所树立之辈者，又复何限？况乎逆天理，乱人伦，生为衣冠禽兽，死堕三途恶道者，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耶？噫！女色之祸，一何酷烈至于此极也。由是诸圣诸贤，特垂悲愍，或告之以法言，或劝之以巽语。直欲福善祸淫之理，举世咸知。而又征诸事实，以为法戒。企知自爱者读之，当必怵然惊，憬然悟，遏人欲于横流，复天良于将灭。从兹一切同伦，悉享富寿康宁之福，永离贫病夭折之祸。此不可录所由辑也。

张瑞曾居士，欲重刻印施，命余作序，畅演窒欲要义。须知美色当前，欲心炽盛，法言巽语，因果报应，皆难断其爱心。若能作不净观，则一腔欲火，当下冰消矣。

吾秦长安子弟，多玩促织。有兄弟三人，年

皆成童，于月夜捉促织于坟墓间，忽见一少妇，姿色绝伦，遂同往捉之。其妇变脸，七窍流血，舌拖尺余，三人同时吓死。次日其家寻得，救活者一，方知其事。活者大病数月方愈。其家子孙，不许夜捉促织。夫此少妇，未变脸时，则爱入骨髓，非遂所欲则不可；及既变脸，则一吓至死，爱心便成乌有。然当其群相追逐时，固未始无血与舌也。何含而藏之，则生爱心？流而拖之，则生畏心？了此，则凡见一切天姿国色，皆当作七窍流血，舌拖尺余之钓颈鬼想矣。又何至被色所迷，生不能尽其天年，死必至永堕恶道耶？以故如来令贪欲重者，作不净观。观之久久，则尚能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。岂止不犯邪淫，窒欲卫生而已。其女貌娇美，令人生爱心而行欲事者，不过外面一张薄皮，光华艳丽，为其所惑耳。若揭去此之薄皮，则不但皮里之物，不堪爱恋。即此薄皮，亦绝无可爱恋矣。再进而剖其身躯，则唯见脓血淋漓，骨肉纵横，脏腑屎尿，狼藉满地。臭秽腥臊，不忍见闻。较前少妇所变之相，其可畏惧厌恶，过百千倍。纵倾城倾国之绝世佳人，薄皮里面之物，有一不如是乎？人何唯观其外相，而不察其内容，爱其少分之美，遂不计其多分之

恶乎？余愿世人，遗外相而察内容，厌多恶以弃少美。则同出欲海，共登觉岸矣。又当淫欲炽盛，情不能制之时，但将女阴作毒蛇口，如以阳纳蛇口中，则心神惊悸，毛骨悚然。无边热恼，当下清凉矣。此又窒欲之最简便法也。

不可录敦伦理序

天为大父，地为大母。一切男女，皆天地之子女，皆吾之同胞。既是同胞，当尽友爱，保护扶持，以期各得其所。如是，则为天地之肖子，无忝所生矣。既能保护扶持天地之子女，则天地必常保护扶持于其人，令其福深寿永，诸凡如意也。倘或肆意横行，欺凌天地之子女，则其折福减寿，灭门绝嗣。一气不来，永堕恶道，经百千劫，莫复人身者。乃自取其祸，非天地之不慈也。余且勿论。即如妻女姊妹，人各共有。人若熟视己之妻女姊妹，己则愤心怒气，即欲殴击。何见人之妻女姊妹，稍有姿色，心即妄起淫念，意欲污辱乎哉？夫同为天地之子女，是吾同胞。若于同胞起不正念，则是污辱天地之子女，欺侮同胞，其人尚得自立于天地之间，而犹谓之为人乎？况夫妇之道，与乎三纲五常；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。
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以其有人伦也。人若行蔑理乱伦之事，则是以人身行禽兽事。身虽为人，实则禽兽不如也。何也？以禽兽不知伦理，人知伦理。知伦理而复蔑伦理，斯居禽兽之下矣。然一切众生，由淫欲生，故其习偏浓。须深提防，作亲，作怨，作不净想。庶可息灭邪念，而淳全正念矣。怨与不净，前序已明。兹特约亲而为发挥，冀诸阅者，同敦天伦，毋怀恶念。四十二章经示人见诸女云：想其老者如母，长者如姊，少者如妹，幼者如女。生度脱心，息灭恶念。梵网经云：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当生孝顺心，慈悲心。如是则尚保护扶持之不暇，何可以起恶劣心，而欲污辱乎？

明有一生患淫，不能自制，问于王龙溪。龙溪曰：“譬如有人谓汝曰，此中有名妓，汝可褰帏就之。汝从其言，则汝母女姊妹也。汝此时一片淫心，还息否？”曰：“息矣！”龙溪曰：“然则淫本是空，汝自认做真耳。人果肯将一切女人，作母女姊妹视之，则不但淫欲恶念无由而生，而生死轮回，亦当由兹顿出矣。”

《不可录》一书，法语巽言之训，福善祸淫

之案，与夫戒忌之日期处所，一一毕示。其觉世醒迷之心，可谓诚且挚矣。维扬张瑞曾居士，利人心切，即为刻行。命（光）发挥室欲之要，因以怨，以不净，而叙其大旨。继因其堂兄正勋逝世，拟以此功德荐其灵识，俾罪障消灭福智崇朗，出五浊之欲界，生九品之莲邦。因居士孝友之情，故复撰敦伦之序。祈见闻者，各详察焉。则幸甚幸甚。

普济禅寺打交盘万年簿序

（代了余和尚作，但打交盘未改十方）

圆通道场，弥三际而不增不减。普门风范，即万法而无欠无余。亘古亘今，如如不变。有情无情，法法圆融。虽千佛齐出，了无有兴。纵三灾迭起，又岂有败。此观音大士补怛名山，真如实际之究竟景象也。至于应化门头，则法随缘起，道在人宏。兴废通塞，各有由致。溯自慧锷始祖，开山于梁。真歇禅师开宗于宋。以及元之孚中，清之潮音。悉皆道高一世，德感九重。丕振宗风，广布玄化。普使四海内外，同被慈云。六道众生，共沾法雨。猗欤休哉，何其盛也。爰自潮音以来两蒙敕修。世守成规，家风不坠。至咸丰初，发匪肇乱，人民涂炭。香火多年断绝，用度由兹缺乏。法器什物，皆不舒用。凡住持进院，自所置者，退时仍复搬回本庵。纵有留者，皆作昂价交盘。甚至破败不堪，一文不值之物，一体照新价交。总计洋一千若干元。如市之打店铺者，货物器具，悉卖新主。所谓常住者，只空屋经像而已。弊由兵燹，亦无足怪。至后世道太平，香火鼎盛。仍复安于故习毫未改革。（余）曾理院务，详知

其由。今于文莲老和尚退院之时，蒙诸位老和尚，并诸房法眷，委此重任。自愧人微德薄，不敢承当。而再三逼勒，不许推辞。窃念普济，乃天下名山，菩萨道场。由梁至民，世经十纪，年满一千。今既忝膺此任，敢不勉力筹度，兴利除弊。培植常住元气，以仰副诸公为法为人一番至意。因言，常住体属十方，非住持一人私有。所有财政，理宜全归常住。凡钱财谷米，庄严什物。无论常住旧有，即本人所置办者，亦不得退时携去及作价交盘。而住持进院花费，须彼本人自任，不得耗费常住。如是则常住日见丰足，而法道亦随之隆盛矣。文莲老人闻之，踊跃欢喜，发菩提心。愿将交盘洋一千若干元，一笔勾消。其什物有破败不堪者提出，同众弃去。有可用者，按其新旧名色，登此打交盘万年簿。后所置者，一体登簿。其住持，并常住财政规矩，悉仿诸方丛林。唯选举住持，仍须本寺各房子孙。是之谓子孙十方。所愿自兹以后，凡为住持，及膺职事者，各各发菩提心，培植常住。庶大士慈恩，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而各人现在则福慧双隆，人天敬仰。临终则形神俱妙，佛圣来迎。如是则（不慧）一念愚诚，与文老一番婆心。皆悉不落空亡，咸有

实益矣。因略叙源委，以冠簿首。俾后之来哲，悉各知其缘起耳。

别庵统祖新公堂序

（代茂量师作）

如来所证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，即我与一切众生，现前一念烦恼结业颠倒昏迷之心。能识此烦恼结业颠倒昏迷之心，便可以上续如来慧命，下作人天导师。普令一切众生，同识此心，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。所谓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迷悟虽殊，体本不二。一条荡荡长安路，从来绝不禁人行。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。自世尊示成正觉，四十九年，广说经法，指大经于尘中，示明珠于衣里。三千年来，沐法泽而悟自心，证觉道而度有情者。数逾恒沙，何可胜论。若我别庵统祖，宿植德本，乘愿再来。童真出家。弱冠悟道。辟普门以重兴法雨，传心印而丕振宗风。身居海岛，道播寰区。六坐道场，广垂言教。不特万民倾诚，直使一人注意。由兹赐帑赐紫，屡施九道之雨露。唯期祝国祝民，同沐大觉之恩光。在当时固皆景仰，即后世莫不尊崇。昔先师戒文老人，与开如和尚。每念忝为法

裔，莫续徽猷。聊效追远之诚，纠立公堂之会。缘旧立公堂，过于淡薄。不足以昭虔恭而报祖德，起观感而裕后昆。以光绪十八年，阖山共筑朱家尖众香塘。因纠十余家，或任一股，或任数股。共凑洋若干圆，买田百亩，以为新起公堂之备。后因外界侵占一半，只得三十一亩而已。然田属新开，犹是斥卤。故二十年来，尚未成立。今田已成熟，租课照常。因于今春，起立公堂。十柱轮流，周而复始。在如公与吾师之本心，实欲后世子孙，登堂荐献，礼像投诚时，心自思曰，祖师与人同耳。彼既丈夫，我亦宜然。岂可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流。由是奋发大心，追踪先觉。破无明以证法性，续佛慧以度众生。俾圆通道场，经劫常住。大慧宗统，遍界流行，庶不愧为祖师儿孙，如来弟子矣。凡我同伦，尚勉之哉。（时在民国二年）

眠云公堂序

（代法雨书记僧作）

人生世间，幻住数十年。从有知识以来，日夜营谋，忙忙碌碌。无非为养身家，做体面，遗子孙而已。推其病根，只因执著有我，不肯放下。

其念虑固结，虽佛与之说法，亦莫之能解。而于自己主人公本来面目，则反置之不问，任其随业流转，永劫沉沦，可不哀哉？开然和尚，夙因深厚，托质将门，壮惧杀业，不乐从军，闻化闻老人说法，遂投身座下，剃发为僧，数十年来，专主参究，但恨未得覩面，一叙机缘，其所悟处，深浅莫测。至光绪末年，住持法雨，因自立公堂，以作遗念，题其名曰眠云。夫云之为物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幻生幻灭，了无定相，而能降注甘雨，普润大地，俾有情无情，各得其所。绝似证无我相者之无所住而生心，度脱一切众生而无有度相。然公通身放下，安住其中，其殆示其所悟乎？抑令后世子孙以此为法乎？。其义玄妙，可以深长思矣。

通智法师公堂序

（代悟开大师作）

粤自世尊入灭，四依宏法。现普门身，垂形六道，逆顺隐显，种种方便，随顺机宜，皆令度脱。此不可思议神通妙行，唯圣能为，非凡所及。若夫现沙门身，离尘脱俗。高竖法幢，丕振宗风。流通法化，续佛慧命。此为法身大士，大心凡夫，

传扬佛法，通途妙行。由斯二行，故得横遍十方，竖穷三际。无一处不蒙佛光，无一人不沐佛恩。至于法传震旦，二千年来，宏法大士，广布法化。宗说兼通，定慧均等。现身说法，以德服人。扇真风于火宅，注法雨于情田。普被三根，总摄众机。各复本有之天真，共证即心之觉道。因兹王臣归命，士庶倾诚。广布玄猷，辅弼政治。其宏功伟迹，多难尽述。即高僧传，传灯录，百余卷书所载者，乃千万分中之一二耳。近世以来，其有宿植德本，示生巨族。只眼觑穿浮世界，一肩荷起大津梁。宴坐圆通道场，深入宝王三昧。总禅净而同修，会宗教为一致。出广长舌，宏演圆宗。垂平等臂，普接三根。即凡心以示佛心，统万行而归一行者。其唯我先法师，通公法师其人焉。师讳寻源，字通智，别号忆莲沙门。俗姓阮，系扬州仪征，中堂元公之幼子也。于道光二十二年癸卯，三月初八日未时示生。母氏某，京都人。迨至元公逝世，嫡子忌刻过甚。其母遂携之以归京都，寄居舅舍。及长，相貌瑰玮，语音洪畅。性好道术，不求仕进。欲为长生神仙，放旷襟怀，优游蓬岛。每以不遇真人为憾。至同治十二年，年二十一。偶至龙泉寺，遇首座本然和尚。洞明

教理，透彻禅宗。意必得道高僧，与之谈己所怀。本公笑曰，汝本有之天真佛性，无端背弃，而求不可必得不出七趣之神仙。弃金担麻，认奴为主。汝具如此相貌，而其志何若是之下劣也。遂顿弃所怀，即求摄受。本公因为剃发于本京七塔寺，乃石佛寺之支派也。从兹常亲本受业师，研究教典，励志修持。至光绪四年，受具戒于京西云居寺。因念教理粗明，本分未了，说食数宝，有何利益。乃发足游方，遍参宗匠。至十四年，于普陀佛顶山信真老人会下，师资道合，得受心印。是为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二世。是年宏楞严于法雨寺。此后十有余年，常应讲聘，每期众皆数百。师于楞严，独有心得，因为注释。欲使大佛顶理，圆通常性，全体显现，毫无隐覆，述成开蒙十卷。现蒙维扬万寿寂公，为之刊板流通。所惜赋性率真，唯究根本，不事支末。但欲发挥理性，令其彻底全彰，和盘托出。至于措词立言，或失详审。故致间有参差疏漏之弊。倘蒙具眼作家，稍事修治。则成法苑完璧，楞严宝镜矣。师平生志在楞严，行在净土。日课佛号三万，誓求往生。晨持大悲咒一尺香，以为助行。欲令现未有情，同生净土。故于弥陀疏钞，及演义，要解，便蒙钞，

势至圆通疏钞，皆为刊布。谓学者曰，禅宗名为教外别传，净土实为教内真传。须知即此真传，乃别传外之别传也。汝等烦惑未断，道业未成。切不可错认定盘星，高推禅宗，藐视净土。致令临命终时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虽有不可思议大慈大悲之佛力，由不信故，无从倚托。依旧乘恶业力，轮回恶道。从劫至劫，了无出期。可不哀哉，可不畏哉。其讲楞严也，于七处征心，十番显见处。必详明此土开悟之难，净土证道之易。至势至章，则殷勤劝导，不遗余力。直欲法会大众，人各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即随势至，亲证圆通。其至由恶业而沉沦四趣，乏定慧而坠堕五魔处。尤复极陈得失，痛示利害。每每泪随声出，语音哽噎。常曰，不知净土，楞严乃破净土之元勋。深明净土，楞严实宏净土之善导。看经不具择法眼，其孤负佛恩处，类多如是。汝等切不可将禅宗机锋转语，认做实法，薄净土而不屑修持。须知华严会上，华藏海众。同破无明，同证法身。尚须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汝何人哉，敢与彼抗。上孤佛化，下负己灵。诸佛名为可怜愍者。师十余年来，各处宏经，云行鸟飞，杳无定处。于天童小白岭，维

扬万寿寺，及本山普慧庵，尝多憩息。以二处主人，悉皆尊德重道。且与普慧庵主觉公，法稟同门，交称莫逆故也。至三十二年丙午冬，示疾育王。丁未春，觉公即接至庵。备极照应，经两月余。临终前数日，神气清爽，奋励念佛。至四月初三日未时，合掌念佛，泊尔神逝。世寿六十五岁，僧腊三十五年。全身入棺，瘞于佛顶山后之燕窝冈。乃佛顶文正和尚等，预为营造之归宿所也。以平生性好寂静，而住无定所，故无剃度。嗣法门人，本山唯源通，与不肖悟开。外方虽有，不能悉知。恐招彼此亲疏之讥，故概不书。呜呼。开于昔年，频预法会。屡聆圆音，未明自性。师以孺子可教，遂为预行付嘱。当时虽极惭惶，犹期悟于后日。岂料诸魔未殄，法将云亡。毒药未消，慈父见背。悲夫。众生津梁，如来慧命，将何所托，从何所寄耶。宁可自殒，不忍师逝。唯冀承佛慈力，莲开上品。忍证无生，位登不退。速乘本愿，垂慈济度。庶可以仗师威神，出险道而顿登宝所。即我心识，了烦恼而彻证真常矣。兹以先师遗资，肇立公堂。略叙大端，以垂永久。俾后世法裔，仰先德之徽猷，而励志效法云尔。

立山老人派下子孙公堂序

（代开如和尚作）

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因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究其原由，总因不了真如妙性。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既已认贼为子，遂致背觉合尘。从此根尘互黏，人我敌立。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。经尘点劫，莫能解脱。大觉世尊，愍兹剧苦。施大法药，令修四念处观。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是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。及余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觉，道，三十七品法门。虽根有利钝，乘有大小。莫不皆以四念处而为根本。良以四观若成，则我执即破。我执既破，则五蕴皆空，六尘即觉。返本还原，亲证妙性。譬如垢尽镜明，云开日朗。日即本具，明非外来。得无所得，获大自在。凡情圣见，两俱消亡。尚无涅槃，何有生死。至于世寿若尽，则焚其形骸者。一则恐彼亡者所作未办，身见未泯。令其豁悟真空，当下解脱。二则正欲存者了知此身，全体虚妄。力修圣道，复本心源。务于动作云为处，亲见主翁。则能自作主宰，不被此臭皮袋多方驱使。庶可以上继佛慧，下化有情。

即此苦无常无我不净之幻妄身心，彻证常乐我净之真如佛性。以故无论圣凡，举皆焚化。而天下丛林，无不遵行也。当唐宋佛法盛时，士大夫家，亦多仰遵佛制，而用此法，不独唯僧为然。僧既焚化，拾其余骨，置于普同塔中，亦如丛林之海众同居。其中凡圣莫测，行位难辨。凡既附圣，亦易解脱。如苍蝇附于驥尾，不劳而得至千里也已。法雨常住，当前清咸同间，以久经兵荒，香火断绝，遂致一败涂地。至同治十年，众挽先师公立山老人住持，法道由是重兴。而剃度法嗣，实繁有徒。化开师伯，谋诸本派法眷，各出净资若干圆，修一子孙普同塔，于海会桥东。凡立山老人派下子孙，及诸法徒，皆可入焉。又买众香塘田五十亩，以岁所收租，充春冬祭荐之费。俾伴山，常明，长生，杨枝，宝称，五庵。及化恒师派下子孙。六柱轮流，承值当办。使亡者时受祭荐，蒙法利而超极乐之天，存者识破幻妄，修净业而预莲池之会。爰书缘起，以告同伦。

募建药王篷序

（代撰）

大觉世尊，名大医王。普治众生身心等病。

所用之药，其数无量。戒定慧三，摄尽无遗。以故此三，名为药王。若能服之，即凡成圣。然药虽美妙，修合实难。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名为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治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上中下三根，即生皆出苦轮。戒定慧三法，当念悉得具足。是知信愿念佛一法，乃药王中之药王也。（某）幸承宿因，得闻此法。敢不竭诚致敬，孜孜修持乎。拟建茅篷一所，名为药王。安住其中，笃修净业。以期普愈自他身心生死等大病。恳祈檀越，发菩提心，行方便事。略分宝海之涓滴，俾成安身之陋室。由兹夙夜翘勤，礼拜忆念。既能念兹在兹，何难即心即佛。则无边利益，皆所成就。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。现生必得蒙佛接引，高预海会。将来必作药树王身，普治众病。若能鉴此愚诚，则此语当不虚弃矣。

法雨寺万年簿序

（代开如和尚作）

得最胜之地，方可宏最胜之道。建非常之事，必须待非常之人。宗匠出，则本立道生。哲人亡，则法残教弛。虽否极泰来，属于天运。而革故鼎

新，实赖人为。法雨常住，肇始于大智老人，中兴于别庵统祖。规模宏敞，法道兴隆。嗣后历代住持，虽则无大树立。然皆恪守成规，家风不坠。及至兵燹之后，住持不得其人，遂致一败涂地。殿堂寮舍，坍塌破坏。法器庄严，百无一存。诸房法眷，见此景象。咸皆束手，不肯承当。于同治十一年，众强先师公立山老人住持。荒垣破屋，竭力修葺。兢兢业业，十有余年。自天王殿，至藏经阁，悉皆重新。其余工程，虽未尽复当日旧制，而大局已有可观矣。至光绪十一年，以老病退隐，命先师闻老人继席住持。先师纘承旧绪，发广大心。凡师公力未暇及之工，一切殿堂寮舍，或创或修，无一处不使一新。其规模制度，不亚中兴。凡咸丰年间，压出桃花庄稻田，尽行赎回。又以欲转法轮，须仗庄严法器。十余年来，宏宗阐教。所置什物，上自龙藏佛像，下至桌凳床榻。凡所需用，般般具足。然老人大愿云兴，恨不得十方僧众，咸萃一堂。往昔祇园，复现今日。为法，为人，为常住，为大众之心，如丧考妣，如救头然。日夜焦思，忧劳成疾。至二十三年冬，修建尚未毕工，而老人竟赍志西逝矣。（如）自愧凉德，兼无作略。因厕门墙，委理院务。勉承

师命，极力辅弼。虽轻尘坠露，不足添江益岳。然于自分论之，亦可谓鞠躬尽瘁，罄竭愚忱矣。承此未了公案，只得竭力担当。于是奉先师遗命，邀诸法眷，公举定公，继席住持。（如）仍居旧职，监理院务。及至定公退隐，荷蒙法眷，委此重任。虽知弗克担荷，而不容推却者。以先师公案，尚未了毕故也。由是夙夜经营，莫敢或遑。拌此身心，谨成师志。三年之内，所有事宜，悉皆清楚。可以交代，不累他人。故今谨同法眷，备将常住所有钜细什物，一一登记。俾后之莅住持位，膺职事职者。知前人为转法轮，置办什物，一番苦心，大不容易。各加爱惜，无或暴殄。使守成之功，媲美创业。纘绪之德，追踪开山。亿万斯年，永无替废。庶可法轮与愿轮而常转，千古恒守旧家风。国恩共佛恩以并报，奕世常沾新雨露。则法门幸甚，常住幸甚。

化闻老人公堂序

（代开如和尚作）

窃以春秋祭祀，儒礼所重。岁时追荐，释教尤崇。念水源木本之恩，修慎终追远之事。世出世间，又何间然。先师闻老人，多劫熏修，堪为

人天福田。乘愿再来，特整大士门庭。生虽示迹都城，世荣以只眼而觑破。身遂栖迟海岛，佛法以通肩而担当。布濩慈云，兴隆法雨。不愧为普门之功臣，直可作别庵之嫡子。去旧更新，梵宇复辉煌之制。宏宗演教，法源得流通之祥。视人若己，急公犹私。住持法雨，十有余年。未曾买一畦养老之田，盖一椽栖身之所。惟欲恢宏祖道，利益将来。日夜焦思，忧劳成疾。功圆果满，撒手西归。（德月）嗣德未能，报恩无地。欲崇追荐之仪，兼使后人感发。故将老人所筑众香塘田，拨一百亩，以作法眷春冬公堂祭祀之资。使后之登堂荐献，礼像投诚者。诚惶诚恐，自愧自惭。各各取则，人人效法。以老人之心为心，以老人之事为事，庶可不愧为老人子孙矣。凡我同伦，尚勉之哉。

白华庵法谱序

（此系悬叙，下叙事不录）

吾人一念心性，不生不灭，非色非空。竖无初后之迹，横绝边表之形。不变随缘，历九界而不减。随缘不变，证佛道而不增。光明洞彻，受用自在。直下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无二无别。

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。致使生佛悬殊，苦乐迥异。大觉世尊愍之，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广演言教。令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复还本有之天真，亲证无上之觉道。由是教随机异，法以人殊。为实施权，备设五乘之阶位。开权显实，同归三德之法门。虽一雨普润，四众均沾。而宏扬流通，惟僧是赖。良由割爱辞亲，方能精修净行。负荷法道，必须洞彻心源。故自教启西乾，法传东震。律教扬镳，禅净建帜。二千年来，蒙剃度而饮法乳，以斯道而觉斯民者。其世系师承，源源本本，何可得而胜数也。普陀为观音大士应化之地，历劫常然，无迁无变。而世间凡夫知见之迹，则自五代梁贞明间，始建道场。历宋元明，以迄昭代。高人屡出，天章频频。其间法运，不无否塞。而赖有负荷法道之人，为之调停施設。得以转否为泰，即塞成通。以故圆通道场，振古如斯，不坠厥初也。

香积会斋僧规约序

窃以僧名福田，普利四生九有。斋能助道，均资三乘六和。由福田故，供之则近除饥谨之因，远获应供之果。由助道故，受之则堪修六度之行，

用彰三德之身。经所云于食等者，于法亦等。财法二施，等无差别者。此之谓也。钟芳大师，有见于此。遂邀净友若干众，人各出洋若干圆。永存普济库房，略生少息。以备每年腊月二十五，设斋之费。一日持所立规约过予，祈作一序，冀垂永久。且曰，昔维摩居士，以神通力，过上方四十二恒沙佛土，于众香国，香积如来所，乞取香饭。于丈室中，普供大众，以作佛事。令其未得者得，未证者证。芳等愧无如是神力，谨具疏斋，用表微忱。欲与十方三世一切大众，同仗弥陀六八洪愿，共离五浊，咸登九品。永侍普门大士，亲证真实圆通耳。予曰，神通人各本具，香饭娑婆岂无。何须更显神通，高越恒沙，求彼所余，饱此大众，然后为得也。当知此斋，师等以实心备办，大众以虚心纳受。办者受者，各具眼耳鼻舌身意。而眼耳鼻舌身意，当体本空，是何等神通。所办所受，复具色声香味触法。而色声香味触法，直下如幻，是何等香饭。而况根尘既亡，我人岂有。则三轮空寂，一道清净。其为神通也，香饭也。不离当处，任运遍达于十方。不越一念，法尔普熏于三际。即心之幻秽顿消，自性之真净圆显。当念亲见弥陀，临终定蒙摄受。

从兹常聆圆音，恒炙休光。当必速满果海，入大涅槃。岂第得三摩地，证真圆通而已哉。由是观之。师等此举，乃与维摩老居士，并镳齐驱，无或轩轻。其为功德，当与十方虚空，同其寿量，非笔墨文字，所能形容者也。如或不识因果，废弛侵没。则昔人以斋僧钱，盖安僧屋者，尚堕火枷地狱。况入私囊，以肥己者乎。殷鉴早悬，各宜洞照。

圆通庵万年簿序

（代永悟和尚作）

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。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。昔世尊以五时八教，普应群机。随彼根器，各令得益。其在前之四时，具说六度万行种种法门。摄小，则毫善弗遗。应大，则包括法界。迨至法华，则开权显实，会三归一。普授作佛之记，大畅出世之怀。说者谓法华一经，乃如来究竟极谭，具明一代时教所以然之线索。如家业之有总帐簿，天子之有九鼎也。兹万年簿者，亦圆通常住之总帐簿子也。溯吾师祖普信老和尚，欲摄心禅寂，于同治三年，岁在甲子，创建三椽茅篷，于西天门上，不二石侧，额之曰圆通。仅足以蔽风雨，

庇身心而已。而老人入修禅观，出睹沧溟。怡情适志，以法为乐。初未意及为精蓝也。按山志，圆通庵，在西天门上。万历五年，僧圆献结庵于谷内，后以年深遂废。昔处谷内，今踞山巅。其名虽同，而其基稍异。殆后有出谷迁乔，直登大涅槃山，常观大寂灭海者之先兆欤。越五年戊辰，吾师山静老人，摄吾与永庆师兄。幸蒙大士冥加，二三年来，香火渐兴，檀施屡至。遂开拓基宇，改为禅庵。至明年春，先师示寂。吾承师祖慈命，力任院事。而庆兄专修净业，凡九历寒暑，三掩禅关，以辅翼之。迄同治癸酉，师祖西逝。其局势虽未若现今之恢廓宏敞，然已颇有可观矣。从兹以后，剃度益多，香火愈盛。加以徒某孙某，继任其事。尤复不惜心力，经之营之。举凡基址之高者凿，卑者砌。必使地得其平，人得其用而后已。而殿堂屋庐之宜创者创之，宜修者修之。狭小鄙陋者，广大壮丽之。咸使焕然一新，成就大观。以及大而佛像尊经，中而庄严法器，与种种什物。即小而一匙一箸，凡佛事所应用，日常所必需者，罔弗备焉。田产虽无几许，而亦可供一季之粮。视卓锥无地者，犹少胜焉。噫。吾老矣。来日无多，欲后之人有所承守，不敢暴弃。

勉效前人，光扬法道。今将常住所有钜细什物，分门别类，一一登簿，以垂久远。夫此庵，非天造地设。乃吾与庆兄，及十方檀越，心血所成。而徒与孙，亦预有力焉。然亦岂徒设云哉。良以欲成佛果，须圆万德。欲转法轮，须仗众缘。今幸众缘略具，当须常转法轮，备修万行，以期万德之圆成耳。而济济后昆，安住其中。无饥寒困苦之忧，有闲适逍遥之乐。可不痛念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体檀越之诚恳，思建立之艰难。发菩提心，笃修净行。以冀报答四恩于万一乎。凡见庵中一针一草，则曰此为我等续佛慧命，自利利他而设。爱之如身上肉，护之如眼中珠。孜孜修持，惟日不足。能如是者，不愧为如来弟子，大士儿孙。则人敬之，神护之。现在福慧双隆，将来成佛有分。否则袈裟之下，失却人身。三途一报百千劫，出得头来是几时。莫言不道。

永悟和尚公堂序

（代本人作）

夫前之无始，后之无终。包太虚而无外，入微尘而无内。清净光洁，湛寂常恒。无生无灭，离相离名。在有非有，居空不空者，真性也。至

于揽地水火风之身，乃筋骨血肉之聚。方生即灭，才荣便悴。众骨支撑，如以木为屋。一皮包裹，犹以泥糊壁。里面尽屎尿脓血，外头生垢汗发毛。蛆虫棋布，蚤虱星罗。假名为人，实我焉在。而且以眼耳鼻舌身意之闲家具，奔驰于色声香味触法之荆棘林。由是起贪瞋痴之无明，灭戒定慧之正智。五蕴本空，谁肯一照。六尘无性，人皆认真。致令万苦俱集，一灵永昧者，幻身与妄心也。圆觉所谓一切众生，种种颠倒。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者。此也。若论真性，则非圣非凡，无朕无兆。亘古亘今，恒自如如。从何以记其年月，陈其荐献。若论幻身，则生同傀儡，死作尘土。妄心，则随境生灭，毫无实义。又何必留鸟迹于空中，系清风于江上也哉。但以本山恒规，凡为住持，及有名德僧，皆立公堂，以为后人遗念。予自弱冠，出家于圆通茅篷。意谓有此把茅盖头，斗室容膝，足矣。岂知世相无常，随时迁变。檀信日众，输粟布金。年久月深，不知不觉遂变之为梵宇精蓝矣。而又阖山法眷，以予笃厚老成，强攀之为法雨主人。然自愧德薄，何足光扬法道。屡次告退，只住四年。缅想古人，惭惶无地，又何敢引以为例哉。诸法子徒弟辈，

固请不已。因幡然曰，吾生不能宏阐宗风，利益彼等。若设公堂，亦可以作当头棒喝。令彼春冬二季，悬影祭祀时。忽念曰，此老某某年生，某某年歿。于今又经几许年月。因知人命无常，速如电光，一息不来，便成后世。从兹发愤修持，求生西方。由是拌除幻妄身心，还复本有真性。与弥陀老子，共优游于清净寂灭之域，以永享夫常乐我净之乐，则亦不无小补云。遂令拨桃花庄田若干亩，使其轮流经管，以充两季祭祀之资。乃援笔而为之序。

初机净业指南序

会稽道尹涵之黄公，笃信佛法，精修净业。欲令同人，咸修净业，离苦得乐。以净土诸书，文深义奥，不便初机，及无学问人。因编作白话，缕析条陈，以示要义，名曰初机净业指南。生死海中，得此指南，则背东向西，舍秽取净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当必一超直入如来地，不复在此世界中，长受生死轮回之苦矣。既是志同道合，何妨助其劝导。乃为序曰，阿弥陀经云，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其土有佛，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又曰，彼土何故名为极

乐，其国众生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其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者，由阿弥陀佛福德智慧，神通道力，所庄严故。吾人所居之世界，则具足三苦，八苦，无量诸苦，了无有乐，故名娑婆。梵语娑婆，此云堪忍。谓其中众生，堪能忍受此诸苦故。然此世界，非无有乐。以所有乐事，多皆是苦。众生迷昧，反以为乐。如嗜酒耽色，畋猎搏菹等，何尝是乐。一班愚夫，耽著不舍，乐以忘疲，诚堪怜愍。即属真乐，亦难长久。如父母具存，兄弟无故，此事何能常恒。故乐境一过，悲心续起。则谓了无有乐，非过论也。此世界苦，说不能尽。以三苦八苦，包括无遗。三苦者，一苦是苦苦，二乐是坏苦，三不苦不乐是行苦。苦苦者，谓此五阴身心，体性逼迫。故名为苦，又加以恒受生老病死等苦，故名苦苦。坏苦者，世间何事，能得久长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天道尚然，何况人事。乐境甫现，苦境即临。当乐境坏灭之时，其苦有不堪言者，故名乐为坏苦也。行苦者，虽不苦不乐，似乎适宜。而其性迁流，何能常住，故名之为行苦也。举此三苦，无苦不摄。八苦之义，书中备述。若知此界之苦，则厌离娑婆之心，自油然而生。若知彼界之乐，则欣

求极乐之念，必勃然而起。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以培其基址。再加以至诚恳切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则可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为弥陀之真子，作海会之良朋矣。或曰，阿弥陀佛，安居极乐。十方世界，无量无边。一世界中念佛众生，亦复无量无边。阿弥陀佛，何能以一身，一时普遍接引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之一切念佛众生乎。答，汝何得以凡夫知见，推测佛境。姑以喻明，使汝惑灭。一月丽天，万川影现，月何容心哉。夫天只一月，而大海大江，大河小溪，悉现全月。即小而一勺一滴水中，无不各现全月。且江河之月，一人看之，则有一月当乎其人。百千万亿人，于百千万亿处看之，则无不各有一月当乎其人。若百千万亿人，各向东西南北而行，则月亦于所行之处，常当其人。相去之处，了无远近。若百千万亿人，安住不动，则月亦安住不动，常当其人也。唯水清而静则现，水浊而动则隐。月固无取舍，其不现者，由水昏浊奔腾，无由受其影现耳。众生之心如水，阿弥陀佛如月。众生信愿具足，至诚感佛，则佛应之，如水清月现也。若心不清净，不至诚，与贪瞋痴相应，与佛相背，如水浊而动，月虽不遗照临，而不能昭彰影现也。月乃

世间色法，尚有如此之妙。况阿弥陀佛，烦惑净尽，福慧具足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法界者乎。故华严经云，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。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。故知遍法界感，遍法界应。佛实未曾起心动念，有来去相。而能令缘熟众生，见其来此接引以往西方也。怀此疑者，固非一二。因示大意，令生正信云。

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

佛与众生之心体，了无少异。众生与佛之心相，天渊悬殊。相既悬殊，则由相所感之受用，亦悉悬殊矣。佛愍其体同而相用悬殊也，由是运无缘慈，兴同体悲，种种方便，以施济度。众生若知其相用虽殊而本体原同也，固当上慕诸圣，下重己灵，依教奉行，以期复本也。药师经者，世尊叙述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因行果德，显密摄化之功德也。此经系唐玄奘译，文理畅顺。而八菩萨名，与说咒一段，二皆阙如。东晋帛尸梨蜜所译之大灌顶神咒经，第十二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，有八菩萨名。唐义净所译之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，有说咒一段文，凡四百二十八字。三经实本一经，以流通已

久，致贝叶脱简，各据所得之梵本以译耳。而药师如来拯拔初机，咒力居多。以故前人取帛尸译本八菩萨名，义净译本说咒一段添之，令文义周足。而药师如来救度众生之心，亦无遗憾。亦如法华之普门品重颂，华严之普贤行愿品。合之则称悦佛心，离之则有阙化导。况此经此咒，举世受持。若不添入，则诵经者不蒙密咒利益，持咒者不知出自何经。前人此举，可谓契理契机。故数百年来，依之流通。张瑞曾居士，发心重刻。恐少知见者谓与藏本不同，致生疑虑。因略述源委，以期共知所以耳。

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并护教文稿序

佛法者，心法也。此之心法，乃十法界之根本。不明此法，非但无由亲证本有真如佛性，即世间格致诚正，修齐治平之道，亦不能究竟圆满。何以故。以未得根本，唯事所发之迹象故。是以古今来凡立大功，建大业，辉煌宇宙者，多由学佛得力而来。即宋之周程张朱，发明圣学心法，亦曾取资于佛学。但其门庭知见过甚，不唯不事表彰，反从而辟驳之。则于诚意正心之道，殊为欠缺，可叹也。此法虽人人本具，若未闻佛说，

则珠在衣里，莫由自知。是以一切诸佛，莫不以流通法道为嘱。流通之法，最初须以建立塔庙，印造经像为始。以若无塔庙经像，则无由奉尊仪而修净行，阐佛道以导群迷。而一切含识，俱无由瞻礼圣容，培植善根。闻法修持，开发心地也。流通之人，须真修实践之僧，及有势力财力之王臣绅商。一名内护，一曰外护。内护则严持禁戒，笃修净业。于禅教律密净土，或专主一门，或兼修各宗。必使自他得益，幽显蒙庥。阴翼治道，潜淑民情而后已。外护则不惜资财，广种福田。普令同人，发起信心。内外相资，法遂流通。若无有道德之内护，则师表未立，人将安仰。若无有势力之外护，则资斧无出，外侮莫御。以故如来将入涅槃，以法付嘱国王大臣，并及诸天善神。令于后世乘愿示生一切国土，流通佛法，普利含识。由是二千余年，化被各国者，以内护外护，皆有人故。我国自东汉时，方蒙法化。至晋而蒸蒸日上，至唐则诸宗悉备，几等西天。由宋元明，以至清初，佛日恒辉，法轮常转。至咸同间，以兵歉迭遭，哲人日稀。国家不暇提倡，庸人滥收徒众。多有无赖恶人，混入法门，遂致一败涂地。凡未阅佛经，未遇知识之人，见此游行人间，造

种种业之僧，便谓僧皆如是。从兹一唱百和，以为佛法无益于国，有害于世。莫不以逐僧占产，改庙为学是务。倡此事者，虽未必全昧心理。由不知佛法之所以然，但以己见妄测。致令一班假公济私者，视为奇货，欲饱己囊。彼此效尤，势如燎原。民国初立，屡经缙素高人呈部，祈大总统下令保护。四年，规定保护章程三十一条。犹有词意含浑，易生弊端处，恐为后患。九年，程雪楼居士，面见大总统，祈其修改。因详加商酌，规定二十四条。十年五月，公布各省。今夏江苏教育期成会，复援清末民初之例。以借庙开学，呈王前省长。遂蒙赞许，谓为无戾于法，实衷诸情，审慎周妥，良堪钦佩。令教育厅飭各县遵照办理。此令一出，随即退任。江苏僧界，大为震惊。盐城各庙，多被侵夺。僉谓去岁大总统教令公布，王前省长竟若罔闻，极口赞美。若不设法挽救，不但江苏一省之寺庙，不能保存。而各省同此性质之人，谁不欲仗办学校之名，以灭佛法而占僧产，为最有名誉利益之义务乎。于是公举代表三十人，以浩净退居为首。恳于魏刚长王愚僧二居士。祈其转达当轴，陈述利害。冀阴翼治道，潜淑民情之法，不至速灭。而江苏韩省长，

固通达政体，深知佛法者。众僧具文上呈，旋奉批词，尊重法律，严防弊端。一秉大公，毫无偏倚。僧学两界，均翕然无事。虽未明言取销王省长前令，而已不啻取销矣。又以事已达部，复呈文于内务部。部咨江苏省长，依法办理。由此灭法之祸，遂得消灭。当此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。正宜提倡佛法，昌明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事理。俾瞋心昧理，肆无忌惮之人，知造恶则长劫受苦，作善则永世受乐。自可少戢恶心，渐发善念。决不敢取快一时，以贻身后无穷之痛苦。当春秋时，诸侯大夫士死，各随其力，杀人殉葬，而且以多为荣。虽孔孟老庄齐出，亦莫能止。自佛法入中国以来，纵南面称朕者，亦不敢为。千余年来，得寿终而死者，何可胜数。彼谓佛法无益于国，有害于世者。徒以忌妒之心，发此未见颜色之瞽论。使详审其故，能不痛哭流涕，悔其失言乎。虽然。总因僧界无人，故致拘墟者妄生侵侮。倘能各各励志潜修，大明佛法。彼排击侵侮者，当复护持流通之不暇矣。孟子所谓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，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，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者，此之谓也。我僧界宜如何竭诚精修，以期上续慧命，下度迷情乎哉。此事始终所有文字，

刚长愚僧二居士，令录而刊之。并将大总统修正管理寺庙条例，冠之于首，遍布僧界。庶知有公令，不致复有此种情事发生，一时措手无策耳。刻成，妙莲和尚寄予，祈为序引。妙莲之人，性情纯笃，为刚长愚僧所器重。此事发生，愚僧每令其奔走，不辞劳苦。予素知其志向高洁，颇通教理。又喜其能代人之劳，成人之美，遂为叙其大致云。

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序

江慎修先生者，乃前清一代之经学大家，婺源明道潜修之隐君子也。博学多闻，无书不读。而且一一皆悉探其精微，入其阃奥。唯以教育英才为乐，不以富贵利达为事。当六岁时，甫受庭训，日记数千言。父奇其敏，以十三经注疏遍授之。先生自是精心研究数十年。举凡经史百家，天文地理，音韵翻切之学，无不融会贯通。遂以著述发明义蕴为己任。所著近二十种，几二百卷。当时国家，及名人著述，多皆取为依据。至乾隆三十七年，先生没已十一年。国家开四库全书馆。凡先生所著，悉皆采入。共一十三种，一百五十余卷。其余数种未入者，或撮取纲要于他书中，

或其稿甚多，彼此借观，致令遗佚而不得也。噫，先生可谓学研天人，功参造化，穷理尽性，优入圣域之人杰焉。殆汉郑康成，宋周濂溪，邵康节之流欤。世之博学多闻，不讲躬行实践，唯以词章进取为事者。闻先生之风，能不愧死。而且爱惜物命，深信因果。故于放生吃素善报，杀生食肉恶报。随所见闻，录以劝世。其裔孙易园居士，拟欲铸板广布，冀挽杀劫，嘱光作序。光心如背镜，学等面墙。唯学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。何能发挥道妙，令拘墟者彻见天日，因兹以生正信而获实益耶。然以事关劫运，义不容辞。勉为序曰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如来之大道曰慈。人物虽异，心性是同。举凡三乘六凡，如来视之，皆如一子。何以故。以其皆具佛性，皆堪成佛故。三乘且置。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，虽则高下悬殊，苦乐迥异。总皆未断惑业，未出生死。天福若尽，即便下降。狱罪若灭，仍复上升。犹如车轮，互为高下。我今幸得人身，理宜委曲设法，护惜物命。体天地好生之德，全吾心惻隐之仁。良以诸物与我，同生于天地之间，同受天地之化育。而且同知贪生，同知畏死。仁人于枯骨，尚且掩而埋之。于草木，尚且方长不折。况肯为悦我口腹，

令水陆诸物受刀砧烹煮之苦哉。须知此等诸物，从无始来，亦曾高居尊位，威权赫奕。不知借威权以培德，反致仗威权以造业。竟使恶业丛集，堕于异类。口不能言，心无智虑，身无技术，以罹此难。虽弱肉强食，于事则得。而怨恨所结，能无生生世世，图报此怨之念乎。人纵不念诸物被杀之苦，独不惧怨业深结，常被彼杀乎。又不惧残害天物，天将夺我福寿乎。人惟欲眷属团聚，寿命延长，身心安乐，诸缘如意。正应发大悲心，行放生业。使天地鬼神，悉皆愍我爱物之诚。则向之所欲，当可即得。若仗我有钱财，我有智力，设种种法，掩取诸物，以取悦我口腹，不计彼之痛苦。尚得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之人矣乎。然我与彼等，同在生死。从无始来，彼固各各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，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。彼固各各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，皆被我杀。我亦各各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，皆被彼杀。为亲为怨，相生相杀。静言思之，愧不欲生。急急改图，尚悔其迟。况肯蹈常袭故，仍执迷情，以为天生异类，原为供人食料乎。然我尚具足惑业，固无由出于轮回之外。万一彼罪已灭，复生人道。善根发生，闻法修行。断惑证真，得成佛

道。我若堕落，尚当望彼垂慈救援，以期离苦得乐，亲证佛性。岂可恃一时之强力，俾长劫以无救乎哉。古有高僧，行步不跨虫蚁。人问其故。答曰，彼此同在生死中，或彼先成佛道，尚望其垂慈度我，何敢轻慢乎。是知佛视众生皆是佛，众生视佛皆是众生。佛视众生皆是佛，故多方化导之，种种折摄之。纵令绝无信心，亦不弃舍。曲垂方便，令种善根。待其因缘时至，自然发生增长，依教奉行耳。众生视佛皆是众生，故闻佛之言，不生感激，反以己之邪知谬见，多方毁谤。甚至拆毁塔寺，焚烧经典。固结魔党，破坏清修。殆至正智稍开，则便愧悔无及。由兹遂复归命如来，兴崇佛法者，古今来比比皆是。须知父母于逆子，尚生弃舍之心。佛于逆恶不信之流，愈生怜愍。何以故。愍其惑业深重，失本心故。以虽则现时背逆于佛，而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，仍复丝毫不失。如焦模中金像，敝衣中宝珠，蒙尘之秦镜，在璞之荆璧。愚人但见其外相，而不知其内容。佛则遗外相而论内容，故无一众生或生弃舍也。然佛尚不轻众生，众生何可轻众生乎。故凡一切水陆众生，必令各各得所，常得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。以各乐天真，各尽天年。则此书所

说之种种善报，当可具得矣。人既如是，物尚不欲令其失所，何况于人。则互相亲爱，互相扶持。自然俗美人和，必致风调雨顺。其有不物阜民康，时清国泰者乎。又祈凡我同人，切勿自轻。当思我与如来，同一心性。彼何以惑业净尽，福慧圆满，安住寂光，常享法乐乎。我何以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轮回六道，莫由出离乎。心性是一，苦乐天渊。若犹以佛性功德，独让如来亲得受用者，尚得名为大丈夫哉。

厦门流通佛经缘起序

如来说法，各随机宜。大根则直示真如妙性，令其了知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世界众生。常寂常照，不生不灭。五蕴空而六根清净，四相亡而一心昭彰。从兹称性起修，由修证性。云布慈门，波腾行海。虽慈悲行愿，弥纶法界。而复三轮体空，了无自他能所之相。小根则示以三归，作反邪归正之本。示以五戒十善，作得生人天之因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。恪守伦常，各尽其分。兼以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根器稍胜者，则示之以四谛十二因缘，令其断惑证真，了生脱

死。又以一切众生，由身口意，起贪瞋痴。由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以是因缘，轮回六道，相生相杀，尽未来际，了无止息。虽则示以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等乘，而自力断惑，实非易易。况复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不仗佛力，决难解脱。于是特开一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之净土法门。俾已证圣者，速圆佛果。未断惑者，带业往生。但具真信切愿，恳切至诚持佛名号。能如是者，万不漏一。如人堕海，乘救船力，速得到岸。末世众生，舍此一法，欲出生死，万无一得。是知如来大法，抚育群萌。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。森罗万象，无一能出其外，不在其中者。如日月丽天，普照万国。虽生盲不见光相，亦蒙其照。如时雨普润万卉，大根大茎，小枝小叶，悉皆向荣。纵焦芽败种，亦复平等沐泽。如大海普纳百川，大江大河亦入，小沟小渠，乃至一勺一滴亦入。既入大海，则与大海同一咸味，同一深广。失彼故名，得此海号。故知佛法钧陶化育，了无弃物。为诸法之本源，作众生之恃怙。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拘墟者不知佛法，乃十法界公共之法。唯见其舍俗出家之一端，谓为废弃伦理，沉空滞寂，与世教相乖戾。岂知佛

法如太虚之无不包容，如阳春之无不化育。圣以之而为圣，贤以之而为贤。故古之建大功，立大业，勋名动天地，精诚贯日月者，皆自学佛得力而发。即宋之周程张朱，发明圣人心法，亦由学佛而得。以其器量狭小，门庭见重。不惟不肯表扬，反从而辟驳之，欲以关闭后之学者，悉皆不入佛法。故作此掩耳盗铃之计。得人之善，认为己功，反谓人不我若。其于正心诚意，致起罅隙，不能究竟圆满，可不哀哉。佛法传入中国，将二千年。其间由西竺所译之经律论，并此土禅教律密净等诸宗古德之著述，浩如烟海。随机所近，随人所乐，以为研穷。或遍研各宗，或专主一门。如城四门，就近而入。所入之门虽异，所入之城则同。如大海之一滴，味具百川。如帝网之一珠，影现千粒。一门深入，诸法悉通。以迄无明净尽，寂照圆融，三际坐断，十界平沉，复还本有之天真，以证无上之觉道，固属上上根人。其次则息贪瞋痴，断杀盗淫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渐积功德，增长福慧。敦伦尽谊，爱众亲仁。戒杀放生，习成慈善。物尚慈悯，何况乎人。推此风化，以遍世界。尚有互相戕害，竞谋杀戮，各欲灭彼种族，以愜己心乎哉。厦门蔡吉堂，林鸿猷，陈

得禄，愍劫运之惨凄，欲为挽救。冀同人之开悟，流通佛经。乃按本及缴用以出售，绝不求利。欲启人耳目，祈予为序。予嘉其诚，用述颠末。须知佛法，以因果报应为下学上达，原始要终之道。今之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，彼此相戕，以杀为乐。只图自己快意，不顾国之灭亡，民之涂炭者，皆由不知因果报应之所酿成也。予常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当今之世，若不提倡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事理。欲令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，虽佛祖圣贤齐出，亦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法如庵万年簿序

（节录悬叙）

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难议难思，莫名莫状。克论大纲，不出二谛。约真谛论，则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。是以圆通道场，历尘劫而不迁不变。真如法门，尽来际而无替无兴。约俗谛论，则法随缘起，道在人宏。得其人，则辟荆榛而为梵宇，灭狐迹而作狮林。直教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。失其人，则即佛地而成业丛，泯经声而宣尘事。致使普门扃户，觉路封途。僧与佛法，

称为三宝者。以其续佛慧命，流通法道，非人莫从，唯僧是赖故也。

傅大士传录序

众生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。虽在迷不觉，起惑造业，备作众罪。其本具佛性，原无损失。譬如摩尼宝珠，堕于圜厕。直与粪秽，了无有异。愚人不知是宝，便与粪秽一目视之。智者知是无价妙宝，不以污秽为嫌，必于厕中取出。用种种法，洗涤令洁。然后悬之高幢，即得放大光明，随人所求，普雨众宝。愚人由是，始知宝贵。大觉世尊，视诸众生，亦复如是。纵昏迷倒惑，备作五逆十恶，永堕三途恶道之人，佛无一念弃舍之心。必伺其机缘，冥显加被，与之说法。俾了幻妄之惑业，悟真常之佛性，以至于圆证无上菩提而后已。于罪大恶极之人尚如是，其罪业小者，其戒善具修禅定力深者，亦无一不如是也。以凡在三界之中，虽有执身摄心伏诸烦惑之人。而情种尚在，福报一尽，降生下界。遇境逢缘，犹复起惑造业，由业感苦。轮回六道，了无已时。故法华经云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若非业尽情空，断惑证真，则无出此三

界之望。此则唯有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。凡情圣见，二皆不生。乃千稳万当，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也。时当末法，舍此无术矣。如来以自力他力，通途特别二种法门，普利一切。菩萨荷佛家业，唯以上求下化为事。故于十方法界，随类现身，随机说法，和光同事，方便引导。或隐或显，了无定相。其有内秘圣德，外现异迹。如弥陀之为善导丰干，观音之为宝志僧伽，文殊普贤之为寒山拾得，弥勒之为布袋和尚。其言其行，非凡情可测，渺不知其为何如人。及至临终发露，或由死后征验，方得了知。亦有隐显相即，本迹俱示者，如弥勒之为傅大士也。有时据其迹而隐其本，自谓凡夫。有时据其本而拂其迹，自称弥勒。良以众生心量，过于狭小。若非稍有所得，妄拟圣位，便是高推圣境，甘处凡愚。是故大士以身表率，俾知己证等觉者，尚自谓为凡夫。而妄自尊大，甘处凡愚者，皆当为之猛省也。大士一生所行之事，所说之法，悉皆直指向上一著，而复不遗事善。六度齐修，一法不著。至其受法弟子，莫不深契真常，顿空蕴界。舍身命财，作大法施。故得道震两朝，

德被异世。由陈至今，千数百年。普令见闻，同种善根。义乌双林寺，乃大士潜修之所。向有传录木板，以屡经钞录刊刻，未经明眼人校订，遂致错讹不胜其多。奉化孙玉仙居士，至双林礼谒大士，得其书归，即欲重刻，以广布大士之道。祈（光）校订，以冀芜秽尽除，而天真彻现。（光）勉竭愚诚，息心正订。虽未能一无遗漏，庶可还本来面目矣。玉仙又以大士碑记，文深义奥。若无注释，实难引人入胜，启人景仰。乃祈黄无言居士，为之详注。俾若文若义，一一如指诸掌。庶阅者不劳思索，悉知大士之本迹事理，以为龙华三会，得蒙度脱之先导云。

观河集重刻序

夫心者，世出世间诸法之本也。若能彻悟自心，则观一切法，悉是自心之所流露。观一切生灭迁变境界，悉是常住寂灭真如实相。楞严所谓观河之见，无有童耄。肇公所谓旋岚偃岳而不动，江河竞注而不流，皆示此即生灭而见真常之微旨也。果能了此，则可谓了事凡夫，达本道人。纵讥诮怒骂，皆能为人解黏去缚，令人起死回生。岂必登座竖义，然后为说法哉。孔子曰，二三子

以我为隐乎，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。圣人之道，譬如阳春。阳春一到，举凡大树小草，无不发荣畅茂。纵焦芽败种，不能生成，而亦未尝不蒙煦妪以受润泽也。天机深者，见其高坚前后而不可模仿，广大精微而不可拟议。实则了无奇特，不过日用云为而已。此心之妙，凡圣相同。如来圆满菩提，众生永轮六道，皆不离于此心。但以迷悟逆顺因缘，致令苦乐升沉天渊悬殊也。长洲彭际清居士，宿根深厚，学问渊博。甫登进士，便悟苦空。视富贵如浮云，不乐仕进。了心性之实际，力修净业。亟欲普度迷流，故尔和光同事。致有述怀纪事唱和诸作。虽属文字，实寓深心。其淑世善民，导迷诠真之意，具发挥显示于随机随境之吟咏间。可谓不据位而行政，不升座而说法者。裒辑诸作，分为四卷。乃题为观河集，盖取楞严观河验见不迁之义。又冀观此集者，勿在文字义理间推测，但观观者。观者既了，河自不流矣。此彭君命名之大意也。刘君朝侍，以其有益于世，为之刊板流通，实为方便导引之胜举也。祈令为序。予愿观彭君之诗者，当先学彭君之道。其道唯何。曰，妙悟自心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而已。倘能于此有得，则尽十

方世界森罗万象，皆是现成新诗。否则纵令声韵铿锵，对仗工整。而元气毫无。如画壁之镜，剪彩之华。形虽逼肖，欲令现其光相，舒其芬芳，则断断乎不可得也。

观无量寿佛经石印流通序

法身本体，圆离名相。寂光真境，不属根尘。非有非空，五眼莫之能覩。非心非色，四智从何以宣。寂照虚通，真如净妙。万德具备，一法不形。佛净常住，尚不可称。生秽轮回，岂复能立。此实生佛本具之理体，无上菩提之法源也。此理生佛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但以众生在迷，日用不知。虽具法身，妄受生死。虽处寂光，妄见秽恶。以故如来垂慈，广说诸经。普令一切众生，返妄归真，复本心性。然自力断惑，现生证道。中下根人，末由成办。爰有大士，名阿闍世。以大慈悲，欲佛开示仗佛慈力，舍秽取净。普令上中下根，皆得临终往生之不思议奇特大法门。特示病行，作大逆恶。囚父禁母，以为发起。致其母韦提希，请佛降临。愿离娑婆，愿生净土。于是世尊放眉间光，遍示诸佛净妙国土。其母唯愿生极乐国，又请众生得生方法。因兹如来说此十六依正妙观。

但能依教修行，无一不满所愿。非但善人如是。即五逆十恶之人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。受知识教，称念佛名。或满十声，或止一声。亦得蒙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诚可谓转凡成圣之大炉鞴，畅佛本怀之大法门。其力用超出一代时教之上。若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法芸芸众生，谁能出离苦海乎。是知释迦弥陀，乘大愿轮，兴慈运悲，度脱众生。一则示居秽土，以秽以苦，折伏而发遣。一则示居净土，以净以乐，摄受而钧陶。而阿闍世王，交相赞助。特现恶逆，成就厌离。殆与两土世尊，砧锤相成，锻淬相济。一逆一顺，以为末世众生究竟得度之化仪。其为利益，难尽赞扬。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。非久证法身者，孰能为之。此经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生佛究竟不二为体。若能于此直下信去，则其人虽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。未生极乐，已是极乐之嘉宾。智海居士刘朝侍，宿有灵根，笃修净业。因读此经，触发孝思。念母夫人张氏，守节抚孤，孝事翁姑。德镇坤维，身作闺范。笃信因果，长持十斋。净业正因，颇已具足。惜于生信发愿，专持佛号，以求往生，未极致力。由是发心，流布此经。陶玉耕居士，笔法超妙，堪追钟王，因请恭写，石

印施送。普令见闻，同植净因。以此功德，令其母神超净域，业谢尘劳。莲开九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记。须知此经，与阿弥陀，无量寿二经。乃如来于一代通途教理以外，所立之特别法门。如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治。故无论业之轻重，惑之厚薄。但能信愿念佛，无一不获往生。如摩尼珠，随意雨宝。故但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待至业尽情空，心佛双亡时。则一切法门，河沙妙义，无不融会贯通于自心矣。净土法门，其妙如是。其有欲上荐先亡，下济群品。令一切人，不废本分职业，各得现生出离生死轮回者，可不汲汲从事于此法门乎哉。

佛光月报序

佛光者，十法界凡圣生佛，即心本具之智体也。此体灵明洞彻，湛寂常恒。不生不灭，无始无终。竖穷三际，而三际由之坐断。横遍十方，而十方以之消融。谓之为空，则万德圆彰。谓之为有，则一尘不立。即一切法，离一切相。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虽则五眼莫能覩，四辩莫能宣。而复法法承他力，处处得逢渠。但由众生从未悟故。不但不得受用，反承此不思議力，起惑造业，

由业感苦。致令生死轮回，了无已时。以常住之真心，受生灭之幻报。譬如醉见屋转，屋实不转。迷谓方移，方实不移。全属妄业所现，了无实法可得。以故我释迦世尊，示成佛道，彻证佛光时。叹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楞严云，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世界众生。因妄有生，因生有灭。生灭名妄，灭妄名真。是称如来无上菩提，及大涅槃，二转依号。盘山云，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不存。心境俱亡，复是何物。汾山云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。是知佛祖种种言教，无非指示众生本具心性，令其返迷归悟，复本还元而已。然众生机有浅深，迷有厚薄。不假种种言教开导，种种法门对治。则迷云障于性空，何由令其一一彻见心月也哉。以故如来最初成道，演大华严。直谈界外大法，不与权小所共。俾宿根成熟一类大机，同证真常，诞登觉岸。复以钝根众生，未能得益。遂为循循善诱，随机演说。或以五戒十善，摄彼人天二乘，令其种入佛道之胜因。或以四谛十二

因缘六度万行，摄彼声闻缘觉菩萨三乘，令其得证佛道之近缘。始自阿含，以迄般若。莫不曲顺根性，而为宣说。令其渐次增进，就路还家。佛之本怀，秘而不宣。迨至法华会上，开权显实，开迹显本。人天权小，皆是一乘。客作贱人，实长者子。普授三根之记，大畅出世本怀。与最初华严，始终互映。可谓一大事因缘，全体咐嘱，了无余蕴矣。又以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断惑证真，实乏其人。以故特开净土一门，俾上中下根，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，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，以渐证夫无量光寿。其深慈大悲，实属至极无加矣。及至大教东来，宏法大士，各专一门。或禅或讲，或律或密。如城四门，就近而入。如药万品，对症下药。如诸部之各司其职，赞襄郅治。如六根之互相为用，辅弼一身。虽则各宗一法，实则法法咸通，法法悉备。不过从入手处论，有如是名目耳。至于净土一法，则如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治。如摩尼宝珠，随意雨宝。若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则得三摩地，亲证圆通。一切功德，河沙妙义。不假外求，悉现自心。良由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。及至其极，则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法门之妙，穷劫难宣。有能遇者，何胜庆幸。维扬长

生寺可端和尚，宿植德本，久参禅讲。于民国八年，由性莲退居，委令住持。因念华严一经，乃如来根本法轮。遂竭力讲演，以冀若幽若显一切众生，同得发起一乘善根。时经三年，讲圆一部。而护法居士，感其至诚。又祈续讲，以培人才。因开华严大学院。学生额定四十八名。又思此段不思议光明，遍照法界。固属如来神通道力，福慧庄严。然此光明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。而衣里之珠，模中之像，达本者虽有，著迹者甚多。忍令同具此光者，多皆长处暗室，不得受用。反承此普照法界，不思议真常圆满之光，而为生死结业之本乎。于是拟于每月，出报一册。名曰佛光者，以一念心性，佛如众生如，一如无二如故。凡如来施化之因缘，心性真常之实际。五戒十善之因果，戒杀放生之感应。世间善行，出世净业。生死轮回之苦，因果报应之微。与夫高人哲士之嘉言懿行，著述讲章。随缘记载，以资观感。虽则真俗并诠，浅深俱备。而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。固当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以为入佛封疆之前导，豁发心光之胜缘。倘阅者能知自心原是佛心，则知佛光即是心光。而此心光，寂照圆融。寂而常照，故为无量光。照而常

寂，故为无量寿。无量光寿之理体，固一切人之所同具。无量光寿之实证，须待往生西方，面见弥陀，蒙佛授记，圆满菩提以后，方能彻得。此华严归宗，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之深旨也。凡我同伦，幸各谛信。

募修云谷禅师塔院序

缅维得道高僧，于千百年后。或有见其肖像，读其著述，经历其栖迟之地，瞻仰其闕藏之塔。皆能令人生惭愧心，生景慕心。奋发大志，力修净业。以期远追宏猷，振兴法道。俾如来慧命，相续不断。不致有负人与天地并称三才，僧与佛法同名三宝者。明云谷禅师，即其人也。师乘宿愿力，于弘治十三年，示生嘉善胥山怀氏。幼入法门，彻悟自性。平生所修，虽注重于禅。而于性相诸宗，儒道心要，无不融会贯通。故能于禅教衰颓，儒道晦昧之际，俾宗风丕振，心法昭明。其于世道人心，裨益良非浅鲜。其得其传而融通儒释，使灵山泗水心法俱彰者，僧则憨山大师，俗则了凡袁公，为最显著之人也。师灭于万历三年，建塔栖真寺侧。至四十五年，憨山来礼其塔。见其塔院岑寂，一僧独奉香火。因嘱沈定凡居士，

修葺庄严，并置长生田，以为久远之计。迄今已三百余年矣。今则基址尚在，垣屋无存。致令古德遗迹，人无知者。近来世道人心，日趋日下。邪见炽盛，正法衰微。若不表彰古德懿范，何由使宗风丕振，魔外归降乎哉。嘉兴鄺般音居士忧之，拟重建塔院，刊布行实。庶出家在家一切人等，咸知古德芳风。从兹挽回造化之权，命自我立。断除烦恼之障，佛从心现。则可继憨山了凡之志，以慰云谷禅师之心也。但以工程浩大，独力难成。不得不求助于诸大檀越。果能人各依云谷命自我立，福自己求之训，笃实做去。则五福三多，悉萃厥身。天灾人祸，绝闻于世。功勋罔测，利益莫名。谅不至惜彼五家所共之财，而不作此三生有幸之福也。因述所以，祈共赞襄云尔。

西方公据重刻序

净土法门，乃如来普度众生之特别法门也。如来愍念众生，示成正觉。俯顺群机，循循善诱。大根则令其悟一心之具造，断惑证真，以直趣菩提。小器则令其明三世之因果，趋吉避凶，为入道方便。虽则大小不同，权实各异。皆须断尽见思二惑，方可出离分段生死。倘惑业未尽，道果

未成。纵有修持，不能自主。久经生死，进少退多。以道不胜习，业能缚心。譬如坯器未烧，经雨则化。虽有前功，了无所益。以是之故，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法门。俾若凡若圣，或智或愚，同以深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此则以己信愿，感佛慈悲。感应道交，必蒙摄受。迨至临欲命终，即得随佛往生也。既往生已，则已断惑者，速证无生。具业缚者，亦登不退。从兹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。熏陶化育，染如来之妙香。障尽智圆，复本具之佛性。俯提劣机，曲护初心，唯此法门，最为第一。如来之恩，广大周至。虽天地父母，莫能喻其万一也。昔人欲令同人，各修净业。因辑经咒文说，及诸应验，以为一书，名之为西方公据。公据者，即把柄，与左券之谓也。果能受持阿弥陀经，则知极乐世界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依正庄严，种种功德。阿弥陀佛，现在说法。光寿无量，誓愿洪深。诸上善人，俱会一处。皆以修此信愿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缘妙行而生。其有不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以期近则登不退地，远则圆成佛道者乎。而况六方诸佛，普利众生。释迦本师，得无上道。无不资始乎此，而归极乎此。

良以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由其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。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法门之妙，妙无以加。乃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，实如来大畅本怀之圆诠也。有缘遇者，即是多善根因缘。为防疑退，更辑诸图说应验。徐子肇珩，宿具灵根。痛二亲之早逝，冀九莲以同登。因发心重刻，广为流布。以期现生父母，历劫怨亲。普及法界众生，共入弥陀愿海。余嘉彼孝思，叙其大致。倘阅者果不以余言为非，当必有亲证此无上甚深大事因缘之一日在。翘冀何极。

乐清虹桥净土堂序

净土法门者，乃如来普度众生，最圆顿直捷广大简易之法门也。何以言之。以一切法门，皆须断尽见思二惑，方了生死。而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。断见惑，即证初果。若约圆教，则是初信。断思惑尽，即证四果。圆教即是七信。初果初信，尚有生死。四果七信，方能了脱。而天台智者大师，示居五品。虽则所悟与佛同俦，圆伏五住烦恼，而见惑尚未曾断。然大师本地，实不可测。而临终只说登五品者，深虑末世不致力于断惑证真，唯以明心见性为究竟也。夫明心

见性，乃大彻大悟也。若最上上根，即悟即证，则可即了。否则纵悉知未来如圆泽者，尚不免重复受生耳。至于五祖戒再作东坡，草堂清复为鲁公，尚未至甚。而海印信为朱防御女，已属不堪。雁荡僧为秦桧，则诚堪怜悯矣。甚矣，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难也。如来一代所说通途修证教理，虽法门种种不一，绝无具足惑业，能了生死者。唯净土一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以至诚心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无论惑业之厚薄，工夫之浅深，皆于临终，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已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从兹渐次进修，即得亲证无生，以至圆满佛果耳。此如来悲愍劣机众生，普令现生顿出轮回之特别法门也。须知净土法门，正摄上上根人。是以善财已证等觉，普贤菩萨犹令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，以期圆满佛果。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。是知回向往生净土一法，乃圆满佛果之末后一著也。世有狂人，不审教理。以愚夫愚妇皆能修习，遂谓之为小乘而藐视之。不知其为华严一生成佛之成始成终第一法门也。亦有愚人，知见狭劣。谓己工夫浅薄，业力深厚，何能即生。不知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。五逆十恶，将堕地狱，遇善知识，教以念佛。或满十声，或

止数声，随即命终，尚得往生。观经所说，何可不信。彼尚往生，况吾人虽有罪业，虽少工夫，较彼五逆十恶，十声数声，当复高超多多矣。何可自暴自弃，以致失此无上利益也。如来称此净土法门为难信之法者，以其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其圆顿直捷广大简易，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。非宿有善根，决难信受奉行也。吾常曰，九界众生离斯门，上不能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萌。盖纪实也。今之时，是何时也，乃刀兵饥谨疾疫俱集之时也。虽未至三小灾，亦三小灾之现象耳。况复邪说纵横，知识稀少。欲闻正法，颇不易得。有胡天仆居士者，发菩提心，笃修净业。又欲同人，各得此益，遂极力提倡而劝导焉。其殆以赞天地之化育，代佛扬化，以为天职欤。而一方之人，闻其说法，感此时世，不禁厌苦欣乐之心，油然而生。遂一倡众和，靡不服从。居士因自舍地基，兼募善信。建念佛堂，开放生池，及藏经楼，功德堂，香积厨，应供堂，居然从地涌出一大道场。念佛堂甚宽大，中供西方三圣立像，以冀行人平时注目，临终即蒙接引也。正中设说法座，听者周围坐。虽至千人，亦不迫窄。俾四远来者，不至有

向隅之叹。藏经楼则备请各处所刻之经，以供发心者受持而研究焉。功德堂则备书所出功德之数目，又统设其位，以期存则福增寿永，歿则直登莲邦。而既转法轮，若不辅以食轮，则断难经久不归。故特设香积厨，应供堂，以令念佛听法之人，各得心满意足而后已。放生池则取彼将烹之辈，畜之法堂之前。不独活彼色身，兼以经声佛号资彼慧命。其所建设，皆极周至，约用一万六千余圆，已得落成。拟于尧历八月十五日开讲，实为末法不得多见之事。令其友张云雷，致书于光，祈为序引，冀发起信心而扩充焉。因将如来所说通途特别两种法门之所以然，并胡居士之心行，及各种之布置，大概书之，以期阅者咸效法焉。倘见闻者同发此心，则俗美风淳，民康物阜，转五浊恶世，为清净莲邦矣。此光之日夕馨香以祷祝者。愿诸上善人，各垂慈悯，则幸甚幸甚。

阿弥陀经直解序

吾人一念心性，直下与释迦弥陀，无二无别。而释迦弥陀，已成佛道于尘点劫前。又复数数示生，数数示灭，以行化导。欲令吾人，继其芳踪。而吾人以烦恼惑业，无力断除。直至今日，尚在

生死轮回中，头出头没，渺不知其何所底止。纵令往劫曾闻佛法，依教修行。但以自力劣弱，不能断惑，依旧常沉溺于生死苦海中，莫之能出。静言思之，能不愧死。释迦弥陀，有鉴于此。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，令其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。俾上中下根，同得往生西方。可谓真慈大悲，至极无加矣。其教起因缘，修持法则，具见于净土三经。而阿弥陀经，言简义周，易于受持。故古人列为日诵，欲其家喻户晓，咸沐法泽也。由是诸善知识，各为注释，若揭日月于中天，固已无义不显，无机不摄矣。但初机之人，或以文深义奥，难于领会。王显江居士，特为作一方便，取要解等注之义，以显浅之语言述之，名为直解，兼附净土种种疑问。其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之心，可谓诚且挚矣。显荫法师序之，欲令一切同人，各生真信，老实念佛。因命（光）再序，遂书此以告阅者云。

十三经读本序

天地以阴阳二气，化生万物。圣人以诚明一致，教育群萌。其为道也，横布万邦，竖传万世，有识皆遵，无思不服。虽有圣人复生，不能另立

一法。亦不过发挥诚明之道，令其彻底圆彰，和盘托出而已。十三经者，二帝三王周公孔孟，继天立极，教化万世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经大法也。悉本天地无私之至理，吾人本具之良知。初非有奇特玄妙，不可企及者。虽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与能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尧舜与人同，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耳。若能遵而行之，则人入圣域，世复大同矣。其世道陵夷，人心浇漓者，由于儒者不知道在躬行，一向逐末。举凡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之义，置之不论。唯以记诵词章，拟为进取应世之资。是殆以圣人参赞化育之道，作为博取名利之艺。其诬蔑圣人，悖逆天地也至矣。由是读书之人，心不知书义，而身不行书道。其作文也，则发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，直使一丝不漏。而考其居心行事，则绝无此等气分。直同优人演剧，苦乐悲欢，做得逼真，实则毫与自己不相干涉也。此弊一肇，渐至变本加厉。于是有天姿者，习为狂妄，耻循尧舜周孔之迹，而欲驾而上之。竟至废弃圣经，竞作新书。邪说一起，群相附和。遂致一班恶劣小人，欲逞自己劫掠奸淫之心，汲汲然提倡废经废伦，而欲实行之。唯恐斯民之不与禽兽相同，而纲常伦理之有碍于

己也。致令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。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。譬如夜行废烛，海行废舟，欲不陨越沉溺，其可得乎。施子肇曾，惧斯道之灭没也。乃与二三同志，特立国学专修馆。聚有志斯道者，俾其专精研究，身体力行，冀其有得，而广传焉。唐子文治，十余年来，殚精斯道。搜集十三经善本，择其注之简当者，汇而集之。而复一一抉其微言，标其大义，附于诸经之后，其用心可谓诚且挚矣。施子遂即刻之，以期布之学宫，俾各读诵而修习焉。刻既成，己与唐子各为序，述其所以。又令予序。予惟十三经之在世，如日月之丽天，有目皆睹。何待粥饭庸僧，特为标指乎哉。虽然，道固无二，仁智见殊。不妨以己之所见，为诸仁智者告。亦未必非穷经希圣之一助也。窃谓十三经所发明之道，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。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要，唯大学则次第言之，而曲尽其致。中庸论语孟子，俱皆发挥此义，但不次第循序而说耳。是知四书者，乃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之注疏，而俾其道大明。孝经，乃推其实行之效。春秋三传，乃示其遵违得失之证验也。由是而吾人之本心，群圣之薪传，俱得大明，以之继往圣而开来学。其为功也，与天覆地载之功

相等。彼废经者，是何异欲废天地覆载而自立乎。其不知事务也甚矣。循是而求之，举凡希圣希贤，治国亲民之道，无不一一若指诸掌。不欲希圣希贤则已，若欲希圣希贤，则圣贤之道，自备具于吾心与吾身矣。尔雅之所训释，乃诸经之总注，俾若文若义，悉得解了也。是则尔雅为解义之初步，而四书乃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。再进而谈其要义，则明德为本。而明其明德，又为从凡至圣，以人合天之关键。能明其明德，则内圣外王之道备矣。然欲明其明德，必须格去人欲之物，令净尽无余。庶即心本具之真知，彻底圆彰。而读书之能事，只在此几希间了耳。何等直捷，何等痛快。方知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，乃真语实语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故也。欲世道人心，转乱为治，反浇为淳，舍此则无术矣。不知施子唐子，以予言为然也否乎。然此且就世间法论，切勿谬谓并出世间法论也。至嘱至嘱。

以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诫神勿享肉食序

（代安徽黟县卢智睿居士作）

谨按佛说，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。由罪福因缘，轮回六道。若不力修戒定慧，以期断尽贪瞋痴。及生信发愿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则无由出离。是则我与水陆飞行，及六道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无不各各彼此互为父母兄弟妻妾儿女朋友亲戚。无不各于未来，得闻佛法，修戒定慧，断尽烦恼，圆成佛道。以故如来敕诸弟子，戒杀放生，勿食诸肉。然世俗迷情，皆以肉食为敬。而不知其为自他同种恶因，致使将来必受恶报也。我今已知食肉过患，岂忍任彼一乡之人，犹执迷情，以罪业因缘之肉食，累及尊神乎。又恐尊神未能详知所以，或生瞋怒，降以灾祸。则乡人之迷情更甚，致令乡人与尊神将来之恶报更深更大，而不易消灭也。是故特将如来所说之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，敬化尊炉。庶得上体佛慈，下悯愚诚。爱惜物命，不享肉食之祭。凡用素者，则锡之福祉。若用荤者，即示以祸殃。俾一乡之人，同感尊神聪明正直，好生恶杀之德。庶可普扇慈风，以培菩提之道本。挽回劫运，共

乐太平于无既也。恳祈明察，则乡人幸甚，国家幸甚。

扬州普照寺同戒录序

如来大法，普被九界。上圣下凡，咸资钧陶。虽法门无量，不易悉说。而总举大纲，维戒定慧。良以入道之要，初则以戒执身，次则以定静虑，次则以慧破惑。由是得以断五住之烦惑，证三德之秘藏。故楞严云，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此之三法，如鼎三足，若缺其一，便难安立。说虽有三，修在一心。以无定慧之戒，非出世之戒。无戒慧之定，非出世之定。无戒定之慧，非出世之慧。是知三法，原是一法。其言三者，以宏扬者注重为名，及修证者获益判义耳。梵网经云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云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可知戒之一法，统摄诸法。以故知识宏扬，学人修持，莫不以戒为先务焉。普照寺者，道清老人所开建也。老人示生四川，年方弱冠，即厌尘劳，遂诣峨眉山华严顶出家，随即受戒。乃穷参力究，发明心要。欲遍参诸方，开扩心地。经过扬州，

为徐凝门外永镇乡绅士所识，遂请住持该处之太阳宫小庙。老人察知可建道场，宿缘有在，故允许之。系前清光绪元年也。于是遍募十方，开拓基址，佛殿经楼，杰出云表。凡丛林所应有，行道所必需者，无不备足。从兹冬禅夏讲，大启度门。善士达人，悉相依止。至二十二年，入都请经，得蒙俞允，及敕赐普照禅寺之额，实为莫大之幸。即于是冬，开坛传戒，以报国恩而祈民福。迨至民国五年，凡五开戒坛，三启讲筵。而常时修持，虽则禅净并行，而尤注重于净土焉。迨至八年，年已八十有四矣。因示寂以归极乐，与海会圣众，亲炙弥陀，以证无量光寿耳。其得法剃度弟子甚多。爰有高足，厥名稻香，与（光）谊属莫逆。欲于今冬，出龕起塔。乃于九月十五日开坛传戒，至冬月初八日圆满，以报佛恩而资师冥福，命（光）序之。（光）惟佛教以孝为本。故梵网经云，孝名为戒，亦名制止，孝顺至道之法。夫依教奉行，方名为孝。能依教奉行，则凡佛所得者，已悉得之。则即烦恼以成菩提，即生死以证涅槃。方可不辜佛化，不负己灵。为出格之丈夫，作如来之真子矣。若不依教奉行，则袈裟之下，失却人身，三途恶道之苦，穷劫未能尽

说也。愿受戒诸佛子，各各勉旃。

重刻水陆仪轨序

甚矣佛恩之广大周遍，而靡有子遗也。初成正觉，说所证法。唯法身大士，方能与会。人天凡小，不见不闻。于是为实施权，寝大用小。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。待其已断烦恼，已证真谛。然后种种弹斥，多方淘汰。俾其发大心而冀佛果，不住法而修万行。迨至根机已熟，则会三归一，开权显实。普授作佛之记，大畅出世本怀。从兹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切人皆是佛子，而无复自甘退屈矣。又复悯彼自力劣弱，现在断难了脱者，特开净土法门，令其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其有罪障深重，定业不易转移者，大启秘密观道，使彼承三密力，灭尽无余。然此二法，乃凡圣同修之道，成始成终之法。以其偏显业系凡夫，顿获胜益，作如是说。实则十方三世诸佛，莫不由此以圆成佛道，莫不由此以普度群萌也。迨至法流震旦，梁武御极。由高僧以示梦，俾普度夫含灵。因兹备览大藏，制斯仪轨。自是流通，以至今日。溯其原始，则以无量威德陀罗尼而为发起。究其纂述，与其修设，则一代时教一切诸法，无

不备举而读诵修持焉。故其法门广大，利益宏深。不但使六道凡夫，顿脱业缚。亦兼令三乘圣人，速证菩提。然人能宏道，诚堪契真。若请法斋主，与作法诸师，各皆竭诚尽敬，则其利益，非言所宣。譬如春回大地，草木悉荷生成。月丽中天，江河各现影像。故得当人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。先亡咸生净土，所求无不遂意。并令历劫怨亲，法界含识，同沐三宝恩光，共结菩提缘种。若斋主不诚，则出钱之功德有限，慢法之罪过无穷。僧众不诚，则是鼓橐籥以为经，交杵碓以成礼。于三宝龙天降临之际，作卤莽灭裂塞责之行。其不至罪山耸峙，福海干枯，生罹灾祸，死受谴谪者，何可得也。此书杭垣之板，模糊不堪。天童虽刻，亦难普及。以故维扬万寿寂公，宝轮裕公等。募资重刻，以冀广传。令光纪其年月，故略述原委，与其利弊。俾从事此法者，唯得其益，不受其损。则佛圣欢喜，而福慧二俱增崇矣。愿修法者，其各勉旃。

新昌大佛寺修筑放生池募缘序

儒者以忠恕胞与为怀，必须推己及人，以至于物，方有实际。释氏以慈悲济度为事，是故悯

诸物类，皆具佛性，欲行救援。无奈世人杀生食肉，相习成风，不知其非。致使生生世世，展转互杀，了无已时，可不哀哉。须知人与物类，同此血肉之躯，同此灵知之性，同生于天地之间。但以彼此宿世罪福不同，致使今生形质灵蠢各异。以我之强，陵彼之弱。以彼之肉，充我之腹。快心乐意，谓为福报。而不知其福力一尽，业报现前。堕彼异类，受人杀戮时。则身不能敌，口不能言。中心忧惧痛楚，方知食肉之事，为大罪过。食肉之人，为真罗刹。虽欲不令人杀而食之，不可得也。故楞严经云，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。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啖。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。又况多劫以来，更互相生。既无道力以行救济，忍使彼受刀砧极苦，我享口舌滋味乎。入楞伽经，世尊种种呵斥食肉。有云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在生死中，轮回不息。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，乃至朋友亲爱侍使。易生而受鸟兽等身，云何于中取之而食。凡诸杀生食肉之人，若念及此，当即怵然惊，憬然悟。宁可自杀，不能杀一切物矣。新昌有山，名曰石城，即山凿龕，及弥勒百尺大像。乃齐僧护，僧淑，梁僧祐，三师所造者。相好庄严，妙

无伦媲。其寺为天台西门，智者大师入灭于此。盖欲表前继灵山，后辅龙华也。大师一生，随机说法，尤加意于放生。以台民多业渔捕，乃以褊施，买渔簖一所，为放生池。兼为彼讲金光明经。渔者闻法，皆好生去杀。遂各舍江溪簖梁，六十三所，周三百余里，俱作放生法池。有偷捕者，则立即得祸，至唐时尚然。而世远人亡，法残禁弛。遂致大佛寺外之池，亦为渔捕之所矣。马契慈居士，景仰僧护，僧淑，僧祐，智者之懿德殊勋。欲使同人，以及水陆空行一切物类，各得同尽天年，同生极乐，将来同预龙华三会。特呈宪严禁，勒其示文，冀垂永久。然池久未浚，淤泥充满。兼须外筑围墙，以防盗捕。又须造桥修闸，建亭铺路。岂特徒壮观瞻，实欲来礼佛者，触境舒怀，上契佛心。庶可消除天灾人祸，于不知不觉中。但以工程浩大，不得不募诸十方官绅士商，以及一切善信也。恳祈各发生佛同体，物我不二之心。共出净资，俾观厥成。则其功德，当与十方虚空同一寿量矣。

金山江天禅寺传戒序

如来以三事故，令正法久住于世，众生悉蒙

度脱。三事者何，曰戒定慧。以众生一向背觉合尘，轮回六道。今欲令其背尘合觉，趣证涅槃。非戒则无所束缚，必至随逐尘境，起惑造业。非定则识波奔涌，何能心无所住。非慧则本具之真心何由彻证，幻起之妄惑何由顿灭。故楞严经云，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须知此三，全三即一，全一即三。切勿谓戒但为定慧之初基而已。夫律仪戒，执身不作，可云初基。而定共戒，执心不起。道共戒，业尽情空，真穷智朗。岂非定慧之全体大用，何得唯以初基视之。然定共道共，仍以律仪而为本体。但以持戒功用浅深，而立此二名，初非另有所说之戒本也。世人每以律仪为论，致不知如来制戒大意者，或藐视之。而真戒真定真慧，无从闻熏而冀及，为可叹也。然如来法道，弘范十界。虽宏法大士，各皆三学圆明，而门庭建立，不能不各有专主。或专主于止作持犯，则为律。或专主于修观讲演，则为教。或专主于参究本来，以期彻悟，则为宗。宗名教外别传，律教乃教内真传。言别传者，欲人于言外见本体也。非谓宗迥出于教理之外也。试观世尊拈华，迦叶微笑。本地风光，彻底显露。了此，则尽世间所有形形色色，

无非世尊所拈之华，无不令人彻见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况如来金口所说之无上妙法，便非此华，便不能令人亲见本来面目耶。而人天百万，纵见世尊拈华，悉皆罔措。亦如骑牛觅牛，了不可得。若知直下便是，则多少现成，多少省力。由其迷不知返，如演若之头，无端狂走。衣里之珠，枉受贫穷。为可哀也。须知律也教也宗也，此三者全，方可以续佛慧命，传佛法道。若或有缺，则便不足以上证无上菩提，下度一切含识矣。卢舍那佛，以戒为体。以恶无不尽名净，善无不圆名满。断恶修善，乃止作二持也。是律为佛身，教为佛语，宗为佛心。心语身三，决难分裂，决难互缺。否则只翼难飞，单轮莫运。欲自利利他，便难如愿矣。金山，乃千余年来著名道场。虽圆修三法，而注重于宗。故古今来于此大彻大悟者，不胜其多。每间数年，必传一次戒。一以继先佛之洪规，一以作后学之懿范。退居青公，住持融公，乃数十年前之故友。今秋至山观光，二公款留信宿。因言此间常住，明年拟欲传戒。命光作序，以发挥其义。光于宗于教于律，皆无心得，何能不负所嘱。但以平日闻于佛祖古德，而鄙见所领会者，撮略言之，以塞其责。遗教经云，汝

等比丘，于我灭后，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。如暗遇明，贫人得宝。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，若我住世，无异此也。梵网经云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，若能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云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愿受戒诸佛子，各各自知自己本来是佛。以迷背故，反承此佛性功德力，轮回六道，受诸极苦。如转轮圣王，梦作蚊子，寻膻阶下，自顾藐小。而床上王体，依旧不失。及至于醒，方知幻作蚁形，了无实体。一切众生，亦复如是。佛本是而未成，业原无而妄造。高推圣境，甘处凡愚。独让释迦世尊，为一雄猛丈夫，岂不大可哀哉。倘受戒诸佛子，各各勉旃。则不但不负融公传戒一番婆心，亦可慰如来出世制戒一番圣意也已。

鄞县至邱隘镇修诸桥梁征信录序

民生日用，事务多端。若不假往来交通，彼此酬酢，则一事无成，而生计将随之断绝矣。以故平治道路，为治国平天下之急务。故诗有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书有王道荡荡，王道平平之说。或谓此喻王政，非指道路。试思道路不修，不但发号施令，有所阻滞。而农工商贾之往来，与夫

供职效力之诸务，皆不能速得遂意也。况既无如矢如砥，荡荡平平之事，而用喻王政，不几与讥诽王政相同乎。故周礼设司险候人之职，而月令有修治道路之令。至于护国佑民之正神，如东岳文昌二帝，则皆示之。不观修桥补路，行人有益。与修数百年崎岖之路，造千万人往来之桥乎。而且持地菩萨，以平治道路，得证圆通。是知三教圣贤，莫不注重于此也。鄞县以东，至邱隘镇，二十余里。所过大小各桥，共有二十三道。修建日久，渐见残伤。邑人马元培先生，于去年发心重修。因募诸善信，各出净资。乃亲董其役，俾一一桥梁，各复旧观。间有水大河深者，则傍设石栏，以防昏夜及无目者之颠坠。共用洋二千有奇。今工已告竣，拟将桥工，并诸捐款，备录一册，排印奉送，以昭诚信。又欲阅者知其利益，祈光发挥其义，以冀人各注意也。然此种书册，一阅即成废物。乃附以陆廷燮先生所注之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，并老申报所载之常识精华。此二种，皆可以作涉身处世治家教子，与夫小而泛应曲当，大而希圣希贤之法。其用心可谓诚且挚矣。愿诸阅者，同以此心为心，则其利益，岂思议可能及哉。

净土释疑序

佛法深广，犹如大海，博地凡夫，孰能穷源彻底，一口吸尽。虽然，倘能生正信心，自可随己分量，各得其益。譬如修罗香象，及诸蚊虻，饮于大海，各取饱腹而已。如来出世，随顺众生，为其说法，各令得益，亦复如是。而末世众生，业障深厚，善根浅薄，心智狭劣，寿命短促。加以知识稀少，魔外纵横。修余法门，欲于现生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诚为甚难稀有之事。唯净土一法，专仗佛力。以故不论断证，唯恃信愿。信愿若具，虽罪大恶极，将堕阿鼻地狱之流，尚可以仗十念之力，径蒙佛慈，接引往生。噫。如来大慈普度，一物不遗。唯此一法，最为周挚。由是西天东土，菩萨祖师，高僧钜儒，莫不以此自利利他。所有著述，极其广博。欲探究原委者，固非易易也。渭渔居士林师尚者，宿根深厚，笃修净业。殚精研究，历有年所。拟欲普引同人，悉生净土。故于净土经论著述中，摘其要义，凑集成文。若集腋以成裘，犹采华而作蜜。确对时机，特申妙辩。共成五十七篇，名为净土释疑。词约而精，理深而著。俾阅者无疑不释，有义咸

服。从兹欲不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不可得也。然居士既能集前人之单词只句，一节一段，复用己意，纂集成文。何不直用己文而为发挥。盖欲阅者知此所说，皆有所出。虽是己所纂集，实为经论语录，及诸著述中，佛菩萨祖师诸善知识之所说。其入人深而感人切，比专用己语，当不啻相倍蓰矣。窃谓为上智说法则易，以其智能明理，无复疑惑。如良马见鞭影而驰，嘉禾得甘霖而茂也。为下愚说法亦易，以其心无成见，直下信行。如甘之可以受和，白之可以受彩也。唯为中人说法，实为不易。以其知识繁杂，邪正不分。每每以凡情测圣智，以俗见会真理。虽说者种种开导，彼仍复展转怀疑。是故设为问答，至五十七次之多。直使狐疑净尽，佛理昭彰。知好歹者，悉皆遵行。可谓殚精竭诚，剿灭疑惑之健将矣。然群疑既释，尚须奋发大志，一念单提。则心王由佛力而常时惺惺，烦恼劫贼，容身无地，欲不归降，不可得也。烦恼劫贼，既归佛化。则虽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。未生极乐，即为极乐之嘉宾。如是则上不孤于佛化，下不负于己灵。尽未来际，与海会大众，亲炙阿弥陀佛于寂光净土之中，岂非所谓雄猛大丈夫哉。愿见

闻者，咸皆勉旃。

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重刻序

人生世间，祸福吉凶，相为倚伏。其所得损益，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。诸佛愍自己与一切众生，为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之所逼恼。因思所受苦报，由于过去恶业所感。而所造恶业，由于当六尘境，不了如幻如化，妄起贪瞋痴心之所致也。是知贪瞋痴之烦惑，乃一切众生之大怨家。从兹以戒定慧，断贪瞋痴。复还本具之天真，以成无上之觉道。然则三苦八苦等，实三世诸佛之导师，而一切众生永离众苦，常享诸乐之无上良缘也。观无量寿佛经者，普令一切若凡若圣，同于现生，往生极乐，或顿或渐，证无生忍，以至圆成佛道之大法也。以圣则自力具足，兼仗佛力，故所证入，最为直捷，以故华藏海众，同愿往生也。凡则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即已超凡入圣，证不退位。从兹渐修，必至圆满菩提而后已。此经中品戒善世福，下品作众恶业，及五逆十恶，将堕地狱，由称佛名，遂得往生也。如是力用，最为洪深。盖由阿闍世王，乘大愿轮，示为恶逆，囚父禁母，而为发起。其母厌离娑婆，愿生极乐。并

为未来众生，求往生法。世尊乃为说此观想西方依报国土，种种庄严。正报佛及观音势至，相好威德。以及九品往生，若因若果之十六观。于第八像观之首，发明宗要云，诸佛如来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形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诸佛正遍知海，从心想生。是故应当一心系念，谛观彼佛。须知法身入想，理实甚深。心作心是，事本平常，平常非常，甚深非深。能圆悟者，方名达人。于第十三观，特为劣机众生，开方便门，令观丈六八尺之相。第十六观，又令恶业重者，直称名号。由称名故，即得往生。是知相有大小，佛本是一。观不能作，称即获益。于此谛思，知持名一法，最为第一。末世行人，欲得现生决定往生者，可弗宝此持名一行哉。溯自经传此方，智者，善导，清凉，灵芝，各为著疏，后唯智者一疏独传，余三皆佚。清光绪间，杨仁山居士，由东瀛请来此经善导疏，无量寿经慧远疏，往生论昙鸾注。皆久佚之宝，俱为刻行。善导疏不用谛观等深意，但直释经文，俾中下根人，易于趣入，及其趣入，不言谛观，而谛观自然了了矣。可谓契理契机，善说法要。弥陀化身，殆非虚传。

莲宗二祖，万代景仰。奈传之久远，错讹甚多，因息心详校而重刻焉。

京师第一监狱于甲子元旦普说三归五戒序

众生心性，与佛无异。但以迷而未悟，故长作众生。华严如来出现品云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须知智慧德相，与妄想执著，唯在一心，初非二物。迷之则全智慧德相，变成妄想执著。悟之则全妄想执著，复成智慧德相。喻如水结成冰，冰融成水。相虽有殊，体本无二。了此则谁不愿断幻妄之惑业，复本具之心性。而高推圣境，甘处凡愚。执性废修，以凡滥圣之谬见，皆无由生矣。书云，唯圣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圣。孟子谓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是知不能行孝弟为尧舜，不能克念作圣，与不能复智慧德相作佛者。皆自暴自弃，不肯勉力而为之流也。如来初成正觉，普为一切凡圣，说梵网经菩萨戒。有曰，汝是当成佛，我是已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曰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其要全在

令人彻了自己介尔一念心性，即是如来所证之菩提道本。既知是已，孰肯随烦恼染缘，使毕竟清净之性天，被迷云惑雾以障蔽乎哉。又以循循善诱，俾小机者先受三归，以身心归依佛法僧宝，自可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次则令受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之五戒。则日用云为，无诸罪咎，而身心清净矣。其有发大菩提心者，再进而为受菩萨大戒，令其理事圆融，福慧并进，以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耳。京师为天下首区，故监狱之囚犯甚多。乃以世风日下，兵歉迭遭，致蚩蚩之氓，误干宪网，系闭监狱。岂徒拘束以苦其身心，实欲改过自新，仍作循法之良民也。又以近来佛学昌明，政府特请通法高僧，常至监狱，开示佛法要义，并生死轮回之因，与了生脱死之法。俾彼各知心是佛心，自当行遵佛行。欲了生脱死，非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决难如愿。彼等一闻，如临明镜，妍丑自知。如遇慈母，庆幸莫喻。经声佛号，无间晨昏。即监狱为道场，即囚犯为法侣。实为从古未闻之奇事。足征佛法实为烹凡铸圣之大冶洪炉。无论若何之顽金钝铁，一入其中，悉皆铸成微妙庄严之佛菩萨像。彼谓佛法无益于国，有害于世者，皆未见颜

色之瞽论，以自误误人也。而本监狱官，因发大心，特请具德法师，于甲子元旦，普与监狱诸佛子，说三归五戒。冀其以归戒制伏身心，以致妄想执著，复归乌有。而智慧德相，彻体圆彰矣。汝诸佛子，初以干犯国法，致囚监狱。继由得闻佛法，便染佛香，成佛法器。以恶因缘，成善因缘。非多劫深种善根，万无如此侥幸。譬如摩尼宝珠，能随人意，普雨众宝。由其不识，掷之圜厕。不但无雨宝之功能，而且体质直同粪秽。幸遇智人，知是至宝。从厕取出，种种洗涤，兼用香熏，俾还原质。然后悬之高幢，便可放大光明，随人所需，而雨众宝。佛视一切众生，亦复如是。以故纵令迷之及极，行诸恶逆。如歌利王割截身体，终无一念弃舍之心。而复常伺其机，为之启迪，令得度脱。以其所重在佛性，一切恶逆罪垢，皆不暇计虑故也。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说若法若喻，自可不孤佛化，不负己灵。而政府，监狱官，说法说戒僧之一番厚意，亦不虚设矣。尚期努力进修，则幸甚幸甚。

金刚经石刻序

金刚经者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上求下化

之标准也。其曰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以众生心性，当体即是无余涅槃，但以迷故，幻成生死轮回之相。如醉见屋转，屋实不转，迷谓方移，方实不移，不过特为点示，俾复本原而已。所谓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，但有去翳法，别无与明法者，此之谓也。又令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布施乃六度万行之首，经文简略，但举布施为例耳。若能不住相而行六度万行，则三轮体空，一道清净，圆离我人众寿之凡情圣见，彻证常乐我净之真如妙心，无所住而生心，无所得而作佛矣。实为三世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万行圆修，一法不立之无上妙法，故受持者，福德果报不可思议也。由是古今名人，多皆受持及以书写，盖欲以自觉之道，展转以普觉斯民也。唐杰子居士天爵者，宿有慧根，笃信佛法，见地高超，书法精妙，特写此经，刻石流通，以续欧阳询，赵孟頫，董其昌诸公之志事，其为功德，唯佛能知。因不揣固陋，略述经义，以告阅者，庶可同登觉岸云。

佛遗教经解刊布流通序

甚矣佛恩之广大周遍而无有穷尽也。何以言之，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可作佛。但以迷而未悟，遂致反以佛性功德之力，妄于六尘境中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由惑造业，由业受报，久经常劫，轮回六道，了无出期。佛于往劫，知此事已，即发大愿，欲令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同悟本具佛性，同出生死轮回，同成无上觉道，同入无余涅槃。从兹普为法界众生，久经长劫，行菩萨道，但有利益，无不兴崇，六度齐修，一法不著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其行施也，国城妻子，头目髓脑，悉无吝惜。故法华经云，我见释迦如来，于无量劫，难行苦行，积功累德，求菩提道，未曾止息，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，非是菩萨舍身命处，为众生故，然后乃得成菩提道。只此布施一行，尚非劫寿能宣，况其余之持戒，忍辱，精进，禅定，智慧，以及四摄，万行乎哉。及至惑业净尽，福慧圆满，彻证自心，成无上道，普为众生，说所证法，直欲同皆得己所得。但以上根者少，中下者多，故复随机施教，令其随分得益耳。及其一期事毕，即

入涅槃，犹复不舍大悲，于他方世界，示成正觉，以行济度。如是示生此界他方，固非算数譬喻之所能及。譬如杲日，为照世故，出没无住。亦如船师，为渡人故，往来不停。且据此番出世，实为周昭王二十六年。及至十九出家，三十成道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固已无机不被，无法不周矣。又以中下根人，自力劣弱，不能现生即出生死。纵有修持，而烦惑未断，再一受生，迷失者多。因兹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俾彼若圣若凡，或愚或智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则上根者速成佛道，中下者永出轮回，实为三世诸佛普度众生之达道，九界众生速证佛果之妙法。以但具真信切愿，志诚恳切持佛名号，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无论工夫之浅深，惑业之轻重，无不蒙佛摄受，令其带业往生。如船拯溺，无所拣择。唯信愿不真，而心行与佛相背者，则不能蒙佛接引也。佛之愍念众生，前自无始，后尽未来，上自等觉菩萨，下及六道凡夫，无一人不在大悲誓愿弥纶之中。譬如虚空，普含一切，森罗万象，乃至天地，悉所包容。亦如日光，普照万方，纵令生盲，毕世不见光相，然亦承其光照，得以为人。使无日光照烛，便无生活之缘，岂必

亲见光相者，方为蒙恩乎。彼世智辩聪者，以己拘墟之见，辟驳佛法，谓其害圣道而惑世诬民，与生盲骂日，谓无光明者，了无有异。一切外道，咸皆窃取佛经之义，以为己有。更有窃取佛法之名，以行邪法。是知佛法，乃世出世间之道本也。犹如大海，潜行地中，其滋润流露，则为万川，而万川无一不归大海。彼谤佛者，非谤佛也，乃自谤耳。以彼一念心性，全体是佛，佛始如是种种说法教化，冀彼舍迷归悟，亲证自己本具佛性而已。以佛性最为尊重，最可爱惜，故佛不惜如是之勤劳，即不信受，亦不忍弃舍耳。使众生不具佛性，不堪作佛，佛徒为如是施設，则佛便是世间第一痴人，亦是世间第一大妄语人，彼天龙八部，三乘贤圣，尚肯护卫依止乎哉。佛遗教经者，佛一期事毕，临入涅槃，诫勸弟子，及一切众生之遗嘱也。其文虽略，其义甚周。其令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，如尊重珍敬世尊，若能如是尊重佛戒，则是常在佛侧，无少间隔也。故曰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，若我住世，无异此也。次下所说戒相，及持戒之益，不持之损，及制心节食等法，反复叮咛，无微不入。虽慈亲将欲去世，为儿女计，亦不能如是周到，诚可谓吐心吐胆，一

字一血。为佛弟子者，宜何如努力修持，以不负所望。未知佛法者，宜何如感激依行，以不孤深恩。其语虽似专指比丘，其意固已弥纶九法界一切圣凡，靡有子遗。以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岂此煌煌遗教，不被三贤十圣。而佛视一切众生，犹如一子，当此入灭之时，何忍不加勉勸乎。以向来论者，多以为小机所见，及偏诚比丘，遂致普照九法界之心光，竟局为出家小乘之训诲，可不痛哉。陈沅荪居士，宿根深厚，学问渊博。初以未见佛经，亦复追随韩欧程朱之迹。近数年来，翻阅佛经，始知佛为圣中之圣，天中之天，所有言教，与儒教无不符合。用之于治世，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，方能究竟圆满。以儒教只言现生，佛教圆谈三世，倘真知三世因果，虽日挹而求其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，不可得也。世之口是而心非，阳为善而阴作恶者，皆由不知心通法界，与三世因果之故耳。使知之，纵极下劣，亦不肯于明镜之前，现诸丑相，以自貽伊戚也。惜世多不知，故致为己之安富尊荣，直使杀人盈城盈野，而毫不悯恤。噫嘻痛哉。末世人心，残忍已极，使无如来三世因果之说，则人之得正命而死者，盖亦

鲜矣。若欲出世，亦不须另起炉灶，但依佛之言教，对治烦恼习气，俾其净尽无余即已。虽身在俗境，不妨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以进趣佛果。如西天之维摩居士，及此土之傅大士，李长者，庞居士等。即力有不及，又有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一法，以为恃怙，岂必尽人舍俗出家，方为佛弟子乎。彼谓佛为弃伦理，背圣教者，皆因未读佛经，不知佛之所以为佛，而妄以己之凡夫臆见武断耳。由是言之，欲究竟挽回世道人心，非提倡昌明佛法不可。而感佛之恩，至深且切，又欲一切同人，同知佛恩。取佛遗教经，以普通注释之法解之，以期政学商农各界人士，同得沐佛慈恩。不致所具佛性，常相迷失，而永劫沉沦生死苦海，莫之能出也。将欲刊行，祈光作序。光以佛之深恩厚德，人多未知，以故略为叙述。至于经中所说，一番大慈悲为众生心，阅者当自知之，故不详述。呜乎，佛之为众生，虽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恒河沙数之一。吾固昔受韩欧之毒，而作一阐提者，幸未生陷，而入佛法。唯恐与我相同之人，未必如我幸遇佛法，故作此剖心沥血之语，以期各各上不孤于佛恩，下不负于己灵也已。

心经浅解序

详夫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此无差别之心，虚灵洞彻，澄湛常恒，即寂即照，非有非空，绝凡圣之名称，无生灭之幻象。离心缘相，故情识莫能测度，超文字关，故语言未可形容。然如来智慧广大，于法自在，善以语言，显示离言之道，而且广略适宜，各臻圆妙。是以大般若广约佛法众生法，以明心法，有六百卷之多。此经略约心法，以明佛法众生法。文仅二百六十字，而十法界因果事理，无不毕具。以约摄博，了无遗义。若约而言之，则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二句，复为全经枢纽。再约而言之，只一照字，便可法法圆彰，法法圆泯，彰泯俱寂，一真彻露，观自在菩萨先得我心，我等可不随学乎。诚可谓如来之心印，大藏之纲宗，九法界之指南，大般若之关键，义不可思议，功德亦不可思议。故古今受持读诵者，遍于宇中，著述宏扬者，多难胜数也。然理虽甚深，词须逗机，否则契理而不契机矣。季和骆居士，知见圆融，文字活泼，欲令初机易知，故为白话浅解，说理极其透彻，措词唯取通方。大云先载，悦可众心，书册续刊，永传遍界。

光庸劣无能，曷胜景仰，谨为序引，以助流通云。

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缘起序

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皆由时节因缘而为发起，故古德云，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诚然诚然。（光）以庸劣百无一能，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。昔阅普陀志，见其所载，皆属道场废兴，以及种种寻常等事。至于观音大士往劫本迹事理，以及此方感应因缘，悉皆阙略，不禁令人长叹。民国六年，王采臣，周孝怀，陈锡周，三居士来山见访。王周谓普陀为观音大士圣道场地，中外景仰，何可久撤讲筵，忍令法道寂寞乎。祈师发心讲经，我等当为筹备道粮，（光）以固陋力辞。锡周则曰，山志久未修，板已模糊，师若肯修，我当刊刻。（光）曰，此事颇不容易，若照旧例，则文人皆能为之。若将大士往劫本迹修证，及此方感应事迹，一一略叙大端。令阅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，慈济无疆，从兹发起正信，身心归依，近获人天之福，远证菩提之果者，非遍阅大藏，备考群籍不可。若不发挥大士本迹感应诸事理，则成遗主志宾，舍本逐末，与寻常山经水志何异。何以显普陀为大士应化道场，又何以显大士为法界

众生之大慈悲父母，而与娑婆众生，因缘最深也。然（光）以宿业，致令心无知识，目等盲瞽，尚须忏悔一二年，待其业消智朗，障尽目明时，当不惜身命，勉令成就。如其业重，不能感格，当往江西，求黎端甫居士，代为了此公案。此公学贯儒释，笔超侪伍，必能发挥大士之慈悲心迹也。次年徐蔚如居士，以文钞印行，致不加详察者，谬谓之为知识，从兹信札来往，日不暇给。八年春间，端甫归西，先所发心，竟成空谈。十一年春，定海知事陶在东公来山，谓山志流通，令人由信向而改恶迁善，返妄归真，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，急宜重修。（光）以陶公护法心切，救世情殷，即令普济法雨两寺主人，恳请陶公亲任其事。陶公以公事无暇，乃托邑绅王雅三君任之。一切事宜，外有陶公，山有开如退居，商酌料理，（光）以无暇，绝不过问。次年陶公升于杭县，犹复鱼雁往还，商酌其事，若非宿受大士付嘱，其能如是也耶。初于修志议成之后，未及一月，江西彭泽许止净居士来访，一见即成莫逆。（光）叙昔衷曲，遂以大士颂见托，彼即允许，若非大士冥垂加被，何有如此之际遇乎。许君乃备搜藏典，及诸群籍，时经二载，稿方告

竣。述成颂文近二万言，而复逐联注其义意，俾阅者悉知所以，又节录各经，以为明证。颂文三卷，经证一卷，共三百七十余页，于夏初寄来。颂中义意，许序已陈，兹不复赘。（光）昔本欲冠于山志之首，今以卷帙繁多，特为别行，兼欲遍布天下后世，倘与志合行，则不易广播矣。然大士从无量劫来，分身尘刹，其本迹感应，非佛莫知。此数卷颂，不过大地一尘，大海一滴，令不知大士之深慈大悲者，略知梗概。从兹赧然愧怍，勃然奋发曰，吾人之心，与大士之心，无二无别。而大士圆成佛道，久经长劫，又以悲心无尽，不离寂光，垂形九界，普现色身，度脱众生。我辈从无量劫来，轮回六道，其亲蒙拔苦与乐之恩者，不知凡几。直至今日，尚为凡夫，上负大士拯拔深恩，下负自己本具佛性，静言思之，能不愧死。彼既丈夫我亦尔，不应自轻而退屈。由是翻转凡情，追随圣迹，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，敦行世善，兼修净业，久而久之，与之俱化。上焉者，即于现生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下焉者迨至临终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能如是，则人人敦礼义，各各识因果，自然干戈息而人祸永灭，雨旸时而天眷常临矣。陶公所谓挽回世道人心之

根本要务者，其在斯乎。所愿见者闻者，同发景仰大士之心，而勉力修习，则幸甚幸甚。

教观纲宗释义纪重刻序

教海汪洋，莫测深广，不有指归，则茫无所趣。故陈隋智者大师，以五时八教，判释如来一代所说之法，具显如来出世本怀，唯欲一切众生同成觉道。但以机器不一，故复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，为实施权，以接引之。待其既得权益，则开权显实，同归秘藏，方知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佛如众生如，一如无二如之所以然。可谓揭佛日于中天，普照大地，授穷子以果觉，令绍法王。但以文繁，不便初机，藕益大师，撮取要义，述为纲宗，有意义隐晦者，复为略释。俾学者悉知如来说教之意，与夫禀教修观之法，有如导归宝山，直授摩尼宝珠。从兹不但了知不生不灭，非有非空之圆妙第一义谛，为如来心印。即人天权小等法，与治世语言，资生业等，无不皆是第一义谛，皆为如来心印。喻如画龙点睛，立刻飞腾，以法无自性，转变由心，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故也。默庵法师，以释义分注各条之下，又为之纪，以期一目了然。学者得此，既省心力，又易领会，

何幸如之。维扬宝轮寺法裕长老，欲重刻广布，命（光）校其讹字，兼为叙其缘起云。

上海世界居士林佛学研究丛书序

众生与佛，心性一如，了无优劣，及与增减。而佛则安住寂光，众生则轮回生死者，以悟与未悟，及顺修逆修之所致也。如来知众生之皆具佛性，皆堪作佛也，是故示生世间，示成正觉，随机演说一切权实法门。俾彼利根，直下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其有钝根，亦得渐次熏陶而得悟入。待其悟证及极，方复本具佛性，方离凡圣生佛之差别名相，所谓令一切众生悉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噫，如来度生之心，可谓慈悲至极，无以复加矣。自后诸菩萨祖师善知识，各各潜修密证，宏阐发挥，以上续如来慧命，下作众生津梁。自法流东震，千数百年，其悟自性而断烦惑，出生死以证涅槃者，何可胜数。其绪余尚能移风易俗，胜残去杀，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。故古今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，莫不以此自行化他，以期天下太平，万国咸宁也。及清咸同间，屡遭兵劫，法运遂衰。自后罢除举业，天姿高者，于各种科学外，兼研佛学，知为

世间唯一无二之道。当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极，欲为救援，舍昌明佛学，莫能为力，故咸以提倡佛学为急务。而研究会，居士林，随处建立。法不执一，随人之机，或禅或教，或显或密，而为修持，及与发挥。而又注重于净土法门，以期悟与未悟，同于现生出离生死轮回也。良以末法众生，自力微弱，匪仗佛力，决难即生解脱。华严会上，华藏海众，等觉菩萨，尚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，况末世之学者乎。是知净土法门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法门。上海为全国枢要之地，其居士林诸居士，欲普布佛化，于讲经念佛外，季出林刊，以期推广。今又继出佛学研究丛书，若起信论，楞严经指要。取深经奥论，以浅显之语言发挥之，俾初机之人，易于领会，庶无捍格不入之苦，悉获因指见月之益。从兹相续刊布，以扬佛日之光，俾一切同人，同悟本具之天真佛性，庶不负如来出世之一大事因缘，而挽回世道人心，亦以是为根据。凡我同伦，各宜资助以期遍界流通云。

金刚经功德颂序

六度者，菩萨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之要法也。

然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导。五度无般若，不能究竟到彼岸，不得称为波罗蜜。而般若如心，五度如身，般若无五度，亦不能究竟到彼岸，不得称为波罗蜜。若二者具足，则一一度皆可究竟到彼岸，皆得称为波罗蜜也。金刚一经，乃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者，遍修六度万行之轨范也。以经文简略，但举布施为例耳。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行布施等，故能度脱一切众生，而不见能度之我，与所度之法，并受度之众生相。则四相不生，三心叵得，无所住而生心，无所得而作佛矣。以故受持四三二一句者，功德难宣，持全经者，又何待言。是以自古至今，人多读诵，其顿悟自性，彻证唯心，生预圣流，没归安养者，何可胜数。其次则消除罪业，增长善根，转祸为福，即愚成智者，更加多多也。许止净居士，取古今载籍中感应事迹，分类述颂，其友刘契净，又为之注。庶阅者咸知义理渊深，功德广大，生正信心，勉效前修，随其功行浅深，亦得种种利益也。经云，一切诸佛，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倘能发至诚恭敬心受持，便堕未来诸佛数中，愿各勉旃。

儒释一贯序

儒释无二道，生佛无两心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一切有情，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。然复生佛迥殊，凡圣各异者，以因地之迷悟不同，修德之逆顺各别也。由是儒释圣人，各出于世，为之倡导。俾一切众生，返迷归悟，溯流穷源，以复其固有之本性而已。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，方便究竟之不同，而其所宗之理体，所修之工夫，其大端固无二致也。佛以觉为体，而觉有本觉，始觉，不觉。本觉者，即生佛同具之天真佛性，乃性德也。始觉者，依本觉理，起真实修，对治烦恼习气，令其消灭无余之妙智，乃修德也。不觉者，迷背本觉，随境生著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认苦为乐，以迷为德，承佛性力，造生死业，一切在迷众生，与不依正觉，错乱修习者，皆是也。本觉凡圣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始觉工夫浅深不一，悟证地位各别，由名字以至分证，历外凡以至等觉，皆在始觉范围之内。由等觉再破一分无明，则修德功极，性德圆彰，福慧具足，烦惑净尽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方为大觉世尊，方证始本合一之最上乘极致，方了修因证果之大丈夫

事业。故华严云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，但因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，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所言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者，本觉理性也。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者，逆本觉而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也。离妄想则智慧现前者，顺本觉而修，渐至圆成佛果也。了此性修理致，则不肯自甘下愚，亦不敢以凡滥圣，而必以实修实悟，以期于实证而后已。儒者以诚明为本，诚即明德，明即明明德之明，实则诚明，即明明德也。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，由有人欲之物，遂锢蔽而不能显现，如云遮天日，了不见其光相。欲明其明德，必须主敬存诚，克己复礼，则人欲之物，自无容身之地，而本有真知，全体显露，如浮云去而天日昭彰矣。真知既显，则主权得而使者听命，故意之所念，心之所思，皆归于真诚无妄，中正不偏矣。此孔子上承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大经大法，撮要述此，以作天下后世希圣希贤之洪范焉。若与佛法互证对释，则诚也，明德也，乃本觉性德也。明也，明明德也，乃始觉修德也。物，即妄想执著。格物，即离妄想执著。离妄想执著，则得如来智慧，格人欲之物，自能彻底显现吾心固有之良知与真知也。故曰其发挥

浅深虽有不同，其理体工夫固无二致也。是以古今聪明睿智之人，多皆学佛，因得佛之心法，而儒先圣人之心法，方得悉其底里。以儒者多主于事相，而不致力于悟明心性，若不得佛法为之先导，则自己之心，尚非所知，况圣人之心法乎。以故泥迹之儒，多辟佛教，以不知佛法虽为出世间法，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。举凡伦常修齐之道，固已极力宏阐，毫善弗遗，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，随己职分，各尽其义，固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。然世间圣人，只教人尽义尽分，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。尽义尽分，只能教于上智，不能普摄下愚。若知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，纵属下愚，亦必歆善报而惧恶果，虽不欲尽义尽分，亦必勉力尽义尽分矣。此如来普被上中下三根之法，每有徒矜知解，不务真修，妄谓因果为小乘者，不知如来圆成佛道，众生常沦生死，皆不出因果之外，唯当人一念心性，不属因果，而复不离因果。欲迴超乎因果之外，非圆成佛道不可，未成佛而辄拨因果，则永失其善因善果，常造恶因，常受恶果，尽未来际，了无止期，可不哀哉。世固有不知佛而妄辟佛者，亦有颇知佛而阴服膺以阳为辟驳者，此种行为，

皆由门庭知见太重，不能著实格物致知，以致意有所不诚，心有所不正也。其言皆足以瞶众生之智眼，断如来之慧命。古大人忧之，乘机破斥，使彼作此说者，与受其说之毒者，悉皆深知吾佛教人之所以然，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，且大有发明儒教，辅弼儒教之至理极功焉。近来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，废弃先圣之法，几于无可救药，凡属忧世之士，莫不以提倡佛学为急务。以佛学注重明心，与因果报应。果能明自本心，决不至于错因果。果能不错因果，决可明自本心。既得明自本心，则儒先圣人之心，如来之心，亦可因之俱知矣，此儒释一贯之大旨也。弘道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，悯拘墟者所见之谬，辑彼古人破斥谬见，合会儒释，种种言论，以成一书，名之曰儒释一贯。将欲排印流通，以光最初曾受韩欧之毒，而作一阐提者，因命作序，一以冀其自愍愍他，自伤伤他，一以冀其仗此因缘，以消灭其谤法之罪咎，以克遂夫往生之素志也。以故不揣固陋，勉述所知，虽文不足观，而意有所本。愿见闻者，同皆格物致知，以自明其明德，弃离妄想执著，同证如来智慧。则古人垂训之至意，弘道辑录之深心，皆可大畅本怀，不至徒设。而世

道人心之转回，于兹可以预断矣，何幸如之。

近代往生传序

如来调御众生，随机说法，虽权实顿渐不同，大小偏圆有异，要皆为令众生，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。然此佛性，即心本具，非从外来，不自他得，如取家宝，受用现成，故其证也，乃极易事。无奈众生久居生死，迷惑甚深，喻如宝镜，经劫蒙尘，欲令即复本体，彻现照天照地之光，固非一日二日揩磨之功所能得也。如来悲心真切，知众生自力亲证之难，纵有修持，以烦惑未断，再一受生，不免复迷，从兹堕落者多，超升者少，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，俾彼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则已证圣者，速登上地，未断惑者，永出轮回，较彼唯仗自力，修戒定慧，以迄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者，其难易盖天渊悬殊也。故自华严导归，祇园演说以来，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，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迨法流东震，远公大师，倡于庐山，当时群贤毕集，后世众哲咸宗，从兹缁素四众，或圆修万行以回向，或专持佛号以求生，至于临终正念昭彰，现诸瑞相以往生者，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也。彼

往生集，净土圣贤录所载，特千万分中之一二耳。而百数十年来，修此法者，又复何限。况近世人士，眼界大开，密修显化者，实繁有徒。其中以烦惑心，契如来智，出娑婆苦，预莲池会者，当比前更多。岂可不加纪录，而令其湮没乎哉。余姚杨慧镜居士，特为搜辑，命名为近代往生传，其意盖欲为后之辑往生传者，备底稿耳，故其称呼名字，悉本原文，不加修饰，以归画一，但取传信，不任撰修之功。已得若干传，将欲刊布，祈予作序。窃维修持法门，有二种不同，若仗自力修戒定慧，以迄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者，名为通途法门。若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者，名为特别法门。通途全仗自力，特别则自力佛力兼而有之。即有深修定慧断惑之功，而无真信切愿念佛求生，亦属自力。今以喻明，通途如画山水，必一笔一画而渐成。特别如照山水，虽数十重蓊蔚峰峦，一照俱了。又通途如步行登程，强者日不过百十里。特别如乘转轮圣王轮宝，一日即可遍达四大部洲。吾人既无立地成佛之资格，又无断见惑任运不造恶业之实证，若不专修净业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则恐尽未来际仍在三途六道中，受生受死，莫由

出离也，可不哀哉。愿我同人，咸生正信。

慈悲道场忏法随闻录序

（俗称梁皇忏）

吾人之心，体本明净，由无明故，烦惑遂生。烦惑既生，便成昏浊，而明净之体，遂为隐没，实未尝减损一丝毫也。欲令复本還元，非竭诚尽敬，恭对三宝，忏悔业障不可。诸大乘经，具有令忏悔之文，随人所宗，述为忏法，如法华，光明，净土，大悲等。此之忏法，详于披陈罪相者，以梁武帝为度元配郗氏夫人，堕于蟒蛇之苦，兼欲一切人民同沾法利。特请志公，并诸高僧，检阅经文，述为忏法，帝亦时运睿笔，发挥意致。惜帝未悉净土法门，故于述成之时，郗氏特现天人妙庄严身，而为致谢。使帝详知净宗，则其夫人当必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高预海会，登不退地，又何得资此大法大心，竟以生天结其局哉。后之礼忏者，悉当注意于回向往生，方获究竟实益。此忏以大菩提心为本，从兹竭诚尽敬，外慕诸圣，披陈罪咎，内重己灵，故得生佛心融，感应道交，消除历劫之罪垢，开发本具之心光，其为利益，莫能具宣。文虽显浅，较比台宗注重理

观，不详披陈罪相诸忏，为能普被三根也。自昔以来，未有讲与注者，盖以文义显豁，无须讲注。须知法无浅深，唯取利人，律无玄义，以道宣律师之上根利智，尚须十次听讲，及其为注，则不厌其详，何独于此法而忽之。观宗谛公，以时当末法，人多不知自省，遂致所行与所学相悖。因发心讲演，以期人各主敬存诚，洗心涤虑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学行相顾，必期于自立于无过之地而后已。方子远凡，宿具灵根，虽出富室，颇好清修，每聆妙义，悉能领会。此次听讲，随为记录，又经宝静，诚一，常静，三师为之辅弼，遂得成帙。其父母同预讲筵，躬为缮写，可谓见其子即知其父母，非是父母不生是子也。方子欲排印，祈余作序。余惟修行之要，敬为第一，人能主敬存诚，则一切凡情无由而起，本具圣智自然发现，凡一切人我是非，无明贡高，以及懒惰懈怠，因循委靡之习气，皆悉消灭。而况恭对三宝，披陈往罪，则惭愧恐惧之心，希圣希贤之念，如饥如渴，油然而生。上慕诸圣，下重己灵，痛念我与诸佛，同一心性，彼何以圆证三觉，我何以久轮六道。从兹改往修来，返迷归悟。譬如摩尼宝珠，堕于圜厕，直下取出，屡次

洗濯，俾复本净。待至净极，则悬之高幢，必能随意雨宝。此种大事因缘，若不发挥若文若义之意致，则或有不得实益者，此随闻录之所宜普遍流通也。

因果录序

因果报应者，乃人事与天理或顺或逆之影响也。故书曰，惠迪吉，从逆凶，惟影响。人虽至愚，断无幸灾乐祸，避吉趋凶，愿一切同人斥名唾骂，天地鬼神夺魄殛诛，及死后灵魂永堕三途恶道，受诸极苦，经百千劫，莫之能出者。然其所作所为，多皆反其所愿者何也。由世少通人，不提倡因果报应之道，而家袭陋习，唯知以自私自利相传之所致也。间有所作所为，顺乎天理，内而家庭，恪尽己分，外而交际，务益于人。以及种种善举，悉皆奉行。若恤灾赈饥，济难扶危，戒杀放生，护惜物命，持斋吃素，诵经念佛，以期自他兼利，幽显均益者，无不家门清吉，子孙兴隆，富贵尊荣，令人景仰。历观传记，凡贤哲挺生，功业杰出，或道传群圣之心，或德为万民之望者，其先代皆有利人利物，资幽资显之懿行阴德焉。然此特凡眼所见之绪余耳，而其人之神

识，或上生天宫，或高超佛国，世间凡夫，又怎能悉知之而悉见之耶。因果之理，大发明实维佛经，而儒教经书，亦屡宣说。若书之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与洪范五福六极之说。及易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莫不皆以因果报应之理示人。但以其言简略，只说现世，及与子孙，未能详言过去现在未来，轮回六道三途之事，若不深研精思，或致当面错过。兼以俗儒每欲各竖门庭，与佛竞异，纵令知之，亦不肯提倡。致使贤者莫由树淑世善民之极功，愚者悉皆怀弱肉强食之恶念。由兹互相攻击，成千古未闻之杀劫。被杀者人固知其可惨，而杀人者之惨，当更酷烈万倍，惜世人不能悉知悉见。其可见者，若被人杀，若灭门绝祀，乃千万分之一二耳，其在三途所受之苦，则罄竹难书矣，可不悲夫。吾常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即圣教昌明之世，若不提倡因果，尚不能普令愚民潜息隐恶，悉使智者，大积阴功。况今世道人心，坏至其极，废弃圣经，推翻伦理，邪说横流，载胥其溺。有心世道者，思欲挽回狂澜，若不以因果报应为震聩发瞶之资，虽佛菩萨圣贤悉出于世，亦莫如之何，

况其下焉者乎。无锡金居士昌，有见于此，特记录近世，及现时各因果事，排印流布。冀人人各怀自利利人之心，以行己立立人之道。则习尚正而风俗淳淑，人祸息而天眷常临。举此竞争士类，同作羲皇上人。因序其大意，以贡阅者。

生西金鉴序

（后改作净土清钟）

娑婆世界，以音声作佛事，生死苦海，非念佛莫出离。而芸芸众生，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。久经长劫，轮回生死。于是动我释迦世尊同体悲心，特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门，俾上中下根，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其成就大机，顿证法身，俯提劣机，速出生死，一代时教，皆莫能及。以故西天东土之出格高人，莫不以此自行化他，由其为入道之妙门，成佛之捷径故也。二林居士，取佛菩萨立法度生之因缘，与历代古德僧尼王臣士女，下及物类，念佛往生之事迹，兼录其宏扬净土之切要言句，以成一帙，名为净土圣贤录。莲归居士，又为续录，皆所以为迷背家乡者作指南，为不识自己者作宝鉴也。但以卷帙浩繁，不利初机。对鳧居士欲令初机易生信向，

于彼正续录中，略录事迹显著者，二百余条，附之以赞，名曰生西金鉴。冀阅者鉴古而怀景仰，咏叹而悉兴起焉，其意固甚深且远也。昔子房欲破楚军，遍令军中同唱楚歌，楚军闻之，皆动归思。况当此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，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，加以邪说纵横，魔侣炽盛，邪正莫辨，无所适从之时。一闻极乐世界之劫外风光，本有庄严，能不同赋归欤，以期乐我天真乎哉。倘阅者洞鉴夫娑婆极乐之利害，而反复咏叹之，吾知其求生西方之心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矣。

栖真常住长年念佛序

念佛法门，其来尚矣。以吾人一念心性，犹如虚空，常恒不变，虽常不变，而复念念随缘。不随佛界之缘，便随九界之缘，不随三乘之缘，便随六道之缘，不随人天之缘，便随三途之缘。由其缘之染净不同，致其报之苦乐迥异，虽于本体了无改变，而其相用固已天渊悬殊矣。譬如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屯则暗，虽虚空之本体，不因云日而为增减，而其显现障蔽之相，固不可以同年而语也。如来以是义故，普令众生缘念于佛，故曰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

去佛不远。又曰诸佛如来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此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诸佛正遍知海，从心想生。夫随佛界之缘，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，若随众生各界之缘，则是心作众生，是心是众生矣。了此而不念佛者，未之有也。念佛一法，乃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，即此万德洪名，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觉道。由其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如螺赢之祝螟蛉，久则化之。即生作佛，转凡成圣，其功能力用，超过一代时教一切法门之上。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，断惑证真，方得了生脱死。念佛法门，自力佛力，二皆具足。故得已断惑业者，速证法身，具足惑业者，带业往生。其法极其平常，虽愚夫愚妇，亦能得其利益，而复极其玄妙，纵等觉菩萨，不能出其范围。故无一人不堪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固不可以通途教理而为论判也。末法众生，福薄慧浅，障厚业深，不修此法，欲仗自力断惑证真，以了生死，则万难万难。栖真住持莲仁和尚，有见于此，特于三圣殿，立长年念佛

道场，祈余序其意致，以期见闻发心，故为书其大纲如此。

归宗精舍同修净业序

如来一代时教，所说一切法门，虽则大小不同，权实各异，无非欲令众生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圆彰本有，直成佛道而已。但以众生根机不一，故致如来随顺机宜，作偏圆顿渐，种种说耳。然众生轮转生死，久经长劫，惑业深厚，障蔽妙明，非宿根成熟者，欲于一生取办，实乏其人。既不能一生取办，则再一受生，其迷而退者，万有十千，悟而进者，亿无三四。仗自力修戒定慧，以断烦惑而证涅槃，其难如是。致如来普度众生之怀，郁而不畅，众生速出生死之道，塞而罔通。然如来大慈，必欲令一切众生，同于现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遂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净土法门，无论上中下根，悉令现生度脱，乃以己信愿念佛，感佛慈悲摄受，感应道交，故获斯益。其有已断烦惑者，即可顿证法身，速成佛道，纵令惑业深厚者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以故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尚须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。观经将堕阿鼻之逆恶罪人，犹得以十称

洪名，预诸末品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尽法界一切众生，但有信愿，无一不被其泽，其圆顿直捷，超出一切法门之上。末世众生，欲了生死，不修此法，泛修其他仗自力之法门，则但可作未来得度之因，断难获现生了脱之果矣。厦门王拯邦居士者，宿根深厚，现行精纯，谛信因果，笃修净业。普欲同伦，咸生净土，遂于本埠太平岩左，建一精舍，以期同志随己身分，来此念佛，种往生因。于星期日，特请通人，讲演净土法门之所以然，及修持之法，则与夫现生没后之种种利益，亦可谓具大悲心，有择法眼者矣。乃致书祈余题额，兼为叙述大意。余惟净土一法，乃三世诸佛下度众生，九界众生上成佛道，成始成终之殊胜法门。高超一切禅教律，统摄一切禅教律，以一切诸法，溯其原始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要其终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因颜之曰归宗。取一切法门，究竟悉归此法，如江汉朝宗于海之义。此义于华严末后归宗处明之，有信不及者，请质之普贤菩萨。又凡修净业，一切善信，必须力敦伦常，恪守己分，戒杀吃素，清心寡欲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以己所行，化导一切，内而父母眷属，外而乡党朋友，俾一切同伦，咸知心是佛心，固

当行学佛行，同修佛慈，同念佛名。以期尽此报身，往生西方，脱幻妄之轮回，证本具之佛性而已。

台湾佛教会缘起序

佛教者，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教之大本也。何以言之，一切诸法，由心建立，一切凡圣，由心出生。世间一切诸教，虽皆说心，然其所说，皆属心之作用，至于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之体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心作三乘，心是三乘，心作六道，心是六道，所以然之极致，悉皆未能发挥。唯我释迦世尊，彻悟自心，知一切众生之心，与如来之心，无二无别，但以迷而未悟，枉作众生。故曰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，但因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，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又曰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。此皆最初成佛，于华严梵网所说者。由是大根众生，顿悟自心，入佛知见，小机未能即入，以故俯顺机宜，而成熟之。又欲一切若凡若圣，同于现生，出离生死，特开一信愿念佛，往生西方法门，普令一切无力断惑，不能超出轮回之外者，悉皆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高预九品

之嘉会，亲炙弥陀之休光，以迄于究竟彻证自心而后已。如来抚育劣机，其真慈大悲，可谓至极无加矣。然佛法虽名出世间法，实于世间伦常孝弟之道，与夫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，悉皆发挥罄尽，毫善弗遗。故古今立大功，建大业，浩气充天地，精诚贯日月，言为世法，行为世则者，多由学佛得力而来。而聪明睿智，首出庶物之人，莫不恭敬崇奉，护持流通，以其有阴翼世道，显淑民情，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之实效故也。拘墟之儒，无此智眼，每肆辟驳，谓佛法蔑伦理而无益于国家，是徒执舍俗出家一机之迹，而不知佛教教人，力敦伦常，恪尽己分，主敬存诚，克己复礼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信愿念佛，以期生入圣贤之域，没归极乐之邦，尽世间一切富贵贫贱智愚贤否之老幼男女，无不皆堪依之而修，岂独为出家者立乎。倘一切人果能依之而修，自可近得出离三界之乐，远证福慧二严之果矣。须知由如来发明心具佛性之理，三世因果之事，不知令许多愚夫愚妇以成贤智，令许多大恶元凶而息阴毒，以故举行佛法，天地鬼神悉示休征，而况于人乎。然即出家一法，亦非蔑伦，以其稟亲出家，精修梵行，以己修持功德，

为亲回向，以冀亲之神识，出三界以登九品，悟无生而证本性，较彼徒能奉养，与亲长劫轮回于三途六道而无所恃怙者，不亦多乎。而况佛令弟子视一切众生，皆作过去父母亲属想，以慈悲心，行放生业，岂但现生之亲，不忍漠然置之，即一切水陆空行诸生物，亦不忍漠然置之，纵令力有不及，犹以悲心善念，为之念佛，以冀彼速出恶道，速生西方而后已。由是言之，人果皆依佛法而行，则胜残去杀，世道太平矣。近十余年来，杀劫遍于中外，由兹戾气，复召天灾，水旱风震，相继降作，世运危岌，民不聊生，忧世之士，思为救援，乃以提倡佛学为急务。人果知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之实事，与夫吾人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之妙道，谁肯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之资，以之作生死业，永堕恶道乎哉。台湾腾照大师愍世之不知者多，誓欲普利同人，拟立一佛教会，为之提倡讲说，俾大众悉知。初于本会，按期修持，用作表率，以期风行全境，庶可家家观世音，处处弥陀佛矣。兼复流通各处所刊之经典，俾有信心识文义者，咸得读诵受持，以实行力敦伦常，恪尽己分，主敬存诚，克己复礼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信愿念佛，以期生入圣贤之

域，没归极乐之邦，其为利益，莫能名焉。知光具有同心，函祈作序，乃为述其佛教普利一切有情之大致云。

吴淞佛教居士林发隐序

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，本一心以建立，随机宜而说法。虽则名为出世间法，实则圆具世间一切善法。虽则毫善弗遗，而复一法不著（不著，谓不以为德，不自满足，若以不认真行为不著，其误大矣）。唯其不著，故其行得至究竟，古今凡懿行过人者，多由学佛得力而致。由是即凡夫心，契如来藏，于一一法，悉能达本穷源，亲证实相。虽则理致幽深，而复随根大小，悉皆能入，尽世间无一人不堪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故也。须知无量法门，皆须自力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求其摄生普遍，利济无方，上中下三根同修，初中后始本不二，不断烦恼，不历异生，即得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者，唯净土法门为然也。以故上根如文殊普贤之俦，下根如五逆十恶之辈，皆为净土法门所摄之机。以其至简至易，至顿至圆，故能如大地之普载万象，大海之普纳众流也。

凡学佛修净业之人，必须力敦伦常，恪尽己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，主仁仆忠，唯其无愧天职，方立学佛基址。进而敬受三归，谨修十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（莫作奉行，当在起心动念处论，若徒在事实上论，则是自欺欺人矣），戒杀护生，爱惜物命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如是之人，世间之宝，生获令名，没归佛国。又须以此，普化一切，由亲及疏，由近及远，俾一切人，同为善人。即俗修真，居廛为政，化残暴于已著，消祸乱于未萌。由兹俗美风淳，人心丕变，灾消福萃，天眷常临，其为功德，莫能名焉。若或徒窃学佛之名，不务学佛之实，则成佛法之罪人，不但无虚名之可得，且将有实祸以随其后。譬如童子无知，以价值三千大千世界之摩尼宝珠，换取一根糖吃，糖不饱腹，而失毕生恃怙，欲不饥寒而死，其可得乎。吴淞诸居士，特开佛教居士林，欲令同人，励志修持，以期各获实益，祈光著语，以作警策，因为述其大意云。观此，则知佛法为世间诸法之本，彼拘墟者，由无智眼，不能彻见，遂谓佛灭伦理，无益人国，是何异生盲承天日覆照之恩，得以为人，以不见故，谓之为无，岂不大可哀哉。

佛化随刊序

佛法者，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之本源也。故其道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。语其广大，则罄海墨而莫书，语其精微，则觅一字而叵得。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，无不详示无遗。非止谈三世因果，明善恶报应，阐发即心本具之佛性，断惑证真之事理而已。良以一切诸法，悉本于心，唯其彻悟自心，故能建立诸法。知其指归，纵凡夫皆堪造诣，究其极致，虽圣人有不知能。是以古之聪明睿智，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，莫不护持流通，密修显化，而唯恐不及焉。溯自东汉，法传震旦，求其高人杰出，法道大兴者，唯吾秦最为第一。以佛法大兴，自晋而始，当时苻秦姚秦，皆都长安，及道安至秦，罗什入关，凡缁素之见越等流，识超侪伍者，皆归趣而师事焉。迄至隋唐，亦都其地，故其宏宣法道，迈越古今。而当唐之世，诸宗悉备，以国家极意尊崇，故诸宗之首领，多皆住止京师，以其所学所得，阴翼郅治，显淑民情，其法道之盛，他处何能相比。自后虽都迁他处，而宏宗演教，潜修密证者，亦代不乏人。至清之末叶，经发匪回匪

之乱，人民困难，遂置此道于不问，其殆一线之未绝耳。近十数年来，世道人心，坏乱已极，而乱极思治，否极思泰，凡具通方之知见者，莫不以佛法明因果，示报应，直指心源，发明性体，为挽回世道人心之要道。于是若缙若素，群起而提倡修持之，以期自他同出迷途，诞登觉岸。由是敦笃伦常，精修净业，生入圣贤之域，没归极乐之邦。以故长安佛教会，蔚然而兴，同人以异地而居，非书报莫能达意。故将随见随闻之事，所会所悟之理，潜修密证之方法，格言嘉论之训诲，朋友之所讲习，智照之所发挥，分门别类，录作随刊。彼此参观，互相灌输，庶可正智藉众论以开发，丽泽由互滋而广润。将见知因识果，永息弱肉强食之恶心，尽分敦伦，同怀仁民爱物之善念。去杀胜残，上溯大同之世，风淳俗美，共作羲皇上人。其为利益，莫能名焉。爰为祝曰。如来大法，为诸法源，一切诸法，无不包含。敦伦致治，发挥无遗，事理因果，各适机宜。缅维秦川，昔号法窟，贤慈密律，悉肇其域。善导法照，特阐莲宗，普令凡夫，同出樊笼。末世众生，断惑匪易，唯此一法，堪为怙恃。自晋及唐，五百余年，震旦法道，莫之能先。从兹以后，代有

高人，潜修密证，率多隐沦。性天理老，摄受莲池，中兴净土，实启于兹。若无至德，彼肯屈服，古德芳踪，惜多遗轶。至清末叶，兵火频兴，人民凋敝，几绝传宏。近时通人，眼界大开，知非佛法，莫挽劫灾。由是聚集，缁素同志，随机提倡，用建法帜。欲普法利，特出随刊，丽泽互益，冀悟性天。佛由心作，道在人弘，竭诚若极，草偃风行。光虽庸劣，亦表同情，聊摅愚悃，以作先声。愿我同伦，各修净行，庶可即生，超凡入圣。

佛川敦本学校缘起序

儒释二教，其迹似异，其本原同。有执迹而昧本者，每驳斥佛法，谓为灭伦理而蠹国政，无益于社会，有害于民生，此等世智辨聪之瞽论，如来称为可怜悯者。不知佛法具世出世，且以世间法论，凡儒教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，如来于诸大小乘经中，莫不具说。而世间圣人，只据现生，但令人尽义尽分，佛则具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，并详示其能尽之善报，不尽之恶报。上根之人，但闻义分应尔，自可通身担荷，中下之人，阳奉阴违，则无法可治。

若闻三世因果，知能尽则有善报，不尽则有恶报，人纵愚顽，决无幸灾乐祸，趋凶避吉之念。由知三世善恶报应，虽不欲尽义尽分，以冀善报而惧恶报，亦必勉力尽义尽分矣。此但指其最浅近者而论，即可化愚顽为良善，转浇俗为淳风，况其深远者之利益，彼世间凡夫，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耶。至于论孝，则遍该六道，穷尽未来，故梵网楞伽等经，皆令生孝顺心，慈悲心，戒杀放生。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皆于无量劫来，轮回六道，各各互为父母兄弟妻子朋友。言念及此，理宜令其得所，谁忍以口腹之欲，戕害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乎。况既造杀业，必受杀报，谁肯以暂时口腹之欲，于未来世，常被彼所杀所食之众生，一一杀而食之乎。而况近来刀兵大劫，惨不忍言，其因皆由杀生食肉之所致也。人能各依佛法，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不作杀因，自无杀果，何难胜残去杀，以成郅治。由世道太平，而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之伦，方得各乐天常，各尽义分，而无遗憾，方合佛说孝顺心，慈悲心之本旨。由是言之，佛之教孝也，远且大矣。真达大师，生于佛川胡氏，弱冠即悟世非常，乃出家于普陀山三圣堂，精修净业，冀生莲邦。数十

年来，父母兄弟，悉皆谢世，承祀无人。本此孝思，推类以及当地苦寒，贫家子弟无力读书，乃以衣钵余资七千余元，交其族之热心公益者，立一敦本小学校，俾当地子弟，同得受学。其学规，注重躬行孝弟等，其所读书，注重五经四书等，略兼新法，以期敦本重道而无戾时不适用之弊。族人感其义，将其父母等神主，于校中设祠祀之，此校不废，其祀长存。较彼有子孙或不肖以遗亲之辱，或中绝以断亲之祀者，为荣宠而悠久也多矣。又以佛川地属通衢，每有道路死亡，棺殮无出，特捐一千元，交学校董士置产生息，以其息作棺木掩埋之费，地方贫不能致棺者亦施焉。噫嘻懿哉。真达师之心，可谓平等大公，了无自私自利之见，而族人感之，长时奉其亲之香火，彼为子孙谋者，有此利益乎。然光更欲彼族人，得其实益，不妨略摭愚怀。窃谓真达师出家学佛，以衣钵余资为本乡作公益，而本乡之人，亦当仰其芳踪，各修净业。校中正厅，当供西方三圣像，凡校中董士教员学生，朝暮咸行礼敬，以期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，方为究竟实益。校中固宜永断荤腥，方不负僧以十方信施开设学校之义。否则不但不合真达师之本心，亦非所以敦本自爱，俾

自己与诸学子，日在佛法中熏陶，而了不得其实益，为可惜也。须知佛法，乃一切诸法之本，而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又为佛法中至圆至顿，至简至易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成始成终之无上法门，凡一切人皆宜修习，况在此校者乎。且勿谓僧出资立校，便逼人学佛。此正所谓孝顺心慈悲心，欲令在此校之一切人，同皆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为弥陀之弟子，证本具之佛性而已。不观今之博学多闻，具深远知见者，多半皆研究修持念佛法门。若居此校而不修持，则成担麻弃金，到宝山而空手归矣，可不惜哉。

千佛图颂并序

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佛，正觉世间也。菩萨，缘觉，声闻，天，人，阿修罗，畜生，饿鬼，地狱，有情世间也。亦名十法界。此十法界，虽则圣凡各异，苦乐悬殊，而其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固自一如。但以用心各别，故致有此十种之现相焉。观无量寿佛经云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作佛者，谓观想佛像，忆念佛德，及与佛号。是佛者，谓当观想忆念之时，佛之相好庄严，福德智慧，神通道力，悉现于观想忆念者之心中，如镜

照相，敌体无二。然则心不作佛，则心不是佛，心作三乘，则心是三乘，心作六道，则心是六道矣。心之本体，如一张白纸。心之作用之善恶因果，如画佛画地狱，各随心现。其本体虽同，其造诣迥异。故曰唯圣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圣，吾人可不慎于所念所作乎哉。朱晓崖居士，宿具灵根，生即茹素，善绘人物，笔法出神。拟以如来万德庄严妙相，普印于一切众生八识田中，俾其由此善根，渐渐扩充增长，以迄实证。庶不负各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与如来多方引导之大慈悲心。乃敬绘千佛，石印流通，祈光作序，用示所以。因略发挥其心作心是之义，冀见闻者，咸知去取以致力焉。颂曰，佛由心作，狱由心造，心之力用，最为胜妙。既能作佛，何可造狱，由迷所趣，祸因恶积。晓崖居士，欲施引导，敬绘千佛，以示法要。俾见闻者，咸生景仰，竭诚尽敬，礼供观想。既睹圣像，即印识田，由此善根，必证心源。将付石印，用广流通，聊摅所以，表示芹衷。

佛法要论序

甚矣众生之昏迷倒惑，莫能自悟也。背本具

之如来智慧，逐幻现之众生根尘。于空华幻影之声色货利，起爱憎执著之贪瞋痴心。贪瞋痴既起之于心，杀盗淫便作之于身。自兹久经长劫，互相报复，从苦入苦，无所底止。纵或戒善禅定自修，得生人天善道，而惑业未断，福尽犹复堕落，轮回六道，了无已时。然得人天者如客居，堕三途者如家乡，如是则不但三途可畏，虽人天亦复可畏也。于是大觉世尊，特垂哀悯，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随顺众生，说种种法。大根则直说一心具造之理，令彼亲得证悟，小根则详示三世因果之事，令彼渐次修持。既知此理此事，谁肯怀珠作丐，求乐得苦。其背尘合觉，返迷归悟，以期复我本具之天真佛性，不容已也。虽然，烦恼深厚，未易消除，非多劫善根成熟者，实难现生即得超出轮回之外也。故我世尊，以大慈悲，特开一仗佛慈力往生净土法门，俾彼上圣下凡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，实为抚育保绥之要道，亦是速证菩提之妙法。以一切诸佛，非此法莫能圆满菩提，一切众生，非此法莫能即出生死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由其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也。近来世道人心，坏至及极，废经废伦，竞立新法，昧因昧

果，任意妄为。因兹天灾人祸，屡屡降作，匪盗纵横，民不聊生，忧世之士，怒焉伤悲。达庵居士冯宝瑛者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，彻悟自心，深入经藏。悯斯人之迷昧本心，述救世之佛法要论。种种发挥，契理契机。俾知吾心固有之佛性，锢蔽于幻妄所起之惑业。因兹于三途六道中，受生受死，故致其形陋劣，其识暗昧，其受用困苦艰难，危险逼迫。譬如置恶陋之相于明镜之前，断无微妙庄严之善影可得。从兹洗心涤虑，笃修戒善，及与禅定，以作出世之因。又复发四宏誓愿，与大菩提心，自行化他，共修净业。以期一期报尽，径生西方，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，速证吾心本具之佛性，普度法界无边之众生。如是则上不孤于佛化，下不负乎己灵，而达庵著论之深心，与诸君流通之至意，亦可畅慰而无遗憾焉。

普陀体仁施棺会缘起序

掩骼埋胔，政出月令，泽及枯骨，恩施周文，而况身心并济，存没咸恤之佛法乎。普陀为观音大士道场，历朝钦敬，举世尊崇，故得三寺鼎立，众庵棋布。中外朝谒者，实繁有徒。凡工匠仆使负贩鬻力之人，常逾千数，若至香会，则其数加

倍。是故山中诸长老，体佛慈怀，特开医院，以疗治一切有疾病人。或有负贩鬻力之人，卒遇死亡，无有棺材，殊难妥亡灵而宏慈化。况复海中屡有漂来之死尸，兼夫远方苦行进香者，偶有死亡，即宜殓殮。否则或致溃烂，其于恤死卫生之道，皆有遗憾。真达大师遂发心施棺，又念若不设法，后难永继。民国五年，杨君叔英，祝君兰舫，袁君祖怀，曹君振声等来山，因与谈及此事，诸君共输洋二千元。真达大师自捐四千元。去年又与普济了信，法雨达圆，海岸莲曦，紫竹广德，洪筏愿来，洪筏戒如，报本莹照，鹤鸣清福，普慧坤山，柏子极得诸师，及刘君寄亭，张君宗富二居士，共同商酌办法，因起一会，名曰体仁。以仰体佛慈，仁济亡灵，俾亡者无暴尸之惨，山僧无伤慈之诮。诸公皆各出洋一百元，并上所捐，共七千二百元，用置恒产，请示立石。特请本山在会诸师，轮流经理，以岁所收租金，尽数作施棺之费，庶可永传无替。如是则以后之贫穷亡者，咸受其福，而圆通道场，预有光荣。凡出资及经理置办之人，同皆消除宿业，增长善根。现生则福寿双隆，为斯世之表率，临终则形神俱妙，入佛国之封疆。欲后之人悉知，故为述其缘起，俾

亿万斯年，永用施行，以副大士救度众生之心，亦不负诸大师，诸居士，恤亡护教之一番至意云。

三圣堂万年簿序

法不孤起，道在人弘，胜地名蓝，唯人是赖。得其人，则荆棘林便成旃檀林，失其人，则狮子窟转作野狐窟。三圣堂者，创自明万历三十年，时僧大方结茅于此，适张随党礼二太监，奉旨督造藏经阁，闲步其地，饮其泉而甘之。乃询其由，知其极旱不涸，寺中遇旱祈雨，必取水于此泉，而辄获膏雨，遂题之为八功德泉。因出资命建西方三圣殿，以八功德水，乃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所有也。至清康熙间，僧海安重建，自后年久倾颓。咸丰初，承恩堂显法公居此潜修，改名如意庵，乃数楹小屋而已。光绪初，四世孙华德公，募诸沪上洪君某，遂建三圣殿，复原名。自后世道太平，兼以轮船火车俱通，菩萨香火，日见兴盛，庵中工事，略有端倪。华德公欲息心以专修净业，以庵事交其徒长汀师，令其孙真达师辅之，遂大为建造。及汀师去世，达师更不惜心力，宜修者修，宜建者建，遂成一大精蓝。后以操劳既久，意欲静养，因交与明教师监理数年。今明教

师又退，达师因念人寿几何，本庵经几代住持，用数十年之心力，方得殿宇巍峨，寮舍宏敞，庵僧得以清修，香客得以寄寓。当此之时，不将庵中规矩课程，与夫经像庄严，法器什物，书之于册，以遗来者。恐年岁既久，来者不知，或至规矩废弛，什物遗失，致前人建立道场一番苦心，悉付东流。徒令后人安住其中，虚消信施，不修道业，岂不为前人之遗憾。而圆通道场，因之削色，致普门大士含悲于常寂光中也。因令光略叙此庵之缘起，而凡诸规矩什物等，一一详记，庶后之人有所遵守焉。

蔡伯伦居士嚶鸣集序

人生世间，固宜各尽其伦。否则名虽为人，实与横行之异类，有何区别。孟子云，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佛经云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其为尧舜作佛之要，在乎力行孝弟，与夫返妄归真而已。其资之以成始成终者，在于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而已。近世新学派，竞学欧风，废经背伦，以至公然提倡仇孝公妻裸体等，直欲人与禽兽无异，其丧心病狂也甚矣。伯伦居士，寄居台湾，已三世矣。当弱冠时，

即欲归本祖国，以母氏不欲远徙，勉留夷邦，服职多年。及母氏服阕，幡然来归，可谓特立独行，敦伦尽分之士也。侨寓沪上，以相为业，凡遇来者，无论其相之善恶，皆勉以修德积善，以祈善者益善，不善者亦善。深合命自我作，福自己求，与夫有心无相，相随心生，有相无心，相逐心灭等义。而且于议论中，辄谆谆于三世因果报应，与夫净土横超法门，俾一切人由问相而得入圣贤之域，以及往生极乐之邦，其挽回世道人心也大矣。固知有志于济世济人者，虽不居位行政，亦可施行也。因为易其名曰伯伦，不知北仑居士以为然否。

教诲浅说序

家庭教育，因果报应，乃现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。若不从此著手，则凡所措置，皆属枝末，皆可伪为。唯从小便教以敦伦尽分之道，因果报应之理，则习与性成，及长而不为贤人者，无是理也。语云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匹夫身贱名劣，何得有此责任。须知国家天下，由一人一家而积成。彼有权力者，同室操戈，无权力者，聚党劫掠，与夫荡检逾闲，作奸犯法，只图暂时

之侥幸，不顾后来之祸福者，皆由从小未受贤父母之善教。不知利人即是利己，害人甚于害己，作善者其家必昌，歿而神超善道，作恶者其家必亡，歿而神堕恶道之所致也。使知声和则响顺，形直则影端，种瓜则得瓜，种豆则得豆，既造如是因，必感如是果，决不至为求自己安富尊荣，致令杀人盈城盈野，以及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也。是故建大功，立大业，浩气塞天地，清操皎日月者，皆抱己立立人之心，自利利他之愿。故得千百年后，人皆景仰。无奈世人见识褊浅，每多悖道而驰。幼既无贤父母之善教，长又无贤师友之提携，从兹越理犯分，致堕监狱，虽属自取，实堪怜悯。于是各狱皆立一教诲师，日与监犯讲说为人所当尽之道，因果无或爽之理。冀彼洗心涤虑，改过迁善，勉为良民，转相劝化，俾若自若他，同归圣贤之域，庶国家天下，永享太平之福矣。邵子慧圆，向膺漕河泾监狱教诲师职，其开导监犯之稿，有数十篇，约十余万言，皆劝其守分安命，敦伦尽分之说。而且引经援史，据古证今，文虽浅而意旨实深。虽特为监犯说，而一切人俱宜观览而依行焉。同志者以其有益，因付排印，祈光作序，以为向导。光因将挽救世道人心

之要，为之点出，俾举世之人，同注重于家庭教育，与因果报应。而家庭教育，母教最要。使贤母从儿女小时，以身率其敦伦尽分之事，又日为宣说因果报应之理，其儿女决定皆成贤人，又何有越理犯分，伤天损德等行为乎。所愿匹夫匹妇，各任其责，庶可贤人杰出而匪徒革心，礼教兴行而天下太平矣。明理达人，当不以吾言为谬妄也。

横超莲社缘起序

法华经云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况当此互相斗争，弱肉强食，杀人之法，无奇不有，而复种种天灾，频相见告之时乎。有智识者，因兹提倡净土法门，以期一切同伦，同得出此三界，登彼九莲也。若论竖出，非力修戒定慧道，断尽烦恼不可。倘烦恼稍有未尽，则三界依旧莫出。况末世众生，善根浅薄，寿命短促，修者纵有亿亿，出者难得一二。以其唯仗自力，是故难得实益。若论横超，但依净土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兼以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万不漏一，咸得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则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功夫成熟者，固登上品，

临终方念者，亦预末流。此则全仗佛力，其利益与唯仗自力者，天渊悬殊。师宏居士之妻师汤，欲与闺阁英贤，常时修持净业，以期同于现生，出此火宅。遂于附近，建一莲社，半由自捐，半由人助。其工既成，问名于光，因题之曰横超。冀一切须眉丈夫，贞静坤伦，怖畏火宅，欲出莫由者，同皆依此而修。庶可长揖娑婆，速达极乐，一超直入如来地，永作逍遥自在人。故为叙述所以云。

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重刻木板序

众生之心，与佛无二。虽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轮回六道，了无出期，而其寂照真常之本体，仍然如故，毫无损失。以故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，悯其业障深重，不能直复本体，故以种种方便，令种善根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由是久成佛道之正法明如来，而复不离寂光，垂形九界，随类逐形，寻声救苦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其现余法界种种身，皆属秘密，现菩萨法界之观世音身，则属显露。以故十方诸佛，皆赞观世音菩萨为大慈大悲施无畏者，以期九法界一切众生，同生信向，

同蒙摄受也。由菩萨证穷法界，圆彰自性，彻悟唯心，故能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，遍法界感，遍法界应，随彼所感之诚之大小，俾彼各得相当之利益。如法华普门品，楞严观音圆通所说，及此方种种感应事迹，如本书所颂者，何可得而思议也。良以菩萨之心，犹如虚空，无所不遍。但以众生在迷，不生信向，譬如虚空，以物障之，便成隔碍。若穿一小孔，即得一小孔之空，穿一大孔，即得一大孔之空，若完全撤去障蔽之物，则与普含万象之虚空，浑合无间矣。是以众生小感则小应，大感则大应。故楞严云，求妻得妻（求妻者，求贤慧贞良之妻也，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）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长寿得长寿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所言求妻得妻等者，即穿小孔得小孔之空，穿大孔得大孔之空也。其求大涅槃得大涅槃者，即完全撤去障蔽之物，便与普含万象之虚空浑合无间也。金刚经所谓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以众生心体，即是无余涅槃，本来无失，又何有得。菩萨特以种种方便，令其消除幻业，复还本体而已。又以众生迷惑深重，不能顿发大菩提心，为接引初机令其入胜故，随彼凡情，满彼

所愿。待其善根既熟，即可直得究竟真实利益，此菩萨随类现身，随心满愿之本旨也。本书付排铸板，拟印数十万部，俾薄海内外之人，咸得受持。现已任及七万多部，则将来之遍界流通，人沐慈化，当可做到。但以字小，不便老人，为一憾事。无锡华慧可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法，一见此书，欢喜赞叹，若获至宝，庆幸无已。忙出五百圆，命刻木板，冀一切人皆能阅，一切时皆可印可请也。其殆宿世曾受菩萨付嘱，以布慈化而利有情者，噫嘻懿哉。

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序

净土法门，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之通规，亦为末法时代一切众生，仗佛慈力，即生了脱之要道。良以如来所说一切法门，无非令众生出生死，成佛道耳。但以上根者少，中下者多，故能于即生了脱者，虽在正像，尚不多见，况末法人根陋劣，寿命短促，知识稀少，邪外纵横之时乎。由是如来预鉴机宜，特开净土一门，俾一切若圣若凡，上中下根，同事修持，同于现生往生净土。上根则速成佛道，下根则亦预圣流，较彼一代所说仗自力法门，下手易

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以佛力法力不可思议，加以众生信愿行力，则无论功夫浅深，罪业轻重，皆得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也。以故如来于诸大乘经，咸皆带说，如华严法华楞严等。其专说者，则有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佛经。此三经中，凡弥陀之誓愿，净土之庄严，三辈九品之生因，十方诸佛之赞叹，悉皆显示无遗。而阿弥陀经，言简义周，最易受持，由是古人列为日课，无论若宗若教若律，皆于暮时读诵，是举天下之若僧若俗，无不以净土为归者。然虽如是行持，若不谛审佛祖立法之所以然者，犹然不求生西方为事，殆所谓日用不知，习矣不察者乎。即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尚多崇尚自力法门，不肯仰仗佛力，其志固高，其事实难即生做到。倘惑业未能净尽，再一受生，多半迷失，不但所期皆成画饼，且有因福造业，后生堕落之虞，由是言之，诚堪畏惧。须知净土法门，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不可以与通途法门并论，若不明此义，以仗自力通途法门之义，疑仗佛力特别法门之益，而不肯信受，则其失大矣。佛说难信，盖即指此，若无此执，则谁不信受奉行焉。近来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，无可救药。凡有具正知见之伟人杰士，

莫不以提倡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为挽回狂澜之据，精修净业，求生西方，为究竟安隐之法。一倡百和，无不率从，由是吃素念佛，改恶修善者，日见其多。所可惜者，普通善信，未尝学问，虽日读弥陀经，究不知所说者为何义。纵有疏钞，要解等注，亦非彼所能阅。黄智海居士，利人心切，取疏钞，要解之义，以白话解释之，俾彼稍识字者，亦得了知经义。由是更加精进，竭诚修持，并以转化有缘，则现生身心清净，优入圣贤之域，临终感应道交，直登极乐之邦，其为利益，莫能名焉。爰书大义，以贡阅者。

欲海回狂普劝受持流通序

天下有极惨极烈，至大至深之祸，动辄丧身殒命，而人多乐于从事，以身殉之，虽死不悔者，其唯女色乎。彼狂徒纵情欲事，探花折柳，窃玉偷香，灭理乱伦，败家辱祖，恶名播于乡里，毒气遗于子孙，生不尽其天年，死永堕于恶道者，姑置勿论。即夫妇之伦，倘一沉湎，由兹而死者，何可胜数。本图快乐，卒致死亡，鰥寡苦况，实多自取，岂全属命应尔哉。彼昵情床第者，已属自取其殃，亦有素不狎昵，但以不知忌讳，冒昧

从事，致遭死亡者，亦复甚多。故礼记月令，有振铎布告，令戒容止之政（容止，即动静，谓房事也），古圣王爱民之忱，可谓无微不至矣（忌讳，寿康宝鉴详言之，俱宜购阅）。吾常谓世间人民，十分之中，由色欲直接而死者，有其四分。间接而死者，亦有四分，以由色欲亏损，受别种感触而死。此诸死者，无不推之于命，岂知贪色者之死，皆非其命。本乎命者，乃居心清贞，不贪欲事之人。彼贪色者，皆自戕其生，何可谓之为命乎。至若依命而生，命尽而死者，不过一二分耳。由是知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，此祸之烈，世无有二，可不哀哉，可不畏哉。亦有不费一钱，不劳微力，而能成至高之德行，享至大之安乐，遗子孙以无穷之福荫，俾来生得贞良之眷属者，其唯戒淫乎。夫妇正淫，前已略说利害，今且不论。至于邪淫之事，无廉无耻，极秽极恶，乃以人身，行畜生事。是以艳女来奔，妖姬献媚，君子视为莫大之祸殃而拒之，必致福曜照临，皇天眷佑。小人视为莫大之幸福而纳之，必致灾星莅止，鬼神诛戮。君子则因祸而得福，小人则因祸而加祸，故曰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世人苟于女色关头，不能彻底看破，则是以至高之德行，至

大之安乐，以及子孙无穷之福荫，来生贞良之眷属，断送于俄顷之欢娱也，哀哉。安士先生欲海回狂一书，分门别类，缕析条陈，以雅俗同观之笔，述劝诫俱挚之文。于古今不淫获福，犯淫致祸之事，原原委委，详悉备书，大声疾呼，不遗余力，暮鼓晨钟，发人深省，直欲使举世同伦，咸享福乐，各尽天年而后已。须知其书，虽为戒淫而设，其义与道，则举凡经国治世，修身齐家，穷理尽性，了生脱死之法，悉皆圆具。若善为领会，神而明之，则左右逢源，触目是道。其忧世救民之心，可谓至深切矣。是以印光于民国七年，特刊安士全书板于扬州藏经院，八年又刻欲海回狂，万善先资，二种单行本。十年又募印缩小本安士全书，拟印数十万，遍布全国，但以人微德薄，无由感通，只得四万而已。而中华书局私印出售者，亦近二万。杭州汉口，俱皆仿排，所印之数，当亦不少。兹有江苏太仓吴紫翔居士，念世祸之日亟，彼新学派，提倡废伦废节，专主自由爱恋，如决江堤，任其横流，俾一班青年男女，同陷于无底欲海漩湲之中。遂发心广印欲海回狂，施送各社会以期挽回狂澜。然众志成城，众擎易举，恳祈海内仁人君子，大发救世之心，量力印

送，并劝有缘，普遍流通。又祈父诲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师诫其徒，友告其侣，俾得人人知其祸害，立志如山，守身如玉，不但不犯邪淫，即夫妇正淫，亦知撙节。将见鰥寡孤独，从兹日少，富寿康宁，人各悉得，身家由兹清吉，国界于以安宁，秽德转为懿德，灾殃变作祯祥。毕竟不费一钱，不劳微力，而得此美满之效果，仁人君子，谅皆当仁不让而乐为之也。爰述大义，以贡同仁。

寿康宝鉴序

人未有不欲长寿康宁，子孙蕃衍，功业卓著，吉曜照临者。亦未有欲短折疾病，后嗣灭绝，家道倾颓，凶神莅止者。此举世人之常情，虽三尺孺子，莫不皆然。纵至愚之人，断无幸灾乐祸，厌福恶吉者。而好色贪淫之人，心之所期，与身之所行，适得其反，卒至所不欲者悉得，而所欲者悉莫由而得，可不哀哉。彼纵情花柳，唯此是图者，姑勿论。即夫妇之伦，若一贪湏，必致丧身殒命。亦有并不过贪，但由不知忌讳（忌讳种种，详示书后，此不备书），冒昧从事，以致死亡者，殊堪怜愍。以故前贤辑不可录，备明色欲之害，其戒淫窒欲之格言，福善祸淫之证案，持

戒之方法日期，忌讳之时处人事，不憚繁琐，缕析条陈，俾阅者知所警戒，其觉世救民之心，可谓恳切周摯矣。而印光复为增订，以名寿康宝鉴，复为募印广布者，盖以有痛于心而不容已也。一弟子罗济同，四川人，年四十六岁，业船商于上海。其性情颇忠厚，深信佛法，与关絅之等合办净业社。民国十二三年，常欲来山归依，以事羁未果。十四年病膨胀数月，势极危险，中西医均无效。至八月十四，清理药帐，为数甚钜，遂生气曰，我从此纵死，亦不再吃药矣。其妾乃于佛前恳祷，愿终身吃素念佛，以祈夫愈。即日下午病转机，大泻淤水，不药而愈。光于八月底来申，寓太平寺，九月初二，往净业社会关絅之，济同在焉，虽身体尚未大健，而气色淳净光华，无与等者。见光喜曰，师父来矣，当在申归依，不须上山也。择于初八，与其妾至太平寺，同受三归五戒。又请程雪楼，关絅之，丁桂樵，欧阳石芝，余峙莲，任心白等诸居士，陪光吃饭。初十又请光至其家吃饭，且曰，师父即弟子等之父母，弟子等即师父之儿女也。光曰，父母唯其疾之忧，汝病虽好，尚未复原，当慎重，惜未明言所慎重者，谓房事也。至月尽日，于功德林开监狱感化

会。彼亦在会，众已散，有十余人留以吃饭，彼始来，与司帐者交代数语而去，其面貌直同死人，光知其犯房事所致，切悔当时只说父母唯其疾之忧，未曾说其所以然，以致复滨于危也。欲修书切戒，以冗繁未果。十月初六至山，即寄一信，极陈利害，然已无可救药，不数日即死。死时关絅之邀诸居士皆来念佛，其得往生西方与否，未可知，当不至堕落耳。夫以数月大病，由三宝加被不药而愈，十余日间，气色光华，远胜常人，由不知慎重，误犯房事而死，不但自戕其生，其孤负三宝之慈恩也甚矣。光闻讣，心为之痛，念世之不知忌讳冒昧从事，以致殒命者，其多无数。若不设法预为防护，殊失如来慈悲救苦之道。拟取不可录而增订之，排印广布，以期举世咸知忌讳，不致误送性命。一居士以母氏遗资千六百元，拟印善书施送，光令尽数印寿康宝鉴，以拯青年男女于未危，则以罗济同一人之死，令现在未来一切阅此书者，知所戒慎，并由展转流通，展转劝诫，庶可举世同享长寿康宁，而鰥寡孤独之苦况，日见其少。如是则由济同一人之死，令一切人各得寿康，济同之死，为有功德，仗此功德，回向往生，当必俯谢娑婆，高登极乐，为弥陀之

弟子，作海众之良朋矣。孟子曰，养心者莫善于寡欲，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寡矣，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寡矣。康健时尚宜节欲，况大病始愈乎。十年前一钜商之子，学西医于东洋，考第一，以坐电车，未驻而跳，跌断一臂，彼系此种医生，随即治好。凡伤骨者必须百数十日不近女色，彼臂好未久，以母寿回国，夜与妇宿，次日即死。此子颇聪明，尚将医人，何至此种忌讳，懵然不知，以俄顷之欢乐，殒至重之性命，可哀孰甚。前年一商人，正走好运，先日生意，获六七百元，颇得意。次日由其妾处，往其妻处，其妻喜极。时值五月，天甚热，开电扇，备盆澡，取冰水加蜜令饮，唯知解热得凉，不知彼行房事，不可受凉，未三句钟，腹痛而死。是知世之由不知忌讳，冒昧从事，以至死亡者，初不知其有几千万亿也。而古今来福最大者，莫过皇帝，福大寿亦当大，试详考之，十有八九皆不寿，岂非以欲事多，兼以不知忌讳，以自促其寿乎。而世之大聪明人，每多不寿，其殆懵懂于此而致然乎。光常谓世人十分之中，四分由色欲而死，四分虽不由色欲直接而死，因贪色欲亏损，受别种感触间接而死，其本乎命而死者，不过十

分之一二而已。茫茫世界，芸芸人民，十有八九，由色欲死，可不哀哉，此光流通寿康宝鉴之所以也。愿世之爱儿女者，以及为同胞作幸福防祸患者，悉各发心印送，展转流传，俾人各悉知忌讳，庶不至误送性命，及致得废疾而无所成就也。彼纵情花柳者，多由自无正见，被燕朋淫书所误，以致陷身于欲海之中，莫之能出。若肯详阅，则深知利害，其所关于祖宗父母之荣宠羞辱，与自己身家之死生成败，并及子孙之贤否灭昌，明若观火，倘天良尚未全昧，能不触目惊心，努力痛戒乎。将见从兹以后，各乐夫妇之天伦，不致贪欲损身，则齐眉偕老，既寿且康。而寡欲之人恒多子，而且其子必定体质强健，心志贞良，不但无自戕之过失，决可成荣亲之令器，此光之长时馨香以祷祝者。愿阅者共表同心，随缘流布，则人民幸甚，国家幸甚。

辟自由结婚邪说文序

（代撰）

人禀天地阴阳之气，受父母精血之质而生。其初生以至三四岁，一举一动，皆须父母抚育。自后虽能自行动，而诸凡事理，皆须父母安排教

导，否则便不能生存于世。及其年长，则父母为之择配，俾得享男女居室之乐，以期内外相辅，得以奉父母而尽子职，绵世系而防老死。此天地固然之道，圣人法天制礼，俾人各守彝伦，以尽人道与子道耳。若不依圣人之礼，与父母之命，唯以两情爱恋而为夫妇，则与禽兽何异。彼不知好歹者，专效欧洲恶风，盛倡自由结婚，何不倡初生即不受父母抚育教导，而自由成立为人乎。彼若能一生于世，即自由成立，绝不受父母抚育教导，则自由结婚，实为至当之理事。若不能如此，唯年长能以自力致男女爱恋为标准者。即为逆天悖理侮圣蔑伦之极重罪人。以其心行，与禽兽无殊焉。无锡杨章甫居士，作文辟之，因为序引，以发所未发，冀倡此说者，咸觉悟云。

跋

归心堂跋

夫心者，即寂即照，不生不灭，廓彻灵通，圆融活泼，而为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之本。虽在昏迷倒惑具缚凡夫之地，直下与三世诸佛，敌体相同，了无有异。故曰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但以诸佛究竟证得，故其功德力用，彻底全彰。凡夫全体迷背，反承此功德力用之力，于六尘境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因惑造业，因业感苦。惑业苦三，互相引发。因因果果，相续不断。经尘点劫，长受轮回。纵欲出离，末由也已。喻如暗室触宝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致被彼损伤。迷心逐境，背觉合尘，亦复如是。如来悯之，为说妙法，令其返妄归真，复本心性。初则即妄穷真，次则全妄即真。如风息波澄，日暖冰泮，即波冰以成水，波冰与水，原非二物。当其未澄未泮之前，较彼既澄既泮之后，体性了无二致，相用实大悬殊。所谓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。若唯仗性德，不事修德，则尽未来际，永作徒具佛性，无所恃怙之众生矣。故般若心经云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

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夫五蕴者，全体即是真如妙心，但由一向迷背，遂成幻妄之相。妄相既成，一真即昧，一真既昧，诸苦俱集。如风动则全水成波，天寒则即柔成刚。照以甚深般若，则了知迷真成妄，全妄即真。如风息日暖，复还水之本体耳。故知一切诸法，皆由妄情所现。若离妄情，则当体全空。以故四大咸失本性，六根悉可互用。所以菩萨不起灭定，现诸威仪。眼根作耳根佛事，耳根作眼根佛事。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。水火不能焦濡，虚空随意行住。境无自性，悉随心转。故楞严云，若有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，悉皆消殒，乃照见五蕴皆空之实效也。归者，归投，归还，即返照回光复本心性之义。然欲返照回光复本心性，非先归心三宝依教奉行不可。既能归心三宝依教奉行，自可复本心源彻证佛性。既得复本心源彻证佛性，方知自心至宝，在迷不减，在悟不增。但以顺法性故，则得受用，违法性故，反受损伤，而利害天渊迥别耳。师导周居士，欲令子子孙孙，世奉佛法，乃以归心名堂，请题其意义，因书此以塞其责云。

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疏注节要跋

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克论其要，唯戒定慧三法而已。然此三法，互摄互融，不容独立。而初心入道，则持戒一事，尤为要务。故楞严云，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是以如来初成正觉，即说梵网经菩萨戒。俾一切菩萨，并梵释诸天，与夫王臣士庶，若僧若俗，迨及娼优奴婢，三途恶道一切众生，同皆受持。是知此戒，乃如来炼圣烹凡之大冶洪炉也。良以六道众生，虽则尊卑贵贱，种种不同。而一念心性，尚与三世诸佛，无二无别。但由宿世善恶各异，致使今生果报不同。如来鉴本遗迹，以故普劝受持。倘能依教奉行，则宿世恶业，可以顿消。现生福慧，速得圆满。初则了妄即真，次则唯真无妄。自可复本心源，亲证妙性矣。故云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又云汝是当成佛，我是已成佛。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此如来金口为一切众生所保任者，可不信乎。无名居士宿植德本，笃修净业。欲令自他同出苦轮，选净土著述之切要者，辑为净土津要。既而又辑续编，拟以梵网经

弃之于首。又以经文深奥，不易窥测。开遮持犯，难以解了。不有注解，实难普益。乃以清陈熙愿所节略之梵网经疏注节要见选。则若文若义，自可一目了然矣。夫宏阐净土，何以首列梵网。良以欲生净土，当净其心。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欲净其心，非持佛净戒不可。果能持戒，则贪瞋痴心，不发现行。戒定慧道，彻底圆彰。恒沙功德，无量妙义，不求自得，具现心中。所谓戒为法界，一切法趣戒，是趣不过。况又加以真信切愿，执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。则能念之心，与所念之佛，相冥相契。现生固已心佛不二，临终不生净土，将何生乎。纵令根机陋劣，未能如是。而以严持佛戒之清净身心，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迨至临终，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即使带业往生，固已永脱轮回，高超三界。常时亲炙弥陀，自可速证法身。况已业尽情空者哉。其有自诩高明，藐视戒律，及与净土，谓自性清净，有何善恶持犯自他净秽。但任天真，即如如佛。从兹口口谈空，步步行有。听其言，则高出九天之上。察其行，则卑入九地之下。生为法门之败种，死作泥犁之主人。较彼带业往生者，尚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，况上焉者

乎。其有欲现生亲得实益，临终决定往生者，请从持戒念佛真实行去，自可不虚所望矣。

石印异僧守松草书心经跋

（以字迹相连不能割裂故未印）

此经文虽简略，理极宏深。性相互融，而真俗双泯。万法森罗，而一道清静。是以观照一起，顿空五蕴聚落。实相圆彰，诞登四德彼岸。语其广大，罄海墨而莫诠其义。语其精微，觅一字而了不可得。至圆至顿，最妙最玄。诚为诸佛之师，菩萨之母。六百卷般若之关键，一大藏圣教之纲宗。良由大觉世尊，鉴机说法，智慧自在。或博或约，妙理咸具。譬如月丽中天，影现众水。不但大江大海，悉现全月。即小而一勺一滴，无不各各皆现全月，而无或欠缺。猗欤懿哉。由众生具有生佛平等之妙心，感如来说此真空实相之妙经也。以故自唐至今，闻人名士，每事书持，多有读至数千万遍者。异僧守松，拟将此经，普纳含识八识田中，以为将来成佛种子。运不思议绝妙神笔，书写流通。友人以此帖见赠。拟欲石印，以广其传。又恐或未尽识，因离句楷书经文于后。爰跋数语，以企自他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耳。

须知此经在处，即佛所在。消除灾障，致多吉祥。务须恭敬供养，受持读诵。毋或褻黷，自取罪咎。则度一切苦，成无上道，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。

清世宗御制普陀法雨寺碑文跋

（乙卯年代赵希伊作）

清世宗宪皇帝，夙植德本，乘愿再来。深入经藏，直达禅源。宗说皆通，悟证邻极。秉灵山泗水之薪传，阐即心即佛之妙道。自法流震旦，二千年来，于皇帝中，最为第一。若非久证法身，现兹末世，即俗明真，广度含识者，其能如是也耶。佛法普利众生，大士随机赴感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非大智慧，莫能形容。清世宗以时雨润物之义，极力发挥。可谓妙契佛心，罕譬而喻矣。予昔读浙江通志，见此碑文，不胜钦佩。定海厅志，亦复具载。今春来礼大士，见碑前供一玉佛，而为龕所蔽，无由观光。以玉佛来仪时，权供碑前。后以建殿无地，遂致常住。查之山志，复失此板，怅何如之。因秉烛恭录。乃祈寺主，刻于木榜，悬之亭内。又补刻志板，各述缘起。庶将来君子，皆得同沾法雨，共证真常云耳。

六度室跋

（代唐杰子作）

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名为六度，亦名六波罗蜜。梵语波罗蜜，华言到彼岸。谓由此六法，于生死此岸，度烦恼中流，到涅槃彼岸故也。然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导。五度无般若，不能究竟到彼岸。而般若如目，五度如足。般若无五度，亦不能究竟到彼岸。二者具足，则一一度皆能到彼岸，皆得名为波罗蜜也。开如和尚，以此名室，可谓知法。而其志与行，亦可想见。爰书此三字，并略述义意而赠之。

心归净处跋

（与刘智空居士作）

夫心者，灵明洞彻，湛寂常恒。有典有则，独为万象之主。无名无相，混融诸法之中。不垢不净，无一尘之可立。即色即空，具五眼而莫见。处尚不有，净从何来。净处既无，归将安寄。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。说个心字，早成疣赘。若能于此直下契入，则其心之全体大用，彻底圆彰，了无余蕴。即可名为无心道人。即可与蕴空大士，

比肩齐立，把手共行。普赴众感，现身说法。月印千江，风鸣万籁。遍法界感，遍法界应矣。设或根机陋劣，未能证入。且约生灭门中，指其趣证之方。既由迷心逐境，向外驰求。全智慧德相，变成妄想执著。固当唯精唯一，执持弥陀圣号，真信切愿，企其往生西方。持之久久，心佛一如。不离当念，彻证蕴空。妄想执著既灭，智慧德相亦泯。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不离当处，冥契寂光。唯此一处，方是吾人究竟安身立命之处。愿吾徒智空，普与法界众生，同赋归欤，则幸甚幸甚。

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参观记跋

为政贵得大体。得大体则事无大小，皆有成效。否则但具仪文，而难得实益矣。大体维何，曰唯诚而已。当事者行政，果出于诚。虽异类尚能感化，况人为万物之灵乎哉。故虎不入境，鱼徙他方等异征，载于史册。而大学释书如保赤子曰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不远矣。以保赤子之心保民，谋无不中。其言虽与不远者，唯恐人致诚未极，乃反激其致诚之心必至其极。系决断语，非疑豫语。定海邑令在东陶公，学道爱民，穷理尽

性，于儒释圣人心法，大有所得。其居心行政，唯以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为本。甫下车，即痛念愚民失教，犯法囚监之苦。其原在于不知因果报应，福善祸淫。及生死轮回，三途恶报等事。一本利己之野心，不惧害人之恶报，故陷乎此。因拟欲与彼宣讲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，三途苦楚，佛国安乐等。庶彼怵然惊怖，顿革先心。翕然信从，聿修后德。以知吾人一念心性，与尧舜无二，与佛无二。谁肯舐刀头之微蜜，而取割舌之祸。以随意雨宝之摩尼宝珠，俾永沉圜厕。不但了无所用，而且常与大粪同其臭秽乎哉。从兹敦行孝友仁慈，及戒定慧道。纵不能即生便与尧舜及佛之道德相齐。然希骥之马，亦骥之乘。希颜之士，亦颜之徒。当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以成就超凡入圣之最胜因缘。使圣贤佛菩萨垂训教人之真语实语，不付东流，其心方惬。夫因果报应，实儒教圣人治天下之大权。但其言约略，遂致儒者习矣不察，漠然置之。致使上焉者，只作自了汉，而不能移风易俗。下焉者即便肆意横行，以期享一时安乐。因兹世道人心，日趋日下，不可救药。乃命普陀前后两寺住持，择山中戒行精严，经教通明僧，为教诲师。两寺住持祈选在家通人，以

充此任。陶公谓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。教化狱囚，不徒在于能宣说也。遂举智德法师应聘。至开讲日，其布置，与其演说，及所拟之章程，无不一本于诚。居然以监狱为道场，以狱囚为法侣。为定海立县以来之所未有。良以陶公知狱囚以失教而犯法，一本格物致知，明明德，止至善，及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之意，而为此举。可谓知大体，本赤诚，不愧为民父母矣。而又不以（光）之不才见弃，以项君之参观记寄示于（光）。阅之，不胜欣忭，遂忘其固陋，略跋芜语。企阅者知教化狱囚之宗旨，并陶公之诚。想必有踵其事而为之者，当不止一二三四五六七也。虽然，其说法固不必尽用僧人。其所说若不以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，三途苦楚，佛国安乐为本，纵令妙义能感天华，亦无实效。何也，以其无可动于中，而如风过树，泛泛然与己不相干涉故也。

往生论注跋

生死，吾人第一大事也。净土法门，了生死无上妙法也。一代时教，浩若渊海。其究竟畅佛普度众生之本怀者，唯净土一法而已。以下凡信

愿念佛，即可带业往生。上圣若肯回向，速得圆成觉道。仗佛慈力，与唯仗自力，其难易固日劫相倍。天亲菩萨广造诸论，宏阐佛乘。复宗无量寿经，作愿生偈论。示五门修法，令毕竟得生。具显礼拜，赞叹，作愿，观察，回向之法。于观察门，详示净土庄严，如来法力，菩萨功德。凡见闻者，悉愿往生。昙鸾法师，撰注详释。直将弥陀誓愿，天亲衷怀，彻底圆彰，和盘托出。若非深得佛心，具无碍辩，何克臻此。夫净土一法，为一切诸法之所归趣。以故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尚须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。则文殊，普贤，马鸣，龙树，智者，慈恩，清凉，永明等，自行化他，同归净土者有由来矣。知此，则唯执自力，不仗佛力者，可以怵然惊，憬然悟。以期现生即得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与观音势至等诸上善人，俱会一处。常时亲炙阿弥陀佛，以冀证无生忍，圆满菩提而后已也。吾言不足信，请质之普贤菩萨，自可无疑矣。

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

昔如来将入涅槃，以其法道，付嘱国王大臣，令其护持流通。良以僧众舍俗出家，精修梵行。

既乏资财，又无权势。纵能宏扬法化，难免外侮侵陵。若得王臣护持，则法化广被，外侮不生。以其强暴横逆者，息影而匿迹。调柔良善者，起信而投诚。故得大张教网，捞摭苦海之鱼。丕振宗风，彻见自心之月。内护外护，相需而行。则如来法化，自可横遍十方，竖穷三际。普令含识，同沐法泽。良由因闻佛法，方知从无始来，迷背本心。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致使长劫轮回生死，莫由出离。既知此已，便欲灭除苦因，企得乐果。从兹反迷归悟，兢兢业业。于心，则息贪瞋痴。于身，则戒杀盗淫。改恶修善，近则感人天之福乐。断惑证真，远则成菩提之觉道。由是恪遵佛教，严持自心。虽在暗室屋漏，长如面对佛天。人怀善念，国息刑法。阴翼治道，消祸乱于未萌。显辅政猷，敦仁爱而和睦。由斯利益，西竺此土，历代王臣，永遵佛嘱。莫不崇奉护持，惟恐流通传布之不广也。溯自东汉，法流中国。历千八百余年，莫不如是。迨至清末，法道衰微。哲人日稀，庸人日多。加以国家多故，不暇提倡。僧徒率多安愚，不事清修。教网既弛，外侮自临。由是一班无信根人，觊觎僧产。无法可设，遂借开办学堂，以为口实。每有改佛寺以为学堂，夺僧

产以饱己囊者，纷纷不一。及至民国初年，国基甫立，风潮愈甚。同人忧之，遂林立佛教会，屡恳政府保护。故于四年，遂有管理寺庙三十一一种条例颁布。其意虽善，但以未加详审。倘施行之人，稍挟偏私。则弊由是生，便成大碍。凡属法门缁素，莫不虑其后患，故屡有意见书，恳其修改。九年秋，程雪楼居士察其利害，又以意见书面呈大总统。既蒙俞允，批交内务部集议。十年春，方始修正为二十四条。详审斟酌，有利无弊。仍呈请大总统，以教令公布施行。然政府颁布，不能尽人皆见。而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，护教情重。遂拟急刊流布，以期僻山穷陋之处，缁素咸知，无或疑虑。问跋于余，以资鼓励。余曰，如来法道，虽藉外护之力。必须内护有人，始获实效。譬如外有金城汤池，虽则坚不可破，热不敢近。而内中主帅昏愚，抚民御兵，各失其道。则士卒百姓，皆成叛党。纵有金城汤池，亦何裨益之有。倘主帅明哲，善得士卒人民之心。仁政所及，谁不颂戴。四远闻风，悉来归服。则举寇仇皆为赤子，尽叛逆悉作良民矣。恳祈同衣，各各发菩提心，力修定慧。以如来无上妙道，自行化他。则人各感佛慈恩，仰僧懿行。自然无信心

者，发起信心，有信心者，力行佛道。将见转残忍为仁慈，兵戈永息。变浇俗为淳风，世运升平。如是则上不负国家护持之至意，下不负自己学佛之深心。而佛恩亲恩，皆堪报答于万一。凡我同衣，尚期勉旃。

药师如来本愿经重刻跋

佛与众生，心体是一。而其所受用，天渊悬殊者，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。佛则唯以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度脱众生为怀，了无人我彼此之心。纵度尽一切众生，亦不见能度所度之相。故得福慧具足，为世间尊。众生则唯以自私自利为事，虽父母兄弟之亲，尚不能无彼此之相，况旁人世人乎哉。故其所感业报，或生贫穷下贱，或堕三途恶道。即令戒善禅定自修，得生人天乐处。但以无大悲心，不能直契菩提。以致福报一尽，仍复堕落，可不哀哉。是则唯欲利人者，正成就其自利。而唯欲自利者，乃适所以自害也。药师如来本愿经者，乃我释迦世尊，愍念此界一切罪苦众生，为说药师如来，因中果上利生之事，实为究竟离苦得乐之无上妙法也。众生果能发慈悲喜舍之大菩提心，受持此经，此咒，及此佛名号。

推其功效，尚可以豁破无明，圆成佛道。况其余种种果位，种种福乐乎哉。然在佛心，固欲以无上觉道，全体授与一切众生。而众生智有浅深，固不得不随其所乐，令彼所求各各如愿也。须知药师一经，及与佛号，并其神咒，即释迦药师，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凡至诚受持者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也。故玉琳琇国师，常持此经，及此佛号，以是禅教律净之总持法门。故受持者，或生净琉璃世界，或生极乐世界。待至豁破凡情，圆成圣智，则直契寂光，东西俱泯。而复东西历然，随愿往生。则与弥陀药师，同归秘藏。是名诸佛甚深行处。圣聪大师，以心安和尚所书之本，刻板流通。欲令受持者发起正信，祈简明以告之。又此经系唐玄奘法师所译。其八菩萨，但举其目，未标其名。说咒一段，又复缺略。后之知识，欲令经义完全，故依七佛本愿经，添入说咒一段，共四百二十八字。依灌顶第十二经，添入八菩萨名。以三经原是一经故也。须知在昔贝叶，唯属钞写，或有遗亡，以致译文全缺互异。后人添入，深契佛心。故诸注者，咸皆宗之。恐以藏本对校，致生疑虑。故并书缘起，以庆完璧云（说咒一段从说咒前复次曼殊室利起至

所求愿满乃至菩提止)。

闻经室跋

四大本无，五蕴皆空，根尘迥脱，心境俱寂，何者是经，何者是闻，何者是室。一念不生，前后际断，灵光独耀，觐体全真，何者非经，何者非闻，何者非室。能如是会，名善闻经。否则当读诵时，竭诚尽敬，如对圣容，亲聆圆音，自可契入深固幽远之经藏，亲见本具之佛性矣。愿吾徒契觉，笃信此语而契悟焉，则幸甚。

信愿念佛决定往生浅说跋

净土法门，为诸法之归宿。犹如大海，尽世间所有江河溪涧之水，莫不趣入其中。然一至其中，则同得海名，同成咸味。虽深广之极，莫能穷其边底，自浅而易见处论，其名体味性，固与深不可测处，无二无别。自世尊宏开此法以来，不知几何恒河沙恒河沙数众生，依教修行，往生西方也。良由历代菩萨祖师善知识，上宗佛意，下顺机宜，循循善诱，令知所以。故得宿具善根者，同得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也。童莲国居士，欲令同人，同生正信，同发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

生西方。以古德所说，率皆文深义奥，初机不易领会。乃宗其义意，而以浅近之语言出之，因名之为浅说。须知能说之文虽浅，所说之法，乃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，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之无上甚深第一法门也。阅者倘不以浅近忽略而依行之，则虽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，未生极乐，即为极乐之嘉宾矣。

莲荣堂跋

莲之为物，虽出淤泥，体常清净。人能一切不著，乐我天真，富贵贫贱夷狄患难，视若幻化，素位而行，自适其适。其淫移屈怨之情念，毕竟不生，庶几与莲相似，荣何如之。再进而论之，一切诸法，悉属生灭。勿道世间富贵尊崇，不足为荣，即令得作天帝，乃至上生非非想天，亦不足为荣。何以故，以天福一尽，复降人间，既生人间，难免造业，既造恶业，必堕恶道，长劫轮转，无有出期，辱莫斯甚，荣于何有。所可荣者，断尽烦惑，成菩提道，现身法界，度脱众生而已。然在凡夫地，于现生中，断难如是。固当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以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九品宝莲华中也。果能如是，则临

命终时，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即得往生。从兹永离八苦，常享四德，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，闻法受记，速证无生。不但自己如是，倘能具大慈悲，发大誓愿，广修众善，普化一切，以此功德，奉为父母祖宗回向，亦得承斯善利，同生西方。又况既生西方，证无生忍，则成无上道，获大涅槃，乃决定必得之事，其为荣也，又何加焉。莲荣之义如是，祈顾名思义而实行焉，则幸甚。

邓璞君义庄跋

人未有不为自身及与子孙谋者，而谋之之道，固宜参详。若为众为公，则其福泽绵长。为己为私，便如春露秋霜。倘或加以机械变诈，则何异服砒鸩以求长生，无不立见其死亡。且令神识永堕恶道，备受祸殃。本欲利己，卒成自戕。虽属自取，实可悲伤。宋范文正公置义庄以贍族，欲令族人恒受其利，故八九百年，长发其祥。璞君居士，上承父母之志，踵文正之遗芳。且令其子若孙并族中受贍者，咸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。是盖财与法同施，色身与慧命同襄。其若自若他之福泽，殆与虚空同寿而无央。乃为发其隐义，俾其子孙与族人，并见闻者，同沐佛光。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四

记

释迦如来真身舍利来仪记

（代撰）

中天调御，释迦世尊，尘点劫前，早成正觉。泯三际而住寂光，常享四德。愍九界而示受生，频垂八相。从初出世，乃至涅槃。演偏圆顿渐之法，施种熟解脱之益。六道四生，三乘五性，聆圆音而悟道，睹妙相以明心者，虽尽世界微尘，莫能穷其数量。然机薪既尽，应火亦息。晦迹归真，示现灭度。又以利益未来，悲心无尽。碎定慧所生丈六之金身，成金刚不坏八斛之舍利。于是八国均分，各起宝塔，普令含识，广种福田。后一百年，摩竭提国有阿育王，统王阎浮，威德自在。一切鬼神，皆为臣属。启其祖阿闍世王所藏舍利，役使鬼神，以七宝众香为末，造成八万四千宝塔，供养舍利，散布南洲。凡佛法未至之处，则安置于地中。东震旦国，有十九处。大教西来，次第出现，即今五台育王等是也。涅槃经

云，若人以深信心，供养如来全身舍利，或供半身，四分之一，万分之一，乃至如芥子许，是人福德，与供养佛，无二无别。以佛舍利，即佛色身，皆由无作誓愿，同体慈悲之所示现。是以人天获得，悲喜交流，竭尽心力，恭敬供养。（福）如来出世，尚在沉沦。今得人身，法已衰替。昔人履险涉危，尚多往求正法。现今水陆俱通，敢不巡礼圣迹。遂于光绪三十年乘轮西迈，观光暹罗，次及缅甸，后至锡兰。此三国者，佛法大兴。僧众虽多，不立烟爨。举国奉佛，设食待僧。凡遇礼拜之日，商贾悉皆罢市，同礼宝塔，共植来因。佛世芳规，庶几仿佛。次至中印度，伽耶王舍，恒河双林，显著圣迹，逐一巡礼。惜世远人亡，法替教弛。不闻降魔制外之音，但见荒烟蔓草之迹。缅想昔年，为之痛息。回至锡兰都城，适值重修宝塔，中藏舍利，百有余粒。恳祈数粒，福我东人。彼言舍利我国福田，此塔国王所建，何敢违佛犯法，私与外人。因日日礼塔，冀佛冥加。辄痛哭流涕，悲不自胜。如是十有二日，感动彼心，禀明国王，许十二粒。既满我愿，弥感佛恩。即回中国，相宜安置。普陀山灵石庵，乃善财参观音之圣道场地，因留三粒，监院静明，

修木浮图而供养之。请九粒于四川宝光，龙兴，广德，三寺供养。按西域记，僧伽罗国，即古师子国，在大海中，近南印度，即锡兰国也。国东南隅，有楞伽山，岩谷幽峻，乃如来说楞伽经处。昔阿育王弟摩醯因陀罗出家证道，游化此国，建立塔庙，大兴佛法。此塔乃其创建耳。夫如来舍利，神变无方。济度幽显，覆被人天。见闻瞻礼，皆植福寿之因。供养恭敬，并感尊贵之果。迷云尽而性天朗耀，罪雾消而慧日昭彰。三觉圆满于初心，万德具足于当念。以如是因，获如是果。凡我同伦，幸鉴愚忱。

释迦如来玉像来仪峨嵋山万年寺毗卢殿记

（代撰）

窃以诸佛出世，各有时节因缘。像教流通，遍周十方三世。溯我释迦世尊，尘点劫前，早成正觉。住寂光清净之土，证法报圆融之身。又以愍念众生，悲心莫置。方便施化，应迹无穷。孺慕深而慈亲至，本不生而数数示生。机薪尽而应火亡，原无灭而频频现灭。如是垂迹，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惟本高而迹广，类源远而流长。且据此番成道，时当周穆二年。造像功德经云，如来

欲示孝道，升忉利天三月安居，为母说法。优陀延王渴仰于佛，以紫旃檀雕佛形像，承事供养，如佛无异。及至九旬已满，佛降人间。乃谓王曰，汝初为轨则，造佛形像。令诸众生，得大利益。汝之功德，无能及者。若人以金银铜铁等物，雕铸塑画佛像，乃至极小如一指大。此人现生灭无量罪，获无量福。后世尊贵豪富，信乐正法，展转修习，至成佛道。由是各国王臣，俱造佛像。至阿育王所造最多。迨夫大教东流，每有金石佛像，浮江漂海而来，涌地裂山而出者，载诸传记，多难具陈。懿哉世尊，慈隆即世，悲臻末劫。绝攀缘而赴众感，如一月普印于千江。住真际而应群机，犹一雨遍润乎万卉。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，令其即种即熟即脱。应以像身得度者，即现像身而为说法。天覆地载，莫喻斯恩。粉骨碎身，罔酬此德。清福大师宿植德本，笃修净业。往游印度，巡礼圣迹。回至缅甸，谨选美玉，雕佛三尊，请回中国。法体莹净，妙相庄严。岂良工之能琢，疑古佛以再来。以本寺乃普贤菩萨圣道场地，历朝敕建，四众归崇。佛殿与峰峦齐峙，皇文共日月争光。本殿又为十方常住，僧众云集。一志精修道品，无时不启度门。因送一尊，供大殿内，

普令缁素，恭敬供养。当知此像，即佛真身。非玉非石，即色即空。直须一心归命，毕世投诚。朝斯夕斯，念兹在兹。若能一念冥符，方知相相离相。其或六根解脱，自可心心印心。从此复本归元，尘消觉净。五蕴空而五眼具，三惑断而三德圆。于是波腾行海，云布慈门。四摄齐施，一法不著。尽来际以展转传持，俾慧命以永劫常住。是名真佛弟子，可谓知恩报恩。

陕西南五台山大觉岩西林茅篷专修净业缘起记

真如法性，生佛体同。迷悟攸分，苦乐天殊。故我世尊特垂哀愍。虽于尘点劫前，早成佛道。又复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不违寂光，示生浊世。出家修行，成等正觉。拯彼迷流，同登觉岸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。大机则示以五蕴皆空，六尘即觉，毕竟一法不立，直下万德圆彰。小机则曲垂接引，为实施权，令其渐培佛种，以作得度因缘。如上随机所说种种法门，虽则大小不同，权实各异。皆仗自力，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故于如来普度众生之怀，未能究竟舒畅。由是于诸法外，又复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。指极乐世界，以为本有家

乡。指阿弥陀佛，以为无上慈父。令其发菩提心，持佛名号，以深信愿，求生西方。果能拳拳服膺，念兹在兹。则以己信愿，合佛誓愿。生佛相契，感应道交。现生则业障消灭，福慧增崇。临终则蒙佛接引，托质宝莲。其有惑业已断，则即登补处，速证佛乘。纵令博地凡夫，通身业力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得迥出凡流，高预海会。惑不期断而自断，真不期证而自证。此之法门，全仗佛力。喻如跛夫日行数里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，则顷刻之间遍达四洲。是轮王力，非己力也。毕世修行者，固然如是。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人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，若能志心念佛，即得蒙佛接引。良以佛视众生，犹如一子。于善顺者固能慈育，于恶逆者倍生怜愍。子若回心向亲，亲必垂慈摄受。又复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。由迷背故，起惑造业，锢蔽本心，不能彰显。倘能一念回光，直同云开月现。性本不失，月属固有。故得历劫情尘，一念顿断。喻如千年暗室，一灯即明。此实一代时教最妙之法，上圣下凡共由之路。遍透九界之机宜，极畅如来之本怀。猗欤懿哉。何可得而思议也。及至大教东来，庐山创开莲社，一唱百和，无不率从。千五百余年来，

潜修显化者，多难胜数。举其尤者，元魏则有昙鸾。陈隋则有智者。唐则有道绰，善导，怀感，飞锡，承远，法照，少康，大行。如上诸师，悉皆道超十地，德震九重。无一法而不通，唯此法以是尚。宋则有永明，昭庆，四明，长芦。永明则汇禅教律，归于一心，作四料简，偏赞净土。昭庆则血书华严，社结净行，宰辅牧伯，争先归依。四明则钞述妙宗，理极观道。长芦则拟结莲社，大圣书名。明则有楚石，妙叶，莲池，藕益，清则有省庵，梦东。莫不宗说兼通，行解相应。专重净土，普劝修持。在昔之时，禅宗诸师，多事密修，殊少显化。自永明后，率多明垂言教，切劝往生。如死心新，真歇了，中峰本，天如则等。至于宰官居士，若刘遗民，白居易，文彦博，杨无为，王日休，袁宏道，周梦颜，彭绍升等，或结社以精修，或著论以敷宣。如上若圣若贤，若缁若素，异世同音，极力弘阐。故得莲风大振，普遍中外，滔滔然如百川万流之朝宗于海。良由华严法身大士，证齐诸佛之后，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。观经五逆十恶，将堕阿鼻之时，若能十称佛名，即得高预末品。故得无机不被，无法不摄。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。森罗万象，无一不在

其中，能出其外者。诚所谓九界众生离此法，上不能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由是恒沙如来，出广长舌以赞扬。诸宗尊宿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南五台者，系观音大士降伏毒龙，现比丘身所开道场。自隋至今千三百余年，其间高人轶事，以屡更沧桑，悉皆湮没，无由而知。至明季时，有性天文理老人，隐居无门洞（俗讹为湘子洞）。后因游方至杭州，住于黄龙庵。莲池大师在家时，即与夫人汤氏归依座下。继则依之披剃。不久老人复返长安。莲池中兴净宗，其源实发乎此。理老若非出格高人，莲池岂肯屈身座下，始终依止乎。事载云栖法汇，莲池及太素塔铭中。夫观音大士，辅弼弥陀，度脱众生。此山又为中兴净宗发源之地。其主其山，皆与众生有大因缘。鹤年居士高恒松者，出身江苏，笃信佛乘。才登仕版，即弃簪纓。备询宗匠，效善财之遍参。普礼名山，同紫柏之游历。至止此山，已经二三。于民国三年，纠合秦僧，修普同塔于大台之下。俾十方禅侣，死有所归。复建二静室，专修净业。以期若存若亡，咸获往生。后于禅悦之暇，游于灵应摄身二台之下（摄俗讹作舍）。见其岩高峻，其地平敞。恍悟宿世曾住此处，遂

名其岩曰大觉。因建茅篷二座，专修净业。以远宗庐山，近法云栖，决志西归，故曰西林。（量）出家此山，曾侍大士香火。后以参叩知识，云游诸方。迄今三十余年，道业未成。以故久寄海上，无颜复回故乡。一日居士自长安来，令将净土法门，及此山此篷作一缘起。拟先刷印若干张，俾见闻者开发信心。继则立石篷中，以垂永久。因喜不自胜，撮略述之。虽词旨拙朴，无补法道，亦不暇顾云。

书华严经讼过记

（代宽慧师作）

大矣哉华严经之为教也。称法界性，说常住法。依真如心，示即具体。理超象外，道契寰中。寂照圆彰，能所双泯。离凡圣之假名，绝生佛之称谓。然而珠在衣里，迷者不知。不得不于无可修中论修，无可证中论证。故有五十二位之次第，信解行证之浅深。所谓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及至圆证妙觉，不过复其本体。于本体外，了无所增。但以智断究竟，彻露本地风光。圆满菩提，实无一法可得。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者，此之谓也。十方诸佛成道，无不说此法门。十方菩萨修

行，无不依此轨范。文虽八十一卷，六十万余言。而恒沙法门，包括净尽。无边妙义，显示无遗。全事即理。全修即性。全多即一。全他即自。故云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。无边刹土，自他不隔于毫端。故得受持诵读，罪山崩而福海洪深。书写流通，迷云散而慧日朗耀。（慧）宿生多幸，得入法门。往业甚深，心不契道。拟欲书此不思议甚深大经，忏除宿业。蒙寂山和尚，谛闲法师，及诸善知识，提奖赞助，得遂其愿。但以少阅经教，未谙规程。虽常燃香灯，随书随礼。而字体随便，不甚端整。孤陋寡闻，有过不知。时历二周寒暑，已书六十余卷。一日有一老宿见而呵曰，汝发心写经，拟欲资之以忏宿业，显本有，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其所希望，大不可言。如此草率，何以能上感三宝，下契自心。断烦恼以证真常，生安养以侍导师。岂不辜负自己一番苦功，与诸师赞襄之莫大恩德也耶。汝取华严感应传读之，见德圆修德等古德书经之懿范，与彼所获之利益，能不愧死。（慧）闻命之下，痛如割心。深恨最初不遇此老。因顿改前非，竭诚尽敬。虽拙朴仍旧，而恭谨笃至。一部笔法，前后不同。恐阅者见怪，故述缘讼过。亦冀一切四众，受持

读诵一切经典，悉皆竭诚尽敬，无或怠忽。如对圣容，亲聆圆音。庶（慧）之罪过，藉以消灭。而当人之福慧，速得圆满矣。

重修普陀太子塔兼造荷华池栏杆碑记

（代了余师作）

一切众生，一念心性，与三世诸佛，无二无别。但以无始至今，从未悟故，迷真起妄，背觉合尘。反承此不生不灭常住佛性，而为起惑造业，轮回生死之本。如来悯之，随机说法。普令三根，随分受益。又以法音有间，塔像常存。故令四众，建立塔像。企其瞻礼投诚，渐种善根。一覩圣容，永为道种。以作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，消除惑业，复本心性之最胜因缘。普陀乃大士示迹之胜地，历朝祝嘏之道场。自五代梁贞明间开山，迄今千有余年。普门常启，宗风不坠。允为震旦佛国，东南福地。当元季时，有孚中信禅师者，道高一世，德感九重。五坐道场，宏阐宗乘。王公大臣，多从问道。于天历时，住持普陀。至元统间，购太湖石，觅上妙工，造多宝佛塔一座，于寺东南隅。其高五层，计九丈六尺。上三层四面，各雕佛菩萨，罗汉圣像。慈容妙丽，俨然如生。精工

妙手，悦人心目。宣让王尝从师问道，发心施资，故俗称为太子塔焉。迄今五百八十余年，岁月经久。兼以大海之中，咸雾飓风，烈日严霜，摧残诸物，最易败坏。故其塔顶已脱，圣像残缺，石缝裂开，势将崩倒。窃念前人建立，原为国民植福。忍令破坏倒塌，以泯灭古迹，与众生福田乎。但以僧等财法俱贫，莫由措办。戊午六月，适值锡周居士陈公性良来山，拟建道头牌坊。吾友印光，偕（余）与法雨住持了清，共谓之曰，公宿承佛嘱，宏护三宝。今太子塔，势将崩倒。僧等愧无德能，无从设法。愿不惜钧力，为之重新。或可置彼修此，以急先务。伊应之曰，吾愿已发，势难中止。然既蒙见委，当努力代为诸师，募缘倩工，勉负责任。因具疏详述愚诚。仗彼福力，蒙前大总统黎公，前大总统冯公，今大总统徐公，各出净资，以增辉普陀，唱导四众。一时名公伟人，悉发信心，协力赞襄。故于今春三月，随即开工。俾多宝佛塔，又复从地涌出。普济寺前，常见珍池栏楯。又开拓地基，创建塔院。筑正室五楹，偏厦四间。凡所需用，悉皆具备。安一净行头陀，长时奉侍香火。定海县知事冯公秉乾闻之，不胜欢喜，随即出示保护。可谓宿具灵根，

不忘付嘱者也。从兹入普门者，亲见多宝。修净业者，常游珍池。其功德利益，当与虚空同其寿量。非笔舌所能形容也已。功既成，乃述其缘起，勒之贞珉，永垂不朽。

普陀海岸道头创建水泥牌坊重修回澜亭碑记

（代了余师作）

观音大士，誓愿洪深，慈悲广大。于十方无尽世界，普现色身，随机说法。诸大乘经，悉载其事。然即就此方应凡夫机，所示之迹，亦复多难胜数，妙不可测。况普应六道，及界外三乘之大机乎。若非圆证法身，何能有此大用。锡周居士陈性良，沐恩甚深，报恩心切。拟欲同人，咸深感想。因建水泥牌坊一座于海岸。盖欲示人以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生死海中，唯有大士可为恃怙。因略叙伊沐恩之事，勒之贞珉。企后之来哲，同生信心，同蒙覆庇。庶可即妄明真，消人我之幻执。识心达本，证寂照之佛性矣。锡周居士，赋性忠厚。初唯讲求儒道之旨，于如来大法，及三世因果之理，尚未深信。夫人胡氏，宿有信心。礼佛诵经，寒暑疾病，修持不懈。年三十余，长子不育，行善益力。不久复有娠，将及诞期，

乃得大病。二十九日不进饮食，不能言语，不能转侧。身瘦如柴，体热如火。名医束手，殆无生理。一夕夫人梦一老媪，手持数茎莲华。谓曰，汝由宿业，膺此恶疾。幸植善根深，以故我从南海，来安慰汝。随以莲华周身拂拭，曰拂汝业障，好生嘉儿。遂觉身心清凉，爽快莫喻。因即苏醒，通身流汗。而热退身安，颜色温和。直与好人，等无有异。次日即生一子，适为三月三日上巳嘉辰。经此烧热饥饿二十九日，而儿体丰满庞厚，与无病者所生无异。今年此子已十岁矣。噫嘻异哉。居士荷蒙大恩，直同生死肉骨。方知佛经所说菩萨不思议利生之事，真实不虚。惜拘墟之士，以凡夫知见，肆口谤黷。适形其无知无识，坐井观天。徒为大悲主怜悯悲伤，而无从救度耳。哀哉。由兹信向之心，十分恳至。去岁来山，拟修牌坊。吾友印光以太子塔将颓，劝令置此修彼。然伊愿心已发，势难中止。故于今春，两工并兴。兼建塔院，及寺前池畔栏杆，并重修凉亭，需费五万有奇。虽亦广乞名望大老，各出净资，襄成盛举。然塔之崇高，池之庄严，坊亭之壮阔，鸠工选材，役夫无算。无一非居士慨输钜款，独力经营，以成就此功德庄严。信心宏愿，吁，可敬

矣。捐助善士，悉载塔院碑中。兹特书此菩萨应化无量百千大海中一滴之相。令诸同人，生正信心，各各恭敬供养，称念名号。岂但常蒙加被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已哉。倘能竭诚至极，何难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。将来亦可如菩萨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普现色身，度脱众生也已。又观音大士，乃过去古佛。以大悲心，垂形九界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但以众生机劣，无由得见本相。凡蒙祐者，多皆见为老媪。盖以随顺劣机，显示婆心。若谓实属女身，则于菩萨上同下合之道，毫未梦见在。

无著老人创建常明庵缘起碑记

（代化宏师作）

寂灭真宗，唯心本具。圆通妙道，非人莫宏。兴梵刹以辟普门，布慈云而注法雨。于法运垂秋之际，振将绝欲坠之宗，唯我先师无著老人其人焉。师讳立山，法名满圆，别号无著。道光五年乙酉，葭月二十五日，示生于松江金山顾氏。父即福本悟公。行年十四，父即出家。心欲随之，以母在不果。及至弱冠，礼父祝发。诣大崇福，受具足戒。以寇据南京，不便参方。遂住普陀，

或居松江。晦迹韬光，无心应世。至同治庚午，掩关于伴山庵。日礼华严，遍参海众。时法雨寺，凋敝已极，住持虚席。本山尊宿信真和尚，率诸法眷，叩关请师。辞不获已，遂允许之。壬申春进院。寺产素薄，香积不充。破屋颓垣，荒凉满目。师伤之，以兴复为己任。竭力经营，整理修葺。四方檀信，布金恐后。不数年间，百废具举。虽未全复当日旧制，而大局已有可观矣。久之，意欲憩息，专修净业。因筑庵于寺西清凉冈之麓，额曰常明。盖取心性寂照圆融，横遍竖穷之义，欲人修因以克果也。光绪甲申春，退居是庵。立志西归，念佛不辍。又令庵内二时课诵，二时念佛。永为恒规，寒暑无间。置稻田三百二十二亩。除拨无著公堂一百亩，余者永为常住念佛资粮。又化开等置田四十四亩，以助念佛诸师衣单之费，其详列后。老人尝曰，末世众生，障深根钝，向上一著，不易凑泊。大悟尚难，何况实证。唯净土一法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圣下凡，皆当修持。良由此法，全摄果觉，以作因心。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即世相以达实相，以凡心而契佛心。所赖绵佛法，翼国政，感人心者，唯此一法耳。汝辈当恪遵之，毋或废弛。庶可不负四恩，

均资三有。后之当家，若有废此成规者，非我弟子。即会同法眷，立时摈黜。毋或容隐，以负我心。至己丑年腊月初一，安然神逝。僧腊四十六年，世寿六十五岁。所度弟子数十人，能继迹者，唯有化闻。宏等虽列门墙，未登阃奥。其所悟处，不得而知。不敢推高以滥圣，亦不敢就下以屈贤。姑摭其言行大纲，以明此庵之缘起云（按法雨寺，自明万历八年开山，前清两次敕建，洪杨之乱，衰败不堪，无著乃复重兴耳）。

砌普陀山仙人井功德碑记

（代戒如作）

圆通大士，永劫常住此山。超尘仙人，不时安居斯地。虽像教未至，凡俗莫睹夫慈容。而应身所居，仙真恒瞻乎佛日。故秦之安期生，汉之梅子真，晋之葛稚川等，悉皆寄寓兹山，修真养道。所饮甘泉，名仙人井。及至梁贞明间，始建道场。则大士宏慈，由天章而广被。仙人古迹，随佛法以流传。其井前邻大海，上覆土窟。入地丈余，从下涌出。极旱不减，大涝不增。酷暑则凉，严寒则燠。质沉重而清澄，味甘美而润泽。信士饮之，多愈沉疴。故闽粤吴楚之朝礼此山者，

必瓶贮携归，以为法药。若非大悲法水，从菩萨大慈悲心中流出。俾饮者近愈疾病，远证菩提。其能灵验远著之若是耶。四明杏村干居士，来山进香，饮水而甘。询其名义，称叹不已。遂慨然施资，命（衲）经理。用石砌井，兼铺井道。上建一龕，中供大士，左奉龙王，右安仙人。欲后之取此水者，行清净道，彻法源底。见观音于当处，培佛种于将来。醍醐入口，疾病离身。心地清凉，永无热恼之逼迫。前程远大，常登仁寿之康庄。（衲）嘉其诚恳，略叙颠末。勒诸贞珉，以告来哲。

江苏兴化刘庄场贞节净土院碑记

佛法者，九法界公共之法也。无一人不堪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以凡有心者，无不同具佛性。但以迷而未悟，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，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。经尘点劫，莫能出离，岂不大可哀哉。然以生佛同体之故，遂感如来出世，为之倡明。由兹舍俗出家，力修定慧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者，何可胜数。亦有居尘学道，即俗修真，亲证法身，诞登道岸。如维摩居士，傅大士，庞居士等，全家修持，俱证圣果。此诸大士，为物作则。

足知其人皆可修，修必获益也。故自法流东土，王臣士庶，闺阁英贤。不离尘劳，精修净业。遂得亲见佛性，断惑证真，与夫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者，又何可得而胜数也。鹤年居士高恒松者，江苏兴化人也。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。年当弱冠，即慕真修。弃俗世之缠缚，事选佛之宏猷。于是遍历丛林，咨参宗匠。冀其顿明自性，彻悟唯心。报答四恩，济度群品。高堂奉养，托之夫人。数月一归，以修定省。而夫人某氏，赋性贤淑，克尽孝道。虽复于归，志慕清修。以故居士无失养之忧，高堂得底豫之乐。若非宿愿所结，其能如是也耶。及至椿萱凋谢，遂得无所顾虑。如天际野鹤，任意飞腾。由兹五台峨嵋，天台鸡足，所有名山圣道场地，每多一再巡礼。独于终南观音大士道场，更有深契，恍悟宿世曾住此山。足见多生多劫，久修佛道。不于一佛二佛，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也。民国十年，自鸡足归，回家祭扫。见夫人已老，孤身无依。念其代己奉亲之劳，悯其守节清修之志。因将本宅，改为贞节净土院。以其令贞女节妇居之，专修净业，求生净土，而立名焉。乡绅好义者，为之稟县出示。凡高氏子孙，及各界人士，不得干预。以此院系

私业义币所建，与庵庙性质各别。原产若干亩，增置若干亩。岁所收租，以供院中人衣食之费。量入安人，庶无亏空。其修建之费，皆居士挚友之所协助。正室三楹，以作佛殿。内供西方三圣坐像，俾诸人于中，朝暮礼诵，以备往生资粮。两旁厢房，悉为安宿之所。其来住者，贞女节妇，皆无所择。但须长斋念佛，决志往生。性情柔和，无诸乖戾。不事妆饰，不茹荤酒，断绝俗亲，不妄游行者，方可。否则概不许住。又于每年夏冬，两佛诞日。延请通法女士，讲说旬日。庶修途宗旨，各各悉知。不至以了生死法，获人天福。此则上宏下化，一举两得。即悲成敬，二田兼备。是以此议一成，而好义诸友，乐为捐输。如广东简照南，简玉阶，潘达微，李柏农，黎乙真，及沪上诸居士，各随心力，出资相助。以其事与恤嫠局相同，其利益则天地悬隔故也。彼不过令其身有所托，不致饥寒。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不诵经咒，不戒酒肉。唯恤现生之志，不计没后神识之归于何所。居此院者，镇日持佛名号，晨昏愚到忏悔。岂但生有所托，不虚度日。兼令没有所归，永出轮回。意美法良，猗欤懿哉。此法既兴，后必有通法义士，行之于恤嫠局。庶可贞

节英贤，同预莲池海会。其为功德，无能名焉。

陈圣性贞女贞孝净业记

真如法性，生佛体同。迷悟攸分，凡圣迥别。欲复本有之心性，须断幻妄之惑业。欲断惑业，非严持净戒，力修定慧不可。戒定慧三，力极功纯。则妄惑彻底消灭，本心全体显现矣。譬如磨镜，垢去明存。明本镜具，非从外来，特仗揩磨之缘，以显发耳。虽然，仗自力修行，断惑证真，颇不容易。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。见惑一断，即证初果，预圣流。尚须七生天上，七反人间，方可断尽思惑，以证四果。虽云十四番生死，而天上寿长，固不易以年月论也。初果圣人，欲了生死，尚如是之难。况具足惑业之凡夫乎。若证四果，则生死根本永断，超出六道轮回之外。若发大悲心，入世度生，则乘愿示生。非如具足惑业者，随善恶业力所牵，升沉于六道之中，自己一毫作不得主也。自力了生死，非宿根深厚者不能。末世众生，何能企及。于是如来特开一净土法门，俾一切若圣若凡，上中下根，同于现生了生脱死。其慈悲救护之心，至极无加矣。其修持之法，亦须严持净戒，力修定慧。而兼以

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信愿真切，念力精纯。现生亦可证圣，临终直登上品。则入菩萨位，证不退地矣。纵根机陋劣，未能如是。但能至心念佛，则心佛相契，感应道交，临命终时，必蒙佛慈接引，带业往生。下至五逆十恶之人，临终地狱相现。若心识不迷，有善知识教以念佛。其人生大怖畏，生大愧悔。虽念数声，即便命终。亦可仗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永出轮回，高预海会。渐次进修，必证佛果。仗自力了生死，如彼之难。仗佛力了生死，如此之易。凡有心者，皆能念佛，皆可往生。有血性汉子，决不肯令本具之真如佛性，背悟净缘，随迷染缘，长劫轮回于六道之中，而莫之能出也。陈圣性贞女者，原籍安徽怀宁县人也。父仲龄，业商于扬州甘泉，遂家焉。母高氏。贞女生于清咸丰九年。姊妹三，长即张绍春之母，贞女居仲，与其妹皆自幼茹素，不食荤腥。是盖具有夙根者。其弟三，长树声，前清江西候补知县。次茂之，三茂如，皆业鹺。贞女年及笄，父故，母欲为之择聘。贞女即痛哭流涕，誓愿为北宫之女婴儿子，撤其环珞以养其母，至老不嫁。其妹则以出家焚修为职志，贞女则以居家侍奉为职志也。母知其志不可

夺，遂任之。母有洁净癖，其饮食衣履衾枕床帐之属，无不日新又新。虽地板仰篷亦必一日一揩，三日一涤。故凡婢媪之任使，皆不称意。惟贞女则烹纫浣濯，能体亲心。力役服劳，不容旁贷。暇则念经礼佛，日无虚旷。纵佳节盛会，亦从不出门游观。其尽心孝养，笃修净业也如此。非特恪遵女训，实乃真奉佛法。后复归依三宝，受菩萨优婆夷戒，圣性乃其法名也。及母去世，痛极终天。此后依弟而居，修持愈谨。近数年来，绍春信佛日笃，曾来其家，喜其志道相同，遂不复归。过年余，诸弟强迎归。未几，自知不久住世。以诸弟，及弟妇，唯知世礼，不解佛法。恐临终彼等悲恋，乱其正念，致失利益。遂至其妹之尼庵，以期正念往生。未久，示微疾，促绍春与三弟至。命请具德僧为剃发作尼，兼为说戒。又令死必火化，俾一物不存，脱体无依方好。绍春许之。遂沐浴，著法服，端坐念佛。绍春令诸尼，及诸弟，同念佛相助。诸弟悲不自持，绍春力诫勿乱正念，诸弟遂皆忍悲念佛。久之，气绝。绍春仍令大众一心念佛二小时。其面相转加光华，远胜生时。其一生修持之力，于此发现。当必往生西方，亲预海会。否则何克有此瑞应耶。时在

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丑时。世寿六十有三。虽临终剃发为尼，以无几日，兼欲显彼一生守贞尽孝之懿德贞心，故仍以贞女称焉。今春绍春来普陀，礼大士，详述其事。祈余作记，以发其潜德之幽光。余按观无量寿佛经，净业正因有三。一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此四种属世善。二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此三种属戒善。三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此四种属慧善。前二大小随人，此则唯属大乘。此十一事，若全若半。乃至一事，以深信愿，回向净土，皆得往生。况贞女且有多分，兼以平生专心念佛，岂得不生。其预知时至，并气绝后面相转加光华，足可为证。因将净土法门所以，及贞女贞孝净业懿行，略述大端。以冀闺阁英贤并一切善信，闻风兴起。各守己分，兼修净业。则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，主仁仆忠。愈修净业，愈敦伦常。生益得其令名，没即托质净土。视彼唯知世谛，不解佛法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徒具佛性，全体迷失。轮回于六道之中，堕落于三途之内。尽未来际，了无出期者，不可同年而语矣。凡见闻者，各宜勉旃。

乌程周梦坡居士夫人诞期放生碑记

一切众生，一念心性，与三世诸佛，了无二致。但以迷而未悟，故长劫轮回于六道之中，永无底止。虽则人天善道，较三途恶道，苦乐悬殊。然皆随善恶业力，常相轮转。则善道不足恃，恶道诚可怖。岂可不培植善因，妄造恶业。恃己之强，陵彼之弱。取水陆空行一切众生，杀而食之乎。在昔佛教未来，儒宗圣人，皆以世间伦常设教。于吾人本具佛性，及六道轮回，升沉转变。与夫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之若理若事，皆未发明，故不禁杀。然其不忍之心，已彰明较著，垂训于世。如书之鸟兽鱼鳖咸若。论语之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。孟子之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。闻其声不忍食其肉。礼之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珍，即肉也。足知杀生一事，儒宗亦非不戒。但以教道从权，姑未永断耳。夫有故而杀，则其杀者固少。无故不食肉，则其食肉者，年无几日矣。后世教道衰替，习为残忍，遂以肉食为家常茶饭。只图悦口，不一省其物类之苦，可不哀哉。及至佛教东来，则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。及迷之则生死轮

回，了无已时。悟之则彻证涅槃，永劫常住之实理实事，究竟阐明。方知纭纭异类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不但不敢杀而食之，又思令其各得其所。由是圣君贤相，哲士鸿儒，多皆仰遵佛训，俯培己仁。或茹素而断荤，或戒杀而放生。其嘉言懿行，载诸史册。亦企后人同修慈心。愍彼物类，同具佛性。由恶业因缘，堕于畜道。我今幸生人道，若不加怜恤，恣意杀害。难免来生后世，怨怨相报。楞严经云，杀彼身命，或食其肉。经微尘劫，相食相诛。犹如转轮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除奢摩他，及佛出世，不可停寝。然奢摩他道，殊不易得。如来出世，亦不易逢。敢不近法先贤，远遵佛教。推吾恶死之心，拯彼待烹之辈。以祈消除宿业，培植善根。永断杀害之因，同证长寿之果哉。乌程梦坡居士周庆云者，南浔望族也。乐善好施，世德相承。其祖母许太夫人，赋性慈善，福寿双全。自六十以来，每逢生日，必诫诸子，毋事举觞。令以其费，作济贫救难，恤嫠育婴，施衣施药，种种善事。懿德令闻，一乡钦仰。至七十九岁，特以五百缗钱，起放生会。诸子仰体母慈，敬叙其事，勒石家庙。以期本宗子孙，并诸见者闻者，同发善念，修长

寿因。而居士与其德配张夫人，恪守家规，笃信佛乘，唯以利人济物为怀。今其夫人年周华甲。亦欲仰嗣徽音，出资五百圆，于杭州西溪秋雪庵，起放生会，以代祝寿之仪。而其子若孙，亦能先意承志，以悦其亲。居士又欲竖碑一通。企闻风兴起，共挽劫运。因以其事，委光叙述。光自愧财法俱贫，无补世道。而一念愚诚，唯欲世人同发慈心，共修净业。生为娑婆无负欠人，没入极乐莲池海会。因忘其固陋，略述戒杀放生之所以，并周氏世德之大略云。

循陔小筑发隐记

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。一切诸善，无不弥纶。然有世出世间，大小本迹之异。世间之孝，服劳奉养以安其身，先意承志以悦其心，乃至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。虽其大小不同，皆属色身边事。纵令大孝格天，究于亲之心性生死，无所裨益。所谓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。况乎杀生以养以祭，俾亲之怨对固结，永劫酬偿不已者乎。出世间之孝，其迹亦同世间服劳奉养，以迄立身扬名。而其本则以如来大法，令亲熏修。亲在，则委曲劝谕，冀其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吃素则不造杀业，

兼灭宿殃。念佛则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果能深信切愿，求生西方。必至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托质九莲也。从兹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。永离娑婆之众苦，常享极乐之诸乐。亲没，则代亲笃修净业，至诚为亲回向。心果真切，亲自蒙益。若未往生，可即往生。若已往生，高增莲品。既能如是发心，则与四宏誓愿相应，菩提觉道相契。岂独亲得蒙益，而已之功德善根，莲台品第，当更高超殊胜矣。而况以身说法，普令同伦发起孝思乎。此其孝方为究竟实义。非若世间只期有益于色身及现世，竟遗弃其心性与未来而不论也。是知佛教，以孝为本。故梵网经云，孝顺父母师僧三宝，孝顺至道之法，孝名为戒。又于杀盗淫各戒中，皆言应生慈悲心，孝顺心。于不行放救戒中，则云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。由是言之。佛教之孝，遍及四生六道。前至无始，后尽未来，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。知是而不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者，岂究竟至极无加之孝乎哉。杭垣紫荫张公，孝思无既。亲没数十年，每一念及，尚复挥涕。因念亲故，专念佛名。盖以我此色身，即亲之身。

我既为亲念佛，亲必蒙佛摄受也。其孝也，可谓兼世出世而两全之也。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其令嗣馨谷，善体亲心，笃修净业，广行众善。初则遍请名贤，发挥祖母费太孺人，苦节抚孤，德镇坤维之贤。刻其文为旌节录。冀所以慰祖母之贞灵，而安父终身孺慕之孝思也。继则以父常时思慕，因筑一室，罗植松竹，额曰循陔小筑。中供祖母之像，四壁铺张名贤题咏。以期其父常奉颜色，而致其如在之诚也。又以循陔小筑，遍求名贤题咏。一以彰其父之孝思，一以冀感发于同人。深合观经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之道。既有净业正因，必获往生实果。然则紫荫公之父子，及诸眷属。虽则尚居娑婆，实皆西方极乐世界中之诸上善人也。世之欲孝其亲者，可不以此为法乎哉。

佛顶山路旁造铁栏杆碑记

（代文质和尚作）

圆通大士，誓愿洪深。法界有情，等蒙摄受。一切处普门示现，真智无方。东南海补怛名山，应迹有在。无方故逐形随类，施同体之慈悲。有在故航海梯山，报罔极之恩德。由是历朝钦敬，

举世尊崇。无非欲祝同康以翼郅治，消灾厉以福黎元。因兹三寺鼎立，众庵棋布。各宏祖道，共阐佛心。惟慧济一寺，基踞山巅，名曰佛顶。纡屈数里，路由顽石以砌地。盘桓千仞，人若历梯而登天。每至香期，来往绎络。足履滑石，甚属危险。前住持文正，募诸檀信，铺以石条。即彼险道，变作康庄。虽仍巍巍陡峻，而复步步坦平，但以旁无遮护，迴避犹觉惴惴。大护法大椿祝公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。秉居廛为政之权，行即俗修真之道。适来进香，睹此景象。遂发大心，遍竖铁栏。普令来者，登圆通场，行安隐道。得大无畏，不劳每步看脚下。获大总持，了知佛阶在个中。由金绳路，逢左右原。自下地宛转扶掖，一直至山穷水尽。从兹入于佛慧，亲见观音。如斯功德，直与普门施无畏力，同体相用。当必由斯顿超十地，圆满三觉。岂止身心安泰，吉祥萃于厥躬，瓜瓞绵延，余庆覃于后裔而已哉。

济南净居寺重兴碑记

实际理地，了无生佛之名。修持门中，乃有凡圣之号。心体本寂，因烦惑而昏浊顿现。妄性原空，由觉照而真常独存。是知不变随缘，十界

之升沉迥异。随缘不变，一心之体用无殊。然此心此理，含生共具。而彻悟彻证，唯佛一人。故我世尊，示生世间。成等正觉，随机说法。大根则直示一真法界，令其无住生心，以迄断惑证真。小器则详谈三世因果，令其趋吉避凶，而为入道方便。虽千机并育，法无定相。而万派朝宗，咸归觉海。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，与儒教规程无异。至于明心见性真穷惑尽之事，则儒教发挥未及。以一则随顺世情，一则直示心体。若究其本，则灵山洒水，同居一地。东鲁西竺，实无二天。由是古之王臣，无不宏护。今之贤哲，悉皆研穷。以其能阴翼治道，显淑民情。消祸乱于未萌，证本具之佛性故也。济南为齐鲁名区，文献之邦。当唐宋法道盛时，固已梵刹相望。迄今世远年深，人亡教弛。几多丛林，悉皆湮没。纵有寺宇，尽成子孙。不但当地缁素，末由闻法。兼以来往僧侣，无处安息。对皀居士潘公守廉者，宿承佛嘱，乘愿再来。读书明理，学道爱人，昔年之善政，一一载于口碑。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近岁之修持，种种勒诸心版。其救难济贫，护法安僧之诚，直可以追给孤而继文正。每念末世人民，如盲无导。以为省会之地，绝无十方丛林。

则高僧无缘莅止，正法莫由宏通。其三世因果之理，一心具造之道，或几乎息。将何以拯世俗之沉溺，登斯民于觉岸乎哉。于民国七年，与济宁普济庵德馨退居相商。馨师令本庵方丈健慧，赴省觅地。见东关净居寺故址十余亩，可作道场。其寺建于北宋，现成荒丘。仅存佛殿三楹，亦复势将倾颓。首事欲修，苦无其力。适值慧师以募地开建丛林告。彼固素服潘公馨师慧师之德，遂欣然奉送。且稟县立案，以为证据。潘公以古稀高年，遂走京师。祈国务总理翼卿靳公，为之提倡，靳公即捐二千元。时潘公令嗣复，任财政总长，阖潭共捐五千元。又随缘乐助，约六千元。遂于九年春开工，至秋落成。时值榆关田蕴山督军，建节山左。笃信佛法，慨捐千元，极力提倡。并派代表，前往督饬，故得速观厥成。计修佛殿，天王殿各三楹。其周围之祖堂，伽蓝殿，方丈，念佛堂，禅堂，斋堂，大门，客堂，客厅，厨库等，共五十余间。虽无所谓危楼回带，阁道傍出之概。亦可以行参禅念佛，宏法利生之道矣。至九月十九，为佛像开光，成立道场，悬挂钟板。其焚香礼佛者，肩摩踵接。时有孺子堕井，蒙佛救护，安卧家中之异。后有老人痼疾，梦人令饮

井水即愈之祥。至十年，济宁大旱，而瘟疫盛行。群取此水，以饮以祷。则甘霖普沛，瘟疫顿息。于是咸称圣水，因建八角亭以覆之，特勒碑记其事。噫嘻异哉。诚之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此固潘公馨师慧师之诚，发起诸人之诚，以成此道场。而众诚相感，故佛慈俯应，以有此不可思议等事。足征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感应道交，有如影响。然寺虽成立，僧无养贍，亦不能安居行道。潘公又复募金一万二千元，存鲁丰公司，按一分二厘起息。每月得洋百四十四元，以作寺中火食，及诸凡应用。则可供常住僧二十人，及挂单僧十人。后若有大慈善家，再捐钜款。则规模即可按资开扩矣。寺成之后，馨慧二师，相继归西。因请天目退居能和老人，暂为维持。今请兖州华严寺妙莲和尚为住持。寺中修持，专主净土。不传戒，不应酬经忏。信心施主来寺念佛，或打佛七，以荐先灵，以祈福寿，则无拒。以净土法门，乃一切诸法归宗结顶之法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为如来普度众生之无上妙道，实凡圣同登觉岸之特别法门。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。修余法门，难得实益。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。唯兹净土，全仗佛力。仗

自力，须断惑证真，非最上利根，不能现生了脱。仗佛力，具真信切愿，纵最下钝根，亦可带业往生。二法相较，其难易迟速，奚啻天渊。所以十方诸佛，出广长舌以赞扬。两土圣贤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撮举大要，以告同人。倘能谛信，利益无尽。施资芳名，具列碑阴。仗此功德，必得现生福寿增荣，临终弥陀接引矣。

常明庵万年念佛会碑记

即彼凡情，显如来藏。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。导六趣以登九莲，超三界以享四德。于五浊炽盛之际，作一生圆满之宗者。唯兹念佛一法为然也。昔立山老人，重兴法雨，十有余年。既欲退居静室，专修净业，因筑是庵。以为己及徒辈，尽报投诚，期归安养之所。境界寂静，隔绝尘嚣。规矩严肃，毫无方便。非不贪世缘，甘受淡薄，笃志修持，求生净土者，不能住焉。前清宣统二年，值了谛师当家。有居士陈乐之，顾寿彭等，来山进香，寄居是庵。见其肃肃庵规，济济僧众。远接匡庐之莲社，近承云栖之净宗。了谛师又为详谈念佛一法，事虽简易，理极圆顿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为如来一代时教无量法门中之最上宗

要。一切法门，恒沙妙义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以故吾祖立山老人，建立此庵，用接后昆。彼等一闻，遂发大心，纠合同志数十人，人各输洋若干圆，立一万年念佛会。即于次年二月十九日为始，至二十五日圆满。其夜设放施食，普济孤魂。永为定例，一无容改。其庵将此净资，除建会费用外，尽数置产。所收租课，充续建之法费。其有余盈，助常住之道粮。诚恐岁久无稽，用勒贞珉。庶亿万斯年，无或废弛。将见常明道场，香火日盛。十方檀越，信心愈隆。同入佛会，同念佛名，同生佛土，同成佛道。功德利益，何能名焉。其规矩等，详列于后。

普陀普济寺化身塔记

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。窃谓不知其由，虽痛何益。须知一切众生，随业流转，受生六道。生不知来处，死不知去处。由罪福因缘，而为升降。展转轮回，了无已时。如来悯之，示以由惑起业，由业感苦之因缘。以及常乐我净，寂照圆融之本体。令其了知由无明故，遂有此身。即此色身，全属幻妄。不但四大非有，兼复五蕴皆空。既知蕴空，则真如法性实相妙理，彻底圆

彰矣。又恐或有执情固结，未能解脱。俾舍报之后，用火焚化。庶可令未离著者，速得离著。已离著者，速证法身。兼使现前大众，悟知此身，无有真实。用彼之身，以作证明。所谓应以灰身灭迹得度者，即现灰身灭迹而为说法。焚化之制，盖由此设。凡属僧徒，悉皆遵行。当唐宋法道盛时，在家通人，亦多遵行，不独唯僧为然也。普陀，为观音大士道场。普济法雨，为十方共住丛林，来往僧众，实繁有徒。凡有亡者，悉用火化。而化身之窑，法甚拙朴。不但多费柴火，且致骨杂灰土。同生诸居士，宿根深厚，笃信佛法。发菩提心，行利济事。遂仿外国之法，研究斟酌，必期合宜。特备工料，与前后两寺，各造一座。以其形若塔，故名为塔。每塔费千有余圆，可谓真实功德矣。塔甫成，适有往生者，不三句钟，焚化净尽。而骨灰悉存铁函，了无零落灰土中者。因兹大众欢喜，祈勒石志之。铭曰，受身之始，厥由无明。迷本真如，妄生爱情。爱情既起，幻质斯托。遂认为我，永不能觉。如来愍之，特设方便。俾彼存亡，俱离我见。身既叵得，我从何有。圆灭四相，顿空五蕴。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真如法性，复彼本然。离幻妄相，发菩提心。回

向净土，觐光寿尊。闻法受记，证无生忍。乘大愿轮，度诸可愍。令彼一切，同生西方。咸于未来，作法中王。

普陀法雨寺化身塔记

甚矣，众生之我执坚固而难破也。只此色身，本地水火风四大所成，而妄执为我。如油入面，永不能出。反将不居阴界，不属凡圣之真我，全体迷背。如镜蒙尘，莫能照鉴。故华严经云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。但因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无师智，则得现前。是知众生心性，与佛同俦。特因执著，莫能受用。可不哀哉。以故如来种种说法，令其了知从前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之非。则常乐我净之真身，寂照圆融之真心，自可全体显现矣。又以身相耸然，根机钝者，亦难了悟其妄，不生执著。迨其舍报之后，一经火化，顿成乌有。则存者亡者，皆可悉悟其四大假合之身为非身矣。同生诸居士，宿有灵根，恪修净行。利人心切，护法情殷。以向来之化身窑，不甚适宜。拟欲改良，殫精研究。仿外国之法而变通之，与法雨普济各造一座。其形类塔，名化身塔。所费计千余

圆，意美法良，功德无量。铭曰，众生迷背，非我计我。如蚕作茧，如蛾赴火。本有真我，反不顾问。四大幻质，唯此是认。如来悲愍，种种开导。兼令火化，俾全智照。既知其妄，即识其真。得无碍智，见本有身。乘此智身，回向净土。获无量寿，居诸补处。不违安养，遍入十方。普令迷徒，归本家乡。由是众生，咸复本性。福慧圆足，续佛慧命。愿此功德，普及一切。法界有情，俱登正觉。

镇海李太夫人燃灯照海记

一切众生，具有佛性常光。举凡明暗通塞远近，悉皆彻照无遗。固不假日月灯明，方能有见也。无奈众生迷昧本性，背觉合尘。致此佛性常光，变作烦恼无明。不但暗塞远处不能见。即近在目前，若无日月灯光，虽泰山亦不能见，况其他乎。由是轮回生死苦海，如盲无导，了无出期，可不哀哉。大觉世尊愍之，为说种种契理契机之法，使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，以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。又恐根基稍劣，现生未能断尽烦惑，再一出世，复成迷昧。遂开一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之净土法门。无论上中下根，但能具足真信切愿

念佛名号者，则决定往生，万不漏一。实为如来普度众生之无上第一妙法。犹如乘大火轮，于大海中，普拯沉溺，同登彼岸。有缘遇者，幸何如之。镇海李太夫人者，云书之母也。宿根深厚，现行精纯。笃修净业，广行方便。不独母仪闺壸，德镇坤维。实堪表率乡闾，力护圣教。普陀悬峙大海，为观音大士应化道场。其最高处，名曰佛顶。登峰四望，海阔天空。诚堪开扩心怀，增长智识。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岁，赵君馥畴，屠君景三，于此造一灯塔。俾常夜燃之，以破船行迷方之险。又建三楹佛堂，令凡来此妙高峰顶者，一一亲见观音。太夫人亦为协助若干圆。继念此灯，原属佛光。不但令来往船筏，不迷方向。兼复使四远见者，忆念大士。欲供永年灯油，以净业纯熟，即便西归。因嘱其子云书为之设法。癸亥春，山灵欲令规模廓大，兼使后来之人，同种善根。遂假祝融之力，以撤去旧建佛堂。慧济寺僧，复为募建。云书遂以七年长期公债票五千圆，施于慧济寺，指定专供灯塔灯油之费。该票利息周年六厘，计银三百圆。俟抽签还本时，即将此银，用置田产。以所收租，充灯油费。佛顶常住，此灯不灭。而贤母孝子之心光，亦随佛光常昭明于

亿万斯年也。彼世之追逐声色，挥金如土，至于父母兄弟，皆不过问者，闻云书之风，能不愧死。余故乐为之记，盖欲一切众生，同以佛法之明灯，破除烦恼之昏暗。由兹共出生死苦海，同归极乐家乡。作弥陀之真子，为大士之良朋而已。

重修百丈大智怀海禅师塔院记

自世尊拈华，迦叶微笑。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遂得永传。而西天四七，东土二三诸祖。心心相印，固已腾辉竺震矣。迨至南岳让下，出马祖一。其启迪之法，超越常格。机用无方，善巧莫喻。即彼迷情，示本觉心。不离当念，超凡入圣。如惊天霹雳，闻之则丧身失命。如甘露醍醐，尝之则起死回生。不但如来大教，悉彰常住真心。且令山河大地，全显法王妙体。直教举世间形形色色，咸归本地风光。尽宇宙法法头头，亲见当人自己。故得会下杰出八十四位知识，而怀海禅师，实为第一。当野鸭飞去，鼻头扭回。振威一喝，耳聋三日时。直如金像脱模，光明遍照。狮子出窟，威猛无敌。遂于百丈山，大开选佛之场。以一法不立之洪炉，铸万德本具之佛体。其自行化他也，则律教莲圆修无间，戒定慧一道齐行。

其随机说法，了无辙迹。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一段，最为亲切。深虑法久弊生，严立清规，预为防范。殆禀佛律制，以期因时适宜耳。遂为天下丛林金科玉律，而天下师表阁，由兹建焉。其律身也严，作务必先众，或有阻之，则不食，故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之训。其诫众也挚，故有不昧因果一语，令彼误道不落因果者，立脱野狐业报之身。若约实际理体而论，则凡圣生佛，因果修证，俱不可得。若据修持法门而谈，则如来上成佛道，众生下堕阿鼻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明理性不废事修，则为正知。执理性废弃事修，则成邪见。毫厘之差，佛狱立判。前百丈主人，欲拯末世狂慧之堕落，不惜现身示报。实与百丈禅师，砧锤相成，煅淬相济。俾后之禅者，彻悟不涉因果之理，实行修因证果之事，以期究竟彻证而圆彰焉。此两百丈之深心，学者不可瞞盱读之也。其山属江西奉新县，其寺当百丈创建后，即敕赐为寿圣禅寺。宪宗元和九年，百丈示寂，寿六十六岁。穆宗长庆元年，敕谥大智禅师，塔曰大宝胜轮。塔距寺二里许，自唐迄今，千一百余年，其法道不无兴衰。赖有负荷法

道之人，为之住持，故得寺塔常存，宗风依旧。清末以来，屡罹兵灾，加以荒歉。以致寺无高人，塔院颓败。民国八年，岁在己未，寺主自成师，不忍祖道湮没，躬请先勤和尚住持，永为十方传贤丛林。至十二年，先勤交与了然。二人系法门挚友也。同念祖师塔院，破败不堪。乃具启募于诸方同衣，得洋若干圆。遂将塔殿献殿，揭底重修。而院墙僧寮，悉令完好，共用洋若干圆。余者赎回田地若干亩，以供塔院住僧道粮。夫剥极则复，否极则泰。先勤了然二师，先后住持百丈，殆非偶然。塔院既修，欲发挥百丈道要，与寺塔兴复之由，命光记之。光愧不知禅，姑就百丈故事，及现事，而直言之。俾未来诸贤哲，有所考稽焉。又自世尊入灭以后，凡诸寺宇，莫不以佛为主，而特立其殿于寺之正中。百丈立清规，凡祝釐祈祷佛诞等，皆于大殿诵经，而朝暮课诵，更不待言。自宋高僧传，以前立佛殿，后树法堂，讹作不立佛殿，唯树法堂。而杨大年作清规序，遂踵其谬。不思若无佛殿，凡诸祝釐祈祷等，当于何处施行。将寺中并无一佛耶，抑供佛于偏殿耶。无一佛，则与外道无异。自居正位，供佛偏殿，以行祝釐祈祷等事，则与蔑国慢佛何殊。只

此最极显著之讹，自宋及元明清，年将近千，无人表正。俾百丈禅师，横遭诬蔑，岂不令人痛心疾首。证义记改作不立余殿，先树法堂，亦不成话。此乃一时急先之说，岂可以为永垂定范。故将事理略表于此，以期后贤知宋僧传，及各藏清规序之讹。俾百丈禅师，大畅本怀于常寂光中，则幸甚幸甚。

重造小白岭五佛镇蟒塔功德碑记

（代撰）

大觉世尊，视诸众生，犹如一子。以其一念心性，原与三世诸佛，无二无别。由迷背故，不但不能亲得受用，反承此不生不灭常住佛性之力，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，久经尘劫，莫能出离。因兹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随机说法，令得度脱。其有善根未熟，并未来世一切众生，皆亦已作得度因缘，所谓流通经教，遍示未来。及其一期事毕，即入涅槃，以大慈悲，化火自焚，碎万德庄严之法身，为八斛四斗之舍利，为令众生，礼拜供养，增长福田，作成佛因。由是天上人间，龙宫海藏，各分舍利，起塔供养。人间一分，八国均分，阿閼世王，独得八万四千，供恒河中，设

立剑轮，而为守护。百年之后，有其曾孙，名为阿育，统王阎浮，威德自在，承佛遗嘱，振兴佛法。取其舍利，役使鬼神，以七宝众香为泥，一日之中，造就八万四千宝塔。将欲遍布南洲，耶舍尊者，以手障日，五指放光，为八万四千道，令诸鬼神，各捧一塔，随光而趋，至光尽处，即为安置。凡佛法未至之处，皆置于地中。迨后法化传通，悉皆次第出现，如育王五台等塔是也。良以众生在迷，不了六尘当体即是真如实相，因兹起惑造业，长劫沉沦。诸佛设教，不过就彼所迷之六尘境界，一一示其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令其转迷为悟，识心达本。故楞严云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皆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三祖云，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。东坡云，溪声即是广长舌，山色无非清净身。如是则见色闻声，皆堪识心达本，况如来金口所说之经，及真身舍利，并其形像乎哉。虽此方教体，在于音闻，然其闻法获益者，固不如见相获益者之普遍常恒也。以故三世诸佛，无不令人建立塔庙，造佛形像。以其一经触目，八识田中，已种成佛种子，从兹渐渐增长，毕竟得成觉道。由是历代圣君贤相，通方哲人，多皆建立塔庙于名山胜地，令见者闻者，同种善根，

此震旦塔庙之来源也。四明鄞县东，小白岭镇蟒塔者，县志，及天童寺志，皆云唐会昌初，其岭有巨蟒，作祟肆毒，行人患之。时天童住持，厥名藏奂，灭后敕谥心镜禅师。乃五泄之子，马祖之孙，洵属大士乘愿示生，一生奇迹，动人景仰，实天童开宗之始祖也。闻其妖异，即往度脱，先施以食，令身安乐，次为说法受戒，令心开悟，兼有所依。所施之食，原属有馅馒头，以法力故，化为无量，蟒食不尽，悉变为石，遍布山间，及与地中。今其遗迹，为馒头石，表白里黑，形质酷肖。其蟒既受法食，又闻法要，遂得消除业障，脱离蟒身。师即依法焚化，拾其余骨，瘞于岭冈，建塔其上。六楞七层，高十余丈，中藏佛像，及诸经咒，以期其蟒，仗佛慈力，速证法身，凡彼种类，皆不兴作，以故名为镇蟒塔焉。又期人天鬼神，瞻礼供养者，植菩提之胜因，结成佛之远缘。自唐及今，千有余年，风雨漂摇，霜雪陵轹，倾颓已半，势将全倒。凡属见闻，莫不嗟叹，谓保存古迹，开垦福田者，何竟寂无其人耶。清末天童住持寄禅，亟欲重修，未及动工，赍志西逝。继席净心，其志更切，以寺中工程甚多，力不暇及。今住持文质，急欲了此公案，乃与净师，戮

力同心，各出衣资，并募檀信，襄成胜事，由是缁素欢喜，随力赞助。肇始于民国八年己未冬，告成于十二年癸亥夏，凡五易寒暑，故得复见宝塔，从地涌出。唯旧塔六楞实心，今作八楞空心，盖拟如来眉间白毫，八楞中空，具足光明，众生蒙光照触，直下离苦得乐，近生人天，远预圣流之义。于最上层，供五方五佛，取毗卢法身，位居十界极顶，具足四智菩提。又示从凡夫地，冀证佛果，必须脚踏实地，遵修道品，渐次增进，断惑证真，直至智断究竟，方可彻证本有法身常乐我净四德实义。顶用铜铸，作葫芦式，底节中空，内贮佛菩萨像，及大藏经目，并大乘经咒，以表一体三宝，三德秘藏，不离当处，究竟圆彰。又经是如来法身舍利，像属如来报化二身，冀瞻礼围绕，供养赞叹者，于未来世，同证如来所证功德。中上二节，实以净沙，用镇其颠。其级七层，高十余丈，巍巍然为觉道之宏标，荡荡焉为迷途之良导。塔之周围，高筑院墙，庶芜秽不入，而易为守护。塔之前面，建屋数楹，安一净行头陀，长时奉侍香火。共用银圆五万有奇，功德芳名，另刻于石。以此功德，恭祝国基永固，治道遐昌，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。凡倡首经营，出资

运力，并现在未来，见闻瞻礼，竭诚尽敬，供养赞叹之人，同皆惑障冰释，吉庆云临，富寿康宁，备膺厥躬，戒定慧道，悉具当念，业尽情空，见本来之面目，福足智朗，证常住之法身，生作娑婆自在之人，没入莲池清净之会。如是则庶可满净文二师造塔之本愿，而亦不负出资檀信赞成之盛心也。因叙缘起，用勒贞珉。

金陵妙悟律院垂裕记

如来大法，以真如实相为体。此体生佛皆具，在佛不增，在生不减，但以佛则究竟证悟，生则彻底迷失，致使升沉迥异，苦乐悬殊耳。如来愍之，随顺机宜，说种种法，令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其法之大宗有五，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。律者佛身，教者佛语，禅者佛心。佛之所以为佛，唯此三业。众生果能依佛律教禅以修持，则众生之三业，遂转而为诸佛之三业。三业既转，则真如实相，自可亲证矣。犹恐障深业重，不易成就，故以陀罗尼三密加持之，则转识成智，转烦恼成菩提矣。又恐根器或劣，现生不能了脱，再一受生，难免迷失，则生死轮回，穷劫莫出。由是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俾上自等觉菩萨，下及逆恶罪人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。则上圣速成

佛道，下凡得预圣流，此如来抚育一切九法界众生之宏规也。然宗虽有五，道本一贯，五宗圆具，方可随机各宏一宗，便可上续如来慧命，下启群生昏蒙。否则单轮只翼，何能行远飞空乎哉。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，不持律，则教禅密净之真益不得，如修万丈高楼，地基不坚固，则未成即坏。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，不念佛求生西方，则律教禅密，皆难究竟。以净土法门，乃十方三世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法门。所以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尚复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况其余一切圣贤，与未断见思之凡夫乎哉。妙悟律院，向以持律念佛为修持。住持安静和尚，切恐后人昧厥宗猷。则兴此院之明禅老人，及己之一番苦心，便归灭没。祈（光）叙述大意，以为后来住此院之大众诫。按此院，乃前朝古刹，清咸丰时，已败坏不堪。兵燹后，只存破屋三间。明禅老人不惜心力，为之兴复。又得安静师之继述，则成一净业道场。但以产业无多，不能普纳海众，而朝暮课诵，经声佛号，固与诸方丛林，了无有异也。当最初建立时，地痞辄来搅扰，意欲侵占，明老持之以忍，遂得消其戾气。后犹占去院右若干地，不久则家

败而不能有，售与他人，其人亦不能有，乃售与本院。因开沟渠，掘出钵铃等法器，知道场地基，龙神守护，占者俱不吉祥，复得归还原主耳。愚人不知因果，每欲侵占寺产，而不知其龙天怀瞋，冥冥之中，折福折寿，所损实重也。刻论因果，俗人尚轻，僧人更重。但俗有身家，其报易见，僧止一己，其报难知。凡僧之住此院者，各须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严持禁戒，笃修净业。如是则生为世间福田，没入莲池海会。倘或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则其人格，便成下流。若更破斋犯戒，败坏佛门，则成魔王眷属，地狱种子矣。此院，乃明安二师，及施主心力所成，安住其中，不肯修持，便与侵占常住无异。古德云，十方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吃了不修道，披毛戴角还。若更身主其事，暗相偷窃，则一气不来，直堕阿鼻地狱，上火彻下，下火彻上，经百千劫，常受焚烧，莫由得出，岂不大可哀哉。安静长老，痛念法弱魔强，欲振兴僧众之奋修心，欲消灭俗众之侵占念。冀彼俗则五福备膺，克昌厥后。僧则三学圆明，丕振宗风。故令作此垂裕之记，以期此院永兴无替，常宏法道，则法界众生，同蒙利益矣。

甲寿径缘起碑记

四明多佳山，而太白为最，天童选佛场，适居其中。自西晋惠帝永康元年，义兴祖师，在此结茅潜修，感太白星变为童子，以供役使，从兹成大道场，故名其山曰太白，名其寺曰天童。至唐而法璇心镜等师，宏禅宗直指之道，愈加恢阔。自后千三百年来，法道常兴，宗风不坠，至今犹推为禅宗首刹，盖以负荷法道，代有其人故也。诚可谓得最胜之地，方可宏最胜之道，建非常之事，必须待非常之人，地灵人杰，两适其会，殆有大因缘，非偶然也。由天童寺左转里许，即为玲珑岩，其峰峦奇峭，如削如画，凡骚客游人至此，无不兴遗世脱尘之想。自此曲折而上，经大溪流，小溪流，至磐陀石。再上至悟心洞，飞来峰，拜经台，观音洞，善财洞，路几二里，固已经数次曲折矣。而极目千里，确有登东登泰之致。况乎遥观大海，天水冥同，令人心胸开廓，似非人间世者。然路径未辟，登陟殊艰，颇为遗憾。梦坡居士周庆云者，宿根深厚，现行清高，世德相承，热心公益。于癸亥秋，寿值华甲，遂来天童，作诸佛事。以祈先亡祖祢，同生西方。现在

眷属，俱增福寿。一日游玲珑岩，见其山境胜妙，大畅所怀，而路径崎岖，深拂兴意。遂慨然发心修筑，托其友方君佩绅经理，净心退居督工，以十阅月告竣。自玲珑篷前起，至善财洞止，计一百五十丈有奇，需银一千一百五十余圆。又建石坊一座，需银四百圆。乃名其径与坊，皆曰甲寿。过大溪流，路傍有泉，亦名之为甲寿。窃谓甲者，首也，既云甲寿，当无有超出其上者。以人生百年，如日过隙，留此遗迹，以伴名山，冀彼来者，同皆著眼。或谓世间诸法，生灭无常，称为甲寿，岂即能不生不灭耶。须知佛法，无所不在，何得离世间法，以说佛法。果知见此坊，行此径者，则此坊此径，即不生不灭无始无终之佛法。昔世尊至因地布发掩泥处，指曰，此处宜建一梵刹，时贤于长者，持标于佛指处插曰，建梵刹竟，即时诸天，散华赞叹。且道建坊筑路，与插标建刹，是同是别。若道是别，则古今岂有二致，若道是同，则何得斥为生灭。夫法无生灭，生灭在人，有具眼者，见此坊此径，当必直下亲见自己本来面目。其为寿也，尽未来际，亦无有穷。其或未然，且依经所说，生信发愿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，则仗佛慈力，速得亲证。甲寿之义，如是

如是，具眼者当不以吾言为谬也。

九江居士念佛林莲社缘起碑记

念佛一法，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正觉，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无上要道。今特立以为林者，缅维远公东林结社，开念佛之先声。了义居士，深知此法契理契机，遂于千余年后，极力提倡，重兴莲社，追彼芳踪。虽知自他智慧浅薄，迷惑深厚，而不容已者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倘能认真提倡，自可同声相应，固无所论其古今难易也。因兹不辞劳瘁，策厉进行，不遗余力，以冀远近见者闻者，同皆兴起，提倡举行，以至遍周寰宇，岂区区为此一处计乎。然宏扬佛法，道场为本，初则借寓他庵，不但不能持久，而且地址偏僻，往来不便，遂于癸亥年，舍己住宅，为念佛林，其愿力之勇毅宏深，实为罕有。其宅四重，临街一重，向租米铺，年得二百余元，以供林中零用。二重作招待，及会计之所。三重作大殿，中供西方三圣接引像，以常时礼拜瞻仰，临终自易于感通也。四重为净土延生堂，备列捐款各人父母牌位，以期存则福增寿永，没则直登莲邦。且各有楼，以

为阅经坐禅之所。居士既发此心，同社之人，悉生景仰，各随其力而为培植，或造佛像，或置庄严，及诸供具，凡道场所应用者，罔不备焉。从兹修持讲演，既得其所，将见善信源源而来，远近各各相效，于以祛凡情而了佛性，挽劫运以致太平，生为圣贤之徒，没预莲池海会。庶不负世尊说法，历代诸善知识宏扬，及了义居士舍宅提倡之一番大慈悲心，与自己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。原夫净土法门，理极宏深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。勿道博地凡夫不能测度，即久证法身之菩萨，亦不能尽知。以故世尊说此法门时，十方恒河沙数诸佛，出广长舌，同声赞叹，普令众生，同生信心，且深叹释迦世尊能为甚难稀有之事。世尊亦自谓我于五浊恶世，行此难事，得阿耨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而普贤菩萨，令华藏海众，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，非成始成终之要道，能如是乎。是故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如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也。念佛之人，能如是信，若不往生者，日月当逆行，天地当易位矣，有是理乎。愿见闻者，同皆勉旃。

五台山秘魔岩中庵石窟接引佛装金记

五台，为文殊菩萨，与万菩萨，历劫常住之圣道场地，华严经名为清凉山。盖即此凡圣同居之地，在菩萨分上论，即是常寂光净土，圆离一切烦惑热恼，究竟清凉也。秘魔岩秘密寺，乃木杈和尚，以木杈直示祖师西来意处。凡闻名者，无不生景仰冀慕之心，况身历其境者乎。去寺不远，曰中庵，傍岩建立。其岩高数十丈，其岩窟颇宽大高深，就中塑一接引佛像，高二丈余，极其圆满庄严，盖欲来者同礼慈容，同念圣号，临终同蒙接引往生西方耳。思泰大师，未出家前，至此礼佛，发愿为佛装金，后出家受具。遂募诸善信，以了此愿，共用银二百余圆。祈予略将生佛同异之致，弥陀普度之慈，为之发挥，以示来者。窃惟吾人一念心体，与佛无异，由迷而未悟，故其心相，则天渊悬殊也。然相虽悬殊，体仍无异，如太虚空，虚明洞彻，了无滞碍，由云雾尘霾故，便成晦塞昏浊之相。须知即此正晦塞昏浊之时，其虚明洞彻之体，仍复如故。是以诸佛悯众生具此真如佛性，由迷背故，反为起惑造业受苦之本。因兹多方引导，令其返本还元。求其下

手易而成功高者，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也。以众生信愿持名，感弥陀慈悲摄受，故无论上中下根，同得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较比仗自力断尽烦惑，方了生死者，不可同年而语矣。以故佛为众生现种种身，以作得度因缘。须知此像，即佛真身，以众生机劣，见之为像。以佛而论，则身土不二，理智一如，何一法非佛真身，而况此万德庄严之妙像乎。蒲衣童子云，此山一草一木，皆具文殊智慧德相，岂此佛像不具如来智慧德相乎。但以众生机劣，应以像身得度，特现像身而为说法耳。果能深信此理，不但此像即是真佛，而六道一切众生，一一皆是真佛。当悯其愚迷，多方开导，俾其同念佛名，同生佛国，待其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时，方知自己本来是佛，今始亲证。彼以强陵弱，杀彼之身，悦我之口，及互相竞争，杀人盈城盈野，不但不生痛伤，而且以为得意者，其迷背罪过，无可为喻，其将来受苦，何其有极，思之，诚可畏也。故谨以此理为全体是佛，而彻底迷背者告，冀其立即醒悟，勿负如来现身接引之慈，则国家幸甚，众生幸甚。

岳运生居士往生记

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但由迷悖自性，以致轮回生死，无有了期。如来欲令复本心性，随顺机宜，说种种法。然欲仗自修持力，于现生中，做到真穷惑尽，以出轮回而了生死者，末世实难多见。唯修净土法门，无论上中下根，老幼男女，但具真信切愿，以至诚心，念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兼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待至临终，即得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，则万不漏一。以仗佛慈力，获此巨益，如乘轮船以渡海，非自己本事能然也。以故历代诸菩萨祖师善知识，悉皆极力提倡此法，以其是了生死之捷径，成佛道之要法故也。岳运生居士者，步云之父也，名泰元，字运生，事亲至孝，乐善好义，天性忠厚，无所适莫。步云于数年来，颇于佛法，生正信心，吃素念佛，唯诚唯谨。因劝其父母，同皆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并以显浅易解之净土书，为之解说，令其常看。其父遂知自心本具佛性，但以惑业障蔽，不得受用，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门，俾我等少善根劣机众生，于现生中，即得横超三界，高预九莲，何幸如之。从兹心心忆念，冀遂所怀。至

今七月初，略示微疾，初八日早起，念佛毕，嘱步云速备衣棺，吾将去矣。待衣棺备齐，乃沐浴著衣而卧，步云戒其家人，切勿哭泣，令失正念，同声念佛，以助往生。又劝其父，随声心念，虽不闻声，其口辄动，久之遂止，盖已去矣。又复念三小时，方始哭泣。而其父面带笑容，室浮异香。三日入殓，相貌如生，其为往生，可决断矣。步云日与家人，灵前念佛，以冀莲品增高，无生速证，藉报劬劳之恩，以尽人子之分。又步云以才小职卑，薪水无几，仰事俯畜，颇形拮据，向蒙其表叔茅少甫将军，贴补所需，此次衣棺葬费，皆系少甫所出。少甫公正廉明，清风高节，忠于国而孝于亲，推其遗爱，故能视步云如子，而步云感其帡幪，故亦视少甫如父。步云吃素之因缘，实由少甫而始，少甫若能由步云而笃修净业，吃素念佛，以期生入圣贤之域，没归极乐之邦，则相得益彰，两全其美矣，因并记之，以为世劝。

汪含章夫人往生记

道之在人，如水之在地，无处不有，苟不加穿凿之功，则其水决难发现。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，由无明锢蔽，致佛性功德，莫由显现。故华

严经云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，但因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，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自然智，即得现前。如来一代所说，皆为对治妄想执著之法药，而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尤为圆顿直捷，以其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自法流震旦，一切四众，由念佛而往生西方，彻证本具佛性，以圆成觉道者，不知有几千万亿也。汪含章夫人者，江易园居士之德配也，宿根深厚，赋性淑贤，其事父母，奉翁姑，相夫教子，律己持家，皆足为闺阁法。而且居心仁慈，故于惠施贫乏，救放生命，每每行之。此诸善举，悉由勤俭而得，使其好逸妄费，将有自顾不暇之虑，况能济人利物乎哉。易园多年职任教育，唯欲培植真正人才，不惜心力，为之讲授，积劳成疾，于民国八年，卧病不起，医药罔效，势甚危险，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劝，渐获痊愈。既又遍阅佛经，方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，且悲昔之不知，幸今之得闻也。于是劝其父母，与其夫人，并及儿女，同修净业。由是夫人虔持佛号，兼诵弥陀普门大悲等经咒，决志求生西方。去岁十月有疾，当痛苦时，辄发大愿，愿速往生，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之后，乘佛慈力，

回入娑婆，度苦众生，心极恳切。月晦之夕，语侍疾者，楼上佛堂，木鱼声甚清亮，屋床壁间，皆金字经，光明照耀，汝曾见闻与否。又三日前，其姑梦金光满室，光中菩萨，不计其数，意谓其媳之病，当速痊愈。须知此皆净业纯熟，净境现前之象。至次日十一月朔未时，结跏趺坐，念佛而逝。逝后神色端严，了无死相，通身悉冷，头顶犹温。先时两腿肿胀，不能动屈，及至将逝，遂如平时，故得跏趺而逝，如入禅定也。易园率其儿女，并诸道友，至诚念佛，助其往生，过五句钟，方始安置。设祭待客，概不动荤，村人欲送公祭者，易园止之，令每日来一班人，念佛一期，约二句钟。一则免人虚费，二则实益亡人，三则曲引诸人，同种善根，四则冀开风气，普播佛恩，实为丧事最善新例，凡有信心者，各当依行焉。殓殮之后，易园以书寄普陀法雨寺，并汇百圆，祈光相宜为作佛事，以祈未往生则即得往生，已往生则高升莲品。光令念佛堂十六人，打一佛七，又为开示念佛法门之利益，与易园居士之真诚，诸师闻之，悉皆竭诚尽敬。至三七日，其姑祝曰，媳逝多日，生西也未，愿托梦见告，以慰我心。是夜其子有朋，梦信报纷至，乃取一

信，往楼上佛堂看。见佛堂中悬一大灯，光明四彻，远逾电灯。开函见画一张，中有大红莲华，华有台座，华下列小字两行，不复记忆，周围有众多小华，华下之水，其色如银，此日即法雨佛七圆满之日也。得此数征，可知决定往生。夫众生之心，与阿弥陀佛之心，觐体相同，若以信愿忆念相感，必致弥陀慈悲誓愿摄受。故此间发心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七宝池中，即生一朵莲华，倘精进不退，则其华渐见广大，待至其人临终，佛与圣众，即执此华，接引往生。宋荆王夫人，笃修净业，姬妾使侍，无不率行，有一姬妾，无疾化去，夫人夜梦亡妾，殷勤致谢。又引其西行，见一宝池，其量广大，中一大华，光明殊胜，妾曰，此夫人生处也，其中周围所有之华，皆蒙夫人教，及展转相教以发心者。夫人醒已，悲喜交集，未几，值誕生日，念佛立化。有朋所梦，与此相仿，但汪夫人无荆王夫人之功夫，及化导之权力，故其境远逊。而有朋未到净业纯熟之时，故只见其画，不能亲见其境。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，因不虚弃，果无浪得，于此益信。愿见闻者，各共勉旃。

徐母杨太夫人生西记

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固无论天人修罗鬼畜地狱，况男女贵贱，智愚贤否乎。其升沉六道，轮回不息者，由迷之浅深，与业之善恶，以为因缘，而一念佛性，固未尝因此或有增减也。以迷而不知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，作起惑造业，因业感苦之本。岂不大可哀哉。如来愍之，令其返迷归悟，断惑证真，以迄亲证本具佛性而后已。又以众生无力断惑，纵有修持，不能现生即了生死，再一受生，多皆迷失，则尽未来际，解脱无期矣。于是以大慈悲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，俾一切若凡若圣，同于现生，仗佛慈力，了生脱死，较彼专仗自力者，其难易迟速，天渊悬殊也。以故自古迄今，缁素四众，修此法门，往生西方者，不胜其多，即近时亦常见之。安徽石埭县徐母杨太夫人者，徐居士国治之生母也。其性情孝慈柔善，明敏果决，事父母，事舅姑，相夫教子，持家处事，一一皆悉堪作闺阁典型，女流师范，方之古烈女母仪，贤仁，明智诸传，殆无愧焉。幼即奉佛，老而弥笃。其子三，曰国华，国钧，国治，各受职

于政商二界。国治在天津，欲长侍膝下，于民国十年，迎养至津，遂持长斋，受优婆夷戒。从兹念佛益精进，颇有瑞征，恐不求一心，专希瑞相之愚人受病，故不录。是秋，安徽水旱奇灾，省长电调国治襄办赈务，以八年在京，办有成绩故也。国治不忍远离，夫人责以大义，促令速去，以救灾黎。国治在皖年余，夫人有病，不许书信言及，恐远道来省，致误赈务，并嘱国华国钧劝募，以己私蓄，倾囊相助，蒙大总统题颁匾额，与慈惠徽章。十一年赈务毕，皖宪仍縻维国治，乃复迎养皖垣。以年已七十有四，精神衰颓，亲戚中有劝开斋者，夫人曰，我宁茹素而死，决不食肉而生也。至今春，病日笃，而神智清明，念佛不辍。谓国治曰，余于世事，艰苦备尝，故无恋慕，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。又曰，每一发热，痛苦异常，一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则顿觉清凉矣。二月廿一，命请僧来寓念佛，以助往生。令将己衣物，尽行变卖，供养三宝。问国治曰，何日去最好。国治答以后天是斋日，最好。历数时曰，余已见释迦牟尼佛，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萨，何独不见接引佛乎。国治曰，时至则见矣。次日，仍复随僧念佛，至廿三黎明，念佛僧福海师曰，夫

人神志气象如常，一二日内，尚不能去。至巳刻，国治请一接引佛供床前，曰，阿弥陀佛来矣。夫人闻之，生大欢喜，起坐瞻视，高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声，即结印含笑而逝。国治与诸师，及眷属，犹高声念佛三句钟，始举哀，及沐浴换衣。香气馥郁，有友来吊，于门外即闻之，叹为稀有。三日入殓，面貌比生时更加光彩，顶犹微温，四肢柔软，以数珠置手中，乃屈指握之。猗欤懿哉，若夫人者，可谓宿根深厚，现行精纯，又得其子国治，多方辅助，故令净业成熟，得遂往生之愿。世之不念佛者不必论，即志心念佛者，其子女多皆于将终时，号哭洗濯换衣等，俾彼既生悲伤，又生瞋恨，遂致打失正念，仍复永劫轮回于三途六道中，莫之能出。彼犹自谓为尽孝，不知误亲往生之罪，较杀亲为更甚，而举世不知，良可悲伤。国治法母慈仁奉佛，故长斋学佛，屡办赙务，悉皆竭尽心力。今夏来山，以夫人行状见示，祈为作记，以为后世子孙遗范。余以固陋冗忙辞，后复函祈，因约略叙其平生，而于末后事实，稍加详悉，冀世之为人母，为人子者，咸取法焉。

陆西林居士感应记

（民国十五年孟秋）

观音大士，恩周法界，随类现身，寻声救苦，多有深蒙加被，而不自知者。今夏五月，以所印之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，寄苏州西林居士陆寿慈。彼阅至第二卷救苦门，不禁有感于中。方知幼时难地获生者，皆大士慈力加被也。遂略叙其事，函致于光云，予家太仓，少孤，赖祖母寡母教养。母持观音斋，常诵观音经，大悲咒。咸丰十年，予年十四，值粤匪屡陷各城，从母胡太君，挈吾家三口居乡间伊宅，未几城陷。予携篋有大悲忏，从母之妣张太君，命予钞其咒文，由是记诵不忘，日念若干遍。及从母他徙，即依三图毛姓亲戚住。至秋，贼大出，肆掠焚杀。一日午餐，适贼至。祖母年高不能逃，予随母逃向后园竹丛中，贼持矛后追，予母子急跳于河，适有树根，且捉以待，见贼向竹中乱戳一阵而去。闻背后人声，回顾见数贼立河干，摇旗呼哨，若绝不见吾母子者，少选贼去，乃出。及今思之，犹不胜惴惴焉。次年十月，将绝粮，贷钱千四百，雇船往璜泾访族祖竹楼翁。未至而日已暮，船夫推予上

岸，并掷所携物于岸而去。日暮途穷，无可为计，不禁痛哭。村媪袁太君怜之，令宿其家。次日命其子伴予谒竹楼翁。翁固贫士，急公好义，有声庠序，聊借行医，以期糊口。一见甚欢慰，许为设法，令多待几日，遂居袁氏月余。及翁资筹妥，送登海船，因到上海，承亲戚引至南门外翠微僧舍，时李相国统兵驻此，得由佣书以进。太平后迁居苏州，勉成家业，得免为沟中桢，幸哉。感念从母，袁媪，及族祖之恩德，不啻生死肉骨，终身不敢忘，犹不知经咒之感应也。今读大士感应颂诸事迹，始知脱离锋镝，每遇急难，辄逢善人，皆由吾母持斋诵经，感菩萨大慈悲神力覆护之所致也。普门品云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，于苦恼死厄，能为作依怙。信然。爰追述之，冀一切善信至诚念菩萨名，及观世音经，大悲神咒，自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以及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，生入圣贤之域，死登极乐之邦云。愿法师愍我愚诚，作感应记，附入文钞，普令同人，咸生正信，共沐慈恩。夫西林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现行淳淑，多年以来，长斋奉佛，修持净业。年已八十，精神强健，遇有公益，虽数里远，皆悉步行，人力车等，概不肯乘。目力甚好，能写小字。

光四月至苏，数来谈叙，其谦卑自牧，为现今所无。彼自幼屡蒙大士冥垂加被，故有今日，然犹未彻知其所以然。则世之受慈护之恩而不知者，盖多多也。譬如杲日，普照万国，盲人虽荷日光生成，以未曾亲见光相，遂谓为无，则其负照临之恩也大矣。愍世愚迷，录以为记。

乌尤山寺新建藏经阁记

（山在四川嘉定乐山县）

佛法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，凡十方世界之大，一念心性之微，淑世善民之嘉谟，超凡入圣之懿范，无不彻示原始要终所以然之极致。其道大理微，文深义广，欲阐扬其旨趣，则罄海墨而莫穷其妙，若玄会其圆诠，则觅一字而了不可得，虽圣人有所不知，岂凡情所能测度。是以举行其法，天地鬼神悉无所违，故古今首出庶物出类拔萃之人，莫不殚精修持，极力流通，以期自他同得实益焉。综举如来一代教典，分为三藏，藏者，深固幽远，无穷无尽之谓。凡佛所说大小乘经，名为经藏，凡佛所制大小乘律，名为律藏，凡菩萨声闻所著释经宗经诸论，名为论藏，此皆自佛国请梵本至此土翻译者，约五千余卷。自大法东来，

诸宗崛起，代有高人，或著疏以释经，或宗经而造论，以及种种语录传记，凡属宏扬法道之著述，皆续之于后，名为续藏。然古德著述，类多遗轶，入藏者乃百千分中的一二耳，而其多已至二千余卷，况未入藏而举世流通者，更难悉数也。巍巍义山，洋洋法海，随人资禀而为研穷，莫不皆得见真空而彻法源，以复其本具之佛性焉。乌尤山寺者，西蜀著名之胜地，观音现化之道场也。自唐惠净上人开山以来，历千余年，宗风不坠。虽琳宫绀殿，稍逊往昔，而乘戒俱急，竭诚礼诵，今昔固无二致，非所谓地灵则人杰乎。传度大师，住持此山，凡百废坠，渐悉修理。既建弥陀殿，以为专修净业之所，又建此阁，用供所请频伽书册藏，以为研究佛法之据。其藏字小，不利老人，拟后有大施主，当入都请梵本大藏，以期普得读诵而研究焉。其为法为人之诚，于此可见其概。其阁五楹两层，备极庄严，所费约三千数百圆，皆远近檀越感度师之德，而欢喜布施者。工成，致书于光，命为之记。窃惟一大藏教，义理无尽，而法不自宏，宏之在人。譬如大富长者，库藏众多，设使其子不知，则无从得其受用，殆与贫贱人子，了无有异。倘能知之，则用以自奉，并以

周济一切，无不称己所欲，而悉充足，其藏仍复不减丝毫，以此宝藏，是无尽藏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穷，尽未来际，无或罄竭。所愿一切四众，同皆探此宝藏，以自利利他，则灯灯相续，明明不绝。庶不负如来说经，诸祖宏法，度师建阁，檀信协助之一番至意矣。凡我同伦，各自勉旃。

乌尤山普同塔记

众生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，由妄执故，遂成天渊悬殊。如来愍之，令修四念处观。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是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。此观若熟，我执即破，我执既破，法执亦亡，见思二惑因兹而断，便可以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往生净佛国土，修习菩萨行愿，以期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而后已。其有根机陋劣，现生未能如是者，待其死后，火化其身。俾彼了知五蕴本空，四大非有，一灵真性，彻底圆彰，既不属于见闻觉知，亦无所谓我人众寿，庶解脱乎业累，以亲证夫真常。是以古之在家通人，多皆依此送终，不独僧众为然也。以其既令亡者得其解脱，又令存者悟其本空，其利益殊非浅鲜。既化之后，设道德高超者，必有坚固不化之舍利。即无舍利，其烬余

之朽骨，悉安置于普同塔中，亦若生居丛林，参随海众，凡圣同居，藉资熏陶。灵骨既多，必有神超净域，业谢尘劳，莲开上品之华，佛授一生之记者。与之同居，如蝇附骥尾，亦可直达千里。亦如水归大海，悉舍本名，同一咸味矣。此普同塔之所由来也。嘉定乌尤寺，自唐惠净大师开山，至今千有余年，岁月既久，其普同塔亦已坍塌破坏。幸传度大师，住持其中，力振莲宗，既令存者修净业以同生西方，又欲亡者得乐所以共入海会。用是募诸善信，以成其事，命光作记，以发挥其义意。爰为颂曰，众生受生死，皆由执有我，因兹起三毒，如蛾争赴火。试观念未生，我究居何所，即令既生后，我究属甚么。既不属根身，亦不属识心，以根无所知，识心因物移。众生不了故，逐妄而迷觉，认此妄想心，常受生死缚。如来垂慈愍，令观我本空，既知我空已，诸法尽消融。况复经火浴，四大悉分散，五蕴原无有，我从何处现。从此证无生，真我方覩面，普愿法界众，同作如是见。

创建菩提精舍缘起碑记

净土法门者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

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法门也。以如来所说一代时教，种种法门，皆须修持功深，亲到业尽情空地位，方可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若惑业未尽，则生死轮回决定莫出，纵有修持，只得世福，及作未来得度之缘种而已。此系仗自力以了生死者之难也。净土法门，则以深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兼以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以己信愿，感佛慈悲，感应道交，故于临命终时，即得蒙佛慈力，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也。固无论惑业之有无，功夫之浅深，但具真信切愿，虽罪业深重者，尚能出此三界，登彼九莲，况戒善齐修，定慧均等者乎。此系全仗佛力，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，故于一代时教法门之中，名为特别法门，不得以通途仗自力法门并论也。良由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以故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，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以其为了生脱死之捷径，超凡入圣之妙法故也。溯自大教东来，庐山远公，创开莲社。与僧俗一百二十三人，精修净业，咸得往生。自后代有高人，为之提倡，而天台，清凉，永明，大智等，其发挥阐扬，尤为不遗余力。由是莲风遍及中外，因兹出五浊以预海会者，又何可以算

数譬喻而得知其数哉。近来世道人心，愈趋愈下，凡怀忧世之心，欲为救援者，莫不以归心佛法，提倡因果报应及戒杀护生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为志事。傅裕斋居士，宿植德本，性行淳和，以职任商业，未知佛法。去岁访友至杭，夜宿常寂光兰若，闻众僧念佛声，直同甘露灌顶，醍醐沃心，庆快之忱，非言可喻。因兹触动宿根，即欲与同志，随分随力修持此法。乃与丁甘仁，倪大椿，谭步韶，严子良，孙良臣，傅裕经，傅庭芳，沈晋镛，金益如，林双泉，陈载峰，庄海涛，李述初，吴祖昌，谭子临，谭石卿，谭海秋，谭竹馨，罗稚云，谢崇华，田玉树，傅梦弼，谭肇贵等商，拟于杭州西湖，建一精舍，以作现在随力修持，老来专心办道之所，僉称曰善。遂购地建筑，不二年而工竣，因名之为菩提精舍。其基地二亩六分七厘，共为两进。前为大殿，五间，中供西方三圣，旁供十八罗汉，以作念佛礼诵之所。后阁五间三层，上层三间，中供三圣尊像，旁供二十四人祖先牌位，以显会预莲池，常侍弥陀，即得亲证无量光寿之体用，不生不灭之佛性。其前后次序，悉以当人之年齿为准。两旁及中层，分装房间，以作诸人静修之所。下为客厅，旁作

养心堂，以备高人杰士暂时憩息。其宗旨大纲有五。一本精舍，原为社友各有职业，不能常住专修，因礼请真心办道之戒僧七位，常年修持，每日二时课诵，三时念佛，以为诸社友乘暇来此修持之向导。衣单食用，通归社友摊任。二本精舍，乃二十四人公同建立，公同经管，将来继管之权，每人只传一房，须择其性质与佛法相应者，其余子孙，概不过问，以免支派蕃衍，无处安居，及人各异见，或致纷争耳。三本精舍，原为自修而设，与寺庙性质各别，不得应酬社外人经忏佛事，即逢年节，亦不任人烧香，唯社友或有祈祷，或有追荐，则无所碍。四本精舍，以专修净业清净持戒为主旨，荤酒不许入门，凡下棋打牌，以及与佛法相违之事，一概禁止，凡诸社友，各宜自勉。五本精舍，原为社友静修而设，其居住日期，随己心意，唯不得携带女眷，及小孩等，设或家眷欲来瞻礼，固无不可，但须即日便去，决不许女眷住宿，以期无妨清修，息世讥嫌，俾菩提二字，得以光大而扩充之，则为幸大矣。综此僧俗修持功德，上祈各人历代祖宗，现生父母，消除无始恶业，增长殊胜善根，预莲池之海会，证本具之法身。又祈凡住此念佛诸师，及各社友，与

诸眷属，三障冰消，五福云集，生入圣贤之域，没归极乐之邦。又祈见者闻者，各各效行，共转凡心，以成圣智，则礼让兴而兵戈永息，忠恕起而物我同观。庶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，唐虞盛世之风，便可见于今日。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之语，悉得其实证焉。此诸居士创建精舍，题名菩提之本心也，因略述之。

创建西方三圣殿功德碑记

（代华德师撰）

阿弥陀佛，乃法界众生之无上慈父，险难恶道之第一导师，因中发四十八种之誓愿，果上获超诸数量之光寿。端居莲邦，分身遍十方刹海。普摄含识，即生证三德涅槃。至若观音势至，二位大士，则现身尘刹，寻声救苦，摄念佛人，归于净土，辅弼弥陀，度脱众生，与乐拔苦，咸令究竟。三圣恩德，深广无量，虽天覆地载，莫能喻其万一，纵粉身碎骨，何由报其涓埃。（衲）忝为弟子，莫阐宏猷。欲令阖院僧众，专修净业，拟创极乐世界，三圣宝殿。而资斧空乏，不克如愿，幸有信士洪庆斋，同室戈氏妙芳，夙植德本，笃信佛乘，仁慈居心，宏护为事。率女王洪氏，

外孙王天赐，慨施多金，助成胜事。故得金容舒辉，法轮常转，功德利益，何可名言。唯愿三圣垂慈，冥显加被，俾彼本施主，及诸助缘者，各各现世灾障潜消，备膺五福，临终形神俱妙，高登九莲。先亡祖祢，咸升极乐之天。后代儿孙，悉入仁寿之域。因书缘起，用勒贞珉，俾后之安居修行者，知净土法门之所以广大，决志求生，三圣道场之何由成立，福资檀越云尔。

螺头庙东照寺重修地母庙碑记

普载万象，不生分别，普生万物，以给人用，而且不矜其功，不望其报，地之恩德，可谓广大周遍博厚悠久而莫能名焉。圣人立法，凡法施于民，以死勤事，以劳定国，以及御大灾，捍大患者，皆设祠祀之。况吾人毕世所依而生之大地，可不特建殿宇，庄严仪像，常以香华灯烛供养，以少舒报恩之心，恒致如在之诚乎。此东照寺地母庙之所由建也。言地母者，即佛经所谓主地神也。盖以生长万物，若母之养育儿女，故俗称为地母，实非专现女身者。按华严经世主妙严品，主地神有佛刹微尘数之多，虽有从他方世界来者，然只此大地，亦非一神所主，殆各有疆界耳。又

凡属神祇，皆有升迁进退，如世官僚，官署官名，则永不更改，其人则进退摄谢，了无一定。非如仓颉，孔子，关帝，文昌之专属一人也。董事叶昌云，以地母庙建立已久，将欲倾覆，募诸善信，得洋若干元，住持慈宽，又助一半，遂得殿宇法相，悉皆重新，将欲立石，祈叙大义。易曰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人能居心行事，有如大地，施恩不求报，受辱不怀瞋，但尽我之天职，不计人之顺逆，如是之人，生入圣贤之域，没登极乐之邦。如持地菩萨，以平地故，心地遂平，得证圆通，将来尚复成无上道，教化九法界一切众生，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，无有一人，不在钧陶化育之中。此观象修道证心成佛之大利益，愿诸阅者，咸注意焉。

今彩大师往生记

今彩大师，俗姓方，江西雩都县人。宿有善根，少即戒杀吃素。至三十后，深厌五欲多苦，三界无安，遂出家于福建长汀县报恩寺。具戒后，专志苦行，于赣州光孝寺执香灯，精洁虔恭，凡见之者，皆叹其诚。惜常住物，如护目珠，日以礼拜念诵为事，时无虚弃，为寺众所钦敬。继欲

专修净业，徙宁都深山石室中，架松为座，聚草作褥，种薯为食，补衲为衣，其为苦行，人所难堪，师恬然适意，以道为乐。久之，有造访者，施以银钱，则却之不受，若与敝衣粗食，则便受之。素性孤洁，不立徒众，有重其德者，代为收四人，实皆未与同住。一徒名德缘，庙稍丰裕，念师清苦，再四哀恳，接回供养。未几，复往莲花山，自以木板隔一小屋而居，寺众尊其道行，听伊自便，终日闭户诵经念佛，除早午二餐外，鱼磬之声，朗朗不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由是缁素信慕者众，每有诚心供养衣履赍施，不容推却者，随即供佛供僧，为彼作诸功德，随身仅留十圆，以备命终焚化之费，其清苦自甘，解脱无著，有如此者。凡造访者，无论缁素，均示以娑婆恶浊，极乐清净，急求出离，是为要务。然须明因识果，修行世善，谨守禁戒，诵经念佛，内外如一，始终不变，方有冀望。从无一言，涉及世间福乐者。民国七年戊午，年七十四，十月初，示微疾，至初四日，断饮食，念诵如常，夜深遂息。初五侵晨，寺众不见师起，叩之阒然不应，入室视之，已端坐化去。左手仍执引磬，一如平昔念佛时，头略低垂，面带笑容，与生无异。寺众观之，赞

叹不已，金云，师平日有若是之行履，故致斯时得如此之景象，其神超净域，质托宝莲，可以决定无疑矣。其徒德森，为余言之，切念末世僧人，每多懈怠，唯贪利养，不修道业，若师者，真可以以为末世楷，因笔以记之。

赵尊仁居士往生记

赵尊仁，法名培庚，如皋马塘市人。年三十余，素业商，其性情淳笃无伪，其作事果决率真。近数年来，得闻净土法门，深生信心，日以念佛求生西方为事。置商业，专办慈善公益事，极其认真。由是倡办济生分会，及佛经流通处，凡有善举，力能为者，无不为之。地方路灯，亲自早收晚送，不以为劳。一方之人，皆服其诚，彼以诚感，众以诚应，凡所劝募，无不随愿圆成。民国十五年冬，身婴笃疾，力疾提倡佛七，以祝世界太平。订于腊月初二日起七。至初八日圆满，请掘港西方寺范成师主七，其经济皆善信所自送，入会念佛者，四十余人。居士虽带重病，其念佛益精进，若无病者，至初六日下午七点钟，竟念佛坐逝。在会诸人，益加恳切念佛，助彼往生，过数小时，顶犹温，形色与生无异，于以见弥陀

愿力，众生心力，两皆不可思议。良以真如佛性，众生本具，特仗因缘启发耳。如种子已布于地，一经时雨，随即发生萌芽。彼世之以本具佛性之力，日驰逐于贪瞋痴杀盗淫中，譬如以随意雨宝之摩尼珠，置于圜厕，则无所受用矣，可不哀哉。闻居士之风，能不愧死。

沙健庵居士往生记

沙健庵，名元炳，江苏如皋人。其品行操持，文章道义，皆足以为末世楷。其学重躬行，不尚词章，其志务尽分，不慕荣宠，以故登太史第后，家居奉亲，冀尽子职，不入仕途。初未知佛为何如人，经具何如义，循袭乎韩欧程朱之说，谓佛法为圣道害，而于国于民，皆无所益也。逮辛亥国变后，闷极无聊，常存超出此世界想。试取佛经读之，见其义理精微奥妙，圆融超脱，始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，若出幽谷，得睹天日，不禁喜极而悲，惜数十年拘墟之陋。从兹潜心研究，受持读诵，以冀亲证本有佛性，不致常为六道轮回中人。民国十二年癸亥，年周华甲，厌世之心益切，适谛闲法师莅如讲弥陀经要解，亲预法筵。遂知净土横超法门，为等觉大圣，

逆恶小凡，同于现生，仗佛慈力，出此娑婆，登彼极乐，随己根性，而得证入之道。于是专修净业，以期往生。次年崔益荣来山归依，与光言居士之学问修持，因令持文钞以相赠。次年陈正有以所作斥丧中食肉饮酒论见示，据经引史，明辨以晰，知居士学有根柢，志希圣贤，虽未相见，而彼此各皆心许为神交矣。去夏闻光至沪，即欲来见，以病不能出门，未果，犹期异日来山请益，迄至将终前，与友谈论，引为憾事。然既生西方，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，未见一粥饭僧，又何所歉。至秋，左腋患痛，继以咳血，入冬益甚，中西医均无效，得无以修持力，转重报后报，为轻报现报，以了宿业乎。至腊月十一，遂卧床不起，乃将生平著作，付门人项本源，黄文浚，略嘱咐家事。颇悔从前改广福寺为议会，迁移佛像，有赞成之过，命其子进，出三千金，于东门广慧庵，改建佛殿，以赎前愆。又令家中眷属，日夜轮班，在床前念佛，即至临终，亦复如是，不得预为洗濯换衣，及哭泣等，殓以布衣，勿用绸缎。丧中无论祀神待客，勿用酒肉，吾尝作论斥世，汝等切勿随顺恶俗，陷我于罪。又令请僧助念，必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于床前设香案，供阿弥陀

佛接引像，面对慈容，口念心忆，专精一致，概不提及余事。二十四夜，病益殆，僧众咸来助念，居士正念分明，声默相随。延至二十六，虽不闻声，口恒翕张。午后气益促，家人及僧众念佛声益凄紧，至酉时，遂溘然而逝。颇有异香，大众念佛益烈，逾二时顶犹温，直至天明，始停佛声，为拭体著殓服，举哀，其子能奉命无违，可谓真孝。噫，若居士者，可谓宿根深厚，见地高超，言行相应，内外一如。据数年来之修持，及平素之信愿，临终之景象，殆中品上生者乎。以孝养父母，行世仁慈，具真信愿，摄心净念故也。然一得往生，当必地登不退，忍证无生，渐次修习，以至圆满菩提而后已，又何歉憾乎哉。兹撮取其徒项本源，其子进，并吾徒崔益荣所述而记之，以期后之辑往生传，及隐士事迹者，有所本云。

沈翊仙居士脱难记

佛视一切众生，犹如一子，爱无偏党，常欲度脱。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故虽绝无信心之一阐提辈，亦无一念弃舍之心。机缘若到，自可生信归依，依教修持，以迄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也。故楞严经云，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

如母忆子，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，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不相违远。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法华经云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，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又云，是观世音菩萨，于怖畏急难之中，能施无畏，是故此娑婆世界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。良由众生之心，与佛菩萨之心，觐体无异，但以众生迷昧，背觉合尘，致使彼此间隔，莫蒙覆被。倘背尘合觉，一心称名，自然感应道交，垂慈加被，虽遇险难，亦得无虞也。安徽沈翊仙居士，向不知佛，丙寅春，金陵起金光明法会，遂入会随喜，读金光明最胜王经，觉义理精妙，愿常受持。因请一部，日诵一卷，十日一周，周而复始。夏间从军赣地，军事纷繁，不能诵经，但默念阿弥陀佛，及观世音菩萨圣号而已。八月赣战失利，全军覆没，唯彼一人，得全身命。方知佛慈广大，感应无差，奈芸芸众生，不但不生信向，反从而毁谤之，致令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莫由亲受。喻如杲日当空，普照万邦，彼戴盆者，莫见光相，可不哀哉。后得印光文钞，乃知净土法门，为一切若凡若圣，

现生即得了生脱死之道。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，较彼仗自力断惑证真竖出者，其难易天渊悬殊也。冬初归家，特辟静室，供佛，及观音圣像，晨夕礼念，以期消除宿业，增长善根，生为三业清净之人，没登九品宝莲之位。以书致光，祈为作记，因将佛菩萨平等大慈大悲，愍念众生，及众生向背不同，致有得受覆被与否之义，书以赠之。以冀无信心者，即生正信，有信心者，益加修持。务必敦笃伦常，恪尽己分，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生为圣贤之徒侣，没入如来之封疆。倘人各如是，则争竞消灭，礼让兴行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矣，何幸如之。愿见闻者，咸谛信而力行焉。

永春重修东关桥观音灵感记

观世音菩萨，誓愿宏深，慈悲广大，遍周尘刹，随类现身，寻声救苦，度脱众生。由是凡通衢要道，多建庙宇，以期往来之人，亲睹圣像，生恭敬心，庶可咸蒙慈覆耳。福建永春，古称桃源，山川秀丽，民俗淳朴。邑东十里，地名东关，与泉州南安毗连，有溪横其间，宽若干丈。宋时即建石桥，以利行人。然水甚冲激，遇大风雨，

桥辄倾圯，每数十年，或百年，桥必重修，具载县志。邑人崇奉佛教，于桥正中建亭，供观世音菩萨圣像，令来往者，同种善根。清光绪三十四年，岁在戊申，洪水为灾，桥全毁灭。当将毁时，适值半夜，风雨洪暴，桥头一店主陈某，年五十余，颇好善信佛，已熟寐矣，忽闻叩门声甚厉，大呼速往桥上捧菩萨出，遂惊醒，而叩声益厉，连呼速去。急开门，则了无有人，见水势汹涌，桥摇荡有声，若将仆者。风雨扑面不之顾，驰往桥亭，捧菩萨出，甫离桥，闻崩裂声，则桥正中一段，已随波浪去矣。其人言，初亦不知何以能奋勇如此，殆有神助者然。噫，异矣。邑人李元贤之父继如公，经商星洲，家道颇丰，热心公益，乃与星洲侨友，倡捐重修。至民国甲寅，桥始告成。迨至丙辰，又遇风灾，桥亭与梁木毁焉。乡民遂奉菩萨于附近庙中，而世道荒乱，桥事无过问者。元贤之母黄太夫人，往庙烧香，经过其地，怒焉伤之，意欲重修。夜梦菩萨，现金色身，璀璨庄严，语之曰，唯汝能为我重修此桥，并以祀我，可速为之，以福汝子孙。由是观之，足见菩萨唯以利益众生为念，而一见圣像，即种将来成佛之善根，故特示修桥，而兼令供奉圣像也。太

夫人遂驰书谕贤，备款复修。乃举邑人某某董其事，至癸亥二月工竣，当地人士，为悬匾联颂之。仍奉菩萨于桥亭，由是因缘，香火益盛。在昔董事某君，近至星洲，言及菩萨之灵，邑人僉欲立碑于亭，一以彰菩萨之灵迹，一以启后人之热心。元贤以此事有关於邑人之善根者甚钜，遂函祈光作。语云，非是父不生是子。又云，欲知其父视其子。此桥初由继如公倡修，次由黄太夫人重修，元贤恭承父志，恪奉母命，不惜钜款，以期悦亲心而利邑人，其心固与菩萨普度众生之心，有相契焉。世之欲蒙菩萨加被，冀其灭灾障而增福寿者，当于笃行孝友，利人利物中求之，则求无不得矣。

杂著
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一

（代了清师作）

我大觉世尊释迦牟尼佛，尘点劫前，早成正觉。为度众生，数数示生，频频现灭。且据此番出世，在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，示生于中天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宫。其母摩耶夫人，于四月八日入岚毗尼园游观，见无忧树华盛开，以右手攀枝欲取，世尊即于右胁诞生。随即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目顾四方，周行七步。曰，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至年十九，于二月八日夜半时，乘乾陟马，逾城而去，直至深山，修出世道。又欲示彼外道皆非正法，故复游历五年，遍访诸仙。后乃独坐观心，日食一麻一麦，苦行六年，于腊月初八日明星出时，举目一观，豁然大悟。叹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即得现前。须知世尊出家游历苦行悟道，皆为后世修行者作一榜样。非先实未悟，因兹始悟也。事在穆王二年癸未。从兹随顺机宜，度脱

众生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偏圆顿渐，大小权实，观机逗教，令其得益。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，以一切众生，根已熟者，皆证道果，其未熟者，皆亦已作得度因缘。一期事毕，复示涅槃。以定慧所生丈六之法身，作金刚不坏八斛之舍利。散布天上人间，起塔供养。普令众生，同种善根。至汉明帝永平七年甲子，帝梦金人，项有圆光，飞来殿廷。旦问群臣，是何祥瑞。太史傅毅对曰，西域有神，号之为佛。陛下所梦，其必是乎。帝遂遣博士王遵，中郎将秦景，郎中蔡愔等一十八人，往求佛法。至月氏国，值迦叶摩腾，竺法兰二尊者，赍佛经像，欲化此方，遂祈同来。至十年始达洛阳，馆于鸿胪寺，后建伽蓝，因以白马驮经，假馆鸿胪之故，因名之曰白马寺。帝问摩腾，大觉世尊，何以不生中国。腾曰，迦毗罗卫国，乃大千世界之中。三世诸佛，悉生于此。边方国土，或数百年，或千余年，声教渐被。此土乃属东方，当土自称中国耳。五岳诸山道士，以新来佛法，帝极崇重，遂怀忌妒。至十四年，正月一日，朝正之次，表请较试。帝允许之。至十五日，于白马寺南门外，筑台置经，以火取验。道经悉毁。佛像及经，悉皆放光。

摩腾涌身虚空，现诸神变。即时宰官，士庶，道士，妃嫔等千余人出家。帝即建十寺，七寺安僧，三寺安尼。然此时，东西尚未大通，往来者少。佛法流布，仅在北方。三国初有康僧会者，始宏化吴地。至晋而遍及全国，兼流布于高丽，日本，暹罗，安南，缅甸，蒙古诸国。佛法肇始于汉，扩张于晋。及宋齐梁陈隋，则蒸蒸日上。至唐而律教禅净，性相诸法，无不具备。五代之时，北方略衰，南方犹盛。至宋而法门气象，不亚唐时。元以蒙古入承大统，崇重佛法，不让前朝。明朝诸帝，奉佛犹殷。唯嘉靖崇信道教，四十余年，法运少衰。万历以来，又复蔚兴。迨至有清，崇重尤隆。世祖章皇帝不观时机，仰遵佛制，罢除试僧度牒，令其随意出家。在当时高人林立，实为有益。从乾隆以后，法道日微。加以发匪回匪，屠戮僧侣，焚毁寺宇，法轮几乎停转。从兹哲人日稀，典型日坠。鄙败无赖之徒，由不试僧之故，多皆混入其中。裨贩如来，造种种业。致令见浅之流，纷纷谤议，竟有逐僧毁寺等种种不法之举。虽事出无知妄作，总因僧界无人，解行俱缺，不能以法化人之所致耳。溯自法流中国，历代帝王，无不崇奉。唯三武灭佛，而随即更兴。譬冬之冻

闭坚固，正成就其春夏之发生畅茂耳。杲日当空，只手焉遮。仰面唾天，反污己身。三武者魏太武，周武帝，唐武宗也。先皆深信佛法，极意修习。魏武信崔浩之蛊惑。周武听卫元嵩之谗譖。唐武信李德裕，及道士赵归真之诬谤。毁灭未久，而主者助者，皆罹极殃。魏武废教后，不五六年，崔浩赤族，己亦被弑。嗣帝即位，复大兴之。周武废教后，元嵩贬死，不五年而身感恶疾，遍体糜烂。死未三年，隋文受禅，复大兴之。唐武废教后，不及一年，归真被诛，德裕窜死，武宗服道士金丹，疽发背死，宣宗复大兴之。宋之徽宗，初亦甚信佛法。后听道士林灵素之妖妄，遂改佛像为道相，称佛为大觉金仙，称僧为德士，著道士衣，凡作法事，居道士后。下诏不久，京城大水，直同湖海。君臣惶惧，敕灵素止水，愈止愈涨。忽僧伽大圣现灵禁中，帝焚香乞哀。僧伽振锡登城，水即顿涸。随敕复佛旧制。不六七年，父子被金虏去。金封徽宗为昏德侯，钦宗为重昏侯。二宗皆死于五国城。夫佛乃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圣中之圣，天中之天。教人以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了幻妄之惑业，复本有之心性。尚感恩报德护持流通之不暇，岂可任一时之势力，灭

众生之慧眼，断人天之坦路，掘地狱之深坑。宜其即目交报，永劫沉沦。贻诮将来，以为殷鉴。书曰，惠迪吉，从逆凶，惟影响。因果报应，亦儒教之圣谟。但未深明其致，故人多暗昧不了耳。由汉至今，千八百余年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依佛法而明心见性，了生脱死者，如恒河沙。迄今民国启运，各界名人，皆知佛教为世出世间道之源本，保护赞助。我广东乃千余年来宏法胜地。曹溪一脉，流布中外。潮阳灵山，实大颠禅师（师讳宝通，潮州杨氏子，参南岳石头希迁禅师，大悟，遂嗣其法，住潮州灵山。刺史韩退之初不信佛，每作文排斥，至宪宗元和十四年，谏迎佛骨，贬之潮州，因与大颠往还，乃少生信向耳），摄辟佛之大儒，入佛法之胜道场地。今法运虽衰，胜地犹昔。我僧界诸同衣，各宜以古为师，见贤思齐。精进勇猛，力修净业。庶不至宗风扫地，贻辱法门。而况外护有人，内修无障。岂可不自奋勉，以挽既倒之狂澜，续将绝之慧命，冀报佛恩于万一哉。
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二

今日缁素云集，嘉会宏开。其名义宗旨，事

业利益，毕竟如何，请略陈之。言名义者，名为潮阳佛教分会。而义则佛者，觉也。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名之为佛。即指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而言，非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一切诸佛也。教者，圣人被下之言，上之所施，下之所效也。佛视一切众生本觉妙性，与己无异。但以迷染因缘，遂成不觉。幻起烦恼惑业，枉受生死苦果。因将众生本具，自己亲证之理，随彼根性，作偏圆顿渐，大小权实等种种异说。令其于不觉心，起始觉智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。真穷妄尽，彻证本觉。一大藏教，皆诠斯义。佛诸弟子，永为典型。此教之所由来也。会者，聚也，合也。欲上求佛道，非聚合六度万行而无由。欲下利众生，非聚合三宗四教而不可。今兹一会，乃聚合僧俗两界诸大德，同心戮力，维持法门，振兴佛教。上辅国政，下化同胞。然则此会，亦法王嘉会，及法施之会之流类也。宗旨者，整理法门，保护僧产，俾僧俗各体忠恕慈悲，以永享乎共和幸福耳。事业者，教育幼僧，习学经典。策励先进，笃修净业。若是在家居士，务祈专念弥陀，求生西方。利益者，持佛禁戒，自行化他，则俗美人和。依教修观，断惑证真，则超凡入圣。医家治病，缓

则培本，急则治标。外界侵夺，乃法门标病。以其急故，因以保护僧产为首。若论正本清源之道，我同衣果能人人恪守清规，笃修净业，道行若立乎己身，德化自感于同人。彼常谋侵夺排斥者，将反而恭敬供养之不暇矣，何用乎保护为。倘佛会虽立，行为仍旧。善人则厌而恶之，恶人则必以佛会无益为口实，而更加侵夺排斥。纵欲保护，亦无从措手矣。孟子谓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，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，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者，此之谓也。凡我同衣，各宜勉旃。内护得法，则外侮自息矣。
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三

诸佛菩萨，于诸众生等作利益，无有偏党。如天普盖，如地普载。如日月普照，如膏雨普润。了无憎爱分别之心。然由众生向背不同，致令损益天地悬殊。譬如人处天地之间，以不善摄生故，或因严寒酷暑而致病，或因堕坑落堑以亡身。只宜归咎自己，岂可怨尤天地。又如日月当空，盲人虽不睹光，亦蒙其照。时雨等澍，小草纵难冲霄，亦遂其生。光润是一，而得益各别者，由目坏根小之所致也。其慈悲誓愿，以己功德回向众

生，冥熏加被。与垂形六道，和光同事，种种方便利益众生之不思议事。若非彻证自心，遍阅大藏，何由得悉知亲见也哉。今以显而易见之一事言之，诸有智者，自当以一悟诸，深感佛恩，而悲其闻法修持之晚也。当今之世，去尧舜禹汤文武三四千年。其世道人心，远不能与古相比。然由知六道轮回，随业升沉，天狱迭迁，人畜互变之故。虽刚强难化，了无信心之巨恶元凶，其心亦被此法折伏。纵草菅人命，心犹隐伏一惧因畏果影子，遂不至十分暴恶。如列国诸侯，以所爱之臣妾及与百姓，杀而殉葬，动至数十数百而不以为非，反以为荣者，不犹此善于彼乎。夫文王泽及枯骨，不数百年而杀人殉葬之风，遍于天下。虽老庄孔孟齐出，尚不能挽其颓风。自佛法东来之后，生死轮回，因果报应之理，大明于世。勿论诸侯，即南面称朕，亦不敢行。纵有行者，亦断不敢以多为荣也。倘无此法，唯以正心诚意之说，令其推忠恕而笃胞与，息殉葬而全民生。吾恐劝之者徒劳，行之者益炽也。而况后儒唯知治道，不了自心。欲排佛法，强立门庭。皆谓一死永灭，无复后世。若非如来生死轮回，因果报应之理，浹洽人心。则后世人民，其得正命而善终

者，盖亦鲜矣。斯盖佛法中最极浅近之法，尚可胜残去杀。而况至极深远之圆顿大法，其世智凡情，又何能测度其利益于万一也耶。

潮阳佛教分会演说四

众生者，未悟之佛。佛者，已悟之众生。其心性本体，平等一如，无二无别。其苦乐受用，天地悬殊者，由称性顺修，背性逆修之所致也。其理甚深，不易宣说。欲不费词，姑以喻明。诸佛致极修德，彻证性德。譬如大圆宝镜，其体是铜。知有光明，日事揩磨。施功不已，尘尽光发。高台卓竖，有形斯映。大而天地，小而尘毛，森罗万象，炳然齐现。正当万象齐现之时，而复空洞虚豁，了无一物。诸佛之心，亦复如是。断尽烦恼惑业，圆彰智慧德相。尽来际以安住寂光，常享法乐。度九界以出离生死，同证涅槃。众生全迷性德，毫无修德。譬如宝镜蒙尘，不但毫无光明，即铜体亦被锈遮，而不复现。众生之心，亦复如是。若知即此铜体不现之废镜，具有照天照地之光明。从兹不肯废弃，日事揩磨。初则略露铜质，次则渐发光明。倘能极力尽磨，一旦尘垢净尽，自然遇形斯映，照天照地矣。然此光明，

镜本自具，非从外来，非从磨得。然不磨则亦无由而得也。众生背尘合觉，返妄归真，亦复如是。渐断烦惑，渐增智慧。迨至功圆行满，则断无可断，证无可证。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神通智慧，功德相好，与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了无异致。然虽如是，但复本有，别无新得。若唯任性德，不起修德，则尽未来际，常受生死轮回之苦，永无复本還元之日矣。吾辈既为佛子，当行佛行。纵不能豁破无明，顿复性体，以直趣妙觉果海。岂可不圆发三心，笃修净业，以期断烦惑于此身，托心识于莲邦，为弥陀之弟子，作大士之良朋，安住寂灭，游泳佛国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乎。倘不自奋勉，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。畏半生修持之勤劳，甘永劫沉沦之酸楚。迷衣珠而弗珍，登宝山而空归。以具无量功德智慧神通相好之妙真如性，枉受无量生死轮回烦恼业果之幻妄极苦。岂非丧心病狂，恶升乐坠。生作行肉走尸，死与草木同腐。三世诸佛，称为可怜愍者。凡我同伦，各宜努力。

味精能挽劫运说

饮食于人，关系甚大。得之则生，弗得则死。

故曰食为民天。然天地既为人生种种谷，种种菜，种种果。养人之物，亦良多矣。而以口腹之故，取水陆空行诸物，杀而食之，以图一时之悦口。绝不计及彼等与吾，同禀灵明之性，同赋血肉之躯，同知疼痛苦乐，同知贪生怕死。但以力弗能敌，被我杀而食之，能不怀怨结恨，以图报于未来世乎。试一思之，能不惴惴。忍以一时悦口之故，于未来世，受彼杀戮乎哉。愿云禅师云，千百年来碗里羹，怨深似海恨难平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详味斯言，可以悟矣。奈世人习惯肉食，劝其吃素，纵有惻隐之心，亦不易从，以无滋味以佐食故。近有化学大家，吴蕴初君。有心世道，欲挽杀劫，特专精研究食味一事。乃取麦麸，洗出面筋，酝酿多日，制成酱精味精，以资饮食之味，其意亦良厚矣。此品其质醇厚，绝无荤物。愿吃素之人，放心用之。光初闻其说，尚不敢信。一日，林涤庵夫妇，同来皈依。因与说食肉结果之惨，天灾人祸，多从杀生食肉而起。奈世人多以口舌滋味所误，故难消灭其根本也。彼遂言，吴君所制味精酱精，甚鲜美。若著少许于食中，即粗粝亦等珍羞矣。因请光偕江味农居士，并二三友人，同往其厂，看其制法。

深佩吴君一番苦心。以此品一行，不但救护物命，且能令同人解怨释结，俾与一切物类，同得共生于天地之间，以各尽天年，其利益大矣。孟子曰，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，矢人惟恐不伤人，函人惟恐伤人。巫匠亦然，故术不可不慎也。窃谓吴君此品，艺也而进乎道矣。出此以行世，求利也而实含利人利物，救国救民之深益矣。其功伟哉。慈受深禅师云，饮食于人日月长，精粗随分塞饥疮。下喉三寸成何物，不用将心细较量。况有此品以辅之，宜一切人各各吃素，以保我身世世生生，不遭杀劫。明哲君子，当不以光言为迂腐也。

岳步云为亲所设佛堂说

众生一念心性，与佛无殊。由迷背故，不得受用。反承此佛性功德力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以致轮回三途六道，了无已时，可不哀哉。阿弥陀佛，于往劫中，发四十八种大愿。有一愿云，若有众生，称我名号，求生我国。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是知佛念众生，如母忆子。众生若能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如子忆母。自然上契佛心，感应道交。现生蒙佛加被，业障消灭，诸缘顺适。临终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。

极乐世界。从兹入圣超凡，了生脱死。较彼仗自力修戒定慧，直至惑业净尽，方了生死者，其难易奚啻天渊之别。岳步云居士，信心真切，而且至孝出于天性。其父运生，年老丧明。步云志心念佛，又劝其父念佛，遂得双目复明。由是其父母，各皆长时念佛矣。又以公事羁绊，不能常修定省。因请双亲至省，租屋而居，以便承侍。特设一佛堂，以作父母修持之所。而己与妻子，相待念佛，以祈得亲欢心。亦可谓善于事亲，谕亲于道矣。诗云，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当必有闻风相继而兴起者。

普劝爱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皂以减杀业说

甚矣近世天灾人祸之频数，而人民死亡之多且惨也。岂天道之不仁哉，实吾人历劫以及现生之恶业所感召耳。断无有无因而得果者，亦断无有作善业而得恶果者。但以凡夫知见，不能了知宿世因缘，似乎亦有不当得而得者。若能旷观多劫多生，则凡所受之善恶果报，一一皆如响之应声，影之随形，了无差爽也。而诸恶业中，唯杀最重。普天之下，殆无不造杀业之人。即毕生不曾杀生，而日日食肉，即日日杀生。以非杀决无

有肉故，以屠者猎者渔者，皆为供给食肉者之所需，而代为之杀。然则食肉吃素一关，实为吾人升沉，天下治乱之本，非细故也。其有自爱其身，兼爱普天人民，欲令长寿安乐，不罹意外灾祸者，当以戒杀吃素，为挽回天灾人祸之第一妙法。以一切众生一念心性，与佛无异，与吾人亦无异。但以宿世恶业，堕于异类。固当生大怜悯，何可恣行杀食乎。无如世人狃于习俗，每以杀生食肉为乐。而不念彼被杀之物，其痛苦怨恨为如何也。以强陵弱，视为固然。而刀兵一起，则与物之被杀情境相同。焚汝屋庐，奸汝妇女，掠汝钱财，杀汝身命，尚不敢以恶言相加，以力不能敌故耳。生之被杀，亦以力不能敌。使其能敌，必当立噬其人而后已。人何不于此苦境，试为设一回想。物我同皆贪生怕死，我既具此顶天履地之质，理宜参赞化育，令彼鸟兽鱼鳖，各得其所。何忍杀彼身命，以取悦我口腹乎。由其杀业固结，以致发生刀兵之人祸，与夫水火旱潦，饥馑疾疫，风吹地震，海啸河溢等天灾，各各相继而降作也。犹如世人送年礼然，我以礼往，人以礼来。断无往而不来，来而不往者。即或有之，必有别种因缘相抵，实皆不出往来报复之外。天之赏罚，亦

复如是，而况人之报复乎。故书曰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易曰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天道好还，无往不复。欲免恶果，先断恶因。欲得善果，先植善因。此天理人情之至谊也。是以现今有心世道人心之人，无不提倡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。以阐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事理，而冀其普天人民，同享安乐，同得解脱也。肥皂之用，遍及中外。而其质料，系以牛油猪油，助其光滑。其用甚广，则其所杀亦复甚多。近有周文明居士，本如来之慈悲，行减杀之方便。特发明一种素质清明皂。其助光滑者，乃椰子油。其皂去垢，不让荤皂。而洗衣浴身，永离腥膻浊气。不独吃素念佛之人应当用，即一切人亦应当用。以唯益无损，谁不应用也。尚期此皂大行后，彼做荤皂者，通皆改作素皂。其所减杀生命，并中外计之，每年当不止百千万亿也。今当开办之始，周君以余向提倡戒杀放生，因果报应等事理，以期挽救天灾人祸。故祈余发挥特为减杀之诚。遂忘其固陋，乃为述其杀生食肉之过愆，与用此素皂，现在及将来之利益。以冀人人戒杀，户户吃斋，庶可挽回天意。将见雨顺风调，时和年丰。俗美人良，刀兵不作。还彼

大同之世，以乐我天真。何幸如之。倘不以此为老僧常谈而忽略之，则为天下国家之大幸也。

息灾卫生豫说

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以故古圣贤皆致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使普天人民同享太平之福，而浑无功迹之可以赞述，民生其间，何幸如之。近世兵劫之惨，振古未闻，加以水旱瘟疫，风吹地震，种种天灾，民已不堪其苦。复加土匪四起，抢掠劫盗，无法防御，无处控告。又复同室操戈，大起战争，炮声如雷，子弹如雨，一炮一开，死亡无数，况复多炮，镇日常开多日乎。又加飞艇时临，地雷密布，杀人之法，无奇不有，其兵民之随炮雷弹雨而粉身碎骨者，何可胜数。而适当战场之民，其屋庐什物，尽成乌有，若非预逃，亦被掳掠，妻离子散，孤露漂零，吁天呼地，亦无救援。而附近战场之地，及兵所经过之区，其淫掠之惨，不忍见闻。何天既生烝民，而不与烝民之幸福，反与烝民以殃祸，是诚何心哉。须知惠吉逆凶，理无或爽，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，非自孽决不至感天孽，种是因决不能逃是报。经云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畏因则不造恶业，自无恶

果。畏果则既受恶果，又造恶因。以当受恶果时，仍复彼此戕贼，互相仇害故也。世人造业，大端有三，曰杀，曰盗，曰淫。盗淫二业，愚顽为势所制，贤智以义自绳，犹复不至太甚。至于杀业，则举世之人，无论智愚贤否，绝少不犯。以贪口腹滋味故，或以智捕，或以财求，取彼水陆飞行一切诸物，种种割烹，以悦我口而养我身。兼之奉父母以尽孝，祀祖宗以追远，祭神祇以祈福，燕宾客以畅怀。凡属冠昏丧祭，无不以肉为礼，若不用肉，似乎蔑理悖德，无颜对人。而不计及彼等同一形骸，同一灵性，同一避凶而趋吉，同一好生而恶死。何忍以唯属妄起之馋心想，不关紧要之空场面，令彼诸物，受斩截割烹之苦，以冀我身安心乐，诸凡遂意也。此无他，以世教所拘，相习成风，不加深察而致然也。唯我如来，洞明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之事理，故令一切众生，勿作杀业。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是吾人过去父母眷属，皆于未来当成佛道。故梵网经云，若佛子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业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，即杀食我父母。言一切男子一切女人者，总该六道一切众生，非

单指人道而言也。故下即曰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若作此想，救济尚不暇，何敢杀乎。入楞伽经云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在生死中，轮回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，乃至朋友亲爱侍使。易生而受鸟兽等身，云何于中取之而食。菩萨观诸众生，同于己身，念肉皆从有命而来，云何而食。如来以大慈悲，欲诸众生，皆得安乐，度脱生死，以故特为说此预为自救救他之法。倘能于物尚不忍杀，冀其得所，决不戕贼人民，令其受诸苦楚，以至死亡也。且勿谓人畜互变，因果循环，谁其亲见。须知佛以妄语为戒，必不自妄语以欺人。世间中人以上者，尚不肯妄语以丧其品行，况佛为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岂有自立法而自违法之理乎。是知佛言，毫无疑义。况此方春秋传，及二十二史中，善恶报应，及生死轮回之事迹甚多，惜世人多未之见，即有见者，皆不加详察，而忽略过去，以致同陷于不知因果万丈深坑，故受此同分所感之惨报也。一切人民，无不欲安乐长寿，家门清泰，而日取诸物杀而食之，是何异投火坑以求清凉，饮鸩酒以求长寿也。所作之因，与所冀之果相反，何可得乎。今年水灾旱灾，将遍全国。

又经数处大战，米贵如珠，民不聊生，幸稍宁靖，而元气一时难复，怨魂尚未得所，由彼戾气所结，难免瘟疫流行。不慧愍我同伦，遭此惨劫，思欲息其后患，因不揣庸愚，爰遵如来慈济众生，一视同仁之道，用陈预息天灾人祸之法。倘能放开眼界，体贴古今圣贤昌明仁民爱物之心，及与如来普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之道。同皆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力敦伦常，各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行化他，以祈遍界同风。人心既回，天和自至，将见雨顺风调，民康物阜，慈善行而干戈永息，礼义兴而强暴不作。如是，则虽在叔季之世，不异羲皇上人矣，何乐如之。倘人各秉此回天之心力，亦未始非办不到者。又当战场地，尸骸分崩，多填沟壑，其尸质被鱼虾所食，以挟怨恨兼腐烂之尸质，必有大毒，人若食此鱼虾，必受疫疠之灾。所以大战之后，每有大疫，皆由贪图口腹而致。况此种既曾食人尸质，人又何忍复食此种，若食，则与食人相去何远。不慧既无道力，又无财力，爰以空言，聊表愚诚。伏乞赐阅诸君，各各以自爱而爱物，俾物我同安乐生育于高天厚地之间，则幸甚幸甚。

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

因果报应者，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而世人不察，或以为佛氏之言，则多方破斥，或以为浅近之义，而弁髦置之。任己世智辩聪，长溺邪见浊港，凡所论议，皆非圣贤根本修己治人之道。致令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惩，其弊遂至竞争名利势位，以至杀人盈野盈城而不止也。噫，可哀也已。夫因果报应之言论事实，见于经史者甚多。在书则曰惠迪吉，从逆凶，惟影响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此犹可谓只论现世，及子孙耳。至洪范之五福六极，若不推其前生之因，专归于王政，则成无稽之谈，是岂禹与箕子所以教万世之心哉。且五福之寿，康宁，攸好德，考终命，六极之凶短折，疾，忧，恶，弱，岂王者能操其权而使之然乎。就中惟富与贫，或可人与，余多宿因所感。而恶者，乃面貌丑恶，非暴恶也，训作刚过，将谓王者威制令其暴恶乎。孔子赞易，于文言则曰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于系辞传则曰，原始要终，故知死生之说，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，非因果报应，生死轮

回之说乎。至于春秋左传，及二十二史中，善恶报应生死轮回之事，则多不胜数，二十二史感应录二卷，乃存十一于百千耳。是知儒者不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，不但有悖佛经，实为逆天命而侮圣人之言。否则六经便非儒者之书，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，及历代作史者，皆为惑世诬民之罪人矣，有是理乎哉。若无三世因果，则天之畀于人者，便不公平，而作善者为徒劳，作恶者为得计矣。惟其宿世之功过不同，以致今生之享受各异，所谓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耳。故佛经云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了此，则苦乐吉凶，皆自己罪福所感，非从天降，亦非人与，是以君子聿修厥德，素位而行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是故经云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畏因则以戒定慧，制伏其心，俾贪瞋痴念，无从而起，其居心动念，所言所行，无非六度万行，利人济物之道，及其积极功纯，则福慧两足，彻证自心，以圆成佛道。众生不知果由因招，念念起贪瞋痴，发而为事，则无非杀盗淫耳。然盗淫二业，上智以义自绳，下愚为势所制，尚不至太甚。而杀生食肉，谓为固然，由是或以智捕，或以财求，取

彼水陆空行一切众生，宰割烹炮，以悦我口腹，养我身体，兼之以奉父母，祭祖宗，祀鬼神，燕宾客，唯取我乐，不思彼苦，举世之人，悉皆如是。杀业积久，则发而为刀兵水旱疾疫等灾，业果已熟，莫由逃避，纵生畏惧，了无所益。是以如来愍诸众生，令其爱惜物命，切勿食肉，其仁民之心，至深且远，岂独爱物而已哉。同乡幼农王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，赋性廉洁，法杨震之四知，修持严明，效曾子之三省，无论居官居家，唯以仁民爱物为志事。痛念近年刀兵之惨，欲为根本解决，遂与夫人，俱持长斋。且又极力提倡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以期杀业息而天下太平，仁风行而人民安乐。又欲子孙世守成规，祈余发挥因果至理，俾有所遵循，亦可谓知本矣。夫天下不治，由于家庭无善教，致有天姿者，习为狂妄，无天姿者，狎于愚顽，二者皆非国家社会之福。是知教子为治平之本，而教女尤为切要，以今日之贤女，异日即为人之贤妻贤母，人能得贤母之教育，贤妻之辅助，岂有不成贤人乎哉，故曰教子女为天下太平之根本也。

普劝戒杀吃素挽回劫运说

甚矣，世人习为残忍，事事以杀生为礼，而不知其非也。夫一切众生，与我同生于天地之间，同赋血肉之身，同稟知觉之性，同知趋吉避凶，贪生怕死。而况佛经常言，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皆于无量劫来，彼此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。何得我欲报恩报德，祈福祈寿，或祭天地神祇，以及祖宗昭穆，或奉养父母，或宴会宾朋，或为悦我口腹，资我身体，一一悉以杀诸物命，以期摅我之诚，悦我之心，不念彼等受诸极苦，及负宿世互为亲属之大恩也。且天地以好生为德，儒者以胞与为怀，何竟不生惻隐爱物之仁心，以致习成弱肉强食之暴行耶。夫爱物者方能仁民，仁民者必须爱物，倘于异类之物，尚不忍戕，决不致反忍戕乎同类之人民。若以戕物为故常，则必至杀人盈城盈野，不唯不生怜悯，反以为悦乐快意，良以杀习一长，仁心便丧矣。至于祭天地圣人，岂无黍稷蔬果，以将其诚，何得特取于杀物命乎。吾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其覆载，固宜积德行仁，以补天地化育之缺。若论报恩，纵粉身碎骨，亦不能报其万一，岂腥臊臭秽之牛

羊豕等肉，便能报乎。况天帝天人，清净香洁，岂复歆飨此污浊臭秽之气味乎。是殆以己贪图口腹之心，测度天地之心，又以水陆神祇待天地，其诬蔑渎污于天地也甚矣。至于文武圣庙，春秋二祭，各省府州县，俱杀牛羊豕等以祭，谓为报恩酬德，崇圣重道。清光绪元年，陕西省城文庙，秋祭之先一日，予因往礼谒。大成殿内，牛羊豕等，各陈于架，悉系完全之体，但刳其脏腑而已，其污浊之气，惨凄之形，刺目棘鼻，不忍见闻。时予年甫志学，尚效韩欧辟佛，不禁浩叹，谓何得以敬圣人之事，而褻渎圣人，竟至如此其极。试令彼致祭之人，居此殿中过宿，俾彼熟睹其形，熟闻其气，彼必力拒不肯。岂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万世师表，百代儒宗之大圣人，反甘此臭秽不堪之物，而歆飨之乎。及至戟门外东边，系杀牛之所，见一大锅，内中之水，污秽不堪，乃洗牛之水也，思之，即欲发呕。嗟乎，何污浊如此，而为敬圣之礼乎。夫黍稷非馨，明德唯馨，何不以黍稷蔬果致诚。而天下二千余县，每年二次，渎污文武二圣，令数万生灵，同登死地，实为侮圣戕生之大者。何无尊敬圣人，爱惜物命之大人，出而永革旧例，特立新章，俾二圣之灵，不受此

种熏污，数万生命，不为胙肉，以充致祭者之食料耶。圣人以仁民爱物为怀，岂愿由污蔑自己，而令数万生灵，同登死地乎。关帝在世则精忠贯日月，浩气塞天地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没后神王玉泉山。隋文帝时，智者大师至玉泉，关帝特运神力，创建寺宇，又求授戒，以为菩提之本，兼愿拥护佛法（见关帝全书，及玉泉寺志）。故天下丛林，皆谓之为伽蓝菩萨，而与韦驮菩萨，并镇山门。千余年来，护国护民，尊登帝位，岂竟甘此污秽不堪之生牛羊豕等，以之为美而歆飧之乎。即世间至极下劣之贪馋辈，亦不至甘此臭秽，而谓关帝甘之乎。何竟视文武二圣，卑劣一至此极也，呜乎哀哉。当必有明至理，行实敬之大人，起而革除此侮圣戕物之陋习，不禁馨香顶祝之。若夫祭祀祖宗，固宜以黍稷蔬果致敬，何可特杀，及买之屠者乎。古人祭先，尚求仁者之粟，今为尽我追远之诚，令彼物类，悉受杀身离割之惨。不但失吾恻隐之仁，亦复大失敬祖之道，以杀行敬，是为大逆。况祖宗既非断惑证真之圣人，当必轮回于六道三途，不为作福，令其超升，已失为人后者之道，何可恣意杀生，以作落井下石之事乎。至于奉养父母，蔬食

岂无甘旨之味，而必须肉食，以陷吾亲于生生世世被杀，以偿受吾孝养之怨债乎。使不知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之事理，尚有可原。今人畜循环，报应昭著，其事迹散见于二十四史，及诸载籍，犹复固执陋习，不肯改革，必期于吾与吾亲，同受此报，其人谓非丧心病狂，以砒霜鸩毒奉亲，期享长寿安乐乎。哀哉（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等事迹，诸史中甚多。欲略知大概，当看欲海回狂，第四十三，四，五，三页，形灭神存类之六问答，自可略知。又佛菩萨欲人戒杀放生，以大慈悲，示作异类。及杀之以后，方知圣人示现，冀人不敢杀食诸物，以期彼此同得解脱也。其事甚多，不能备书，当看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卷一，第三十页，物类现相一段文，自知其概。愿诸观者，同生正信）。所云宴会宾朋，原为畅叙衷怀，疏通情素，何可以杀生惨事，佐此清筵乎。彼物与吾及吾友，非有杀父之怨，何得以彼之肉，列我之筵，以作宾客欢娱之助乎。试一思其前后因果，纵食亦不能下咽矣。世人娶妻生子，原为继续祖脉，是为最吉祥事，若用肉食，则凶孰甚焉。我欲夫妻偕老，子孙蕃衍，令彼物类，或受离群之悲，或受刀砧之惨，清夜自思，安乎否耶。又人

每遇祝寿娶妻生子等吉事，或无意中，谈及死丧等字，主人便不欢悦，设有破坏器具等事，便谓不祥。何杀诸生命，脔割烹炮，以至嚼食，而反以为乐，为礼，为吉庆，是诚何心哉，乃习惯而弗思耳。若论自奉，更不宜杀，当思吾生世间，有何功德，及于民物。有何福泽，及于祖宗父母。今承祖宗父母之荫，席丰履厚，不极力为善，以崇吾祖宗父母之福。而复恣意杀生食肉，岂但不利于己，亦将累及祖宗父母矣。而况禀父母之遗体，日以物类资益，久之，则气质随之而变，是为大可畏者。今略引证据，庶知自爱者，力断此嗜好也。万善先资云，孕妇食兔，子则缺唇。食雀，子则雀目。食蟹，子多横生。食鳖，子则项短头缩。食鳗鱼鳅鳝，子多难产。食田鸡，子多喑哑。大戴礼云，食肉勇敢而悍，食谷智慧而巧。皆气质随物类之气质转变所致。以吾父母所遗之气质，由食肉故，使潜移密化成物类之气质，则为大不孝。曾见治刎颈未断气管者，活割乌鸡肉，贴于伤处，好之，则彼处仍长鸡毛。贴于外者，当处仍是畜质，尽平生食肉而资于内者，可不惕然惊惧，以保存我所禀父母之遗体乎哉。况肉皆含毒，以杀时恨心所结，故食肉之人，多生疮病，

瘟疫流行，每多传染。吃素之人，绝少此患。凡欲解脱怨业，摄卫身体者，不可不知也。或曰，三牲五鼎，借物摠诚，若如汝说，则古圣贤所立法皆非乎。答曰，圣贤随俗尚而立法，初非究竟实义。今既知人畜轮回之事实，固当舍权从实，何可执权废实，以伤天地好生之德，以丧吾心不忍之仁。况借物摠诚，何不取黍稷蔬果，而必取血肉污秽之物乎。将谓天地孔关，甘此秽物，厌彼清馐乎。此无他，以习惯而不知其非耳。至于祭祖养亲，宴宾自奉，俱可一返观而悉知其非，悉改其旧矣，故不详述。或又曰，若如汝说，通不杀生食肉，必至畜生蕃衍，遍满世界矣，将如之何。答曰，世人所食者，皆是人令滋生，彼猪羊鸡鸭等，悉使牝牡雌雄各异其所，则不十余年，将永断其种矣。况虎豹豺狼，蛇蝎蜈蚣，人皆不食，何自古至今，竟未遍满世界乎。须知食肉者多，则猪羊鸡鸭等，人设法以令其多生。实则多半都是贪图口腹，不惜物命者，随业受报，托生此等物中，以受人杀食耳。故楞严经云，贪爱同滋，贪不能止，则诸世间卵化湿胎，随力强弱，递相吞啖。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啖。梵网经

云，若佛子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业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。楞伽经云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在生死中，轮回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，男女眷属，乃至朋友亲爱侍使，易生而受鸟兽等身，云何于中取之而食。大乘经中，如此说者，多难具录，观佛所说，可知杀生食肉，其祸甚深，人畜循环，互相杀食，尚复执迷不悟，则成如来所名可怜悯者。须知兵劫，皆由杀生而起，世间一日所杀，不知有几万万兆，由杀生食肉者之恶心，与受杀诸物等之恨心，结为兵劫。十余年来，中外战争，罹死亡者，有数万万。而况天灾屡降，水旱瘟疫，风吹地震，海啸河溢，土匪盗贼，诸种灾难，层见叠出，谷米昂贵，民不聊生。吾人值此时代，再不发一自悯悯他，自伤伤他之心，以期挽回劫运，则亦何贵乎预三才之数，为万物之灵乎。忍令具可以为尧舜，可以作佛之心性，而长劫沉沦于互相杀食之业海中，莫之能出，可不哀哉。

冯平斋宜人事实发隐

人生世间，善恶各须辅助，方克有成。虽天

纵之圣，尚须贤母贤妻，以辅助其道德，况其下焉者乎。以故太任有胎教，致文王生有圣德。故诗赞其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然此但约文王边说。若论太姒之德，固亦可以辅助文王之道。如两灯互照，愈见光明。两手互洗，方得清净。观思斋太任，太姒嗣徽音之说，可以知矣。由是言之，世少贤人，由于世少贤母，与贤妻也。良以妻能阴相其夫，母能胎教子女。况初生数年，日在母侧。亲炙懿范，常承训诲。其性情不知不觉为之转变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余常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，又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，盖谓此也。以天姿高者，若有贤母以钧陶之，贤妻以辅翼之。自可意诚心正，明明德，止至善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即天姿平常者，亦堪循规蹈矩，作一守分良民。断不至越理犯分，为非作奸，以忝所生，而为世害也。惜世人梦梦，不以尽伦守分教女，使日唯从事于妆饰，此外则一无所讲。异日为人妻，为人母，不但不能相夫教子，以成善士，或反相之教之以成恶人。由是言之，教女一事，重于教子多多矣。而余所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，及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，乃真语实语也。

近世学风大开，女子入学，多被不知教本之教员所误。从兹不以尽伦守分，宜室宜家，相夫教子为事。各各皆欲操政权，作长官。越分计虑，习为狂妄，亦可慨也。安得有长民者，极力提倡，令其在家庭中培植。俾修齐治平之效，出于不知不觉，了无形迹中，则何幸如之。以是之故，余于冯宜人事实，重有感焉。宜人者，包培斋居士之德配也。生有异性，幼嫻姆训。在家孝父母，已嫁孝舅姑。而且笃信佛法，修持唯谨。包君初尚不以为然，久之则与之俱化，而长斋念佛矣。以包君具聪明特达之资，又日与端庄静默，守分尽伦之宜人相处。其至性感人，盖有潜移密化于不知不觉中。包君固明哲君子，一清如水。宦游时于有所入，不知来历者，尚虑其或有错因果处。必正色劝戒，详问来历，以期不负于心而后已。又每戒其子，勿入政界。犹恐或有难免，故又曰，政界中钱，唯日日办事，应得薪俸，可以领受。否则悉属非分，终须偿还，不可不慎。其事亲相夫，持家教子之芳踪，与夫戒杀放生，周急济困，力忏宿业，笃修净土之种种懿行，皆堪风世。至其将终前三日，切戒厚葬，命用薄棺布衣。以为真者既去，何可为此幻躯，滥费金钱，暴殄天物

乎。况丝绸之原，皆由杀起。用以送葬，是以罪业相加。于亲爱之道，大相乖戾。临终一二日，现诸痛苦，颇觉难堪。卒得见佛光明，结印而逝。盖由宿根深厚，现行淳淑。又得包君深知要义，乃教家人悉为助念。绝不提及诀别等事，亦不略露哀痛情状。又请通法女友，常为开导。比丘六人，相续助念。直至次日入殓，不动哭声。故使神识不生爱恋，得遂往生之愿。则包君成就宜人之净业者，可谓至矣。法华经云，善知识者，是大因缘，所以化导，令得见佛。宜人固包君之善知识，包君亦宜人之善知识。所谓善与善遇，相得益彰。若宜人者，可为当世妇女之师。而包君于其临终助念，及诸举动，实足为修净业者之家人，与其子若孙之轨范也。余故表而出之，以为爱亲者劝。余详事实中，此不备书。

康母往生纪念册发隐

（为康寄遥作）

父母之恩，毕世莫酬。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。如来大教，以孝为本。菩萨视诸六道众生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故地藏有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之愿。梵网戒经，以

孝顺为至道之法。不但令其孝顺父母师僧三宝，且令其于一切众生，生慈悲心，孝顺心，方便救护，戒杀放生。以一切众生，皆我宿世之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故。由是言之，佛教之孝，前溯无始，后尽未来，无不弥纶而包括之。故莲池云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彼恃现生服劳奉养之孝，以诽谤佛教为不孝者，乃固执己井蛙之见，作此未见大海之瞽论也。为人子者，父母之德，固宜表彰。其表彰之法，注重躬行。必须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。知过必改，见义必为。明因识果，戒杀放生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。自行化他，同生净土。能如是者，人纵不知其父母之德，而以景仰其人之德，并景仰其父母祖宗之德。以为潜修已久，故有如是之令嗣。否则纵父母祖宗有懿德，人所共知。因其人不肖，人必疑其父母祖宗虽有懿德，或复兼有隐恶。否则懿德之门，何为出此不肖之子孙耶。以是知立身行道，即为表彰父母祖宗之德。为人子者，宜何如主敬慎独，躬行实践，以期无忝所生也。至于名人之挽谏志铭，乃末事耳。康母之德，具见于挽谏志铭，故不复赘。吾欲康子以孝亲之心，善守父母之遗体。勿令一言一动，一起心动念，

稍违正理，以失孝道。语虽似乎宽泛不贴，实为儒释正本清源之道。倘康子与阅此册者，各加勉勸，则天下国家之大幸也。岂特康母有光荣哉。

江母郭太夫人西归事略发隐

孔子曰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又曰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夫以孟子之贤，犹随俗随教而移。而上智下愚，其人甚少。则芸芸生民，习于善则善，习于恶则恶。其不被善恶之所移者，殆百千万亿分中之一二耳。味农江居士，端庄谦逊，有古人风。其修持诚恳严密，唯期实益。凡谈玄说妙，好高务胜之习气，概无有焉。（光）虽钦其天性淳笃，意其家庭钧陶，必有大过人处。及见太夫人西归事略，知居士之资于母者独厚。是知世有贤母，方有贤人。古昔圣母，从事胎教，盖钧陶于稟质之初，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。世以太太称女人者，盖以太姜太任太姒三圣女，各能相夫教子，以开八百年之王业者，用称其人焉。（光）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又尝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，盖指克尽妇道，相夫教子而言也。无如今之女流，多皆不守本分。妄欲揽政权，做大事，不知从家庭培植。正所谓聚

万国九州之铁，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。以故世道人心，愈趋愈下。天灾人祸，频频见告。虽属众生同分恶业所感，实由家庭失教所致。以故有天姿者，习为狂妄。无天姿者，狎于顽民。使各得贤母以钧陶之，则人人皆可为善士。穷则独善，达则兼善。夫何至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，弊窦百出，民不聊生乎哉。懿哉江母，初以孝翁姑，严教育，诵经念佛，以化其子。而味农居士，又特扩充母训，精研佛学。能以净土利益，预为劝谕。殆至临终，多方助念。俾得承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可谓笃于事亲，了无遗憾。然犹不以为足，又欲世之孝子慈孙，咸以此道成就其亲。亲在则婉为劝谕，令其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亲没则竭诚尽敬，一心念佛，以祈莲品高升，无生速证而后已。此西归事略之隐义也，故特为发明云。

陈了常优婆夷往生事迹兼佛性发隐

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。而佛与众生，心行受用绝不相同者，何也。以佛则背尘合觉，众生则背觉合尘。佛性虽同，而迷悟迥异。故致苦乐升沉，天渊悬殊也。若能详察三因佛性之义，则无

疑不破，无人不欲修习矣。三因者，正因了因缘因也。正因佛性，即吾人即心本具之妙性，诸佛所证真常之法身。此则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处生死而不染，居涅槃而不净。众生彻底迷背，诸佛究竟圆证。迷证虽异，性常平等。二了因佛性，此即正因佛性所发生之正智。以或由知识，或由经教，得闻正因佛性之义，而得了悟。知由一念无明，障蔽心源。不知六尘境界，当体本空，认为实有，以致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由惑造业，因业受苦。反令正因佛性，为起惑造业受苦之本。从兹了悟，遂欲反妄归真，冀复本性也。三缘因佛性，缘即助缘。既得了悟，即须修习种种善法，以期消除惑业，增长福慧，必令所悟本具之理，究竟亲证而后已。请以喻明。正因佛性，如矿中金，如木中火，如镜中光，如谷中芽。虽复本具，若不了知，及加烹炼钻研磨砢种植雨泽等缘。则金火光芽，永无发生之日。是知虽有正因，若无缘了，不能得其受用。此所以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，而即欲度脱。众生由不了悟，不肯修习善法，以致长劫轮回生死，莫之能出。如来于是广设方便，随机启迪。冀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法门虽多，戒定慧三，摄无不尽。故楞严经云，摄心

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而三者之中，唯戒最要。以能持戒，则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其行与佛近，其心必不至与佛相远也。故如来于梵网经，为众生保证云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。若能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云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是持戒一法，乃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之第一要道也。使众生不具佛性，纵令修习种种善法，亦无成佛之理。如石不具金，冰不具火，砖不具光，砂不具芽。纵令烹炼钻研磨砢种植雨泽等缘，一一经于累劫，亦无金火光芽等发生之事。若知此义，孰肯以性具之菩提涅槃，妄作烦恼生死。独让诸佛，及三乘圣人，受其真常之乐，自己甘受其幻妄之苦也哉。然约通途教道，在凡夫地，欲了生死，大非易事。若约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特别法门，则即于现生，悉得了脱。果具真信切愿，万中决不漏一。末世众生，唯此一法，堪为恃怙。以故法运愈晚，此法愈当机，善知识提倡愈切。而真实修持，得遂往生之证验，时或见之。优婆夷了常者，安徽无为县陈锡周了圆居士之继配夫人也。姓胡氏，赋性慈善，笃信佛法。锡周初不知佛法，长子天寿，颇聪明，十四岁殇。意

谓我居心行事，无大过愆，何得有此。遂于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事，概谓为无。夫人知其执不可破，辄密默修持，不令彼知。未久，夫人有娠，将临产期，忽得大病。二十九日，不能言语饮食转侧。体热如火，身瘦如柴。名医束手，绝无生望。一夕，梦老母持一把长干莲华，云汝以宿业，得此恶病。幸有善根，是故我从南海，来安慰汝。随以莲华，从头至足拂之。云拂去业障，好生嘉儿。顿觉身心清凉，即惊醒起床，便成好人。次日生子，庞厚丰满，与健妇所生无异。取名天民，今已十五岁矣。锡周由是方知佛慈广大，三世因果之理事，真实不虚。从兹夫妇各吃素念佛，努力修持。于救济贫苦患难，斋僧修庙，施善书，舍棺材，悉随己力为之。锡周归依光，法名了圆。夫人函祈归依，因名了常。九年，夫妻儿女五人，同于北京法源寺，受菩萨戒。去年春，夫人欲来普陀见光，因先朝九华。归至沪，适奉直兵祸将作，遂未果来，每引以为憾。光慰之曰，至心念佛，则日与弥陀圣众相对越，何得以不见粥饭庸僧为憾乎。以深受惊吓，故身体瘦弱，久不复原。锡周祈光开示，光令作退步想，作已死想，遂得大愈。今春复病瘦弱，不思饮食。于二月廿八日，

正念佛间，见两童子执长幡，上书西方接引四字。谓锡周曰，此兆于我则幸，于君则不幸。以己一归西，内顾无人故。然念佛之人，不贪生，不怕死。因请僧四位，诵经礼忏念佛廿八日。以祈寿未尽则速愈，寿已尽则速生西方耳。从此身心适悦，了无病苦。至四月初，复觉不适。知归期将至，一心念佛，以求速生。初五，全家都为念佛。又请师僧换班续念，昼夜佛声不断，夫人但默随之。初六午前，令备浴具。浴已，著新衣，往佛堂礼拜，供献香华。归即移床向西侧卧，唯专念佛，概不提及诀别等事。至亥时，见佛来，欲起礼拜，因扶起令坐，作合掌低头状。云尚有三千佛，念完即去。全家同僧俗三十余人，俱大声念，夫人遂高声念佛而逝。面带笑容，室有异香。全家俱不现悲哀相，又念佛二小时，方为安置。次日午时入殓，顶尚温暖，四肢柔软，香气犹存。噫，夫人可谓宿有善根，现值善缘。不现世间爱情，破坏正念。唯仗多人佛声，成就净心。故得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。离此苦域，登彼乐邦。何幸如之。临终一关，最为要紧。世有愚人，于父母眷属临终时，辄为悲痛哭泣，洗身换衣。只图世人好看，不计贻害亡人。不念佛者，且置勿论。

即志切往生，临终遇此眷属，多皆破坏正念，仍留此界。临终助念，譬如怯夫上山，自力不足。幸有前牵后推，左右扶掖之力，便可登峰造极。临终正念昭彰，被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者，譬如勇士上山，自力充足。而亲友知识各以己物，令其担负。担负过多，力竭身疲，望崖而退。此之得失，虽由他起，实属自己往昔劫中，成全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。凡修净业者，当成全人之正念，及预为眷属，示其利害。俾各知所重在神识得所，不在世情场面好看，庶可无虞矣。兹因讣至，故发其佛性，及助念之隐义，并夫人事实之大略。以期修净业者，知所取法焉。

大慈悲室发隐

大慈悲室者，王母朱夫人之卧室也。王母朱夫人者，浙江山阴处士王君楚辰之德配，心三为广二居士之生母也。夫大慈悲，乃如来之室，夫人何得窃取此名。如来于法华会上，令宏经之善男子善女人，入如来室，著如来衣，坐如来座。随释之曰，如来室者，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。如来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。如来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复颂曰，大慈悲为室，柔和忍辱衣，诸法空

为座，处此为说法。然既入此室，决无不著衣坐座之理。夫人既以大慈悲名室，其三法宏经之实，为有与否。曰，此义当以六即论之。若论究竟圆证，则唯佛一人。若论理即，则一切众生，无不即心本具。夫人殆由名字而起观行，以期证入相似分证者。请略陈之。夫人年二十六，方归王君。王君家颇富，笃信佛法，性好施舍。独力建一庙两进，以奉观世音及天医神。盖欲大士寻声救苦，天医冥消众病也。又且施茶施药施灯施衣，岁以为常。放生惜字，各为立会以提倡之。戚族待以举火者十数家，族子弟之资以就学者甚众，以故家道中落。此虽王君所为，实为夫人阴相以成。使夫人无大慈悲心，柔和忍辱心，及不知一切法空之实义，当早为掣肘阻止，否则拌命以争，何至竟令家道零落，半生居贫守困乎。又夫人于于归后，即蔬食，永断腥荤。凡麻油香果等亦不食，唯饮白水。衣唯粗布，绫罗裘葛，脂粉簪钏，概悉屏除。日则纺织缝纫，夜则礼佛诵经，竟岁不出外户。沉默寡言，亲戚过访，寒温之外，辄谈因果报应等事理。事舅姑以孝，相夫以德，教子有法。世以太姜太任太姒以誉女人，称为太太，固多惭德。若夫人者，则无愧怍焉。越十有五年，

王君卒，心三为广皆幼。夫人上奉老姑，下抚幼子，备历艰辛，若忘昔富者。及子堪就学，则尽卖于归衣饰，以备束修。为心三聘妇娄氏，未娶而丧明。亲族咸劝退婚，夫人绝不见听。卒娶之，且嘱心三善视之，毋见恶焉。夫人初则默诵心经，日有定数。孀居后，则一心念佛，以期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耳。宣统元年，年六十矣。三月间，姑没。夫人亲理丧葬，哀劳致疾。四十余日，形容枯瘦，而神气极清。临终前二日，嘱心三为广备衣棺，曰，吾后日午后当逝矣。因诫之曰，愿汝等进德修业，勉为完人。庄子云，哀莫大于心死。汝能体此意，则吾心安矣。夫人居常念佛皆默念。届时，极安舒。心三问所见，曰，毋扰吾正念。嘱点灯笼于室门，遂安坐而逝。没后两手柔软如生时。噫，平昔志愿如彼，临终安静如此。其往生西方，断可必矣。观经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及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与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为净业正因。此十一事，有其一，以深信愿，回向往生，皆得如愿。况夫人三十余年，刻苦清修，永断女习，恪守闺范。二十年来，一心念佛。深厌五浊，冀生莲邦。临终子问，尚

恐见扰。则不生净土，将何生乎。设使夫人不知一切法空，无柔和忍辱心，及大慈悲心。则于于归之初，当日事妆饰，唯美食美衣是务。岂肯食蔬衣布，甘受淡薄，如深山之老头陀乎。若夫施舍落家，行之不悔，犹不为难。聘妇丧明，众劝退婚，坚持不听，更加怜愍。是皆大慈悲柔和忍辱之发现处。人皆以为难，而夫人了不为难者，以知一切法空故。否则人我等相，横于胸中。决不能视人犹己，视富贵如浮云，安贫守困，以法为乐也。及末后预知时至，子问所见，尚以无扰正念是诚。令悬灯于大慈悲室之门，随即坐逝。其心中固已将母子恩爱，及世间名誉，摆脱净尽。然此实属顶门一针，除非顽皮，当即知痛。而双手柔软，用表提携贫病之德，以作慈悲忍辱之证。噫，若夫人者，可谓两间之完人矣。当今之世，宜家之教，弛而不张。不有发大慈悲心，以身为法者以镇之，则将伊于胡底。古云，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。夫人之于儒于佛，俱堪为法。殆乘愿而特为闺壸母仪，女流师范者乎。余赋性刚直，学识肤浅，以故活埋海岛，期其藏拙免愆。而心三居士，谬以知识见视，致书请教。因不避忌讳，痛下针锥。意其必定绝交，岂知反为佩服。知其

家庭，必有善教。乃以其母之懿德贞心，未能表彰为憾。遂详书其心行修持，祈余叙述，故为发其隐义。以期世之为父母及妇女者，知所取法。各各善教其女，以期异日相夫教子。使有天姿者，皆为善身觉世之贤士。无天姿者，亦为循规蹈矩之良民。则庶几乎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矣。曷胜祷祝。

马母姚夫人往生事实发隐

世间眷属，各有因缘，菩萨乘愿，众生随业，善恶各以类聚，种性了无或爽，孝经所谓欲知其父视其子，易传所谓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也。以故西天维摩诘，此土傅大士，庞居士，全家皆悉彻悟自性，亲证无生，去来自在，得大解脱也。近来各界名人，眼界大开，悉皆尊崇佛法，密事修持。安徽桐城马通白居士，乃现今之文学大家，著述甚富。初亦渐染于韩欧程朱之见，不但不知佛为何如人，且不知自己一念心性，当体与佛了无有二也。及至晚年，学识日晋，见地日高，方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。从兹日诵金刚经，兼持佛号，以期圆离四相，彻证一心，即于此生，迥出五浊也。其第三女，名君幹，颇

聪明，通文理，有古烈女风，通白甚爱之。然于佛法，绝无信向。后得病甚苦，不能忍受，通白悯之，对彼念金刚经。彼一闻经声，身心安乐，及至经歇，复觉苦痛，通白遂彻夜为念。忽起坐，止令勿念，若好人然。且曰，我于金刚经所说道理，悉皆悟到。便欲现大人相，说无生法，冀一切见闻之人，同种善根，诡言家中褊隘，欲往医院将养。以通白与其婿方时简，同寓京师，租屋共住，故不能过于宽敞幽雅也。通白见其志决，乃令其夫送之德国医院，择极超胜之屋安置之。令其夫与医院侍人各去，彼则合掌坐脱矣。噫嘻异哉，此与庞女灵照，给其父离座，彼即据座以坐脱者何异。李木公素不信佛，闻通白说此因缘，全家归依三宝。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讵不信欤。而其夫时简，经此现相，见犹拘墟，行状中反湮没之，其罪过实非浅鲜。今蒙通白之侄怙庭，以其叔母往生事实，并其子根伟哀启见示，知通白与其妻其女，皆有大来历，非偶然者。按状，夫人姓姚氏，讳泽润，幼受庭训，深娴妇道，事父母舅姑唯谨。其姑疾革，刲股和药，吁天以祷。家固清贫，通白教授生徒，夫人代持家政，克勤克俭，故得无虞。教

子女有法度，为乡里所称。数十年来，历经世变，深厌无常，遂专修净业，以期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年逾古稀，犹然强健。今秋初，示微疾，饮食渐减，而晨昏礼拜持诵无少间。至八月初四，始卧床，胸膈，气不通畅，嘱其女君玮，及侄妇孙孝达，代为诵经。孝达即怙庭之妻，平日以净业互相勉勸，故常侍相为辅助也。至初九夜，夫人见诸佛金光灿烂，伏枕作礼拜状。又见观音伸手下垂，己则仰握菩萨手，连称菩萨名不已。嘱孝达诵弥陀经，孝达诵至佛土种种庄严处，曰如此境界，历历在前，吾所见，不异经所云也。家人环侍念佛，有饮泣者，夫人责之，谓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。至初十午刻，唇尚微动，久之遂逝。面色黄润，眉额间朗明若镜，顶上热气外溢，相距尺许，即觉熏蒸，盖其净业纯熟，身心清净之所表现耳。夫欲学佛法，先须力敦伦常，恪尽己分，观夫人之孝事父母舅姑，以及相夫教子等，即观经所谓孝养父母，行世仁慈也。而其深厌无常，专修净业，又与同志互相勉勸，乃所谓至诚心，深心，回向发愿心，与发菩提心，劝进行者之义，皆兼而有之。既有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之因，决感仗佛慈力往生净土之果。彼世之不尽己分，

以敦孝慈，妄欲冀附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例。虽佛力法力不可思议，由自己心地不正，与三世诸佛净业正因相反，断难获永离众苦常受诸乐之果矣。修净业者，尚鉴之哉。

曹云荪了义居士舍宅为念佛林发隐

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理本自心，虽博地凡夫毫无所歉，道出常情，非十方诸佛莫能尽知。刻论契理契机之法，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最为第一，利自利他之道，唯不住相布施福德，可等十虚。了义居士，既闻净土法门，功勋殊胜，虽博地凡夫，具足惑业，但能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如子忆母，心心相续，决定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由兹发大菩提心，修最殊胜行。又欲法界有情，等蒙利益，于是殫精竭力，提倡赞扬。然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既经发挥其奥，谁不愿得其益，由是善信预会，多至数百，悉具信愿，笃修净业。居士喜不自胜，即将自己素所住之舍宅，和盘托出，永作居士念佛林。其意唯欲自他同修净业，同于现生，往生西方，及一切远近善信，见者闻者，同皆发起，以致遍周寰宇，永久勿替也。与求世间名誉，及

人天福报者，固已天渊悬殊焉。同社诸人，感此盛情。窃恐不立证据，后或湮没，致居士一番利人之心，或成断灭，因为报县立案，勒碑林中，非徒扬居士之盛德，实欲发见闻之热心。又以不慧，久修此宗，故特致书，命为序引，以冀阅者，闻风兴起，展转传扬，竖尽未来，横遍十方。庶如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，皆当作佛之言，悉皆诣实，不致犹有遗憾矣。不慧承斯盛情，谨将一切法门，与净土法门，依之修行，以了生死，证无生，其中之难易迟速，略为敷宣。庶自度己力而修，不致有法不契机，长轮回于三途六道，莫之能出之感伤也。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，无非为众生断烦恼以了生死，证无生以成佛道耳。但众生根机不一，致所得利益各别。其有宿根深厚者，现生即可断尽见思，超出三界，进学菩萨上求下化之道，以期圆满菩提，则何幸如之。其或根机稍劣，纵令禅定力深，彻悟自心，而见思未断，则依旧轮回。况从生至生，何能自保，倘一随福迷，则直堕三途矣。其下焉者，又何待言，此自力了生死之难也。如来悬知末世众生，无力断惑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，俾彼法身大士，与具缚凡夫，及五逆十恶之极重罪人，同于现生，

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则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各随己资，而为悟证，其慈悲抚育之心，虽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万一。以此法门，仗己信愿念佛之力，感佛慈悲摄受之力，感应道交，故得不断烦恼，带业往生，较彼专仗自力者，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。念佛之人，若知此义，自能死尽偷心，专修此法，不致好高务胜，随经教知识语言所转，舍此别修诸余法门也。普愿见闻，悉皆谛信。

裘焯庭先生与其夫人双寿序发隐

人在天地之间，藐乎小尔，何以与天地并称，谓之为三才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由其具赞天地之化育，振乾坤之纲维之功能德用，故得此嘉名。彼不自振拔，甘为下愚，生为行肉走尸，死与草木同腐，并生有害于社会国家，死受苦于三途恶道者，乃不慎所习而致，非本具之天真佛性有异也。故孔子曰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夫所谓赞天地之化育，振乾坤之纲维者，非专指有位者而言，虽匹夫匹妇，各能优为。果能诚意正心，自修其身，以明其明德，其诚中达外，必致家人与邻里乡党

亲戚朋友，群相观感，而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中。是故一乡有善士，则一乡淳谨而靖谧，如汉陈寔婉训梁上君子，其乡之盗贼绝迹，鲁义姑欲存其兄之嗣，齐国之敌兵立退，此殆匹夫匹妇赞化育，振纲维之一端耳。孟子谓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，盖指其多分而言焉。当今之世，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，只期自私自利，置道德仁义于不顾，几于无可救药。然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，倘人各兴起，负此责任，各各守分安命，知因识果，孝亲敬兄，敦笃宗族，严教子女，俾成良善，十数年间，世皆贤人，贤贤互益，必召天和，尚何天灾人祸之有。是知阐明因果，善教儿女，为天下太平之根本。如裘焯庭夫妇，人皆知其有盛德热心，能以至诚无私心，孝亲敬兄，抚育诸侄，周给贫穷，振兴学校，深信佛法，及与因果，济度幽魂，救护生命，为一乡之标榜，作同人之模范，致使子女媳孙，同皆贤孝，家道兴隆，麟趾呈祥。而不知此德此心，固从无量劫来，禀佛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视同仁，自利利他之教之所习，兼资受生以来，得贤父母钧陶化育之所致也。先生与夫人将届七旬，同人欲为祝其期颐，敬录其实行，用佐寿筵，又祈不慧，随喜赞助。

窃思先生夫人之德，序文具标，若徒作华丽之文，以为赞颂，不但非我所能，亦非我所宜，故推本而发其隐义以言之。须知吾人之寿，原自无始无终，由其真如妙性，为烦恼惑业所蔽，故致随业升沉于六道轮回中，其寿便局促短小，不堪言状。如来愍之，为说断惑证真之法，令其返本还元，超凡入圣，从中下手易而成功高者，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第一。其子懔楹，建安养堂，为二亲修净之所，实得祝寿之大体。待百年后，往生西方，证无量寿，方为孝子尊亲之究竟实义，方副同人颂德祝寿之景仰诚心也（懔楹，号佩净）。

孙母林夫人事实发隐

吾人一念心性，与三世诸佛，了无有异，其智愚苦乐天渊悬殊者，以宿世今生之所修所习，有善恶顺逆之所致也。华严经云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。言法界性者，即生佛同具之妙真如性，在佛不增，在生不减，处生死而不垢，证涅槃而不净，亘古亘今，不迁不变，湛寂常恒，如如不动。此性最可尊贵，故众生虽迷之及极，如来绝无一念弃舍之心，多方教化，冀其复彼本性也。一切惟心造者，乃指

修习顺逆而言，顺修则为人，为天，为声闻，缘觉，菩萨，极之则圆成佛道，安住寂光。逆修则堕修罗，畜生，饿鬼，地狱，极之则永堕阿鼻地狱，经尘点劫，受诸极苦，莫由出离也。由是观之，十法界皆由今昔修习而得，故孔子曰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了此，而不返迷归悟，背尘合觉，以慎所修习者，未之有也。其返迷归悟，背尘合觉之道，固非一端，求其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者，唯净土法门为然也。孙母林夫人者，庆泽之生母也。宿植德本，禀性淑贤，其孝亲敬夫，教子持家，周给贫乏，救护生命，皆足为女流师范。而且笃信佛法，修持净业，自少至老，无或废替。况身禀女质，既难远参高人，而家住玉田，绝少宏法上士，而毕生孜孜修持者，乃多劫之熏修所致也。溯昔夫人归孙君时，贫不自给，操劳苦作，过于佣保。中年以后，家渐富裕，有子五人，孙十余人，仆婢甚多，宜享逸乐，其操劳苦作，不改旧度。衣止粗布，不服绫罗，洗浣补缀，尚不忍弃。见人之饥寒，不异身受，必施金推食，其心方安，人有求祈，必令忻悦而去。昆虫蝼蚁，诫勿伤害，即蛇蝎毒物，亦令设法驱去，绝不肯令其受伤也。盖欲子孙世守勤俭

仁慈之道，以身率之，而冀其依行焉。平时每以因果报应诫子孙，常曰，利人实为利己，害人甚于害己，凡居心行事发言，皆须归于慈善一边而后已。汝等若能如是，则为无忝所生，否则纵令富贵至极，亦属污辱祖宗之大怨家也。故其子孙，多皆笃厚敬谨，不染时风。尤可异者，去冬兵灾起时，庆泽奉母远避于亲眷家，当其去时，心虑惶恐，夫人以装老衣之筐命携之，亦不言其所以。至腊月遂歿，适得具敛，虽曰年高八十有八，不可不预，然其心地安详，不随境乱，于此可见。当夫人临终时，庆泽率其家人，同声念佛，忽若发狂，遂将窗纸撕破。适有二蝶大如掌，从窗牖入，黄质杂黑白章，采绚非常，绕尸而飞，家人驱之，竟不能去，历大半日，殓殮已毕，舁入他院，蝶亦随棺飞翔，直至灵柩安妥，方始飞出，向西而去。夫时当腊月，况在北方苦寒之地，何得有蝶，当时本家与亲眷七十余人，同皆惊异，谓为不经见闻之瑞。盖以夫人盛德净心所感，以表其离此娑婆，生彼极乐之祥，但以世人根机陋劣，特示为蝶，此岂真蝶乎哉。庆泽述其母之心行大略，祈余发挥以为世劝。噫，人子扬亲之德，固为分所应尔，然扬亲之德，而不修德慎行，则

更甚于诬亲以恶，故孝经以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为孝之终。如孔孟等，未见叙述父母之德，而天下后世，无不尊其父为圣父，母为圣母，欲表彰亲德者，不可不知。世孝如此，可谓极矣，而于亲之灵识，无大裨益。若以佛法论，亲在则谕亲于道，俾其返迷归悟，背尘合觉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亲没则志诚念佛，为亲回向，设祭待客，概不用荤，庶可令亲未往生则即得往生，已往生则高升莲品，此固如来普度众生，令复本具佛性之要道。人子欲报亲恩而扬亲德者，当终身奉行而广为化导，其利益唯佛能知，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已。

崔母孙夫人往生传发隐

圣人诚明之道，如来真常之法，匹夫匹妇，皆堪与知与能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凡圣虽异，心体无殊。故曰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由迷背故，枉受生死轮回之苦。而佛视六道众生，悉同一子，况生信发愿，虔持佛号，具行世善，兼持经咒，志诚回向，以祈往生，有不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离此娑婆，生彼极乐者

乎。崔母孙夫人者，注川处士之德配，祥鸪，祥鹑，祥鸿之生母也。其性情沉默淳厚，其行事勤俭宽和，其孝亲相夫，持家教子，济贫恤困，戒杀护生，皆足为闺壺仪型，女流师范，非宿有善根，岂能如是耶。而且笃信佛法，虔受归戒，年逾七十，精修净业，其子祥鸿，多方辅助，故得预知时至，正念往生，可谓女中丈夫，火里莲华，不辜佛化，不负己灵者矣。彼世之须眉丈夫，多才多艺，自命非凡者，及乎临终，则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，依旧轮回于三途六道之中，岂不大可哀哉。或曰，每见载籍，毕世修持，定慧力深，宗说兼通，解行相应者，多有生死不了，仍复受生。何崔母以五六年工夫，竟得往生，了生死耶，有何证据，而知其决定往生耶。答曰，子未知了生死有自力佛力之所以也。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，净土法门，全仗佛力。仗自力，非见思净尽，无由出离生死。仗佛力，若信愿真切，即可带业往生。譬如渡海，一由自浮，一由乘舟，到岸虽同，其难易安危，奚啻天渊悬殊也。观无量寿佛经，示三种净业正因，一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二者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

劝进行者。此十一事，或有一二，加以信愿念佛，悉得往生，况崔母之将及全备者乎。又五逆十恶众生，临终地狱相现，有善知识教令念佛，或至十声，或止数声，直下命终，亦得仗佛慈力，往生下下品中，况崔母五六年来，日夕系念者乎。言证据者，临终不起爱恋，密默念佛，竖手示敬，端坐而逝，即此数端，便是往生之相，况没后全身已冷，顶门犹热，及至入殓，面貌如生，征于经论，谓顶圣眼天生之说，其往生又何疑焉。或曰，此境师未亲见，安知非其子之饰词乎。答曰，饰词世固有之，乃不知因果者之所为。祥鸿欲令同人同生信心，同修净业，同生西方，冀其母高升莲品。断不敢犯大妄语，俾其母与己，同获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以凡滥圣之至极重罪也。

慈悲镜发隐

近世杀劫之惨，振古未闻，推究其由，皆因食肉之所酿成，是食肉为杀劫之因。杀劫乃食肉之果，而果复造因，因复感果，展转互杀互食，了无已时，可不哀哉。然杀劫之惨，人所共戚，而杀生食肉之惨，人所共乐，实则不异于自杀自食，及自杀食其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也。故入楞伽

经云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在生死中，轮回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，乃至朋友亲爱侍使，易生而受鸟兽等身，云何于中取之而食，食肉之过，可胜言哉。泉州诸善士，欲挽杀劫，特立大同放生会。放生云者，欲感发众人之慈悲心，从兹不忍食肉耳。既不食肉，则现在不造杀业，将来不受杀报，虽曰爱惜物命，实为预护自身，若大家同抱此志，何难感召天和。倘放者自放，食者自食，则所放有限，所食无穷，消放者个人之杀业则可，消众同分之杀业则未也。故特撮取古人浅显劝戒语言，名慈悲镜，布之乡邑，以期见闻，同发慈悲，共持杀戒，咸事素食，庶可挽回劫运，共享太平，因为略陈食肉之过以助之。愿食肉者，将生作己想，将己作生想，想之久久，即以威逼，令其食肉亦不敢，况徒为口腹乎。至于敬神祭先，奉亲宴客，岂素食便不可，必杀生而方可乎。

唐氏先莹附青莲尼塔发隐

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故也。其不能者，皆卑劣自居，不自奋发，乃不为耳，非真不能也。礼云，饮食男

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死亡贫苦，人之大恶存焉。然有志于为尧舜作佛者，则不以大恶存者，以易其大欲存者。故孔子曰，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孟子曰，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余于大成庵青莲尼，深有感焉。按尼系武进西郊某姓妇，青年祝发，精修梵行，为远近善信所钦敬。清咸丰十年，贼陷常州，尼著袈裟礼佛，投入庵前池中。及贼至，则庵村悉成焦土。越数日，有汪邵二公，潜归探视，见尼尸浮于池，二公仰其懿德清操，待夜深，出其尸，槁葬于庵之基。越十有六年，光绪改元，唐驼之父恂之公弃世。驼母邹恭人，罗掘数十千，购其葬所，乃当日大成庵基。村人欲卖地，偷将尼骨埋于所购之坟地内，堆一小冢。邹恭人详究由来，不唯不以为嫌，且颇生敬仰。每祭扫，率驼兄弟，兼祭尼坟。夫邹恭人，当此之时，年齿甚盛，居贫守节，为夫抚育其子女，家计不充，赖勤针黹，兼为人浣濯衣服以度日。时驼兄光盛年十一，驼仅五岁，妹甫三岁，零丁孤苦，不堪言状。邹恭人勉力支持，以养以教，令驼兄弟成人成德。其处境，虽与青莲尼异，其懿德贞心，固与青莲尼无或轩轻也。

至光绪二十八年，邹恭人弃世，遂与恂之公合葬焉。而驼兄弟服职外方，二十余年，未共祭扫。迨民国十年，驼兄辞官归里，驼亦由沪回常，相偕祭扫，求尼坟而不得。问其地主，云以不便耕种，乃移于桑田中矣。驼与其兄光盛议曰，现尚知此尼之德，故有保护之念，若不设法，后难免夷墓暴骨之惨。况汪邵二公，冒险而偷葬，吾母率吾兄弟，年年致祭。若置之不理，不但有愧于汪邵二公，且大得罪于吾母，我等何可抱此遗憾。乃择吉移葬于其父母之茔，又为建一石塔，大书大成庵青莲尼师之塔。题其后曰，尼服袈裟殉难，其志行可想，特迁遗骨葬我父母茔内，唯愿世人共相保护之。驼之意，子孙或有迁徙，及与断绝，欲为久远之计，非求世人保护不可。有以不合宜谏者，驼曰，此尼乃佛门真修行僧，生为远近所景仰，贼欲来，而服袈裟以自溺，与古之仁人义士相去何远。况吾母素所钦佩，俾吾兄弟致祭，今葬我父母茔内，如请高僧于家供养，有何不可。又此尼具此懿德清操，或已超凡入圣，使吾父母常得亲近，当可蒙其慈力，即得高超三界，托质九莲，以故吾宗吾母之意而乐为之。孟子以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者，为大丈夫。

若此尼者，初舍饮食男女之大欲存者，长斋奉佛，精修梵行。没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大节，以期不负己灵，不玷佛化，为人天之标榜，弭末俗之颓风，非所谓女中大丈夫乎。宜其唐驼为之建塔，又持衣钩，遍求名人为之题赞，以期发潜德之幽光，维世道于弗坠耳，爰为发其隐义云。

唐孝子祠校发隐

孟子曰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又曰，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有子谓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欤。夫为尧舜为仁，不外乎敦行孝弟，初非有奇特玄妙，艰难困苦，欲为而不能者。人固各当自勉，以期不负独为万物之灵，而与天地并称为三才耳。且天地至广至大，人得以七尺之躯，与之并称者，以其能赞天地之化育，继圣贤之志事也。否则机械变诈，败常乱俗，徒污天地与人类耳。形虽为人，实则禽兽之不如，以禽兽不知礼教，人知礼教，知礼教而悖之，斯居禽兽之下矣。是人也，生既为衣冠禽兽，死必堕三途恶道，人亦何苦以能为尧舜为仁之资，甘心永作畜生饿鬼地狱之可怜众生，是诚何心哉。无他，皆由家教未至，与自己不自振奋而致然也。

近来欧风渐至，一班新学派，厌故喜新，趋之若鹜。凡欧人为国为众之好处，皆所不学。其蔑礼乱伦处，则变本加厉。竟至废经废伦仇孝等，无所不至，直欲人与禽兽，了无有异而后已。有心世道人心者，各怀忧惧。武进唐驼，欲挽颓风，以先曾祖唐孝子安邦公事，虽经表彰，载之邑乘，未立专祠，知者盖鲜，遂设祠勒碑以表彰之。又于其中，立一小学，名为唐孝子祠校。俾当地贫子弟读书其中。冀其顾名思义，效法前人，敦本重伦，以尽己分。初则服劳奉养以安其亲，次则立身行道以荣其亲。既能孝矣，必能笃修弟忠信礼义廉耻等。则为人之道得，为尧舜为仁之道亦得，而赞天地之化育，继圣贤之志事之道，亦可以随分而得。驼之意，盖如此，以故不辞辛苦，鬻字以办。诚可谓敦本重伦尚德慕义之士，驼其贤乎哉。其族侄允中，亦随力劝助，足见唐氏之多贤人也。虽然，驼之贤有自来矣。按驼生五岁，父恂之公即弃世，时驼兄光盛十一岁，妹始三岁，家徒壁立，零丁孤苦，不堪言状。母邹恭人，日勤针黹及与人浣衣，赖以度生，以养以教，俾驼兄弟皆成人成德。且为其夫买墓地，成契后，村人移大成庵青莲尼骨于其地中。邹恭人询知，不

唯不以为嫌，且深生景仰，岁时祭扫，必令二子致祭于尼。及恭人逝后，地主移葬他处，驼兄弟感母慈，兼恐后或夷灭，遂复移置其父母茔内，且建塔表彰其懿德清操焉。夫邹恭人当夫逝时，年齿甚盛，居贫守节，教养二子，钦敬以身殉法之尼，其殆魏慈母，鲁义姑之流。懿德贞心，堪为世范。故感驼年逾五十，不减孺慕，欲广孝思，以报母恩，爰立此祠，设校于中，以教乡里之贫子弟，冀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据。可谓笃于事亲，克尽子道矣。因为发其隐义，俾安邦公之孝行，与邹恭人之潜德悉彰，庶见者闻者，咸皆兴起。孝经云，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由是言之，一言一行，有不合道，皆为不孝。故曰，孝弟为仁之本，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凡为人子者，可不深长思而亟自勉焉。

广东高州佛学会缘起

（代何剑菁作）

佛法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。不但依之可以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。即格致诚正，修齐治平，明明德，止至善之道，若能会通佛法，则事半功倍。以世间圣人所说，但止令人尽分。唯上智之

人，方能恪遵。若在中下根性，则便漠然置之。佛则详示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及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皆可成佛等事理。俾上智者必期于证本有，下愚者亦不敢肆意纵情，以膺未来之苦。势必改恶迁善，希圣希贤，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佛天。如来以三归五戒十善，普摄在家男女。能修五戒十善，便可胜残去杀，反浇复淳。永离三途恶报，常享人天快乐。最浅者尚能如是，况其最深者乎。故知如来为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圣中之圣，天中之天。由是圣君贤相，通人达士，莫不依教修习，护持流通。以一切诸法，以心为本。唯有佛法，究竟发明故也。溯自东汉，大教西来。近二百年，止在北方。至三国康僧会，感化孙权，南人始沾佛化。至晋而遍及全国，及高丽日本等。至唐而各宗悉备，堪比西天。数百年来，法道流通，高人林立。载诸传记，何可胜数。而曹溪法脉，出我粤东。传佛心者，莫不宗之。固知粤虽边鄙，于如来大法，有大因缘。由是禅宗大兴，虽在家二众，多有彻悟本有，明心见性者。历宋元明，法道弗替。明季垂末，勃然蔚兴。憨山以宏法遭谗，谪戍粤东，中兴曹溪。时摧使四出，百姓涂炭。制台不能设法者，憨山以一席

话取消之。读憨山年谱，及年谱疏，知粤民沐大师之恩者深矣。迨至有清，崇重尤隆。世祖仰遵佛制，罢除试僧，及与度牒，令其随意出家。在当时高人林立，颇为有益。而佛法式微之兆，实基乎此。自后百有余年，尚复蔚然。嘉道以来，哲人日稀，典型日坠。国家不事提倡，僧侣颓于奋发。加以咸同之际，兵灾绵联。前修既没，后昆无闻。以致鄙败无赖之徒，多皆混入法门。在家儒士，非具超格之知见者，莫不以佛法为赘疣，谓其无益于人国。而如来格致诚正，修齐治平，及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之大经大法，以不研究，谁得而知。新学派出，妄以己意，肆其谤黷。遂至毁寺逐僧者，相继而起。近数年来，各界人士，眼界大开。知佛法为世间唯一无二之道。不但不与一切哲学科学政治法律相抵触，且能令彼一切哲学科学政治法律，悉获实益。于是凡有志于亲见本来面目，及挽回世道人心者，莫不研究佛法，受三归以正三业，奉五戒而修十善。吃素念佛，戒杀放生。昔之嗤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，今则伟人名士悉为之。于是各处皆设佛学研究会，佛经流通处。剥极则复，否极则泰。今之世道人心，陷溺已至极点。若不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及

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皆可成佛为训，决难收效。以吾人一念心性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随悟净缘，则证三乘，及佛法界。随迷染缘，则成人天，及四恶趣法界。虽十法界之升沉苦乐，天地悬殊。而本有心性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倘谛了此义，虽使丧身失命，决不肯舍悟净缘，取迷染缘。以致永劫轮回，莫之能出也。是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等法，乃标本同治，凡圣共由之大道。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当今之世，若舍此法，虽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齐出，亦未如之何也已矣。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。吾高佛法，凋残已久。出家在家，等皆梦梦。同人等发起佛学研究会，并佛经流通处。俾有志于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者，随己天姿而为修持。深则见深，何难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。浅则见浅，亦可改过迁善，希圣希贤。挽回世道人心，促进人群道德，固与政治宗教各范围，不相干涉，不相背戾也。区区之忱，祈垂洞察。

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

心性者，十法界一切圣凡，堕狱生天，证真成佛之根本也。因果者，世出世一切圣贤，平治

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然此心性，人各自具。真常寂照，妙莫能名。只因迷而未悟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承此心性之力，起惑造业，由业堕苦。展转沉迷，轮回六道。尽未来际，了无出期。致我释迦牟尼世尊，特垂哀愍，兴无缘慈，运同体悲。不离寂光，示生世间。精修梵行，成等正觉。于是叹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。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即得现前。由是随机说法，令得度脱。但由机器差别，故致法无定相。或渐或顿，或权或实，或显或密，或性或相。必期于彻悟此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终日随缘，终日不变之妙真如性，悉得彻证而后已。以此心性，体虽不变，用常随缘。随迷染缘，由厚薄不同，而成六凡法界。随悟净缘，因浅深各异，而成四圣法界。既知体常不变，由迷逆悟顺，相用天殊。其谁不欲舍迷染缘，随悟净缘，复还本有之天真，圆成无上之觉道乎。十法界，一一不出因果之外，欲离苦得乐，超凡入圣者，固宜慎所择也。又虑众生业重障深，纵种善根，得生人天。既未断惑，必致造业。一堕恶道，苦无了期。于是以大悲心，特开净土法门。俾具缚凡夫，于现生中，即得出

此娑婆，生彼极乐。与住行向地，及等觉菩萨，如观音势至，文殊普贤等，俱会一处，亲炙弥陀，以渐证夫道果耳。噫，世尊之恩，可谓极矣。虽天地覆载，亦难喻其少分焉。迨至众生机尽，如来应息。而大悲利生，终无有尽。由是诸大弟子，分布舍利，结集经藏。俾遍界以流通，冀普沾乎法润。及至东汉，大教始来。但由风气未开，故唯在北方流通。至孙吴赤乌四年，康僧会尊者，特开化建业。蒙如来舍利降临，致孙权极生信仰。遂修寺建塔，以宏法化。此法被南方之始也。至晋而遍布高丽，日本，缅甸，安南，西藏，蒙古诸国。自兹以后，蒸蒸日上。至唐而诸宗悉备，可谓极盛。天台，贤首，慈恩，以宏教。临济，曹洞，沩仰，云门，法眼，以宏宗。南山，则严净毗尼。莲宗，则修专净土。如各部之分司其职，犹六根之互相为用。良以教为佛语，宗为佛心，律为佛行。心语行三，决难分属。约其专主，且立此名。唯净土一法，始则为凡夫入道之方便，实则是诸宗究竟之归宿。以故将堕阿鼻者，得预末品。证齐诸佛者，尚期往生。如来在世，千机并育，万派朝宗。佛灭度后，宏法大士，各宏一法。以期一门深入，诸法咸通耳。譬如帝网千珠，

珠珠各不相混。而一珠遍入千珠，千珠悉摄一珠。参而不杂，离而不分。泥迹者谓一切法，法法各别。善会者则一切法，法法圆通。如城四门，随近者入。门虽不同，入则无异。若知此意，岂但诸佛诸祖所说甚深谛理，为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。即尽世间所有一切阴入处界大等，一一皆是归真达本，明心见性之法。又复一一皆即是真是本，是心是性也。以故楞严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，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也。由是言之，无一法非佛法，亦无一人非佛也。无奈众生，珠在衣里，了不觉知。怀宝循乞，枉受穷困。以如来心，作众生业。以解脱法，受轮回苦。可不哀哉。以故宏法大士，不惮艰辛，种种方便，而为开导。令其谛了十法界因果事理，彻悟即心自性，以迄究竟圆证也。由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，足一千年，声教弗替。虽不及唐时之盛，犹可称伯仲之伦。自咸同来，兵火联绵，饥谨荐臻。高人日稀，庸人日多。国家不暇提倡，僧侣无力振兴。由是在家高人，以未尝研究故，谬袭韩欧故套，遂致一败涂地。至清末之时，大开学界。天姿高者，遂皆翻阅佛经，始知道本在是，遂皆息心以研究焉。及至民国启运，法制维新。奉教自由，

载于宪法。十余年来，风气大开。举凡政军学商各界伟人，多皆研究佛法，吃素念佛。顾联承，赵云韶等诸居士，欲令同人，悉沾法利。拟于上海北京路长康里，设一佛学编辑社。凡属发明心性之论，彰显因果之说。戒杀放生之利益，念佛往生之感通。与夫深经奥论之解释，高人懿士之修持。取便编辑，月出一册，以饷当世。庶不知佛法者，因兹而知。稍知佛法者，展转入胜。果能依佛言教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主敬存诚，洗心涤虑。不但天灾人祸，从兹消灭。俗美风淳，永享太平。将见彻悟唯心，亲见佛性。离三界之苦因苦果，证一乘之乐因乐果。庶不负此即心本具之真如妙性也已。

常斋会题词并缘起

众生心性，与佛同俦，由善恶业，报分人畜。人有智识，畜无技术，恃强陵弱，遂杀而食。成家之子，不借重债，况杀彼身，但图口快。怨恨固结，历劫互偿，试一思及，中心痛伤。爰集同人，共立此会，凡百应酬，概用素菜。特立规约，并述缘起，普愿见闻，各笃胞与。

原夫水陆空行一切众生，无一不知疼痛苦乐，

无一不知贪生怕死。而且无一不是吾人无量劫来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朋友亲戚。又复无一不能于未来世深种善根，修持净业，断惑证真，圆成佛道。但以宿世恶业，堕于异类。固宜深生怜悯以护持之，令彼各得其所。何可以强陵弱，或以智取，或以钱取，俾彼一切，悉充口腹。彼等力虽不敌，心固銜结。故致生生世世，展转互杀。为一时之口腹，杀身命于多劫。较比自杀，酷烈万倍。何苦为此招殃祸事，一何愚迷至于此极。在昔鲁国有二勇士，彼此互闻而未相见。一旦相遇，沽酒共饮。一曰，无肉不能成欢，当去买肉。一曰，尔我肉也，何须更求。其人以为所见甚高，遂袒衣相割，彼此互食。又复割彼之肉，转以奉彼。意气扬扬，以为吾人之交，情意真挚。相割相食，遂至于死。凡见闻者，皆叹其愚。世人因食肉故，造诸杀业。遂至累劫，展转互杀。较彼勇士，更为酷烈。由无慧目，不知后报。反为得意，用自矜夸。斥素食者，以为迷信，及以薄福。世俗相袭，恬不知非。以故如来于梵网，楞严，楞伽等诸大乘经，极陈杀生食肉之祸，可谓拔本塞源之真慈大悲也。近世杀劫之惨，千古未闻。况复水火疾疫风吹地震旱潦等灾，不时见告。总

因杀业以为缘起，致令世道人心愈趋愈下。由是天灾人祸，相继而兴。如立镜前，不能逃影。同人忧之，欲令世人，同持杀戒，各秉蔬食。无论祝寿祈福冠婚丧祭宴宾会友等事，俱用素筵。一以全吾惻隐之心。一以冀吾所尊奉之神祇，并吾之祖宗父母朋友亲戚，止息杀业，增长善根，非止独为水陆空行一切物类计也。又期彼此效法，达之乡国，及与天下。将见俗美风淳，民康物阜。共乐大同之化，永息争竞之风，则鸟兽鱼鳖咸若。庶人与天地并立为三，称为三才。与乾为大父，坤为大母，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之义，不至徒有空言，毫无实义矣。

乐清柳市募建净土堂缘起

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众生愚痴，常住其中。纵受极苦，不求出离。虽有本具佛性，由其迷背，反作起惑造业之本。以致经尘点劫，莫由解脱，可不哀哉。况今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，杀劫之惨，振古未闻。加以新学潮流，拨无因果。圣贤道义，斥为迂腐。任己臆见，而为提倡。盲引盲众，相牵入火。致令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。蚩蚩蒸民，诚堪怜悯。于是有

心世道者，奋发大志，欲为救援。以为此等业果，皆由唯知自私自利，不知三世因果善恶报应。以为人死神识即灭，有何灵魂，随罪福因缘，受生于人天及三途恶道耳。既善恶同一磨灭，何不任意所为，以期身心快乐乎。由是逆天悖理，损人利己，以及杀害生命，取悦口腹之事，炽然竞作，无所顾忌。使知三世因果，当即恐其受报，而不敢稍萌此念，况实行其事乎哉。是知我佛所说三世因果，生死轮回之事理，乃无明长夜之慧日也。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乃生死苦海之慈航也。欲挽劫运，舍此末由。以故各处诸大心缁素，悉皆汲汲然提倡佛学，以冀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也。乐清胡天仆居士，于虹桥建一净土堂。于八月十五日开讲，万众欢欣，叹所未有。柳市诸善士景仰不已，拟在当市亦建一所，以期普沾法润。除首人任捐外，拟欲募诸四方。包又舞居士祈光作疏。窃谓因果一法，乃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。而念佛一行，实十方三世诸佛，普令众生，现生出苦之达道。舍此则邪见无由灭，实益无由得也。契理契机，利益难思。恳祈有力大人，各各赞襄，俾佛堂成而讲会长开，人心转而劫运顿息。庶胜残去杀，一视同仁之象，复见

于今。其功德利益，当与十方虚空同其寿量，非笔舌所能形容也已。

请净权法师讲法华经启

（代法雨监院作）

伏以如来知见，蕴于众生心中。不因佛说，谁能自悟。释尊一代所说诸经，唯有法华畅谭此义。举手低头，皆成佛道。治世语言，悉顺正法。示衣里之明珠，出火宅之险难。孤露乞儿，作长者之真子。无明厚地，得法性之甘泉。即众生心，示如来藏。若不讲演，谁得而知。恭维净公大法师，宿受佛嘱，作如来使。常宏大教，普利群伦。以大智慧，发大辩才。直教顽石点头，天华坠地。晚久仰德风，未获一晤。缘慳障厚，愧何如之。兹者敝寺主人，拟于来年夏月，讲演法华。固知座下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故敢冒昧恳求，唯祈默然允许。将见昔日灵山一会，各各同瞻。此际观音普门，人人得入矣。伏祈慈悲，则法门幸甚，众生幸甚。临启，无任恳祷冀望之至。

请净权法师讲弥陀疏钞启

（代法雨住持作）

伏以圆觉妙心，有情各具。修持克证，其孰知宜。恭维净公大法师，宿受佛嘱，乘愿再来。开如来之知见，续台衡之薪传。谛观圆融，禅净一致。导三乘同登九品，引五性共证唯心。晚久仰高风，殊少亲近。愧为法雨守门庭，绝无智力宏觉道。详察现世时宜，唯净土最为当机。拟讲弥陀疏钞，非我公莫慰众望。恳祈不违本誓，俯徇下情。待到明年七月，飞锡荒山。好令百千四众，栖心秘藏。以悬河之妙辩，畅如来之本怀。俾无问自说之经，理事双彰之疏，悉得大明。岂但荒山之深幸，法门之深幸而已哉。唯愿慈悲，默然允许。临启，无任激切冀望之至。

宁波功德林蔬食处开办广告

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。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设法救护，尚恐不及。何可为悦我口腹，以杀彼身躯乎。须知水陆飞潜诸物，同吾灵明觉知之心。但以宿业深重，致使形体殊异，口不能言。观其求食避死情状，自可悟其与人无异矣。

吾人承宿福力，幸生人道，心有智虑。正宜敦天父地母，民胞物与之谊。以期不负人与天地并名三才，以参赞天地之化育。俾民物各得其所，以同受覆载，同乐天年而后已。倘其不体天地好生之德，恣纵自己饕餮之念。以我之强，陵彼之弱。食彼之肉，充我之腹。必至一旦宿福已尽，杀业现前，欲不改头换面，受彼展转杀食，其可得乎。况肉食有毒，以杀时恨心所结故。故凡瘟疫流行，蔬食者绝少传染。又肉乃秽浊之物，食之则血浊而神昏，发速而衰早，最易肇疾病之端。蔬系清洁之品，食之则气清而智朗，长健而难老，以富有滋补之力。此虽卫生之常谈，实为尽性之至论。因俗习以相沿，致积迷而不返。须知仁民者必能爱物，残物者决难仁民，以习性使然。是以圣王治世，鸟兽鱼鳖咸若。明道教民，黏竿弹弓尽废。试思从古至今，凡残忍饕餮者，家门多绝。仁爱慈济者，子孙必昌。始作俑者，孔子断其无后。恣食肉者，如来记其必偿。祈勿徒云远庖，此系随俗权说。固宜永断荤腥，方为称理实义。近世杀劫之惨，实为千古未闻。若详推其根源，皆由食肉所致。忧世之士，各欲拔本塞源。申江开办功德林，固已先竖赤帜矣。此邦道尹黄公，镇使

王公，知事姜公，及张让三公，吴东山公等诸乡绅，谛闲法师，开如，了余等诸沙门。同悯近世杀劫，拟植仁寿幸福。特步申江之后尘，以树宁地之先声。创办本林，提倡素餐。俾邦人士冠昏丧祭，便用素筵。宴宾会友，悉资蔬食。以代庖之微业，作救劫之大权。专以利生为志，绝非唯利是图。于是聘请名工，制造珍品。以备邦人士冠昏丧祭宴会需用。或来本林以就食，或送贵宅以供用。多少厚薄，俱可随意。凡有惠顾，决无失误。恳祈官商善信，同发戒杀护生之心，共行断荤茹素之事。俾慈风从兹普扇，庶杀劫自此消灭。将见时和年丰，民康物阜。永无天灾人祸，长享安乐太平矣。此固道尹诸公发起本林之深心，而晨夕焚香念佛以恳祷者。尚冀各处效法，故为叙述缘起。

启建水陆寿筵小参

（代友人）

只此一念菩提心，即是常住无量寿，普令法界诸众生，性修功德皆成就。恭维无遮胜会斋主，定圣秦太太，宿根深厚，赋性淑贤，笃信佛法，归依三宝。即俗修真，垂母仪于闺壸。随缘体道，

作师范于女流。常时厌离娑婆，非徒自作归计。一意欣求极乐，每欲普度群萌。兹值六旬初度，婺焕中天。远离尘嚣之市井，直诣圆通之道场。力辞亲朋祝献之仪，大启法界圣凡之会。以自己之诚心，感三宝之慈力。必得夫与己身，业障潜消，诸缘尽吉。现生膺洪范之五福，临终登九莲之上品。子荣孙贵，奕世长发其祥。道泰时康，阖国咸有其庆。岂徒令当斋正荐，王氏秦氏，祖祢先亡，同生净土。所愿十方方法界，四生六道，一切含识，共证真常。本儒者己立立人之心，行菩萨自利利他之事。只因佛由心具，故愿寿与人同。咦，性具福寿妙难诠，奚啻如海与如山，穷尽三际无生灭，迥超思议两重关。

对灵小参

（代撰）

三界原来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之所作，识得诸法皆由心，何难超凡而证觉。恭维当斋正荐某某居士，宿具灵根，笃信佛法，聪慧明达，温良恭俭。孝顺出于天性，仁慈及于庶物。推因计果，以心验福。当享上寿膺高爵，以大展经纶。何甫弱冠便夭折，而即捐身世。想必爱亲情切，欲得

同生净土，故现无常，激发令亲出世之心，以成世间莫大之孝。所谓即不孝以为大孝，由无常而证真常。冀报亲恩，兼警同伦，现身说法，善巧无喻。无如令亲爱子之心，更加真切。恐汝净业未熟，未能往生，故来圆通道场，建无碍会，普济孤魂。以此功德，俾汝未生则即得往生，已生则高增品位。兹者欲汝解第一义，登上品莲，见弥陀于自心，证无生于当念。特设香斋，兼示法要。须知父母未生以前，原无男女之相，四大分散之后，唯有灵知之心。由幻业以相缠，故不能直下了脱，倘凡情以顿息，又何难彻底承当。相因业以幻生，业由心而妄起。心若不生，业便消灭，业尽情空，返本还元。譬如云散长空，天日顿现乎本体。水归大海，江河莫比夫洪深。遍十方而无欠无余，尽三际而不生不灭。此理悟之虽易，证之实难。须发信愿之心，求生西方，定仗弥陀之力，速离五浊。从兹承侍如来，参随海众。闻法受记，开佛知见。断惑证真，得本圆通。然后仗佛慈力，乘本愿轮，遍法界以普现色身，俾迷流以同登觉岸。咦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，自从遍吉导归后，海众悉皆废南询。

启建水陆对灵小参

（代友人）

娑婆原是苦封疆，生死轮回实可伤，拔断爱根归西去，历劫热恼顿清凉。恭维无遮胜会当斋正荐琴涛邵先生，宿植德本，素著景行。读书明理，垂典型于市廛，学道爱人，助政治于官府。通商裕国，人咸佩两袖之清风。济难扶危，心独揭一轮之明月。兼以笃信佛法，崇重三宝，虽未专修定慧，实能上合慈悲。寿临知命，便抛幻躯，事堪痛心，故援金臂。兹者孝男某某，并诸眷属，欲崇追荐之仪，大启无遮之会。须知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由迷悟之不同，致升沉以硕异。当念昔标清风明月之懿范，原承法身般若之威神。了此则自能息认影之狂心，起反照之正智。方知头本不失，佛自圆成。不离此念，入圣超凡。永辞虚妄之幻苦，恒享真常之法乐。然理可顿悟，事难即圆。宜发信愿之深心，求生净土，定蒙光寿之慈父，导归莲邦。从兹神超清泰，业谢尘劳，莲开上品之华，佛授一生之记。然后乘本愿轮，回入娑婆，逆顺隐显，度脱众生。普令法界有情，共证常住佛性。俾此明理爱人之心，清风明月之

操，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庶可谓不孤佛化，不负己灵，超群拔萃，真大丈夫者矣。咦，冰水岂有两种湿，生佛原同一觉心。但能返观观自性，即获本具无价珍。

定海张总戎荐亲对灵小参

（代撰）

一念真如性，光明遍大千。悟迷虽有异，本体总天然。恭维诰封某某张老大人，生前积善修德，居仁由义。故致身后余庆长发，奕叶相承，德范恒新，簪缨永继。作股肱于元首，为国家之爪牙。兹者法会宏开，用申超荐。急须了知在生积德，即今受荐之心。性本如如，不迁不变，常寂常照，离念离名。圆满无量功德，具足无边妙用。凡不能令其减损，圣不能令其增益。非色非空，历十界而无异，不生不灭，尽三际而常然。所谓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，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。若能如是会得，自然亲见天真佛性，直趣无上菩提。如或未能，须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果若圆发三心，直下即登九品，华开见佛，证无生忍。方知前来升沉六道，积善修德，

乃至即今亲临法会，闻法受荐，一念心性，从本以来，原自清净无有染污，原自具足河沙功德。咦，一条荡荡西方路，直下归家莫问程。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。

祭盛寅怀文

（代了余师作）

维年月日，方外友了余，谨以香茗蔬肴之仪，致祭于寅怀盛公之灵曰，维公之生兮不生，缘会而生。维公之灭兮不灭，缘尽而灭。若彻悟夫自心兮，生灭不殊虚空楔。纵未明乎本有兮，去来何异水中月。幸夙因之深厚兮，禀性真诚。叹佛缘之稍疏兮，惜未闻净土横超之秘诀。论现因之明廉而公正兮，来报必在诸天宫殿，王公阀阅。虽暂享人天之幻福兮，难免花残而月缺。祈以世福回向极乐净域兮，必蒙弥陀慈父垂金色臂以迎接。从兹永辞五浊恶世兮，常享五清。庶可不负与余久交兮，亦堪慰余末后告公之诚实说。尚飨。

祭韩山曦居士文

（代法雨常住作居士品行端方为商界中冠）

维公之心兮，忠厚慈祥。维公之行兮，廉洁

端方。居廛为政兮，德风被处，使彼奢者俭，懦者强，凶恶者迁善，放荡者息狂。笃信佛乘兮，多方宏护而赞襄。溯昔八十四年前兮，本不曾生。即今现在兮，又岂有亡。去来虽无定相兮，主人翁原自露堂堂。若推因以验果兮，不在天宫享天福，定在极乐世界侍愿王。须知天福兮易尽，净土之乐兮，穷未来际了无央。尚祈圆发三心兮，直登上品，庶可彻证本有兮，永为苦海沉溺众生作舟航。尚飨。

胡嘉科祭祖母文

（代撰）

呜呼，维吾祖母兮，母德堪师。每一思及兮，辄生伤悲。为女流之懿范，作闺阃之善导兮，实效法乎周之三太，虞之二妃。抚育不肖孙之周摯兮，如天覆地载而无遗。冀予学成德立，出而为国家作辅弼，处而为乡里作仪型兮，岂料予之不才，德不加修，学无所成，俯仰天地，愧莫能支。幸因游学泛览兮，得遇如来普度众生之文词。方知吾人一念心性兮，直与诸佛无二无别，亘古亘今不转移。但以迷悖，逐境生贪，起惑造业，致受果报，于三途六道兮，实于本性不减一毫厘。

修持法门无量无边兮，俱不若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之适宜。以若能生信发愿，以至诚心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兮，决定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七宝池。五逆十恶，临终地狱相现，念佛数声，即蒙接引得预下品下生兮，况吾祖母之懿德善行两相资。缅维禹为大圣，不免鲧之神识，入于羽渊，化为黄能兮，不禁悲喜交集，如狂如痴。是以西方有大圣人兮，发之于至圣先师鲁仲尼。伏愿吾祖母谛信而勿疑兮，直下即可蒙佛慈。又祈与吾祖父，并及历代祖妣兮，同发怖生死苦，感佛慈悲之心，依此修持。庶可相率同预莲池海会，亲炙弥陀，承事众圣兮，因兹彻悟本具佛性，以迄圆证夫无上大菩提。尚飨。

阿弥陀佛像赞

悲哉众生，无所恃怙。孤露伶仃，如逃逝子。纵闻佛法，依教修行。自力劣弱，难破无明。猗欤世尊，慈悲心切。四十八愿，三根等摄。普令众生，信愿持名。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。感应道交，如磁吸针。如来恩德，穷劫莫赞。唯冀含识，悉副佛愿。

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卷首像赞

猗欤大士，誓愿难宣，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寻声救苦，随类逐形，普现色身，遍情无情。若有众生，遇诸苦难，一称其名，立见救援。富寿儿女，凡有所求，礼拜供养，随愿悉酬。何以称名，便获感通，由菩萨心，久证真空。无心之心，合生佛心，众生迷背，无从受恩。因遇灾难，并所恳叨，一发诚心，感应道交。如清凉月，丽彼中天，影现群水，一无所偏。若或无信，莫由相感，如水昏动，月影不显。咎在于水，非月不照，若得澄静，即现光耀。亦如阳春，普生诸芽，遇根枯者，朽腐更加。甘霖普澍，草木同荣，唯无根者，不荷生成。入道之要，信为第一，欲蒙慈济，非信莫得。缅维菩萨，何能如此，为有远本，故致尔尔。远本维何，圆证三觉，名正法明，福慧两足。虽住寂光，悲愿无央，复现菩萨，辅弼法王。十法界身，无身不现，三际竖穷，十方横遍。菩萨功德，难尽赞扬，垂示梗概，作长夜光。特祈江西，居士止净，遍阅藏典，撰为赞颂。恭摹圣像，遍界流布，普令含识，同蒙覆护。

疯僧像赞

奸桧受贿误国民，故劳我师特扫秦。一柄扫帚撑天地，几句法语镇乾坤。惜彼陷溺已深固，虽承指示不问津。致令神归阿鼻狱，铁像千古跪岳坟。

净土问答并序

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直指人心者，当逊其奇特。十念一念，即登不退，历劫修证者，当仰其高风。普被上中下根，统摄律教禅宗。如时雨之润物，若大海之纳川。偏圆顿渐一切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大小权实一切行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不断惑业，得预补处。即此一生，证大菩提。九界众生离此法，上不能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是以华严海众，尽遵十大愿王。法华一称，悉证诸法实相。如斯大力用，诸佛共宣扬。若此极发挥，诸祖皆如是。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谭，一乘无上之大教也。不植德本，历劫难逢。幸得闻熏，勉力修习。恐彼无知狂徒，谓为浅近，故此依教赞述，令其奉行耳。

问，念佛法门，愚尚能修。律教禅宗，智犹难晓。何谓此法统彼诸法。答，欲知此义，须深明佛力自力大小优劣，则一切疑惑，泮然冰释矣。夫佛与众生，心性虽同。若论力用，天地悬殊。良由众生具足无量烦恼恶业，功德智慧，不能显现。佛则具足无量功德智慧，烦恼恶业，净尽无余。佛与众生，迷悟不同。致使力用，胜劣迥异。律教禅宗，皆仗自力了脱生死。所以久经长劫，尚难出离。念佛法门，全仗佛力又兼自力，了脱生死。所以尽此一生，便登不退。问，自力佛力，其义云何，愿垂明诲。答，律教禅宗，最初须深明教理，依教修行。修行功深，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若教理不明，则盲修瞎炼。若非得少为足，便是著魔发狂。纵使理明功深，亦颇难断惑。倘有丝毫未尽，依旧不出苦轮。直待惑业净尽，方可出离生死，尚去佛地甚大悬远。更须历劫进修，始可圆满佛果。譬如庶民，生而聪慧，读书学文，多年辛苦。学问既成，登科入仕。由其有大才能，所以从小渐升，直至宰相。官居极品，再无可升。于群臣中，位居第一。若比太子，贵贱天渊，何况皇帝。毕世为臣，奉行君命。鞠躬尽瘁，辅治国家。然此相位，大不容易。半生勤劳，通身能

耐。到下场头，不过如是。若学问才能，稍不充足，则不能如是者有百千万亿也。此是自力。学问才能，譬深明教理，依教修行。位至宰相，譬修行功深，断惑证真。只可称臣，不敢作君（臣决定不敢作君。臣欲作君，除非托生皇宫，为皇太子。修余法门，亦可成佛，但与净土较，奚啻日劫相倍。读者须善会其意，勿泥其词。然依华严末后一著，等觉菩萨，尚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。正与托质皇宫，为皇太子，意义相齐。净土法门，得华严一经，遂得如大海之横吞万川，如太虚之总摄万象耳。猗欤大哉）。譬虽出生死，尚未成佛。学问不充，不能如是者甚众。譬惑未断尽，不出生死苦海者甚众也。念佛法门，纵不明教理，未断惑业。但能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临命终时，决定蒙佛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。即此一生，定补佛位。此是佛力，又兼自力。谓信愿持名，是自力能感于佛。誓愿摄受，垂慈接引，是佛力能应于我，感应道交，故得如是。又若深明教理，断惑证真，则往生品位更高，圆成佛道更速。所以文殊普贤，华藏海众，马鸣龙树，诸宗祖师，皆愿往生也。譬如托生皇宫，一出母胎，贵压群臣，

此是王力。迨其长大，学问才能，一一充足。便能承绍大统，平治天下。一切臣宰，皆听诏谕。此则王力自力，兼而有之。念佛法门，亦复如是。未断惑业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便出生死。犹如太子初生，贵压群臣。既往生已，惑业自断，定补佛位。犹如太子长大，承绍大统，平治天下也。又已断惑业，如马鸣龙树诸宗祖师，已登补处，如文殊普贤华藏海众，皆愿往生者。犹如昔镇边鄙，不堪承绍。今居东宫，不久登极也。祈尽舍旧习，于此法门，极生信愿，专精修习。则无尽烦恼，不难顿断。无量法门，自然证入。其圆成无上佛道，度脱无边众生，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。尚勉之哉，尚勉之哉。

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

悲哉众生，从无始来，轮回六道，流转四生。无救无归，无依无托。若失父之孤子，犹丧家之穷人。总由烦恼恶业，感斯生死苦果。盲无慧目，不能自出。大觉世尊愍而哀之。示生世间，为其说法。令受三归，为翻邪归正之本。令持五戒，为断恶修善之源。令行十善，为清净身口意三业之根。从兹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三业既净，然

后可以遵修道品，令其背尘合觉，转凡成圣。断贪瞋痴烦恼之根本，成戒定慧菩提之大道。故为说四谛，十二因缘，六度，三十七助道品等无量法门。又欲令速出生死，顿成佛道。故为说念佛求生净土法门。使其不费多力，即生成办。噫，世尊之恩，可谓极矣。虽父母不足譬，天地不足喻矣。（不慧）受恩实深，报恩无由。今汝等谬听人言，不远数千里来，欲以我为师。然我自揣无德，再四推却，汝等犹不应允。今不得已，将如来出世说法度生之意，略与汝等言之。并将三归五戒十善，及净土法门，略释其义。使汝等有所取法，有所遵守。其四谛，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等，非汝等智力所知，故略而不书。汝等若能依教奉行，便是以佛为师，何况（不慧）。若不依教奉行，则尚负（不慧）之恩，何况佛恩。

三归者（归，亦作皈。皈字从白从反，取其反染成净之义）

一归依佛。二归依法。三归依僧。

归者归投。依者依托。如人堕海，忽有船来，即便趣向，是归投义。上船安坐，是依托义。生死为海，三宝为船。众生归依，即登彼岸。既归依佛，以佛为师。从今日起，乃至命终，不得归

依天魔外道，邪鬼邪神。既归依法，以法为师。从今日起，乃至命终，不得归依外道典籍（法，即佛经，及修行种种法门。典籍，即经书也）。既皈依僧，以僧为师。从于今日，至命终时，不得皈依外道徒众。

五戒者

一不杀生。二不偷盗。三不邪淫。四不妄语。五不饮酒。

好生恶死，物我同然。我既爱生，物岂愿死。由是思之，生可杀乎。一切众生，轮回六道。随善恶业，升降超沉。我与彼等，于多劫中，互为父母，互为子女。当思拯拔，何忍杀乎。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于未来世，皆当成佛。我若堕落，尚望拔济。又既造杀业，必堕恶道。酬偿宿债，展转互杀，无有了期。由是思之，何敢杀乎。然杀生之由，起于食肉。若知如上所说因缘，自不敢食肉矣。又愚人谓肉为美，不知本是精血所成。内盛屎尿，外杂粪秽。腥臊臭秽，美从何来。常作不净观，食之当发呕矣。又生谓人及禽兽，蛆虫鱼虾，蚊虻蚤虱，凡有命者皆是。不可谓大者不可杀，小者可杀也。佛经广说戒杀放生功德利益，俗人不能得读。当观安士先生万善先资，可

以知其梗概矣。

不偷盗者，即是见得思义，不与不取也。此事知廉耻者，便能不犯。然细论之，非大圣大贤，皆所难免。何也，以公济私，克人益己，以势取财，用计谋物，忌人富贵，愿人贫贱。阳取为善之名，遇诸善事，心不认真。如设义学，不择严师，误人子弟。施医药，不辨真假，误人性命。凡见急难，漠不速救。缓慢浮游，或致误事。但取塞责了事，糜费他人钱财。于自心中，不关紧要。如斯之类，皆名偷盗。以汝等身居善堂，故摘其利弊而略言之。

不邪淫者，俗人男女居室，生男育女，上关风化，下关祭祀，夫妇行淫，非其所禁。但当相敬如宾，为承宗祀。不可以为快乐，徇欲忘身。虽是己妻，贪乐亦犯，但其罪轻微。若非己妻，苟合交通，即名邪淫，其罪极重。行邪淫者，是以人身行畜生事。报终命尽，先堕地狱饿鬼，后生畜生道中。千万亿劫，不能出离。一切众生，从淫欲生。所以此戒难持易犯。纵是贤达，或时失足，何况愚人。若立志修持，须先明利害，及对治方法。则如见毒蛇，如遇怨贼。恐惧怖惧，欲心自息矣。对治方法，广载佛经，俗人无缘观

览。当看安士先生欲海回狂，可以知其梗概矣。

（利，谓不犯之利。害，谓犯之祸害。）

不妄语者，言而有信，不虚妄发也。若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以虚为实，以有为无等，凡是心口不相应，欲欺哄于人者皆是。又若自未断惑，谓为断惑。自未得道，谓为得道。名大妄语，其罪极重。命终之后，决定直堕阿鼻地狱，永无出期。今之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者，比比皆是。当痛戒之，切要切要。以上四事，不论出家在家，受戒不受戒，犯之皆有罪过。以体性是恶故也。然不受戒人，一层罪过。受戒之人，两层罪过。于作恶事罪上，又加一犯戒罪故。若持而不犯，功德无量无边。切须勉之。

不饮酒者，酒能迷乱人心，坏智慧种。饮之令人颠倒昏狂，妄作非为，故佛制而断之。凡修行者，皆不许饮。并及葱韭薤（音械，小蒜也）蒜，五种荤菜，气味臭秽，体不清洁。熟食发淫，生啖增恚。凡修行人，皆不许食。然此一事，未受戒者，饮之食之，皆无罪过。受戒饮食，一层罪过。即是犯佛戒罪。佛已禁制，汝又去犯，故有罪也。（五荤菜，西域有五，此方但四。）

十善者

一不杀生。二不偷盗。三不邪淫。四不妄言。五不绮语。六不两舌。七不恶口。八不悭贪。九不瞋恚。十不邪见。

此中前三名身业。中四名口业。后三名意业。业者，事也。若持而不犯，则为十善。若犯而不持，则为十恶。十恶分上中下，感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身。十善分上中下，感天人阿修罗三善道身。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果。决定无疑，丝毫不错也。杀盗淫妄，已于五戒中说。绮语者，谓无益浮词，华妙绮丽，谈说淫欲，导人邪念等。两舌者，谓向彼说此，向此说彼，挑唆是非，斗构两头等。恶口者，谓言语粗恶，如刀如剑，发人隐恶，不避忌讳。又伤人父母，名大恶口。将来当受畜生果报。既受佛戒，切莫犯此。悭贪者，自己之财，不肯施人，名之为悭。他人之财，但欲归我，名之为贪。瞋恚者，恨怒也。见人有得，愁忧愤怒。见人有失，悦乐庆快。及逞势逞气，欺侮人物等。邪见者，不信为善得福，作恶得罪。言无因果，无有后世。轻侮圣言，毁佛经教等。然此十善，总该一切。若能遵行，无恶不断，无善不修。恐汝等不能体察，今略举其一二。当孝顺父母，无违无逆。委曲宛转，劝令入道。断葷

吃素，持戒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了脱生死。父母若信，善莫大焉。如决不依从，亦勿强逼，以失孝道。但于佛前，代父母忏悔罪过，斯可矣。于兄弟则尽友，于夫妇则尽敬。于子女则极力教训，使其为良为善。切勿任意憍惯，致成匪类。于邻里乡党，当和睦忍让，为说善恶因果，使其改过迁善。于朋友则尽信，于仆使当慈爱。于公事则尽心竭力，同于私事。凡见亲识，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。若做生意，当以本求利，不可以假货哄骗于人。若以此风，化其一乡一邑，便能消祸乱于未萌，致刑罚于无用。可谓在野尽忠，居家为政矣。

示某比丘尼

（系世家妇出家者代友人作）

光阴迅速，时序更迁。刹那刹那，一念不住。此殆造物出广长舌，普为尔我一切众生说人命无常，荣华不久。急寻归路，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耳。汝既厌弃世荣，发心出家。必须努力勤修，切莫因循度日。出息虽存，入息难保。一息不来，即属后世。当念形质虽禀五漏，心性原具三德。痛洗积劫之女习，力持弥陀之圣号。观此娑婆，

浊恶甚于圜厕。信彼极乐，即我本有家乡。不求此世来生，人天王等福乐。唯愿报终命尽，蒙佛接引往生。朝斯夕斯，念兹在兹。念极功纯，感应道交。临命终时，必克果愿。既生净土，顿悟无生。回观世间富贵，奚啻阳焰空华，直同圜圉毒海耳。然欲生净土，先治染习。佛经屡言，富贵难学道，女人亦难学道。良以富贵之人，憍慢成性，奢侈为心。尚不能谦光接物，卑以自牧。又何能息虑忘缘，虚心求道乎。女人则唯矜容仪，常怀妒忌。不知纵是姿容国色，依旧粪袋革囊。既恋幻形，何悟妙性。如来为治此病，令修四念处观。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是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。此观若成，则恋身恃势之习，消灭无余，不异洪炉之化片雪耳。汝以富贵女人出家，凡憍奢艳冶习气，必须彻底抛弃，不使一毫蕴于胸中，将来方有出苦分在。现今法弱魔强，良师善友最不易得。直须上友古人，以古为师。比丘尼传，善女人传，净土十要，净土圣贤录，当熟读之。庶取法有地，堕魔无由矣。近来僧尼，多不如法，不可滥收徒众，坏乱佛法，实为至要。当恪守清规，力修净业。生为坤范，死预莲池。庶不负跳出万丈火坑，亲为如来弟子矣。勸哉勸

哉，勿忘我语。

戒堂小食榜

三德圆融之体，因戒以彰。四大幻成之身，依食而住。趣证菩提，须全戒度。精修道品，必赖食轮。汝等既发无上道心，欲得三聚净戒。竭尽心力，投诚礼忏。堂外诸师，及诸护法，唯恐汝等身心疲劳，道业难以成办。于午食前，特设小食，以点汝心，令得安隐。当知此食，体即禅悦。无生无灭，即色即空。同净名之香饭，惑消方消。乃华严之金刚，劫坏不坏。汝等若能了知三轮体空，六尘即觉。则一念不生，十界消殒。食法心境，一一平等。如空合空，似水投水。消与不坏，打成一段。方可称为持净戒人，是则名曰能报恩者。否则粒米如山，何能消受。则将来之披毛戴角还，大有日在。汝等务各勉旃。

幽冥戒牒

（现坐道场四字，唯普陀可用，别处当作寻声救苦）

心体本净，因迷妄而烦惑斯生。世界原清，由幻业而浊恶顿现。一迷永迷，从劫至劫，沉沦于生死之域，汨没于尘劳之中。观照未起，焉知

五蕴皆空。贪染成性，岂了六尘即觉。怀无价之宝珠，枉膺困苦。具常住之佛性，甘受轮回。大觉世尊，愍而哀之。示成正觉，为制戒法。上自三乘十地，下及地狱鬼畜。凡有心者，皆令受持。良以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即得现前。由此三聚净戒之力，直下止恶防非，反妄归真。垢尽光呈，尘破经出。即业识心，成如来藏。复常住之真心，不迁不变。证寂灭之法性，无减无增。入诸佛位，为法王子。尽来际以度脱众生，俾自他以齐成觉道。懿哉世尊，以戒度生。令离苦以得乐，使即凡以成圣。慈恩浩荡，法利汪洋。虽天地父母，渺不能喻其万一矣。爰有一四天下，南赡部洲，中华民国，省府县界居住，奉佛修因荐亡生莲信士某某，伏为某某，生于某年月日时，享年几十几岁。于年月日时，忽尔神逝。痛念身捐尘世，神游幽冥。未了一心，难出六道。欲仗佛力，导神识以往生极乐。故来本寺，乞说戒以先净根身。由是恭秉佛敕，建坛作法。奉请娑婆教主释迦世尊，极乐导师阿弥陀佛，佛说梵网菩萨戒经，幽冥教主地藏菩萨，现坐道场观音大士，十方三世无尽三宝，临坛证盟，垂慈

加被。俾无作妙善戒法，从彼顶门，流入身心。成就法器，绍隆佛种。因兹先令归依三宝，反邪归正。次令忏悔业障，清净根身。次令发四宏誓，上求下化。然后为说三聚净戒，令其身口意业，有所依凭。从兹断恶修善，自利利他。若能自强不息，何难破五住而出二死，满四宏而证三德矣。须知娑婆浊恶，触缘障道。极乐清净，睹境明心。以此受戒无上功德，回向往生极乐世界。三心圆发，十念称名。定蒙弥陀亲接，圣众偕迎。一弹指顷，即生彼国。托质莲胎，永离众苦。闻法受记，顿证无生。然后乘本愿轮，回入娑婆。圆应群机，现随类逐形之身。遍就诸缘，阐即心自性之法。普令法界众生，共入弥陀愿海。可谓最上佛子，真大丈夫矣。作法既竟，用给牒文。仗此功德，即生净土。

示陈生

（寄居普陀化雨学堂，其父为本堂教习）

孟子以君子三乐，过于王天下。其三则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可见教育英才，其事甚大，其任甚重，其关系甚非浅鲜。良由英才得其教育，则可以继往圣，开来学，治国安邦，淑世善民。

失其教育，上焉者则无所范围，不能超群拔萃，作一碌碌庸人。下焉者则朋奸比匪，为非作恶，或陷身于乱臣贼子之列，而不自知也。不慧少不努力，老无所成。上负父师教育之心，下失教育英才之乐。唯愿天下英才皆得教育，同享此乐之心，未尝一日忘也。子相貌出众，聪明过人，若肯发愤为学，将来必定大有成就，不可度量。恐以好游，虚度时光。致令拂云干霄之材，反等拱把寻尺之料矣。昨所说诗，恐子未能记忆，今录以示子。庶可助其发愤为学之心，以作顶天履地，举世无双之士矣。诗曰，年少青春似过驹，窗前事业竟何如。欲为天下无双士，须读人间万卷书。雨露难滋枯根草，风雷但化有鳞鱼。相如不愤题桥志，焉得高乘驷马车。又曰，三尺龙泉万卷书，老天生我意何如。山东宰相山西将，彼丈夫兮我丈夫。古人此二诗，其劝励英才之心，可谓亲切恳到至极无加矣。祈熟读而深思之，则幸甚幸甚。

示净土法门及对治瞋恚等义

如来出世，原为令诸众生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直下成佛而已。但以众生根性不等，以故如来曲顺机宜，为说一切大小权实，偏圆顿渐等

法。法虽种种不一，皆为成熟众生善根，令其究竟成佛耳。然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岂易言哉。若非宿种今熟，及法身示现二种人。纵有修持，亦非即生，及一生二生所能顿了。根机钝者，则久经长劫，尚难了脱，以其唯仗自力故也。如来悯念众生自力了脱之难，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净土法门。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。虽五逆十恶，将堕阿鼻地狱之极重罪人，尚得往生。况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善人乎。况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之佛弟子乎。净土法门，三根普被。正接上上根器，旁引中下之流。愚人每每辟为浅近小乘，总因未阅大乘经论，未亲具眼通人。以己颠倒执著之心，测度如来原始要终之道。如盲睹日，如聋听雷。彼固不见不闻，宜其妄相评论也。须知信愿念佛一法，乃如来普度众生，彻底悲心之所宣说。唯观音势至，文殊普贤等菩萨，能究竟担荷。彼见愚夫愚妇，皆能念佛，便目之为浅近小乘。是何异见小星悬空而小天，小虫行陆而小地耶。若于此法，能生信向，即是多劫深种善根。若能以深信愿持佛名号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则即凡夫心，成如来藏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现在与佛气分相接，临终有

不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者乎。其摄心念佛，并随分修持，随缘化导等法，及禅宗净宗之所以然，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，详示印光文钞中。祈息心详阅，则自知之，此不备书。

修行之要，在于对治烦恼习气。习气少一分，即工夫进一分。有修行愈力，习气愈发者。乃只知依事相修持，不知反照回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。当于平时，预为提防。则遇境逢缘，自可不发。倘平时识得我此身心，全属幻妄。求一我之实体实性，了不可得。既无有我，何有因境因人，而生烦恼之事。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。如不能谛了我空，当依如来所示五停心观，而为对治（五停心者，以此五法，调停其心，令心安住，不随境转也）。所谓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瞋众生慈悲观，多散众生数息观，愚痴众生因缘观，多障众生念佛观。贪者，见境而心起爱乐之谓。欲界众生，皆由淫欲而生，淫欲由爱而生。若能将自身他身，从外至内，一一谛观。则但见垢汗涕唾，发毛爪齿，骨肉脓血，大小便利。臭同死尸，污如圜厕。谁于此物，而生贪爱。贪爱既息，则心地清净。以清净心，念佛名号。如甘受和，如白受彩。以因地心，契果地觉。事半功

倍，利益难思。瞋者，见境而心起忿憎之谓。富贵之人，每多瞋恚。以诸凡如意，需使有人。稍一违忤，即生瞋怒，轻则恶言横加，重则鞭杖直扑。唯取自己快意，不顾他人伤心。又瞋心一起，于人无益，于己有损。轻亦心意烦躁，重则肝目受伤。须令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，则疾病消灭，福寿增崇矣。昔阿耆达王，一生奉佛，坚持五戒。临终因侍人持拂驱蝇，久之昏倦，致拂堕其面。心生瞋恨，随即命终。因此一念，遂受蟒身。以宿福力，尚知其因。乃求沙门，为说归戒。即脱蟒身，生于天上。是知瞋习，其害最大。华严经云，一念瞋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古德云，瞋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，欲学菩提道，忍辱护瞋心。如来令多瞋众生作慈悲观者，以一切众生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既是过去父母，则当念宿世生育恩德，愧莫能酬。岂以小不如意，便怀愤怒乎。既是未来诸佛，当必广度众生。倘我生死不了，尚望彼来度脱。岂但小不如意，不生瞋恚。即丧身失命，亦只生欢喜，不生瞋恨。所以菩萨舍头目髓脑时，皆于求者，作善知识想，作恩人想，作成就我无上菩提道想。观华严十回向品自知。又吾人一念心性，与佛无二。只因迷背本心，

坚执我见。则一切诸缘，皆为对待。如射侯既立，则众矢咸集矣。倘能知我心原是佛心，佛心空无所有。犹如虚空，森罗万象，无不包括。亦如大海，百川众流，无不纳受。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，不以盖擎自为其德。我若因小拂逆，便生瞋恚。岂非自小其量，自丧其德。虽具佛心理体，其起心动念，全属凡情用事。认妄为真，将奴作主。如是思之，甚可惭愧。若于平时，常作是想。则心量广大，无所不容。物我同观，不见彼此。逆来尚能顺受，况小不如意，便生瞋恚乎哉。愚痴者，非谓全无知识也。乃指世人于善恶境缘，不知皆是宿业所招，现行所感。妄谓无有因果报应，及前生后世等。一切众生，无有慧目。不是执断，便是执常。执断者，谓人受父母之气而生，未生之前，本无有物。及其已死，则形既朽灭，魂亦飘散。有何前生，及与后世。此方拘墟之儒，多作此说。执常者，谓人常为人，畜常为畜。不知业由心造，形随心转。古有极毒之人，现身变蛇。极暴之人，现身变虎。当其业力猛厉，尚能变其形体。况死后生前，识随业牵之转变乎。是以佛说十二因缘，乃贯三世而论。前因必感后果，后果必有前因。善恶之报，祸福之临。乃属自作自

受，非自天降，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。生死循环，无有穷极，欲复本心以了生死者，舍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可得也。贪瞋痴三，为生死根本。信愿行三，为了生死妙法。欲舍彼三，须修此三。此三得力，彼三自灭矣。数息一观，可不必用。以当念佛时，摄耳谛听。其摄心与数息相似，其力用与数息天殊也。念佛一观，但看印光文钞，及净土著述，自知。问，若如所云，即丧身失命，亦只生欢喜，不生瞋恨。设有恶人，欲来害己，将不与计较，任彼杀戮乎。答，凡修行人，有凡夫人，有已证法身之菩萨人。又有以维持世道为主者，有以唯了自心为主者。若唯了自心，及已证法身之菩萨，则如所云。以物我同观，生死一如故也。若凡夫人，又欲维持世道。则居心固当如菩萨深慈大悲，无所不容。处事犹须依世间常理，或行捍御而摄伏之，或以仁慈而感化之。事非一概，其心断断不可有毒恚而结怨恨耳。前文所示，乃令人设此假想，以消灭瞋恚习气。此观若熟，瞋习自灭。纵遇实能害身之境，亦能心地坦然，作大布施。仗此功德，即生净土。较彼互相杀戮，长劫偿报者，岂不天地悬隔耶。

昭文古会杀生致祭辩讹

（即安徽黟县祭昭明太子之会）

世俗迷惑，以恶为善，以造业为修福者，多多也。其最惨目伤心者，莫过于做会祭神。富家大户，必杀大生以祭。一以冀得多福，一以彰其富有。即贫家小户，亦必杀鸡杀鸭，以期神常保护，令其福寿增延，诸凡如意也。不知天地以好生为德，神为天地主宰诸事，岂其心与天地相反，而为己一享其祭，令无数生命，同受刀砧之苦。是尚得谓之为聪明正直，赏善罚恶之正神乎。其原由于贪馋之愚夫，特借祭神之名，大杀特杀，以期悦己口腹。遂相习成风，而不知其为造大恶业。谓为祭神，神其食之乎。况既名为神，必秉聪明正直之德。当以作善作恶，为降福降殃之准。岂杀生祭我，即作恶者亦降福。不杀生祭我，即作善者亦降祸乎。若是则其神之心行，与市井无赖小人无异，何以称其为聪明正直之神乎。既为聪明正直之神，决不为此妖魔鬼怪，不依道德仁义之事。况深入佛法，彻悟自性，受佛大戒，毕世蔬食之昭明太子乎。按太子姓萧，名统，字德施，梁武帝长子也。生而聪睿，仁恕恭俭。笃信

佛法，力修净业。遍览众经，深达谛理。受菩萨戒，居常蔬食。于宫内别立慧义殿，招引名僧讲论玄奥。夫武帝尚且多年蔬食，祭先则以面为牺牲。太子所悟所证，超过武帝奚啻十倍。实为古今居士中不多见之人。其事迹语言，载梁书，及广弘明集，并居士传。岂有生而如此持戒仁慈，死而即为贪图肉食之神。人若杀生以祭，即便降福，否则即便降祸之理乎。良以世人只知食肉为美，遂以自己贪图臭秽腥臊之见，谓神亦如是，从兹彼此相效，不知其非。譬如蛆虫食粪，意谓天仙亦当贪此美味，而常欲奉之以冀锡其福庆也。彼受杀之生，多多皆是宿世杀生祭神冀己食肉之人，以偿当日杀生之报者。而一班愚人，一闻杀生祭神，便欢喜踊跃，以为作福。而不知将来变作此等生命，被人杀时，有口不能言，无法得免脱矣。况以深入佛法，受佛大戒，毕生蔬食之出格高人，平白诬以贪图肉食，且杀无数生命以祭之。其逆天悖理，诬圣蔑贤之罪，愈当生生世世，永为此等被杀之物，岂不大可哀哉。安徽黟县卢智睿居士，悯彼本乡杀生祭神之惨，深恐无知愚人，由杀生故，将来自受其报。祈予发明真理，以开导之。俾明理之君子，共扇慈风，挽回劫运。

庶得一切含生，悉皆优游生长，各尽天年于天地之间也。因叙其所以，冀彼深知其非而力改之。以作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之基址云。杀生祭神之非既知，则杀生祭先养亲宴客自奉之非，可以不言而喻矣。若能嘉纳，其利益唯佛能知，祈深思之。

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颂

真如佛性，含识共有，奈因不知，迷头狂走。故我世尊，示生世间，普令众生，各悟性天。由机不一，致教不同，爰开律教，禅密净宗。余悉自力，净兼佛力，现生了脱，实为第一。大哉法门，彻上彻下，等觉逆恶，同趋并驾。法流东土，肇启庐山，千数百年，遍界宏传。出家四众，在家四民，获往生者，多难具云。近来世运，愈趋愈坏，欲挽狂澜，非佛莫赖。诸大居士，极力提倡，特创新林，矗立沪上。诸宗咸宏，注重净土，法法圆通，绳其祖武。光本庸僧，无力宏法，仰兹芳踪，心甚悦洽。摭我愚诚，是祝是颂，横遍竖穷，则效无竟。

募刻华严经普回向颂

大哉华严经，为诸经之王。法门与功德，二俱不可量。如来成正觉，直说所证法。预此法会者，唯法身菩萨。二乘虽在座，不见亦不闻。何况诸凡夫，而得预闻熏。佛以大慈悲，摄浅于最深。末后归宗处，令覲弥陀尊。唯此奇特法，凡圣俱遵行。圆摄于等觉，及六道群萌。末世人根钝，断惑甚为难。信愿念佛者，决定登九莲。此经功德力，犹如摩尼珠。随意雨众宝，悉与愿相符。助刻诸善信，各各愿不同。荐亲与祈福，无不获感通。求子即得子，求寿即得寿。宿障咸消灭，所作皆如意。譬如阳春到，草木悉发荣。亦如杲日出，诸事藉以成。纵求世间福，终作出世因。如病遇仙丹，直下便成真。愿诸施资者，所愿皆具得。迨至舍报日，同生极乐国。面见阿弥陀，蒙佛亲受记。法忍证无生，作佛所作事。欲诠功德力，历劫难赞扬。有能信受者，同证无量光。

题憨山大师六咏手卷

（契真系李国松法名）

憨山大师，大权示现。宏法功深，忌者诬陷。谪戍广州，以御祸乱。幸有大吏，另目相看。宏法曹溪，慧命续断。相机说法，巨弊消散。护国安民，功高文宪。没后肉身，不坏不变。粤赣相争，归曹溪畔。六祖七祖，彰诸时谚。增辉佛日，为法城堦。著述宏博，日月光灿。大藏流通，惜只少半。遗佚者多，时或出现。六咏妙偈，笔法遒健。文义超妙，愈读愈焕。三百余年，幸无残欠。佛子契真，得诸沪店。欲表鸿猷，特作手卷。祈光题词，以彰法范。遂为略述大纲，以期后哲闻见。

题心佛阁

（江苏钱养元居士，以心佛阁等三目求题。然初未谋面，诚恐执理废事，错认消息，邪正混乱。因漫为三歌，冀彼抉膜除翳，邪正分明，理事圆融耳。至于声韵法律，非吾所知，祈于文字语言之外观之，则幸甚。）

生佛平等只此心，迷悟不同致升沉。欲复本

具真如性，须事圆证大觉尊。虔诚礼敬罪业灭，
恳切忆念佛慧深。一朝惑尽常光现，照彻天地与
古今。

题明心见性之斋

宴晦清斋竭力参，参透父母未生前。四大五
蕴俱脱落，六根七情咸消蠲。烦惑净尽波澄海，
真常显露日丽天。识心达本能如此，不负当人字
养元。

题仙佛合宗处

仙佛殊宗作么合，一唯究心一固壳。长生到
底有终尽，无生毕竟无灭没。若谓三教是一家，
一家尊卑实彰灼。纵同个人一身躯，岂可混乱头
与脚。须知生佛平等心，百千异道未彻觉。我佛
释迦大觉尊，圆证此心独超卓。复愍法界诸众生，
迷背此心同演若。随机广演众法门，多方解黏而
去缚。或禅或教或律仪，毕竟总为者一著。若能
当念离能所，月朗中天水归壑。倘或根钝机未熟，
当以净土为依托。如来彻底大悲心，深恐中下永
轮落。说此不可思议法，直同阿伽陀妙药。生信
发愿持佛名，唯求临终生极乐。如子忆母无间断，

感应道交难测度。蒙佛接引得往生，永谢生死苦海恶。见佛闻法悟无生，圆明五眼绝翳膜。承佛慈力己愿轮，回入娑婆度五浊。普令无尽诸含识，复本心源俱成佛。此是超格大丈夫，自利利他真作略。一法普摄一切法，约即是博博即约。佛法广大无边际，世间毫善皆包括。唯有长生炼丹法，绝无一言教人学。试观天觉护法论，批判直截词理廓。岂是儒者偏佞佛，唯善是崇无适莫。仙佛合宗一部书，邪人毁佛妄穿凿。曲引佛法证丹法，鸩毒甘露贮一钵。慧命魔经亦如是，阅之令人正眼瞳。斯等尚非老子徒，道德体统全剥削。况复如来最上乘，何能解了生恭恪。妄以己意巧诬谤，盲引盲众赴火镬。安得常有大力人，普为斯世振木铎。令出邪途归觉路，各各身心得解脱。若谓吾言不足听，一任升天并化鹤。君看世间有智人，谁用摩尼弹黄雀。往劫若种真善根，决不负此一络索。把手相牵行不得，肯否凭君自斟酌。

为梨园会首某上堂

三界原来一戏场，诸人及早返家乡。莫待锣鼓齐休歇，归路不知枉著忙。法无定相，遇缘即宗。山僧杆木随身，不妨逢场作戏。应彼来机，

令其就路还家。须知吾人现前一念见闻觉知之性，与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常住寂灭之性，无二无别。但以迷心逐境，背觉合尘。致使轮回六道，了无出期。由善业而暂升人天。随恶业而永堕三途。镬汤炉炭，驴胎马腹。万苦备膺，一灵永昧。认六道业报之身，为自己本命元辰。仗亘古亘今不迁不变之佛性，受头出头没忽升忽坠之苦荼。镜花水月，了无实相。不异当场演剧，生旦净丑，君臣佐使迭更。而主人翁本来面目，毫无改变。惜乎众生当场即迷，以幻为真。弃背本有，枉受轮回。诸佛菩萨愍之，以不思議如幻三昧游戏神通，示生世间。与彼同事，应机说法。唱还乡之曲，指归元之路。令其悉皆了境明心，背尘合觉。亲见本来面目，彻证真常佛性。又恐劣机，未能顿出尘劳。若一受生，难免仍旧汨没。遂即大开方便，令其往生西方。则出离戏场，归家安坐。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虽然，因斋庆赞一句，作么生道。（卓杖云）咦，逢斋若会吃饭人，堪现神通游戏身。

大云月刊出版祝词

炎炎火宅，其焰甚炽，加以邪说，助其威势。

拨无因果，各谋自利，同室操戈，了无顾忌。悲哉同胞，无所覆庇，虽欲出离，不知去处。爰有开士，特发宏誓，提倡佛法，以行救济。譬如大云，降注大雨，使彼烈焰，直下顿止。因果循环，备明其理，示利人者，正属利己。俾知自心，与佛同体，一切众生，皆宿父母。各宜扶持，如兄如弟，争竞消灭，礼让兴起。进修净业，普扇莲风，生入圣域，没登佛封。唯冀此报，遍界流通，庶几所祝，适得其宗。

东瀛佛教会来山欢迎词

如来大法，弥纶法界，三乘六凡，罔不攸赖。在佛本意，普令成佛，由机不一，对病发药。大小权实，偏圆顿渐，宗教律密，各适其便。如城四门，门门可入，就路还家，庶省心力。瓶盘钁钏，原是一金，百千法门，不离自心。证自心者，名曰成佛，得无所得，圆满三觉。然此诸法，皆须自力，业尽情空，方获实益。根机利者，现生即得，若或钝劣，历劫莫克。由是如来，特垂慈愍，开净土门，普施救拯。无论上圣，及与下凡，悉令现生，登九品莲。法虽无量，此五摄尽，求其稳妥，唯净最胜。以果地觉，为因地心，因果

该彻，妙无等伦。由是经论，无不宏赞，荷法道者，普令刻办。大法东来，近二千年，律教禅密，遍界宏传。净土一宗，肇始庐山，迄至于今，蔚乎盛焉。日本一国，虽在东偏，山水钟毓，代有高贤。溯自东晋，法传彼土，此后来学，不胜屈指。三教五宗，东林南山，金刚秘密，悉由此传。古德著述，多为保存，俾彼各国，求法得门。因是之故，人才益充，封疆虽小，全球称雄。去年佛会，邀此观光，接待优盛，馈赠辉煌。今兹来山，愧无珍物，有读嘉宾，莫攄私臆。幸有新书，名观音颂，聊表衷曲，以为馈赠。大士慈恩，遍周法界，浅草一事，曷胜感戴。唯愿诸公，悉本佛慈，辅君宏法，唯仁是施。凡属国民，一体同观，勿分畛域，稍有私偏。人既沐恩，天自眷德，降祥获福，永久弗忒。富者赠财，仁者赠言，愧无二实，但贡空谈。注重势利，历劫相刑，注重道义，菩提斯成。空谈不空，法道流通，各国则效，令名无穷。

李母黄太夫人墓志铭

语云，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。以天下乃合众一家而成，使家家夫妇，皆知道义，及与因果，

敦本重伦，躬行不渝。则所生子女，习见习闻，如水入器，如金就型，其性情自成贤善。必不至暴戾恣睢，以恶为能也。然人之贤否，资于母者，比父为多。以胎时稟气，幼时观感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故朱子著小学。开章即明胎教。而文武周公孔孟，皆资贤母而为成德达才作圣之本。是知女子相夫教子之权，实不亚于男子行政治民之道。而世之昧者，倒行逆施，不令于此致力，而令参政服官。是何异执刀于刃，能不立见截手乎。李元贤身居商界，有儒者风，笃信佛法，敦行孝友，乐善好施，印送善书。光意其家庭教育，必有大过人者，今寄其母氏行述，祈为作墓志铭，方知所见不谬。按述，夫人姓黄氏，永春水磨乡人。幼娴姆训，性仁孝慈和，深谙世务。年廿六，归李公继如。如公少孤，家贫，伶仃子立。夫人乐天知命，勤纺织以持家，俾如公安心经营，不怀内顾之忧，以成业起家。每数年一归，夫妇相敬如宾。初无子，遂育义子元春，视之若己出。后生元贤，及女琴娘，一视同仁，了无所谓亲疏也。及二子成立，家颇丰裕，夫人勤俭温和犹昔。如公顾而乐之，谓二子曰，吾家之得有今日，皆汝母克勤克俭，战兢以持之所致也。清光绪末，如

公归而筑室，地方土痞，知其富而欲啖也，遂讼于官。凡鸠工庀材，度支会计，皆夫人亲经理之。由夫人平时救难济贫，矜孤恤寡，修桥补路，振兴公益，为乡里所感佩。于是凡善人君子，咸欲救援，土痞惧众怒之难犯也，遂寝其事，可以知夫人之德之才之识矣。及如公没，夫人即持斋念佛，课诸孙读书。琴娘早寡，家贫，迎养于家，谕以守节抚孤，及诵经念佛等大义，母女相辅修持以为常。晚年，孙曾绕膝，元贤又能继其父业，夫人益兢兢焉戒满持谦，不许家人骄奢，及以杀生。凡出，必携金钱，以期遇贫穷者而周济之，其乐善好施，出于天性。所办善举甚多，姑举一二。邑之东关桥，为一邑要道，毁于风灾，值世道荒乱，无过问者。夫人经其地，怒焉伤之，立命元贤克期修复，费钜金不少吝。桥成，邑人士为悬匾联颂美焉。元贤经商星洲，民国十年，以地方不靖，奉母南渡，星洲华侨，拟办华侨医院，夫人捐万金为倡，后以费钜未果，夫人命移其款以办本邑平糶，及与学校。尝恐二子不喻其意，谓曰，吾岂不愿家富，而屡以钜款作义务者，乃为汝等却祸而积德耳，当善体吾意。至十二年癸亥，五月十九日申时，没于星洲寓所。距生于咸

丰九年己未，十月初二日戌时，享寿六十有五。兹于十六年月日，与继如公合葬于本邑之大鹏山。子二，女一，孙八，女孙五，曾孙五。噫，若夫人者，可谓镇坤维而辅乾纲，师女流而型闺阃，克尽母道，无忝所生矣。使世之为母者皆如夫人，何至同室操戈，互相诛戮，俾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，兼致种种天灾，常常见告乎。吾常曰，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又曰，教子为治平之本，而教女更为切要。盖以世少贤人，由于世少贤母。有贤女，则有贤妻贤母矣。有贤妻贤母，而其夫与子之不为贤人者，盖亦鲜矣。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，当致力于此焉。铭曰，猗欤李母，赋性淑贤，仁孝慈和，本自先天。相夫教子，各适其宜，福由德大，祸以仁离。救急济贫，矜孤恤寡，凡有义举，无不喜舍。造桥利人，钜费不吝，医院未立，款移周窘。知富招祸，热心义务，积德贻谋，永久弗替。笃信佛法，修持唯谨，母女同心，仪型闺阃。资此功德，求生净土，佛以诚感，得蒙迎取。维兹贤母，女中之英，母咸如是，世自太平。感世竞争，益景懿范，爰书大端，以为世鉴。

潘对鳧居士望七大庆颂

猗欤居士，乘大愿轮，示此浊世，现宰官身。小试鸣琴，仁风载道，及乎退休，修持益奥。推恩贫困，普施资粮，特兴净居，复古道场。戒杀放生，劝导维勤，念兹劫运，非此莫援。寿高望七，健愈耆年，心心弥陀，常住不迁。为如来使，辅弼法王，普引同人，共登乐邦。

王欣甫居士懿行颂

於穆王公，宿植德本，赋性纯笃，制行唯谨。孝以奉亲，慈以睦族，化被闾阎，俗转淳淑。居官行政，唯务利民，所治七邑，群颂至仁。凡所折狱，不须繁词，实理实情，俱得其宜。上官倚重，下民感戴，有清末叶，循声无再。但以率真，不事攀援，致令职分，终止县官。期尽天职，无意名闻，只此一事，足征素心。知命赋归，企尽孝养，兴学敦本，为世模仿。及至晚年，阅历愈深，笃修净业，冀出苦轮。迨及临终，果符宿愿，得生西方，顶暖可验。睹公之像，读公行状，实为斯世，最上榜样。爰取大义，述为颂文，以期懿范，仪型后昆。

王母蒋太夫人西归颂

缅维王母，懿德堪钦，慈祥恺悌，乡国悉闻。上法二妃，及与三太，子孙贤善，母仪是赖。长子名震，孝慈第一，凡有善举，悉皆辅弼。昔见其子，即知其母，以无是母，焉有是子。笃修世善，深信佛乘，母子同心，念佛求生。年逾八旬，身心强健，忆佛念佛，不杂不乱。及至临终，正念分明，吉祥而逝，随佛西行。莲登九品，地证不退，留此懿范，永锡尔类。

蕴空张夫人西归颂

（本名蕴宣法名蕴空）

五蕴宣时，当体即空，了此意义，惑业消融。赋性仁爱，民物是矜，慈悲喜舍，俱有分程。即俗修真，居尘学道，圆发三心，专持佛号。精诚既至，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忍界横超。顾命子媳，勸以常念，自利利他，于此可见。奉劝见闻，同发信心，庶于现世，各证妙因。

王母杨太夫人懿行颂

（云南王九龄之母，性情静定不执著。一居

士云，夫人前生，殆参禅悟而未证者。）

众生心性，与佛同俦，迷悟向背，各有其由。懿哉王母，宿根甚深，孝友慈善，厚德法坤。其貌如山，其性若石，决疑断计，人莫测识。虽未读书，心与道契，偶形言说，咸属要义。苦乐好恶，险夷顺逆，平等一视，镇静之力。察果验因，宿事禅门，悟而未证，此语颇真。大众受苦，我岂独乐，升沉任缘，的是禅著（九龄劝母念佛求生西方，母云，大众受苦，我岂独乐，我但升沉任缘而已）。唯知自力，不知佛力，致于净土，殊失钜益。子既深信，代亲修持，当承佛慈，托质莲池。一登净域，彻证唯心，庶可乘愿，普度群伦。

龚圆常夫人写经瑞应颂

蒯若木居士夫人龚圆常，长斋奉佛，修持唯谨。民国五年，特刺臂血，写弥陀，地藏，大悲，往生等经咒，以祈消除宿业，临终往生。至圆满日夜半时，卧而未寐，忽见脚际床外，现一圆光，其大如盘，明逾电光，经一小时多方隐。既见此瑞，益加精进，过数年，念佛而逝。若木适检所写血经，以为此事可以开发信心，因绘图征文，

特寄一分于光，乃为颂曰。

卓哉龚夫人，宿植大善根，志欲振坤维，示生在名门。赋性孝友慈，姆训素所娴，事亲奉舅姑，内外无闲言。相夫教子女，一一悉合礼，困亨无戚欣，知命故能尔。及至闻佛法，致力反闻闻，欲证圆常实，书经续圆音。提起无情刀，刺出臂中血，即使凡夫血，全作善逝说。凡圣原不二，经血浑无别，由其契真智，性光遂露泄。性光圆且常，何得小而促，须知具无明，莫能全体覩。仗此修持力，回向生净土，临终蒙佛接，托质宝莲里。见佛证无生，修普贤行愿，智断究竟时，性光方全现。蒯君惜世人，多多未觉悟，藉此瑞应图，引入如来地。

金刚经劝持发隐

十法界凡圣生佛，虽则高下不同，苦乐迥异。而其心之本体，咸皆寂照常恒，不生不灭，灵明精妙，无变无迁。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者，此也。须知此心，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。而因果修证凡圣生佛，悉依此心而得建立。良以体虽不变，用常随缘，随悟净缘，则成四圣法界，随迷染缘，则成六凡法界。

纵悟净至极，圆满菩提，安住寂光，迷染至极，永堕阿鼻，受诸极苦，其根身器界，固已天渊悬殊，而心之本体，悉皆了无增损于其间也。果知此义，谁肯以可以作佛，具足法乐之心，枉令永作受生死轮回之苦众生耶。金刚经者，一切诸佛，彻证即心自性之妙法，一切众生，究竟超凡入圣之捷径也。故曰一切诸佛，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华严经云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执著，而不证得，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，无师智，无碍智，则得现前。是以此经，屡以住法著相为戒，以住法著相，纵有修习，总不出妄想执著之外，既全体在妄想执著中，又何由令如来智慧彻底显现耶。以故令发菩提心者，发心度脱一切众生，令入无余涅槃，而灭度之，而复不见一众生得灭度者。以无余涅槃，众生心本自具，但以迷真逐妄，遂成烦恼业苦，初非有失。既经指示，则返妄归真，即烦恼业苦，复成无余涅槃，今岂有得。约智名如来智慧，约理名无余涅槃，名虽异而体原一耳。由其心住实相，不住幻相，故内不见我为能度，则无我相，外不见人及众生为所度，则无人及众生相，中不见所得之无余涅槃，则无寿者相。四

相既无，三轮体空，故得万行云兴，一法不著，所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等也。布施，为六度万行之首，举其首而例其余，佛语善巧，不须繁词。如是则波腾行海，云布慈天，不矜不伐，行所无事，则上契如来果觉，下契即心自性，故得受持四三二一句者，其功德等彼十方虚空也。世人不知在离相无住处著眼，遂谓此经破相，不知此经，乃示人广行六度万行，上求下化，兴无缘慈，运同体悲之无上妙相也。须知佛法真利益，必由不著无住而得，欲不著无住，非竭诚尽敬不可，竭诚尽敬，乃修习佛法成始成终之要道也。真达大师，欲令受持者咸发欢喜诚敬之心，乃请汪鸿藻居士楷书，刊印流通，并附功德颂于后，以期受持者，悉得前人所得焉。

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发隐

观世音菩萨，誓愿宏深，慈悲广大，虽已成等正觉，而复示作菩萨。虽则示作菩萨，而复于十方法界，普现色身，寻声救苦，度脱众生。十法界身，无身不现，令彼一切称名致敬之众生，现在离所受之幻苦，将来得成佛之真乐。于此娑婆世界，因缘最为甚深。故普门品无尽意菩萨，

既闻观音得名之因缘，复问游此世界方便说法之事，佛遂略说三十二应身，以明其概。三十二应身者，于十法界之四圣法界中，略举佛，辟支佛（即缘觉），声闻等三法界身（菩萨乃其本位，故不说）。于六凡法界中，天则略举梵王，帝释，自在天，大自在天，天大将军，毗沙门等六身而已。人则小王，长者，居士，宰官，婆罗门，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。长者，居士，宰官，婆罗门妇女，童男，童女，十五身而已。于八部中，天已前列，此则不计，则有龙，夜叉，乾闥婆，阿修罗，迦楼罗，紧那罗，摩睺罗伽，又有执金刚神。此八种身，修罗一种，系修罗法界，余则或属于天，或属于畜，或属于鬼。六凡法界，唯少地狱一法界耳，但是语略，非菩萨不于此处现身救苦也。须知三十二应，不过略举大概，以例其余，若详说者，数岂有尽。菩萨兴无缘慈，运同体悲，随机应现，神变无方，能以意会，则妙义全彰。若拘拘然执迹而论，则失菩萨不动真际，现诸威仪，了无计虑，无适不当，如一月普印千江，千江悉现全月，一春普育万卉，万卉各具春光之妙矣。然菩萨所现，尚不止唯有情身，若夫山河城池，楼台屋宇，桥梁道路，树

林禾稼。随彼机缘，亦皆示现。怡山所谓疾疫世而现为药草，饥馑时而化作稻粱，足征菩萨慈悲之心矣。广州番禺高塘珠冈寺，宗禅大师，念菩萨恩德，广大周摅，因修一阁，以奉圣像。中供观音本像，两旁供三十二应像。而本愿居士等三十二人，各随己力，出资以助，其功德不可思议。窃念过去劫中，一女人修佛塔，三十二人相助令成，后同生三十三天，倡首者为帝释，辅助者作四方八天之天王。宗禅大师，本愿居士等，不求人天福报，但愿倡者，助者，及现在未来之瞻礼供养者，同得现生慧朗福崇，优入圣贤之域，临终情空业尽，直登极乐之邦，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，回入娑婆，度脱众生而已。又祈雨顺风调，民康物阜，兵戈息而天下太平，礼让兴而风俗淳美。爰为发其隐义云。

嘉言录题词

净土大法门，其大无有外，如天以普覆，似地以普载。等觉欲成佛，尚复作依赖，逆恶将堕狱，十念登莲界。普被九界机，咸皆勤顶戴，畅佛度生心，唯一了无再。我以宿业力，曾作一阐提，效法韩欧等，其愚莫能医。幸得病数年，时

复深长思，古今众圣贤，岂皆无所知。彼既悉尊奉，我何敢毁訾，虽圣有不知，韩欧焉足师。因兹皈依佛，剃发而披缁，自谅宿业深，宗教非所宜。唯有仗佛力，或可副所期，专心修净业，庶得预莲池。近十余年来，人或谬见问，所答亦以此，不敢稍越分。海盐徐蔚如，以其切而近，再三于京沪，为之付排印。语言虽朴质，人皆不见愠，遗迹而究益，多有生正信。圆净李居士，宿根深复深，注释诸经论，阐明如来心。继以费精神，衰病每相侵，舍博而守约，立志追东林。又欲利初机，作修持规箴，节录文钞语，分类以编纆。并自出净资，印施诸有缘，冀使一切人，勉力希圣贤。敦伦而尽分，各完己性天，众善悉奉行，诸恶尽销蠲。信愿勤念佛，求登九品莲，临终佛来接，有若月印川。直下往西方，永出生死渊，见佛悟无生，渐致福慧圆。因请为著语，以期广流传，俚言入雅目，徒招诮且怜。赧颜贡愚诚，祈各自审焉，若未超等觉，且预回向员。

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集解题词

众生本性，爰无生灭，由迷背故，轮转永劫。
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出离莫得。五

道轮转，了无止期，有如车轮，上下旋移。佛出世间，发明所以，因背觉故，轮转不已。欲得止息，须识因果，力修定慧，灭除人我。人我情空，见思惑尽，方于三界，永离生衅。然此事理，虽极胜妙，唯上上根，方可亲到。倘或钝劣，莫道现生，或千万生，亦难有成。罪福报应，佛已彰显，三途固恶，人天亦险。以由有福，多为祸基，所得善报，为恶前驱。世尊大慈，特为妥虑，爰开净土，普令得度。若生深信，及发切愿，虔持佛号，即生事办。此经略说，五道轮转，罪福报应，因果俱阐。由读此经，知生死苦，欲了生死，当修净土。王君约之，具大悲心，推阐理事，若指掌纹。在近世中，疏解佛经，如此明达，实莫与京。悯世沉迷，拨无因果，弱肉强食，竞争人我。致使斯民，如堕水火，益热益深，其何以可。特宏此经，详释其义，如聚众盲，令其明视。亦如明镜，普照万象，形分妍媸，像无二样。知因在我，自慎所行，改恶迁善，冀获休征。息竞争风，敦行仁让，俗转淳朴，唯道是尚。王君功德，实难思议，印施利益，永久弗替。共挽狂澜，依正道流，庶几同伦，其乐悠悠。但释经义，未诠净业，引而不发，是谓善说。恐诸阅者，未悟此

义，爰为指明，令知出路。如来所说，一切教典，见思不尽，生死莫免。唯有净土，专仗佛力，如子幼稚，赖母抚育。如度大海，须仗舟船，直登彼岸，身心坦然。若昧此义，欲自浮沔，不但吃力，且有溺忧。奉劝阅者，深信因果，回此精力，求生净土。敦行孝友，恪尽己分，以身率物，感化远近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。能如是者，名真佛子，生预圣流，没生佛土。佛法广大，普荫人天，唯兹净土，摄机周全。等觉大圣，逆恶小凡，平等摄受，令登九莲。知娑婆界，五道轮转，知极乐国，九品安坦。善缘悉备，恶缘悉殄，除非痴人，谁不自勉。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，忍证无生，位邻极圣。欲复本性，唯此为要，舍此别修，无人能到。

泥金绘像普门品颂

大哉观世音，彻证法界藏，乘大悲愿力，普现诸色相。寻声以救苦，随感而遍应，如月到中天，万川悉印映。良由众生心，与菩萨无二，因其背觉故，遂致成隔异。既遇诸灾难，仰冀垂救援，即此一念心，便契真觉源。以故一起念，念于菩萨名，遂于当念中，蒙救离灾刑。世尊在灵

鹫，广宣法华经，无尽意菩萨，以名敬致征。世尊遂略说，现身救苦事，大地举一尘，略示少分义。由是诸众生，得有所怙恃，如天地覆载，如父母抚育。昔有一善士，欲广菩萨慈，泥金书普门，兼绘救苦仪。年代已久远，幸得常保守，故致吴蜨卿，亲获谨承受。欲启世正信，因祈为著语，愿令法界众，同证实相理。乃忘其固陋，略表诸因缘，庶几见闻者，登第一义天。

附录

南五台山圆光寺观音菩萨示迹之记

（山去陕西省城七十里）

示迹之记，文词典雅，叙事精详。惜于菩萨不思议无作妙力，殊欠发挥。（量）不揣固陋，勉述一赞，以冠于首。俾事理交融，体用咸彰。生之所以能感，圣之所以能应，俱在斯焉。以企后之览者，发菩提心，见贤思齐。以观音之心为心，以观音之事为事。庶可亦为未来世之观世音耳。虽文不雅驯，而其意义有可取焉。赞曰。

观音大士，于无量劫，久成佛道。为度众生，不离寂光，现菩萨身。又复普应群机，垂形六道。

以三十二应，十四无畏，四不思議无作妙力，寻声救苦，度脱群萌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直同月印千江，春育万卉。虽则了无计虑，而复毫不差殊。良由彻证唯心，圆彰自性。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即众生之念以为心，尽法界之境以为量。是知无尽法界，无量众生，咸在菩萨寂照心中。故得云布慈门，波腾悲海，有感即赴，无愿不从也。（释圣量和南谨述 此下乃示迹之记）

大山岩穴，龙蛇所居。岁久成妖，肆其凶孽。吞噬不已，祸及生民。变怪升腾，非人所制。若非应身大士，孰能救济。巍巍乎妙智神力，其容思议。然于不思議境，强以文字纪述事迹者。冀千载之下，方来君子，启深信耳。昔隋时仁寿中，此山有毒龙焉。以业通力，变形为羽人。携丹药货于长安，诈称仙术，以欺愚俗。谓此药之灵，服者立升于天。呜呼，无知之民，轻信此语，凡服此药而升天者，不知其几何。又安知堕彼羽人之穴，以充口腹耳。而一方之民，尚迷而不悟。唯我大士，以悲愿力，现比丘身。结草为庵，止于峰顶。以妙智力，伏彼妖通。以清净风，除其热恼。慈念所及，毒气潜消。龙获清凉，安居岩

穴。民被其德，各保其生。昔之怪异，不复见矣。由此灵贶达于朝廷。以其于国有功，于民有惠。建寺峰顶，而酬酢之。大士以慈风法雨，普济含灵。慧日净辉，破诸冥暗。于是缙绅向慕，素俗钦风。割爱网以归真，弃簪纓而入道。大士尝居磐石，山猿野兽，驯绕座隅。百鸟聚林，寂然而止。如听法音，久而方散。呜呼，建寺之明年，六月十九日，大士忽示无常，恬然入灭。异香满室，愁雾蔽空。鸟兽哀鸣，山林变色。于是寺众闻于朝廷。中使降香，奉敕赙赠，以崇冥福。荼毗之际，天地晦冥。斯须之间，化为银界。忽闻空中箫鼓响，山岳摇。瑞云奔飞，异香馥郁。忽于东峰之上现金桥，桥上列诸天众，各竖幢幡，及雨金华，纷纷而不至于地。最后于南台上，百宝灿烂，广莫能知，冲天无际。影中隐隐现自在端严之相。慈容伟丽，纓络铄衣。天风飘飘，焕然对目。尔时缙白之众，千百余人，咸睹真仪，悲喜交集。莫不涕泣瞻依，称名致敬。始知观音大士示迹也。清气异香，经于累月。左仆射高公，具奏其事。皇上览表，嘉叹久之。收骨起塔，御书牌额，锡号为观音台寺。拨赐山林田土，方广百里。每岁时降御香。度僧设供，大崇法化。至

唐大历六年，改号为南五台山圣寿寺焉。五代之世，兵火连绵。诸台殿宇，并遭焚毁。虽有残僧坏屋，尚与木石共处矣。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夏，前后六次，现五色圆相，祥云等瑞。主僧怀伟具申府尹，被奏天廷。敕赐金额，为五台山圆光之寺。由是增修宝殿，绘塑真仪。烟霞与金碧争辉，铎韵共松风演妙。诸台屋宇，上下一新。嗣续住持，香灯不绝。慈辉所烛，石孕祥云。法雨所沾，水成甘露。台南数百步，有石泉焉。注之方池，色味甘洁。能除热恼，能润焦枯。舒之则沙界滂沱，卷之则石池澄湛。或时亢旱，迎请者相继于道途。感应如期，州郡已彰于简牘。怀生蒙祐，草木沾恩。自昔迄今，声华不泯。噫，大圣以悲愿力，福被一方。而一方之民，亦不忘于慈祐。每遇清明之月，及夏季忌辰。不远百里，陟险登危。皆以净心踵足而至者，何啻百千万耶。扶老携幼，阗溢道路，相继月余。各以香花音乐，缯盖幢幡资生之具，持以供养。于是头面顶礼，致敬致恭。睹相瞻仪，旋绕赞叹。莫不洗罪蒙福，弭障沾恩。岂徒为奔走跋涉而已哉。寺僧法忍，虑其岁月经久，灵迹湮没。持诸残碑，嘱为斯记。普明固辞弗获，甚愧非文。倘遇贤士，改而正诸，

不亦宜乎。太白山释普明谨撰元至元七年庚午正月十五日都院主僧释澄渊立石。

明管东溟先生劝人积阴德文

（先生名志道，字登之，江苏太仓人，学者称东溟先生，生于嘉靖十四年，卒于万历三十五年，寿七十三）

昔人有云，积金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。积书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此万世传家之宝训也。其义本于孔圣赞易。文言曰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善而曰积，不尚阳德而尚阴德也。庆而曰余，不在一身而在子孙也。必举家咸务阴骘，而后可称积善之家。亦必此身先得本然之庆，而后子孙受其余庆。是故余庆易晓，而本然之庆难晓也。书曰，考终命。又曰，祈天永命。此可以言本庆乎，未尽也。当以二氏因果之说，参合易传之说。道家谓积功行者，天曹除其冥籍，升诸仙籍，以至于入无极大道。佛家谓修净业者，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至于成无上正觉。皆言此身之本庆也，其义隐然合于余庆二字中，而儒者未之察耳。有宋钜儒，兴起斯文。以忠孝节义之纲维未造，真有罔极之

功于万世，而于此不无遗照焉。乃廓然尽扫天堂地狱，以及三世修因证果之说也。程朱盖曰，君子有所为而为善，则其为善也必不真，何事谈及因果，其勉君子至矣。以吾观于君子小人之心，无所为而为者至少也。君子之作善也多近名，苟不彻于十方三世之因，必不足以涤其名根。小人之作恶也多为利，苟不惕以罪福报应之果，必不足以夺其利根。程朱勉君子无所为而为善，独不虑小人无所忌而为恶耶。然后知孔子道及余庆余殃之际，乃彻上彻下之言也。愚讲修身齐家之道，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为矩。而所以行庸德，谨庸言，亦必归重于程朱之绳墨。独于三世因果，及三祇修证之实际，则不得不破程朱之关。正欲断君子之名根，拔小人之利根，而使之同修阴骘也。修阴骘亦岂易言。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充无穿窬之心，则阴骘可修矣。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宝，曰慈，曰俭，曰不敢为天下先，而以忠信出之。报人之德，不报人之怨。分人之过，不分人之功。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隐人之恶，不隐人之善。我不负人，而任人之负我。我不谤人，而任人之谤我。以深心提人于生死之海，而人以浅心钝置之，毋弃毋亟。以热心共人于风波之舟，

而人以冷心遐遗之，毋恃毋求。销大衅于曲突徙薪，而勋名有所不必取。蒙极诬于明珠薏苡，而心迹有所不必明。为国家扶欲坠未坠之纪纲，则众嫌不必恤，而又不以气节自有也。为世教发难明当明之道术，则众咻不必虞，而又不以门户自标也。流俗之所争趋者吾避之，流俗之所共恶者吾察之。幽则必阐，而过则必原。其道必不诡于中庸，而其心则不求人知，而求天知。不患人之不己知，而求为可知。求可知之中，不求可为乡愿知，而求可为狂狷知。不求可为狂狷知，而求可为中行知。不求可为一乡一国之善士知，而求可为天下之善士知。不求可为天下之善士知，而求可为万世之善士知。亦不必求为万世之善士知，而求可为依中庸之君子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，默相知于天眼遥观天耳遥闻之中。又不求生前之遐福，而求可质诸三界之鬼神。不求死后之荣名，而求可俟千百年之后圣。则阴鹭之至也。阴鹭之至，人不知而天知之。可以转凡身而为圣身，离人道而登天道。上帝命之治世，诸佛提之出世矣。此非从身所感本然之庆欤。一身不足以尽积善之庆，故其余又及于子孙。皆感应自然之理也。传家者审诸。

观世音菩萨灵感记

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有求皆应，无愿不从，其寻声救苦之迹，备见于本迹感应颂。兹录其近世一事，以为无恃怙者，作一覆庇云。袁恭宏，江西人，世为木商。清咸丰间，发贼陷江西，首者执恭宏索藏金，不得，欲杀之。适有客贼来，其贼出迎，遂命将恭宏扃置一室，缚于柱。恭宏素持观音经，并圣号，遂闭目默诵，待死而已。而客贼迁延不去，款留过宿，其贼不暇问。入夜恭宏睡著，迨醒则身在野地，衣沾露湿，仰见满天星斗，心知蒙菩萨慈佑，乘夜遁逝，得免于难。承平后，以知府需次苏垣，与陆西林居士述其事。西林欲令遇厄难者，咸发信心而蒙救护，致书祈附于文钞之后。以板已排竣，故附于此。

念佛三昧摸象记

（了余师原稿，略为笔削。以佛学丛报检错数句，故录原文）

岁在丙午，予掩关于慈溪之宝庆寺。谢绝世缘，修习净业。值寺主延谛闲法师，讲弥陀疏钞

于关傍。予遂效匡衡凿壁故事，于关壁开一小竅。不离当处，常参讲筵。从兹念佛，愈觉亲切。佛号一举，妄念全消。透体清凉，中怀悦豫。直同甘露灌顶，醍醐沃心。其为乐也，莫能喻焉。一日，有客诣关而问曰，念佛一法，吾已修持二十余年。于生信发愿修行，非不真切。而业深障重，终未能到一心不乱境界。窥吾根性，只合带业往生。虽念佛三昧，非此生所敢冀。其能得之法，与所得之相，师其为我言之。予曰，三昧境相，唯证方了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既未证，焉能宣说。客固请不已。予曰，若论其法，必须当念佛时，即念返观。专注一境，毋使外驰。念念照顾心源，心心契合佛体。返念自念，返观自观。即念即观，即观即念。务使全念即观，念外无观。全观即念，观外无念。观念虽同水乳，尚未鞫到根源。须向者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上，重重体究，切切提撕。越究越切，愈提愈亲。及至力极功纯，豁然和念脱落，证入无念无不念境界。所谓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者。此之谓也。工夫至此，念佛法得。感应道交，正好著力。其相如云散长空，青天彻露。亲见本来，本无所

见。无见是真见，有见即随尘。到此则山色溪声，咸是第一义谛。鸦鸣鹊噪，无非最上真乘。活泼泼应诸法，而不住一法。光皎皎照诸境，而了无一物。语其用，如旭日之东升，圆明朗照。语其体，犹皓月之西落，清净寂灭。即照即寂，即寂即照。双存双泯，绝待圆融。譬若雪覆千山，海吞万派。唯是一色，了无异味。无挂无碍，自在自如。论其利益，现在则未离娑婆，常预海会。临终则一登上品，顿证佛乘。唯有家里人，方知家里事。语于门外汉，遭谤定无疑。又问，人于日用，普应诸缘。何能触目菩提，头头是道乎。答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万境不出一心，一心融通万境。若了心体本空，何妨该罗万象。须知万象如幻，生灭唯是一心。诸缘无缚，本自解脱。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。心境一如，有何挂碍。不见华严事事无碍法界。所谓一一尘中一切刹，一一心中一切心。一一心尘复互周，重重无尽无障碍。以故器界毛尘，云台宝网。咸宣性海，悉演真乘。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觅一毛头许不是道者，亦不可得。则法法头头，无非大寂灭场。心心念念，悉契萨婆若海。唯心妙境，唯境妙心。离四句，绝百非，绝待圆融，何可得

而思议也哉。上来所说，如盲摸象。虽未离象，恐非全象。笔以记之，以质诸亲见之者。

劝毁淫书说

（维扬张瑞曾居士，重刻格言联璧，令光校订。以原文质略殊难感发，因为笔削，俾文义顺畅。居士欲广流传，劝附入文钞，遂略标缘起，列于附录科中，庶阅者不至以掠人之美见诮也。释印光记）

三代而下，世多邪说。而邪说之最足以害人心世道者，莫如淫词小说为甚。盖圣贤经传，唯恐不能觉天下之愚迷。而淫词小说，唯恐不能丧斯民之廉耻。以故小说出而淫风炽，淫词兴而贞德衰。然谁无羞恶之心，岂肯作禽兽之事。但以聪明子弟，灵敏妇女，一睹此书，悉为所惑。初则艳其词章，以为佳妙。继则情随文转，不能自持。遂致竟以希圣希贤宜家宜国之身，甘作钻穴逾墙偷香窃玉之事，而绝无顾惜者，皆此等邪书之所蛊惑也。其毒人也，烈于蜜饯砒霜。其陷人也，惨于雪覆坑坎。令人灭理而乱伦，折福而损寿，破家而杀身，辱先而绝后。及其死也，尚使神识堕于地狱，受诸极苦。久经长劫，莫由出离。

可不哀哉。凡作此书，及贩卖此书者，其罪甚于叛逆之首，乱贼之魁。当为国法所必诛，天律所不赦也。奉劝当权诸名公伟人，及一切有心世道仁人君子。凡见此等人，务必劝令改业。凡见此等书及板，务必尽行焚毁。有力则独任其资，无力则劝众共举。又祈展转化导，俾人各景从。必期于世间永无此书，人民各敦彝伦而后已。将见佛天云护，灾障冰消。身心安泰，家门迪吉。富寿康宁，现身获箕畴之五福。勋徽爵位，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。特将收藏小说四害，并焚毁淫书十法，详列于后。企有心世道者，采取而举行焉（四害十法，见格言联璧）。

戒烟神方

（千万不可加一味药，加则不灵）

鸦片流毒，受其害者，不知凡几矣。有志同胞，每欲戒而苦无良方。近来市上所售戒烟丸药，多参以吗啡毒质。虽可抵瘾，受害尤甚。今此神方，简便易办，有利无弊。务望有志戒吸鸦片诸君，从速照服。百发百中，万勿轻忽。

甘草八两 川贝母四两 杜仲四两

右药三味，用清水六斤。熬至一半，将药用

布去渣。加入好红糖一斤成膏。每次服三钱，温水冲下。

【服法】初三天，每药膏一两，加入烟一钱。第四，五，六天，一两药加烟八分。第七，八，九天，一两药加烟六分。第十，十一，十二天，一两药加烟四分。第十三，十四，十五天，一两药加烟二分。第十六，十七，十八天，一两药加烟一分。十八日后，每两药加烟一分，再服七日。以后不须加烟，服完此膏，其瘾自断。并无难受，及一切毛病。真奇方也。断瘾后，切忌再吸。爱惜光阴，保养精神。至祷至祷。正戒烟服药时，忌食酸味。

【防法】倘戒烟期内，发生别种毛病。每两药膏，照期多加烟一分，不可过多。自然病愈，万无一失。此方治好多人。有每日吸二三两烟者，均服一料断瘾。不但不生毛病，而且精神强健。极灵极效。

解砒毒方

歙人蒋紫垣，有秘方解砒毒，立验。然求之者必索重资，不满所欲，则坐视其死。一日行医邻县，中夜暴卒。见梦于居停主人曰，吾以耽利

之故，误人九命，死者诉于冥司，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。今将赴轮回，我赂鬼卒，求以解砒毒方相授。君为我活一人，则我少受一世业报，若得遍传济世，君更获报无量。言讫，呜咽而去，曰吾悔晚矣。其方，以防风一两，研末，水调服，并无他药。又异谈果信录，载冷水调石青，解砒毒如神。

原跋

印光法师，法名圣量，别号常惭，陕之郃阳人。驻锡普陀法雨寺之藏经楼，世罕知者。甲寅岁，高鹤年居士攫师文稿数篇，印入佛学丛报。

（霁）受而读之，合掌欢喜，叹未曾有。大法陵夷，于今为极。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我师者。续佛慧命，于是乎在。师之文，盖无一语无来历。深入显出，妙契时机。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。戊午春，以历年搜访所得之文二十二篇，印于京师，是为初编。旋谒师于普陀，获稿颇夥，并承知友录稿见寄。己未秋，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，印为续篇。是年冬，衔恤南归。南中缙素索阅是书者尤众，爰商之商务印书馆，重付排印，以广流通。复经张君云雷，广为征集。并（霁）

续搜之稿，共增三十四篇。由周孟由，朱赤萌，黄幼希三君。合初续两编，按类编次。详为校勘，较前两次所印尤完善矣。书成，谨记其缘起如是。庚申仲冬，浙西徐文蔚敬识。

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

（弘一释演音示纲弘实尤惜阴演译）

印造经像之功德

众生沉沦于苦海，必赖慈航救济，而后度脱有期。佛法化导于世间，全仗经像住持，而后灯传无尽。以是之故，凡能发心，对于佛经佛像，或刻或写，或雕或塑，或装金，或绘画，如是种种印造等法。或竭尽己心，独力营办。或自力不足，广劝众人。或将他人之已印造者，为之流通，为之供养。或见他人之方印造者，为之赞助，为之欢喜。其人功德，皆至广至大，不可以寻常算数计。何以故。佛力无边，善拔诸苦。众生无量，闻法为难。今作此印造功德者，开通法桥，宏扬大化。遍施宝筏，普济有缘。其心量之广大，实不可思议。故其功德之广大，亦复不可思议也。敬本诸经所说，略举十大利益。谨用浅文，詮次如左。

一从前所作种种罪过，轻者立即消灭，重者亦得转轻。贪瞋痴，为造孽种子。身口意，为作恶机关。清夜自检，此生所犯者已多不可计。若合多生所犯者言之，所造罪业，多于寒地之冰山，能勿骇惧。虽然，罪性本空，苟一动赎罪心机，誓愿流通圣经，庄严佛像。罪恶冰山，一遇慧日，有不消灭于无形者乎。

二常得吉神拥护。一切瘟疫水火寇盗刀兵牢狱之灾，悉皆不受。人间种种恶报，无往而非多生恶业所感。一念之善，力可回天。修行善业，而从最方便易行之印造经像之殊胜功德上做去，其感动吉神，而蒙护卫，此中实有相互获益之关系。盖神道天道，自佛法言之，均为夙业所驱，未脱长劫轮转之苦因。所以如来说法，常有无数天神，恭敬拥护。阿难集经，四大天王，为之捧案。印造经像，为诸天龙神，非常欢喜之事。以此功德，而感吉神，常为拥护。终此报身，离诸灾厄，宜也，非幸也。

三夙生怨对，咸蒙法益，而得解脱，永免寻仇报复之苦。人间一切争持嫉妒诈欺诬陷掠夺残杀等种种构怨行为，莫不起因于自私自利之一念。佛法以破除我执，为救苦雪难第一工程。印造经

像，普益人间，为不可思议之法施功德，所及至广。法雨一滴，熄灭多生怨对之瞋火而有余。化仇而为恩，转祸而为福。其权何尝不操之自我也。

四夜叉恶鬼，不能侵犯。毒蛇饿虎，不能为害。

悭贪丑行，为堕落鬼道之深因。瞋火无明，为降作毒虫之征兆。结怨多生，寻仇百劫。恶缘未熟，任尔逍遥。时会已来，凭谁解救。鬼魅相侵，虎蛇见逼。孽由自作，事非偶然。修士惕之，印造经像，预行忏悔。于是纵有恶缘，悉皆消释。倘临险地，胥化坦途矣。

五心得安慰，日无险事，夜无恶梦。颜色光泽，气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尘世多众，十之七八，在惊忧疑闷懊怨痛苦中。吾人一生，十之七八，在惊忧疑闷懊怨痛苦中。盖为我计者，我以外各各皆立于敌对之地位。孤与众抗，危孰甚焉。况乎欲心难餍，有如深谷。无事自扰，不风亦波。此所以形为罪藪，身为苦本也。佛法善灭诸苦本。彼印造经像者，或以亲沾法味而开明，或则暗受加被而通利。诸障雪消，心安神怡。润及色身，有断然者。

六至心奉法，虽无希求。自然衣食丰足，家

庭和睦，福寿绵长。至人行事，所见独真。事机一至，急起直追做去。无顾虑，无希求。发心至真切，用力至肫挚，自然成就至超卓。印造经像之事，以如是肫切恳挚，至诚格天，至心奉法之人为之，虽不计功德，而所得功德，实无量。即仅就其人所得一部分之世间福言之，自然一一具足，而无少欠缺。苟或有人，心存希望，而始行善，发心不真切，结果即微薄，可决言焉。虽然，一念之善，一文之细，皆不虚弃，皆有无量胜果。譬之粒谷播于肥地，一传化百，五传而后得百万兆。作宏法功德者，乌可无此大计，无此决心哉。

七所言所行，人天欢喜。任到何方，常为多众倾诚爱戴，恭敬礼拜。夙生存嫉妒心，造诽谤语。扬人恶事，暴人短处，称快一时者。歿后沉沦百劫，惨苦万状，备受一切恶报。一旦出生人间，因缘恶劣。任至何地，动遭厌恶。任作何事，都无结果。而宏扬佛法之人，善因夙植。存报恩之心，充利群之念。或净三业，作写经画像功德。或舍多金，作印经造像功德。所得胜福，不可称量。现在一切受大众欢敬之人，原从夙生宏法功德中来。往后一切令大众欢敬之人，实从现今宏

法功德中出。植荆得刺，栽莲得藕。一一后果，胥由自艺也。

八愚者转智，病者转健，困者转亨。为妇女者，报谢之日，捷转男身。夙生吝于教导，以及肆口谤法，肆意毁谤有德之人者，沉沦重罪毕受后，还得多生蠢愚无知报。夙生为贪口腹，恣杀牲禽，以及曾为渔夫屠夫，猎户庖丁，与曾操制造凶器火器毒药等权，助成他人凶杀之业者，沉沦重罪毕受后，还得多生恶疾残废报。夙生贪欲无厌，止知剥人以肥己，悭吝鄙吝，不肯周急而解囊者。沉沦重罪毕受后，还得多生贫穷困厄报。夙生知见狭劣，心存谄曲。巧言令色，掩饰行欺。逐境攀援，容量浅窄。因循怠惰，倚赖性成。烦恼垢重，怨愤易发。妒忌心深，情欲炽盛者。沉沦重罪毕受后，还得多生女身报。惟有佛法，善解诸缚。苦海无边，回头即岸。罪山万仞，息念便空。是以虔作流布佛经，庄严佛像之无上功德者。过去积罪，自然逐渐铲除。未来胜福，稳教圆满成就。

九永离恶道，受生善道。相貌端正，天资超越，福禄殊胜。一切含灵，舍身受身，往返六道，如车转轮。千生万劫，常在梦境。作善不已，罪

毕斯升。骄纵忘本，种堕落因。作恶多端，福削寿倾。百千万倍，恶报堪惊。地狱饿鬼，以及畜生。堕三恶道，万劫沉沦。难得易失，如此人身。作十善业，修五戒行。生人天道，夙福非轻。诸佛如来，悲悯同深。广为说法，首重摄心。正念无作，离垢超尘。是故印造经像，上契佛心。仅此微愿，已种福因。自是厥后，做再来人。诸福圆具，出类超群。

十能为一切众生，种植善根。以众生心，作大福田，获无量胜果。所生之处，常得见佛闻法。直至三慧宏开，六通亲证，速得成佛。佛世有一城人众，难于摄化。佛言此辈人众，与目连有缘。因遣目连往，全城人众，果皆倾心向化。诸弟子问佛因缘。佛言目连往劫，曾为樵夫。一日入山伐木，惊起无数乱蜂。其势汹汹，欲来相犯。目连戒勿行凶，且慰之曰，汝等皆有佛性。他年我若成道，当来度汝等。今此城人众，乃当日群蜂之后身也。因目连曾发一普度之念，故与有缘。种因于多劫之前，一旦机缘成熟，而收此不可思议之胜果。由此观之，吾人生生所经过之时代，在在所接触之万类，一一皆与我有缘。一一众生至灵妙之心地，皆可作为自他兼利之无上福田。

我既于一一众生心田中，散播福德种子。一一众生，皆与我有大缘。一一众生心田中，所结无量无数之福果。虽谓此无量无数生生不已之福果，即为播因者道果成熟时期之妙庄严品，亦无不可。且吾人能先行洁治自己之心田，接受十方三世诸佛如来之无上法宝，作为脱胎换骨，转凡成圣之种子。吾身即与十方三世诸佛如来，有大因缘。诸佛愿海胜功德，一一摄于我心中。我愿与佛无差别，诸佛慈愿互相摄。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无边胜福，即缔造于此日印造经像，宏法利生之一真心中矣。普愿现在未来一切有缘，善觅福田，善结胜缘。勿任妙用现前之大好光阴，如滔滔逝水之在眼前足底飞过也。

印造经像之机会

印造经像者之所得功德，已略如上述。但何时何处，足以适用此种植福之举。特为研究，以便力行。今谨约述如次。

一祝寿 生本无生，无生而生。法身寿算，本来无有限量。其现在幻躯，乃从业报中来。报尽便休，无异昙花一现，何寿之足云。今为随顺俗情故，姑且开此祝寿方便门。凡自己家中，或长者，或侪辈，或自身，举行祝典时。切勿杀生

宴客，浪掷金钱，妄造怨业。亦勿贪恋无足重轻之虚誉，征文征诗，接收过情之称许。作此虚文，对众即为欺饰，问心适足惭汗。以故莫善于扫除一切俗尚，而从事于印造经像（有力则刻经造像，无力则写经画像）。仰以报四重恩，俯以济三途苦。既能获无量福庆，又可留永久纪念。此种胜举，尊者居士，尤宜悉心提倡，留良榜样与多众看。若亲戚朋友家，举行庆祝时，亦劝准此行之，为造胜福。双方所得功德，不可称量。

二贺喜 一念妄动，而起欲爱。于本空中，幻出色身。终此天年，但见百苦交煎，诸怨环逼。闻法而觉醒者，方惭愧痛苦之不暇，又何喜之足云。夫妻父子，无非夙债牵缠。安富尊荣，尽是生埋境界。是以觉王眼底，在在可悲。今为多方汲引故，姑且开此贺喜方便门。凡男娶女嫁时，生儿育女时，职位升迁时，新屋落成时，公司行号开张时，凡百营业获利时，以及其他一切世俗所认为欢喜之事。事而在己，应省下欢喜钱财，作此刻经造像之殊胜功德。其戚友之表情道贺者，宜预向声明所定意旨，俾知所遵循。群以宏法范围内事，为多众示范。由知识阶级，开此风气。转移俗尚，响应至捷而至宏远，可以断言。事在

戚友，亦宜迎机利导，免作无谓之举。省下金钱，作此自他兼益之图。

三免灾 天灾人祸，无代蔑有。灾分大小，胥由一切众生别业同业，感召而至。灾字从水从火，示其来势猛烈，有一发而不易收拾之概。灾殃之种别，若刀兵，若瘟疫，若饥谨，若牢狱。若洪水为患，田庐淹没。若大地震裂，城邑为陷。此外如毁灭一切所有之风灾火灾，以及其他猝不及防之一切悲惨之结果，皆得以灾祸之名目括之。触目而惊心，思患而预防。讲求避免之方，不可一日缓。今为饶益一切有情故，特别开此免灾方便门。无论山居水居平壤居，所有种种因境而生之特异灾厄。以及刀兵寇盗，疫疠火患牢狱。与多生怨对，寻仇报复之一切祸灾。或为父母师长，及诸眷属，与诸戚友，祈祷免祸。或为并世而生之一切众生，发大慈悲心，代为祈祷免祸。或为过现未来四生六道中一切众生，发大菩提心，代为祈祷免祸。其最实际最有效之胜举，当以流通佛经，庄严佛像，为第一美举。是何为者，以十方三世诸佛，悯念众生故。三界灾厄，惟佛威神力善能消除故。矢诚宏法之人，与诸佛慈悲救拔之深心宏愿，默相感通故。

四祈求 动若不休，止水皆化波涛。静而不扰，波涛悉为止水。水相如此，心境亦然。不变随缘，真如当体成生灭。随缘不变，生灭当体即真如。一迷则梦想颠倒，触处障碍。一悟则究竟涅槃，当下清凉。不动道场中，本来一切具足，又何欠缺驰求之有。今为多众劝进故，特别开此祈求方便门。凡为自己，及六亲眷属之忧年寿短促者求延寿。为子嗣艰难者求诞育。以迄疾病之求速愈。家宅之求平安。怨仇之求解释。营业之求顺遂。一切作为之求如意（但有伤道德之行为，及职业，与佛道不相应故，均在屏除之例）。求国内平和。求世界平和。求现在未来一切法界众生回心向善，离诸魔难。以至一切闻法之人，求增长智慧。求证念佛三昧。求临终时无诸苦厄，心不颠倒，往生极乐。皆宜作此写经印经造像画像功德。至诚祈祷，终能一一满其所愿。

五忏悔 省庵法师劝发菩提心文有云，我释迦如来，最初发心，为我等故，行菩萨道。经无量劫，备受诸苦。我造业时，佛则哀怜，方便教化。而我愚痴，不知信受。我堕地狱，佛复悲痛，欲代我苦。而我业重，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，佛以方便，令种善根。世世生生，随逐于我，心无

暂舍。佛初出世，我尚沉沦。今得人身，佛已灭度。何罪而竟生末法，何障而不见金身。抚躬自问，能不惶悚无地。今为消除罪障故，特别开此忏悔方便门。修持戒行，为末世众生，度脱生死苦海，最重要最切用之一方法。欲修戒行，当向律藏诸法典参求。在家弟子，宜读十善业道经，在家律要广集，优婆塞戒经，菩萨戒本经笺要，梵网经合注。出家戒律不备录。夫然后了知一切过咎所在。对于自己前此曾作诸不善事，深自追悔。而欲以忏悔开灭罪之门，辟自新之路者。当以流通佛经，庄严佛像，为最有效。作此功德时，至诚忏悔，以赎前愆。前此所作诸不善业，可以立即消灭。若代为他人忏悔者，亦适用此方法。

六荐拔 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能养而亲不在。此普天下为子女者，对于父母养育之恩，酬报无从，而抱无限之悲痛者也。然而吾父吾母，躯体虽殁，尚有不与躯体俱殁者在。是何物，曰灵性是。此灵性者，舍身受身，被夙业所驱，重处偏堕，自难作主。循环往复，三途六趣。从劫至劫，了无出期。吁嗟乎，三界火宅，岂得留恋。善哉莲池大师有云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是以善报亲恩者，当虔修出世法。使我今生之生身父

母，仗我不可思议之愿力，脱离生死苦海，为第一要图。并使我百劫千生之生身父母，现尚滞留于六道中受苦无量者，咸得仗我不可思议之愿力，方便脱离生死苦海，为第一要图。以念多生父母深恩故，作彻底酬报想。以念多生父母沉沦六道故，视六道众生皆父母，作六道众生未度尽时，誓不成佛想。无论先觉后觉，人人皆有一亲恩未报之大事因缘在。今求浅近易行故，特别开此荐拔方便门。凡值父母丧亡。或亡后七七纪念。一周年紀念。以至数周年，无数周年紀念。或死期，或诞辰，或冥寿，作诸纪念。皆宜举行印造经像之殊胜功德。其祖父母，及外祖父母，与其他一切平辈幼辈，亦宜作此功德，以资冥福。若亲戚朋友丧亡之时，亦宜以此类宏法功德，代却一切无益之礼数。其所获功德，至无限量。

以上所述，不过仅就大概言之。此外植福机会，不胜枚举。欲悉其详，广诵一切经典自知。

印造经像之方法

一写经 凡大藏经中诸经，及诸律论。以至今日来一切大德之著作。长篇短段，集联题颂，皆可恭敬书写。或与通达佛法之人商量，酌定一切，尤为妥善。若自己不能写者，可以托人为之。

若自己能写，则以自写为是。书法虽不必如何精美，但须工整，不可苟且潦草。普陀山印光法师云，写经，宜如进士写策，一笔不容苟简。其体必须依正式体。又谓古人写一字，礼三拜，绕三匝，称十二声佛名。慈训殷勤，感人至深。敬录之，为作写经功德者劝。

二画像 凡佛菩萨像，皆可绘画。或大或小，或坐或立。或墨画，或著色，均好。长于作画，长于画人物。而又熟览内典者，尤易得法。如于画学毫无根柢。下笔之宜忌，漫无把握者，勿轻易为此，致惹褻慢而招过咎。

三刻经印经 或刻木版，或排印，或石印，均可酌量行之。或出资向流通处，指请现成经典，赠送有缘，以广流布，而宏劝化。或于他人劝募之时，出资赞助，作见闻随喜功德。悉可种植善根，获大利益。有光纸，落墨不可用。若贪贱用之，所得功德，较用本国纸，当减十倍。不可不知。

四刻像印像 得名画家画就之佛菩萨像，求其流传久远，广行摄化者，莫善于制版刷印。或倩名手，镌刻坚质木板。或勒石，或制铜版，锌版，及玻璃版，均佳。

发愿文之程式

此种发愿文，应附书于经像之后。格式甚多，不胜具述，今略举六例如下。

一写经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，敬写某经若干部。以此功德，愿我震旦国中，以及世界各国。风调雨顺，物阜时雍。灾难消除，干戈永息。共沐佛化，同证菩提（祝愿辞，尽可随意活变，此特备一格式而已）。

二画像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，敬舍微资，请画师某，恭画某佛某菩萨像若干纸。愿我身体安康，资生具足。现世永离衰恼，临终往生西方。并愿以此功德，回向法界众生。同度迷津，齐成佛道。

三刻经 某年月日，某居士（或其他相宜之名称），几旬生辰。弟子某某等，咸以戚好，窃援昔人写经祝寿之例。敬刻某经，并印送若干部。以广弘愿，亦祈难老。伏唯三宝证知。

四印经 某年月日，第几男某诞生。弟子某敬施资印送某经若干部，以结法缘。并愿法界无子众生，皆得诞生福德智慧之男，绍隆家业。弘宣佛法，普利有情。绵衍相承，尽未来际。

五刻像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某等。舍资合刊

某佛像，或某菩萨像，并印送若干纸。惟愿我等罪障消除，福慧增长。早证念佛三昧，共生极乐莲邦。普度众生，同圆种智。

六印像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，敬施资印送某佛像，或某菩萨像若干纸。伏愿仗此功德，为母某氏（若为他人者，可随改他名称），忏某罪某罪。诸如此罪，愿悉消除。或不可除，愿皆代受。令现前病苦，速得安痊。若大限难逃，竟登安养。仰乞三宝，证明摄受。

如欲广览愿文格式者，可请阅灵峰宗论。此书系扬州东乡砖桥法藏寺刻版。价两元。上海有正书局，及上海北泥城桥北京路佛经流通处，北京卧佛寺佛经流通处，以及他处著名之佛经流通处，皆有寄售。价约二元左右。此书首卷，全载愿文。如能熟读此愿文，不仅能通愿文之格式，并能贯通佛法之精义。奉劝有志之士，其毋忽焉。又发愿虽为自己之事，必须附以普及众生等语。如是，则愿力普遍，功德更大矣。

写时画时之注意

写经画像之时，宜断荤酒。沐浴，著净衣。拂拭几案，焚香礼佛，然后落笔。如是乃能获胜功德，得大利益。故印光法师云，欲得佛法实益，

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则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。又印光法师文钞中，有竭诚方获实益论，言此事最为详明，宜请阅之。印光法师文钞，系上海中华书局排印增广本。各埠分局皆有，可就近请之。

结论

观以上所说写画刻印佛经佛像，有如是等胜妙作用，及如是等种种应用方法。以是，吾人应随时随力，依此方法，欢喜奉行。其家境富裕者，可以任刊刻经像等事。即资用不充者，亦可自己抄写映画。及量己力所及，请已经印就之经像等，转施他人，以结善缘而增福德。虽施经一部，施像一纸。倘出以至诚恳切之心，其功德亦无量也。又无论男女老幼，得见此文。而能欢喜踊跃，出至诚心，广大心。随时随处，向人宣说流布佛经，庄严佛像。如上所述，种种消灾救难，种福获益之事。开导大众，不厌不倦。虽遇无知谤阻，不较不馁。此一团宏扬大法之真诚，如纯粹之黄金然。愈经烈火锻炼，光彩愈焕发。精诚所至，天地鬼神，皆将感格。何况无知之人，天良同具，而终无感化之机乎。又乐成人美，奖人为善之道，尽人可行。不论何时何处，随见随闻，有人偶尔

发心，作宏法功德，不问已作现作将作，一一出吾欢喜赞叹之语，以温慰之，策进之。使当人向善之心愈坚壮，余人慕善之心咸热烈。此不费分文之无上功德，尽人可为。此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，传达之处，无论见者闻者，皆得方便为之。彼盛倡手无斧柯，为之奈何之说者，乃自暴自弃，自误误人之言也。如来舌相，薄净广长，能覆面轮。此稀有之福德舌相，实从万劫千生赞叹随喜之功德中来。至诚宏法之人，随时随处，迎机利导，方便善巧。勤作赞叹随喜功德之人，善于运用其广长舌相。谁谓不可以此胜妙功德，革除众生罪业之相，而获福无量哉。

阅览佛学经书翻动时减少罪过之注意

学人阅览寻常书本，每于翻动页角时，往往用指甲掠划。以致纸质伤损，指印纵横，殊失尊重保护之道。此种恶习，施之于寻常有益身心之书籍，已有罪过。何况佛学经书，为超出生死苦海之宝筏。天神地祇，咸皆恭敬拥护。而可任意褻慢，不加爱护哉。且末世众生，福量渐薄。享用各物，得之弥艰。物质日劣。近时所出之纸，亦远不如前。若常常划翻，纸易破裂。以此积习，

施之佛学经籍，乃大不敬，急宜切戒。旁观者能善言劝导，使之悔改，功德甚大。又有以指尖蘸口中津液，黏纸翻掀。虽纸质未必损伤，然墨色及纸角纯白之色，易致污染。又以污秽口液，抹于佛经之上。褻渎之罪，实无可逃。况乎有病之人，口津沾书。易使后来展诵之人，得传染之病。以己累人，尤为损德，所当切戒。窃谓佛书流通世间，为养人慧命，度人出苦之无上宝典。阅者宜加意保存爱惜，期其传之久远。救拔多众，普利有缘。各页翻动之时，当用指肚从旁轻轻掀起。不可卤莽，宜加慎重。其始虽觉未惯，久之自能得心应手也。又临开卷时，案头尘垢，先须揩抹干净。经籍面页底页外，能加外护，或纸或巾，均佳。

唐义净三藏法师西域取经诗

（附此以见闻法之幸）

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安。
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后者安知前者难。
远路碧天唯冷结，砂河遮日力疲殫。
后贤如未谙斯旨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

普为现在印送受持以及永远展转流布增 广文钞者回向颂曰

净土法门，是法界藏。机理双契，最为无上。
等觉大圣，逆恶小凡，律教禅密，普遍包涵。
十方诸佛，尽劫宣扬，妙义奇勋，尚难周详。
况我凡庸，偶有发挥，地尘海滴，微乎其微。
自谅陋劣，非佛莫度，亦有同志，唯此是务。
由是故有，种种芜语，聊摭愚诚，岂宏净土。
因诸居士，为利初机，数次刊布，冀有所依。
有叶德广，出资三千，拟作印费，期广流传。
八月长围，陕垣堪悲，围解求救，尽数济饥。
又有善士，随意捐助，三五千部，尚可凑数。
愿出资人，及读诵者，消除业障，增崇福祉。
家门清吉，身心安康，生入圣域，没往西方。
先亡祖妣，历劫怨亲，俱蒙佛慈，获本妙心。
兵戈永息，礼让兴行，人民安乐，天下太平。
四恩总报，三有齐资，法界众生，同证菩提。

民国十六年丁卯夏历二月十九日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谨撰



此咒置经书中可灭误跨之罪



仁·慧·草·堂
www.renhuicaotang.com

